

不朽的功勋—奏响二战凯歌的人们丛书

# 绿野狂飚

——从诺曼底到易北河

傅雁南 / 著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 大事记

### 1940 年

5 月 10 日 德军闪击西欧；丘吉尔出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兼国防大臣。

5 月 26 日~6 月 4 日 英国执行“发电机”计划，从敦刻尔克撤出 33.8 万余英法军队。

6 月 22 日 法国败降。

7 月 10 日 德国空军首次大规模空袭英国，不列颠之战开始。

### 1941 年

5 月 10 日 德国空军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英国，不列颠之战结束。

6 月 22 日 德军入侵苏联；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援助苏联。次日，美国宣布援助苏联。

6 月 27 日 英国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在会见苏联大使迈斯基时，首次提出英军袭击法国北部海岸等援苏计划。

7 月 12 日 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对德作战协定。

7 月 18 日 斯大林致信丘吉尔，正式提出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

7 月 20 日 丘吉尔复信斯大林，表示目前尚无力量开辟第二战场。

9 月 3 日 斯大林致信丘吉尔，再次要求英国在年内开辟第二战场。

9 月 6 日 丘吉尔复信斯大林，再次拒绝苏联的要求。

12 月 7 日（东京时间 8 日）日军袭击珍珠港、进攻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美、英对日宣战。

12 月 11 日 德、意对美宣战。

12 月 22 日~1942 年 1 月 14 日 丘吉尔与罗斯福在华盛顿举行“阿卡迪亚”会议，确认“欧洲第一”战略。

### 1942 年

3~4 月 美国制订出 1942 年在法国北部进行小规模登陆的“痛击”计划和 1943 年进行大规模登陆的“围歼”计划，并由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前往伦敦寻求支持。

5~6 月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先后访问英国和美国，要求在年内开辟第二战场，但未获明确答复。

6 月 19~25 日 丘吉尔再访华盛顿与罗斯福会晤，明确表示不赞成在年内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而坚持在北非实施“体育家”计划。

6 月 25 日 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欧洲战区美军司令。

7 月 18~25 日 英美举行伦敦会议，马歇尔被迫接受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而推迟了“痛击”计划。

8 月 12~15 日 丘吉尔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当面陈述盟国不能在年内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理由。

### 1943 年

1 月 14~24 日 罗斯福、丘吉尔及两国参谋长在卡萨布兰卡举行“象征”会议，确定在北非战役结束后进攻西西里岛，同时准备在 8、9 月间实施“痛击”计划，并决定成立由摩根将军为首的联合计划参谋部，负

责制订登陆法国的计划；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原则。

1~3月 斯大林多次致信丘吉尔和罗斯福，要求英美明确承诺在年内开辟第二战场，但无结果。

5月12~25日 罗斯福与丘吉尔及两国参谋长在华盛顿举行“三叉戟”会议，确定1944年5月1日进攻欧洲大陆。

6月11、24日 斯大林致信罗斯福和丘吉尔，对英美再次推迟开辟第二战场表示强烈不满。

7月15日 摩根将军向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提交“霸王”计划。

8月14~24日 美英军政首脑在魁北克举行“四分仪”会议，批准了“霸王”计划，再次确认进攻欧洲大陆日期为1944年5月1日，并决定西西里岛战役后进军意大利本土。

11月3日 希特勒发布第51号指令，命令加强西线的防务。

11月22~26日 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六分仪”会议。

11月28~12月1日 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首次会晤，最后敲定“霸王”行动日期。

12月5日 罗斯福决定授权艾森豪威尔指挥“霸王”行动，正式任命于24日公布。

12月 隆美尔视察西线，并于1月1日作为“B”集团军群司令接管西线北部防务。

#### 1944年

1月15日 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就任欧洲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

2月1日 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决定将“霸王”行动推迟到6月1日。

3月19~20日 希特勒接见西线高级将领，指出科唐坦半岛和布列塔尼半岛是盟军最有可能登陆的地方。

4月7~8日 盟军第21集团军群司令、“霸王”行动地面部队总指挥蒙哥马利召集会议，演示登陆计划。

5月8日 艾森豪威尔将6月5日定为D日（登陆发起日）。

5月15日 盟军最高统帅部开会最后审查“霸王”计划。

6月1日 盟军登陆部队开始上船；英国广播公司向法国抵抗组织发出行动信号。

6月4日 由于天气恶劣，艾森豪威尔决定将登陆行动推迟一天；隆美尔离开前线回国。

6月5日 艾森豪威尔最后发出行动令。

6月6日 盟军登陆诺曼底，开始实施“霸王”行动；隆美尔赶回前线，命令部队反击。

6月9日 德军的反击被粉碎，隆美尔被迫决定转入防御。

6月12日 盟军占领卡朗唐，将各登陆场连成一片；丘吉尔巡视诺曼底；德军首次向英国发射V1导弹（15日开始大规模发射）。

6月17日 希特勒苏瓦松召见龙德施泰特和隆美尔，拒绝后撤。

6月26日 美军攻占瑟堡，月底肃清残敌。

6月29日 希特勒在山间别墅召见龙德施泰特和隆美尔，严令固守防线。

7月3日 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被解职，由冯·克卢格接任。

7月8日 英军攻入卡昂，但未能占领全城。

7月17日 隆美尔被盟军飞机炸成重伤；克卢格兼任“B”集团军群司令。

7月18日 美军占领圣洛；英军发动“古德伍德”行动，于次日占领卡昂。

7月20日 德国国内驻防军司令部参谋长冯·施道芬堡上校在“狼穴”刺杀希特勒未遂；希特勒最后一次会见墨索里尼。

7月25~28日 美军在圣洛以西发动“眼镜蛇”行动，突破德军防线，占领库唐斯。

7月30日 美军占领阿夫朗什，打开了通往法国中部的道路。

8月1日 布莱德利的盟军第12集团军群正式成立；巴顿的第3集团军投入战斗，次日开始向卢瓦尔河和布列塔尼半岛挺进。

8月6~7日 希特勒命令克卢格在莫尔坦进行反击，受挫。

8月10~21日 盟军实施法莱斯战役，歼敌6万人。

8月15日 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克卢格与总部失去联系十几个小时，被希特勒疑为去与盟军联系投降，第二天即被解职，由瓦尔特·莫德尔元帅取代；18日，克卢格服毒自杀。

8月17日 巴顿的部队占领沙特尔和奥尔良；德军全线撤退；莫德尔赴任；蒙哥马利首次提出“一路突击”战略。

8月25日 盟军全线进抵塞纳河；巴黎解放。

9月1日 艾森豪威尔将司令部迁往法国，正式接管地面部队指挥权。

9月3日 龙德施泰特重任西线总司令；英军攻占布鲁塞尔。

9月4日 英军占领安特卫普。

9月10日 美军占领卢森堡；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在布鲁塞尔会晤，决定首先夺取阿纳姆桥头堡，尔后打开安特卫普港。

9月11~12日 美第1集团军进抵齐格菲防线。

9月15日 美第3集团军占领南锡。

9月17~26日 蒙哥马利发动“市场—花园”战役，未能夺取阿纳姆；西线从此陷入僵局。

9~12月 艾森豪威尔、布莱德利与蒙哥马利在“两路突击”还是“一路突击”问题上发生多次争执，艾森豪威尔决定北面主攻、南面助攻，向莱茵河全线推进。期间，蒙哥马利还多次提出指挥权问题，希望由他担任地面部队总司令，但遭拒绝。

10月11日 德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根据希特勒指示拟订出一份代号为“莱茵河卫士”的反攻计划。

10月14日 隆美尔因涉嫌希特勒暗杀事件而被迫服毒自杀。

10月18日 艾森豪威尔决定由第12集团军群突击莱茵河，10天后该决定以指令形式确认。

10月21日 美第1集团军攻占亚琛。

11月8日 蒙哥马利的部队攻占瓦尔赫伦岛，打开安特卫普港；巴顿发动萨尔战役。

11月16日 美军发起鲁尔河战役，但进展甚微。

12月16日 经3个多月的筹划与准备，希特勒以3个集团军发动阿登攻势。

12月19日 圣维特和巴斯托涅被德军包围；艾森豪威尔在凡尔登开会部署反击，并于次日将阿登山脉北部盟军全部划归蒙哥马利指挥。

12月22日 巴顿率部从南面向突出部德军发起反击，于26日同巴斯托涅守军会合，随后继续向北推进。

#### 1945年

1月3日 蒙哥马利指挥部队从北面反击突出部德军，于16日在乌法利兹与巴顿的部队会合，彻底粉碎德军进攻。

1月30~2月2日 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在马耳他举行会议，批准了艾森豪威尔的向德国进军计划。

2月8日~3月10日 盟军实施莱茵兰战役，进抵莱茵河。

3月7日 美第1集团军夺取莱茵河上的雷马根大桥。

3月10日 凯塞林元帅接替龙德施泰特任西线德军总司令。

3月17、20日 第3集团军先后占领科布伦茨和沃尔姆斯。

3月22日 巴顿命令部队在奥彭海姆附近渡过莱茵河。

3月24日 蒙哥马利发起“掠夺者”行动，强渡莱茵河；丘吉尔、布鲁克、艾森豪威尔等均前往观战。

3月28日 艾森豪威尔分别致电马歇尔、蒙哥马利，告之他将以中路为主攻方向及在易北河与苏军会师的想法，并通报了斯大林。

3月底~4月初 美英在是否占领柏林问题上发生争执，丘吉尔最后让步。

4月1日 美军合围德“B”集团军群于鲁尔，18日全歼；莫德尔绝望自杀。

4月11日 美第9集团军先头部队进抵易北河，并于次日在东岸建立桥头堡。

4月12日 罗斯福总统逝世。

4月25日 美第1集团军与苏近卫第5集团军在易北河会师。

4月30日 希特勒自杀。

5月7日 约德尔代表德国国防军在兰斯向盟军投降。

## 主要人物表

丘吉尔	英国战时内阁首相。
罗斯福	美国第 32 任总统。
斯大林	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苏联元帅。
马歇尔	美国陆军参谋长，陆军五星上将。
布鲁克	英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
文森豪威尔	欧洲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陆军五星上将。
蒙哥马利	盟军第 21 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
特德	欧洲盟国远征军副统帅，空军上将。
拉姆齐	欧洲盟国远征军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
利—马洛里	欧洲盟国远征军空军总司令，空军上将。
布莱德利	盟军第 12 集团军群司令，陆军中将( 1945 年 3 月晋上将 )。
史密斯	欧洲盟国远征军参谋长，陆军中将。
霍奇斯	美国第 1 集团军司令，陆军中将( 1945 年 4 月晋上将 )。
巴顿	美国第 3 集团军司令，陆军中将( 1945 年 4 月晋上将 )。
辛普森	美国第 9 集团军司令，陆军中将。
柯林斯	美国第 7 军军长，陆军中将。
希特勒	纳粹德国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龙德施泰特	德军西线总司令，德国元帅。
隆美尔	德军“ B ”集团军群司令，德国元帅。
克卢格	德军西线总司令，德国元帅。
莫德尔	德军西线总司令兼“ B ”集团军群司令，德国元帅。
凯特尔	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德国元帅。
约德尔	德国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德国大将。
斯派达尔	德军“ B ”集团军群参谋长。

## 引子

1944年6月6日凌晨，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塞纳湾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这里刚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雨，天空仍布满了大朵朵的云彩，月亮偶尔透过云缝撒下一道清光。风还在吹着，但已经没有前一天那么狂了，这是岸上的人们没有想到的，因为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气候不会好转。于是，飞机停飞了，船也抛锚了，该休息的休息，该玩的玩。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现在也该轻松一下了。当官的非常体谅部下的心情，为了让他们好好睡上一觉，把原定当夜举行的警戒演习取消了。

持续多日的空袭仍在断断续续进行着，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至少少了这响声，他们觉都睡不着。

游荡在海岸上的哨兵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他们低着头，想着心事，合着海水拍打的声音走来走去。没有人认真地向海上瞟一眼，因为他们相信在这样的天气不会发生什么令他们吃惊的事情。他们在这岸边已经走了四年了，单调、乏味、寂寞、无聊，倒希望发生点什么事。

普勒斯卡特少校正在一座碉堡里值班，他的电话整夜没响。1点过后，他看见大队大队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有轰炸机也有运输机，那运输机是干什么的？是来空降伞兵吗？不清楚，也没人告诉他。他下意识地拿起望远镜，慢慢地扫过海岸线，什么也没看见，一切平静。放下望远镜，他对身边的两位同事说：“看不出有什么动静，我真不想再去理它了。”

天快亮了，普勒斯卡特无精打采地又举起望远镜。他的头慢慢地从左边向右边转动着，当转到正前方时，他停住了。随即，他屏住呼吸，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镜筒里的东西。

透过晨晴和正在消逝的薄雾，他看见海面上奇迹般地布满了大量行驶着的船只，就好象是突然间从海底里钻出来一样。他呆若木鸡，眼神发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他的心在说：“完了，德国的末日来临了。”

“这就是登陆战！你们自己看吧。”他把望远镜交给身边的同事，转身奔向电话机，要通了352师师部。接电话的是布洛克少校。

“布洛克，这里发现一支庞大的舰队，足有1万艘船！”

“别信口开河，普勒斯卡特。美国人和英国人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多船，谁也没有那么多船！”

“布洛克，你要是不相信，到我这儿来亲眼看看吧。这的确非常奇怪，难以想象！”

布洛克将信将疑地问：“船往哪个方向开？”

普勒斯卡特从碉堡的瞭望孔向外看了看：“正朝我开过来！”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黎明。这是一支从来没有过的舰队。在灰蒙蒙的海湾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5000多艘舰船。无数战旗在风中飘扬，无数战机在空中盘旋。顷刻间，一道道火光喷射而出，一排排炸弹倾泄而下，一艘艘舰艇万箭齐发。一场历史上最宏伟的登陆战开始了！

此时此刻，在海峡对岸指挥这支庞大舰队的拉姆齐海军上将，正守在朴次茅斯的指挥部里焦急地等待着来自前方的消息。这位在皇家海军服

役了 40 多年的老兵显得异常激动。他站在一家农舍的外面向南眺望着黑漆漆的海水，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仿佛他真的看到了远在几十海里之外的他的舰队。看着看着，他的视线模糊了，眼前浮现出一副完全不同的画面——他的舰队不是向大陆挺进，而是朝英伦溃逃……

那情景真是不堪回首，已经整整过去 4 年了，但却仍象昨天做过的恶梦一样清晰地印在拉姆齐的脑海里，让他一想起来就心惊胆战！

那是 1940 年的事儿了，大战已爆发半年有余，但早就对德宣了成的英、法两国却仍在做着“和平”梦，指望着德国人西避东进，而自己在旁观战。英国首相张伯伦梦做得最长也最美。因为早在两年前他从慕尼黑返回伦敦时，一下飞机就兴高采烈地向世人宣布：“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不出一年，德国人对波兰的内击便打破了张伯伦的梦想，但他仍不罢休，又接着做第二个“和平”梦。政客们既然不想打仗，军人们也只好守株待兔，玩起了“静坐战”的把戏。一时间，两支敌对的大军在莱茵河里同游共戏，哪还有宣战的气氛？！

张伯伦和他的法同盟友尚在梦乡之际，他们的那位德国同行却在清醒地计划着作战时间表。随着春天里的一声炮响，丹麦王在德军入境的那天就告投降。挪威王虽气盛一些，但也只坚持了不到两个月就跑到伦敦去了。

北欧战火未熄，西欧烽烟又起。希特勒的大军排山倒海般地压向荷、比、卢等国，古德里安的坦克象一把钢刀劈开曾被骄傲地称为“铜墙铁壁”的马其诺防线，直插法国心脏。英法联军兵败如山倒。右翼法军撒丫子往南跑，左翼英军则被赶到加来附近的敦刻尔克。要不是一向专横的希特勒鬼使神差地下了道停止追击的命令，那些挤在狭小海滩上的英国远征军大兵们早就成了坦克履带下的死鬼了。

这一天，5 月 20 日，战事才开 10 天，取代张伯伦的英国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下令实施“发电机”计划，要求把那些困在敦刻尔克的弟兄们用船救出来。担任这次行动总指挥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拉姆齐。拉姆齐是个实干家，精于组织，善于解难。他当时任多佛尔港基地司令，接受指挥撤退任务后，立即派人到各处征集船只，不管大小，不管什么类型，只要是船、能动弹就行。不出几天，在他手下便汇集了一支浩浩荡荡、形形色色的杂牌船队，其中有游艇、客轮、货轮、驳船、渔船、汽艇等等，共 861 艘。拉姆齐深知此次行动凶多吉少：“除非上帝大仁大慈，否则悲剧将接连不断。”5 月 26 日晚，第一艘去拯救“我们在敦刻尔克海岸的小伙子”的船只从多佛尔出发。

风轻轻、浪柔柔，上帝果然伸出他仁慈的手。然而，真正的上帝却是那许许多多不知姓名的世间凡人：水兵、飞行员、渔夫、码头工人、汽车司机、快艇运动员……他们有的张帆，有的划船，有的驾艇，有的救援，冒着数百架敌机、上千门大炮的轰炸和射击，穿梭于海峡两岸之间。海面掀起一道道水柱，海浪冲击着那些弱不禁风的小船。一时间，喊杀声、呼救声、引擎声、枪炮声把被海水隔断了的两块陆地连接了起来。

终于，拉姆齐创造了军事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迹，一个撤退的而不是前进的奇迹。在 9 个不眠的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里，他的眼红了，腮塌了，腰弯了，肢酸了。

6 月 4 日晨 3 时 20 分，一艘汽艇载着法军第 32 师师长贝卡将军及其



参谋人员离开敦刻尔克。数千名士兵一动不动地站在海滩上，默默地目送着这最后一艘救命艇。他们已无船可乘、无路可逃、无弹可打、无泪可流。上午9时，敦刻尔克连同执行后卫任务的4万法军落入纳粹之手。面对一片狼藉的港口和束手就擒的法国人，德国装甲兵们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和欢呼。

奇怪的是，海峡对面也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干得好，英国远征军！”“辛苦了，孩子们！”这一声声问候，一句句感谢，弄得本来夹着尾巴狼狈不堪地爬上岸的大兵们既尴尬又狐疑：我到底是落荒而逃的败兵，还是凯旋而归的英雄？

在这举国欢庆撤退之时，一位年过花甲、饱经风霜的老人挥着他浑圆的拳头，晃着他宽大的身躯，摇着他智慧的头颅在英国下院发表着他充满坚定、冷静、信心和激情的演讲：

欧洲大片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古老著名的国家，虽然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政体所有凶恶统治工具的魔掌之中，但是我们决不气馁认输。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将在海洋战斗，我们将以不断增长的信心和不断增长的力量在空中战斗。不论代价多么大，我们都将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战斗，我们将在敌人登陆地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战斗，我们将在山中战斗。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也将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卫下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挺身而出，拿出它的全部力量来拯救和解放旧世界。

拉姆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万千感慨地叹出一句：“这新世界出来的可真不容易呵。”说完，他转身进了指挥部。

## 序

半个世纪前，德、日、意法西斯国家为争夺霸权、重新瓜分世界，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战争，夺去了5000万人的生命，损耗了4万亿美元的财富，其代价之巨大、牺牲之惨烈亘古未有。所幸的是，法西斯国家没有得逞，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轴心国在战争初期虽制兵机之先，发动了一系列闪电式进攻，逞一时之凶狂，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现代战争已远远超出武装斗争的范围，它是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综合国力的较量，而综合国力发挥的主体正是民众。反法西斯战争之正义性决定了它符合全世界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能够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战争，能够促使被侵略国家和人民捐弃前嫌、同仇敌忾，凝聚在反法西斯的大旗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终战胜失道寡助的侵略者。

中国是最早举起反法西斯义旗的国家，其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被毛泽东称之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中国共产党大敌当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执行了正确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爱国将领所指挥的军队，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配合、共同对敌，终经八年浴血奋战，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为奏响二战胜利的凯歌谱写了伟大而光辉的历史篇章。无疑，这是正义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历史不是逝者如斯的江河，而是沸腾于地下的岩浆。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之际，军内外几位学有所成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撰写了这套《不朽的功勋——奏响二战凯歌的人们》丛书，从新的视角发掘了二次大战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底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色之一是对大战未作全景式描写，而是围绕中国、苏德、北非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和西欧战场的转折与胜利重泼笔墨。战争是双方角力斗智的生死较量，而战争转折时期的搏斗最惊险、最激烈、最精彩。作者们着力勾画法西斯一方由优化劣直到败亡和反法西斯一方由劣化优直到胜利的过程，展示了正义之师昂首跨进凯旋门的恢宏气势。特色之二是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重点描写那些异彩纷呈、熠熠生辉的风云人物。读者们将看到一个个运筹帷幄、挟雷携电、震古烁今的将帅风采。特色之三是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可读性及可学性。她不仅能使战争的亲历者重温历史，而且能使视战争为神话的青少年乃至世代代以史为鉴，反对战争，珍惜和平，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世界永久和平。谨此为序。

九五年二月

绿野狂飚

## 一、千呼万唤

丘吉尔如释重负  
莫斯科来信  
珍珠港带来的希望  
风雨同舟  
北非还是西欧？  
冤家聚头

车出伦敦，向西北方向行驶约一个小时，有一处景色宜人的所在。这里绿茵茵，鸟语花香，一座漂亮的房舍矗立在乡间，在空旷的田野上显得孤零零的。这个地方名叫契克斯，那座建筑是英国首相的乡间别墅。别墅很大，历史也很久了。原来的主人是位子爵，30年前他把它贡献给了政府，条件是一切原封不动。

格林威治时间清晨4点，契克斯别墅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睡眼惺忪地抓起电话：“喂，这里是契克斯。”

电话是外交部打来的，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德国人在今晨已向苏联仆战。科尔维尔放下电话，急匆匆地来到丘吉尔的卧室，但到门口又停下来了。他想起丘吉尔曾下过一道严令：除非德国人入侵英国，否则不要在8点以前叫醒他。科尔维尔又回到自己的房间，等待8点钟的到来。

## 丘吉尔如释重负

丘吉尔是两天前来这里度周末的。自他上一年5月担任首相以来，他的周末几乎都是在契克斯度过的。在劳累了一周之后，能到乡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对这应繁忙的老人来说的确是必要的。与一年前比，丘吉尔那宽大的肩膀又驼了许多，然而腰板还是那样挺直，目光还是那样犀利。这位又矮又胖的老头在这一年里挑着怎样一副重担呵。从敦刻尔克撤退后，他一面忙着加强本土防御，以防德国入侵；一面重新装备部队，以期早日打回欧洲大陆。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法国人的抵抗意志那么脆弱，还有半壁河山在手就匆匆宣布投降了！6月18日，贝当宣布请降的第二天，丘吉尔来到国会下院，面对满脸颓丧的议员们坚定他讲道：“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便在大英帝国存在1000年之后，人们还能说‘这是我们光辉的时刻’。”果不其然，不列颠之战在第二个月就开始了。

当时的英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欧洲大陆已完全沦陷，美国人仍在隔岸观火，苏联人则正在“对德国军队的光辉胜利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英国本土的防御力量也已惨到不能再惨的程度。重武器一件也没从敦刻尔克带回来，全国所有的各类火炮加起来还不到500门，坦克不足200辆，只够装备一个师。唯一有些规模的要算空军了，有飞机近1200架。他深知这支力量在未来保卫本土作战中的价值，因此死后也不肯把它们大量投到法国战场上去。就是在这种极艰难的条件下，这位生来不信邪、不服输、不怕硬、不吃素的老温尼，凭着他超人的智慧、靠着他惊人的勇气，怀着坚定的信念，带着他顽强的意志，领导他的人民在森林中与野兽周旋，指挥他的战鹰在天空与恶雕搏杀。

他天生一副好斗的性格。在追求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时，从不知道什么叫“不行”；在他的词典里，找不到“失败”二字，他那独创的、著名的，表示胜利的V字型手势，如今已被世人在各种场合广泛运用。他是个迫不及待想接受世间挑战的早产儿，体内流淌着曾显赫一时的马尔伯勒公爵的血液。在25岁那年，他以战地记者身份去南非采访英布战争，但不久即被抓获当了俘虏，被关在一所学校里。起初，他策划集体越狱，但没越成。于是，他又决定只身脱逃，趁看守不备跳过10英尺高的铁板墙、奔到铁路线，爬上一辆货车，藏在一堆煤袋下面。布尔人悬赏25英镑捉拿他，封锁了所有的路口。他跳下火车，奔向山中密林，在那里躲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夜里，饥渴难耐的他再也熬不下去了，生的愿望促使他走出山林，冒着被再次逮捕的危险，向着远处的亮光走去。那是一座煤矿。他来到一扇房门，敲出了主人，心一横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让上帝安排吧。过了好久，主人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锁上门，然后回身紧紧握住他的手：“感谢上帝把你带到这儿来！我是附近20英里以内唯一不会把你交给南非当局的人。”几个月后，丘吉尔回到英国，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成为头号新闻人物。多年以后，他把一份要抓他的通缉令装在镜框里挂在书房中，常喜欢对来访者说：“我只值那几个钱？25英镑？”

---

马尔伯勒公爵（1650~1722），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将领，曾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打败法王路易十四的军队。

40年后，丘吉尔又面临着这样一种生死存亡的考验。苟且偷生，容易。希特勒不是已经“以理智的胜利者的名义”提出和平建议了吗？但接受这一建议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屈膝求饶！这在丘吉尔是绝对做不到的。自1000年前诺曼人入侵以来，英国人还没受过这份窝囊气。三天后，他令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通过广播回敬希特勒：“除非自由确有保障，否则我们决不停止战斗。”气急败坏的希特勒怎么也想不到那个肥头大耳的英国佬竟如此顽固，敬酒不吃吃罚酒，死到临头嘴还这么硬。好吧，你丘吉尔不是要战斗吗，咱们就比试比试！7月16日，希特勒发出第16号指令，要求德军于8月中旬前完成对英实施登陆作战的准备，一俟英国空军被打垮，即实施“海狮”登陆计划。紧接着，赫尔曼·戈林的飞机铺天盖地而来，一阵狂轰滥炸，大有把个小小的英格兰炸沉海底之势。

戈林何许人也？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独一无二的帝国元帅。他年方47，身穿挂满勋章和珠宝的天蓝色制服，身材高大，体魄强壮，但却生就一张粉红大脸和两片鲜红的嘴唇，头发梳得铮光瓦亮，粗俗中透出一股脂粉气，喜欢摆出一副盛气凌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架式。谁都知道他好吹牛，好大喜功，追求时髦，羡慕虚荣。就是这个戈林，在敦刻尔克之战中曾向希特勒发誓，那儿的任务只有他的空军能完成，陆军靠边站。结果他的炸弹落在松软的沙滩上，发出扑扑的闷响，却没炸着几个人。这次，他又向希特勒打保票：4天之内，他就能摧毁英国南部的空中防御；2~4周之内，他就能全部摧毁皇家空军；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可望在9月15日之前进行。

戈林这次又吹牛了。尽管他投入了比英国空军多一倍的2400架飞机，但仍啃不动丘吉尔这块老骨头。从8月份开始的大规模轰炸，目标指向英国的雷达站、机场、码头和军工企业，弄得皇家军喘不过气来，元气大伤，大有被打垮的危险，急得丘吉尔恨不能盼着德军飞机来轰炸伦敦，以减轻空军的压力。

这一天终于在8月24日来到了。两架敌机由于偏离了航向，错把炸弹投到了伦敦市中心，把圣贾尔斯教堂夷为平地，并炸死了一些市民。丘吉尔闻讯后如获至宝，马上命令空军对柏林进行报复。皇家飞行员不负众望，让柏林人也尝了尝遭空袭的滋味。恼羞成怒的希特勒命令戈林从9月7日起对伦敦进行大规模轰炸。顷刻间，伦敦变成了火的海洋，大厦坍塌了，住宅摧毁了，桥梁断裂了……

9月15日，迎来了不列颠之战最具决定性的一天。戈林元帅突然觉得夜战不过瘾，竟在大白天派出上千架飞机昼袭伦敦。皇家空军倾巢出动，奋勇拦截，击落185架敌机。遭此沉重打击，戈林焉了，希特勒傻了，“海狮”计划无限期地推迟了。这是德国人在大战中首次受挫，气得希特勒直骂丘吉尔是个“神经质的老母鸡”。

8点了，该叫醒他了。科尔维尔走进丘吉尔的卧室。

“你说什么？德国人进攻俄国？”丘吉尔象打了一针兴奋剂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他让科尔维尔再说一遍，以便证实他没有听错。

没错、久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早在一周前，丘吉尔即获得一份有关德国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并把这一信息传送给莫斯科。斯大林明白苏德间必有一战，也清楚丘吉尔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但他不想这么快就加入这场游戏，不想让丘吉尔急着把希特勒这个臭球传给他。因此，他对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警告本能地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西方人想机动他早日上

场，自己好到场外去休息。

对斯大林的麻木不仁，丘吉尔也无可奈何，心想，你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反正该你上场了。自法国败降以来，丘吉尔已单枪匹马与希特勒周旋了一年，实在精疲力尽了。他渴望有个人来帮他一把，哪怕是他的宿敌俄国人。因此，当他得知希特勒正大军东调，准备进攻苏联时，他简直乐得要发疯了。他太需要苏德开战了，太希望希特勒树一个新敌了，那样他就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可以争取最终的胜利。他早就盘算好了，谁与希特勒作对，谁就是他的朋友，包括他不共戴天的死敌俄国人，并就这一点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达成了共识。许多人对此大惑不解。前一天，当丘吉尔在契克斯的棒球场散步时，科尔维尔就问过他：“你这个共产党人的死敌，在对德战争中支持俄国人不是违背原则吗？”

丘吉尔回答说：“一点也不违背原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希特勒。这个目标使我的生活准则更加单纯了。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阎王说好话的。”

希特勒进攻苏联是上帝赐予丘吉尔的最好礼物，是他一年来得到的最好消息。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与他一起来契克斯的外交大臣艾登、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驻苏大使克里普斯、美国大使怀南特等人时，他们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会心地笑了。

整整一天，丘吉尔和比弗布鲁克都在准备关于援助苏联的声明，直到开播前 20 分钟才最后定稿。当晚 9 时，丘吉尔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如下演说：

在过去的 25 年中，没有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与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相对照，都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站在自己国土的边境上，捍卫着他们祖先自古以来耕种的土地。我看到的是纳粹的战争机器，大批经过训练的头脑迟钝、唯命是从的残忍的德国士兵，象一群饿狼似地向他们扑去。我看到在这些德国士兵背后，有一小撮策划、组织这场威胁人类的大恐怖的恶棍。我们大英帝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决心消灭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任何对纳粹制度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与希特勒狼狈为奸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因此，我们将给予俄国和俄国人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希特勒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一切行动可以在冬季到来以前结束，可以在美国的海空军干涉以前击败大不列颠。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 莫斯科来信

在克里姆林宫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有个身材不高但粗壮的男人独自站在窗前。他60出头，留着一撮浓密的间杂白须的黑胡子，穿着一件朴素的短上衣，手里握着一个木制烟斗。他默默地站着、想着，偶尔举起烟斗深深吸上一口。他已经两个多星期没有好好地睡觉了，眼睛布满了血丝，脸色苍白。他没有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的几百万大军几乎不堪一击，不是被击退，就是被围歼，照这样下去，敌人很快就会打到莫斯科城下。他不敢再想了，再想只能增加对自己的自责。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是轻信那个背信弃义的希特勒！本想隔岸观火，不想引火烧身，让那个老狐狸丘吉尔看了笑话。他不能容忍过去的死敌来同情他，这种同情让他难堪，心里不是个滋味。因此，在丘吉尔发表了那宽容的不计前嫌的演说后，他一直保持沉默，未轻易领这个情。他既不想向痛击他的入卑躬屈膝，也不想向怜悯他的人点头哈腰。

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当然明白斯大林的这种面子心理。他倒不指望斯大林对他点头哈腰，他担心的是这位对他心存疑忌的盟友到底能抵抗多久。他不愿也不能失去这位好不容易由希特勒献给他的盟友，而必须让他坚持下去，为他撑腰打气。在此生死攸关时刻，以往的恩恩怨怨还有那该死的面子，都统统见鬼去吧。7月7日，他主动给斯大林发去一封信，说他“非常高兴地获悉，俄国军队正在对纳粹无端发动的残酷侵略进行如此坚强和勇敢的抵抗”，重申英国要尽一切努力援助苏联的立场，并且保证说：“战事越持久，我们当能提供更多的援助。”就是说，你斯大林只要坚持下去不被打垮，就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斯大林对这套把戏看得十分明白，知道丘吉尔离不开他，就象他离不开丘吉尔一样，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互有所求。他要利用这种特殊的关系向英国人索取他们所能给予的最大帮助，那就是在西欧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他所受到的巨大压力。

第二战场问题其实早在10天前就有人提出过。那是英国战时内阁成员比弗布鲁克勋爵在会见苏联大使迈斯基时谈到，英国军队将在法国北部沿岸进行“大规模袭击”，哪怕是暂时占领象勒阿弗尔、瑟堡这样重要的战略据点也好。两天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约见返回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克里普斯时表示，苏联政府认为比弗布鲁克提出的包括“在法国沿岸登陆”的所有建议是“正确的和现实的”。第二天，迈斯基又向英外交大臣艾登提出在法国登陆问题。艾登回答说，这个问题“目前尚未作出任何决定”。到7月5日，当法西斯德军已向苏联境内推进几百公里、形势相当危急之际，莫洛托夫再次召见克里普斯，认为目前的形势对在法国北部登陆，是“最合适和最及时的”。然而，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说正在考虑。

恰在此时，斯大林收到丘吉尔的来信。他对信中避而不谈在法国北部登陆问题尤为不满，认为这是丘吉尔在袖手旁观，在等待他的希特勒两败俱伤，然后由他来当老大。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不是声称，“东方战争最理想的结局，当是最后一个德国人打死最后一个俄国人并且死在一块”吗？难道你丘吉尔所讲“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是说着玩的吗？难道我们苏联人只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吗？现在需要的不是空泛的保证，而是实际的行动！

7月18日，他回信丘吉尔，正式提出开辟第二战场问题：

据我看来，如果能够在西面（即法国北部）并在北面（即北极地区）开辟一个对抗



希特勒的战场，那么，苏联以及英国的军事形势将会大大改善。

在法国北部开辟战场，不但能够牵制希特勒在东欧的军队，同时也会使希特勒入侵英国成为不可能。开辟这一战场是符合英国军队以及英国南部全体人民的愿望。我充分了解开辟这样一个战场所遇到的那些困难。但是，我相信，尽管有困难，还是应当开辟这个战场，这不但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也有利于大不列颠本身。现在是开辟这个战场的最适宜的时刻，因为希特勒的军队已经调到东欧，并且还没有来得及巩固他在东欧占领的阵地。

第二天，迈斯基把斯大林的复信面呈丘吉尔。丘吉尔看罢，顿生反感，心说求人帮忙还这么嘴硬。他当即向迈斯基表示，在法国北部开辟战场现在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不现实的。英国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对德国进行轰炸，“既不吝惜飞机，也不吝惜飞行员”。

7月20日，丘吉尔致信斯大林，列举了不能登陆的种种理由：

我们要做凡是力所能及的，对你们有帮助的可行而有效的事。但是我请你了解我们在资源和地理位置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从德国进攻俄国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仔细考虑过进攻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和荷兰的可能性。我三军参谋长找不出任何方法来采取对你们可能有些微裨益的相当规模的行动。德国单是在法国就拥有40个师，而且德国人已经在一年多时间内努力不懈地沿法国海岸设防，所以大炮、铁丝网、碉堡和海滩地雷密布。我们能够暂时掌握空中优势和得到战斗机掩护的唯一地段就是从敦刻尔克到布洛涅。这一地段尽是堡垒，许多重炮控制着海面入口，其中许多重炮的射程可以越过海峡。夜间黑暗的时间不足5个小时，即使在那段时间里，全区也被探照灯照亮。要想强行登陆，会遭受严重的伤亡而被击退，而小规模袭击只会导致对我们双方害多利少的失败。用不着敌人从浸俄战线上抽调一支军队，或者，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抽调一支军队时，就会被敌人击溃。

你一定记得，我们已经单独作战一年以上了。而且，尽管我们的资源日益增长，并且从现在起将增长得很快，但是我们的陆军和空军在国内都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此外，我海军的实力虽然强大，但是，为我们的命脉所系的大西洋战役，为保护那些在德国潜艇和福克乌尔夫式轰炸机封锁下航行的运输船队，已使我们没有丝毫余力了。

丘吉尔的陈述有一定道理，但他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自保的问题。他不想重演敦刻尔克的悲剧，不想让经过一年苦心经营的家底和刚刚恢复的元气很快又断送掉。他的军事顾问曾预言俄国人抗不过三四个星期，最多六七个星期。他本人虽没有那么悲观，但也没乐观过冬天。如果在冬季到来前俄国人被打垮了，德国掉头进攻英国，那时该怎么办？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作无谓的牺牲，要积蓄兵力和物资，以做最坏的打算。

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所思所想当然还有另一层解释，那就是他想当旁观者，想削弱俄国。丘吉尔口日声声称没有力量在法国登陆，但他却有兵力派往中东和北非，因为那里才是英国的利益所在。而俄国算什么？是他过去和将来的敌人！但不管怎么说，大敌当前，现在既然做了朋友，就想要朋友之所想，急朋友之所急，携手共渡难关，而丘吉尔的这种不合作态度实际上是在帮希特勒的忙，使他得以集中力量各个击破。

入秋，苏联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德国人正在向莫斯科逼近。斯大林忧心忡忡，茶饭不思，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给丘吉尔写第二封信：

事实上，我们约在三星期前在前线上达到的相对稳定的局面，已经在上星期被打破了。……德国人认为西部的危险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他们深信，西方现在没有第二战场，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所以正在毫无顾忌地把所有的军队调到东方来。德国人认为把他们的敌人各个击破：首先是俄国，然后是英国，是十分可能的。

结果，我们已经丧失了乌克兰的一大半，而且，敌人已经到了列宁格勒的门口。……所引起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摆脱这种非常不利的局势。

我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即本年内在巴尔干地区或法国的某一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以使德国从东线调走 30 到 40 个师，同时，保证在今年 10 月初运交苏联 3 万吨铝，每月至少援助飞机 400 架、（轻型或中型）坦克 500 辆。

没有这两种方式的援助，苏联将不是战败，就是被大大削弱，以致在长期内不能以前线上反对希特勒主义的实际行动来援助它的盟国。

我深知这封信将使阁下感到沮丧。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经验曾教导我要正视事实，尽管这些事实是多么令人不快；也不要害怕说实话，尽管这些话是多么不受欢迎。

9 月 4 日，英国大使克里普斯收到斯大林这封信。看完后，他表示将立即把这封“极其郑重、极其重要”的信报告伦敦，并说要马上回英国，以便“用个人的影响来保证实现信中所提出的措施”。但伦敦指示他用不着回去，他当即给国内发了一份电报，疾呼：“如果我们现在，在最后关头不作出超人的努力，我们无论如何将长期地，也可能是永远地从俄国战场失去一切好处。”

当晚，丘吉尔在首相官邸会见了迈斯基。他把正在乡间度假的艾登也特意叫了回来，以便与他一起对付这个难缠的俄国人。迈斯基在递交斯大林的信件后，言辞激烈地谈到过去的 11 个星期里俄国实际上是在单独抵御德国的进攻，并威胁说，这可能是历史上的转折点，如果苏联战败，英国就别想打赢这场战争。

丘吉尔立刻被激怒了，他对迈斯基喊道：“请记住，仅仅在四个月以前，我们在这个岛国上，还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加入德国那边来与我们为敌。的确，我们曾认为你们很可能会那样做。即使在那时，我们也确信我们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生存依赖于你们站在我方或站在敌方。不论发生什么事，不论你们做些什么，在所有的人中，你们是没有权利来责备我们的！”

迈斯基也跟着喊了起来：“丘吉尔先生阁下，请冷静些！”

待丘吉尔冷静下来后，迈斯基谈到斯大林信中所提出的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丘吉尔耐心他讲述了不可能采取这一行动的种种理由，最后说：“在冬季到来之前，我们不可能向你们提供任何重大的援助，不论是开辟第二战场，还是广泛地向你们提供你们所需的各类武器。目前，我们所能提供的只能是沧海一粟。”

迈斯基走后，丘吉尔连夜给斯大林写了回信。他在信中写道：“虽然我们不应当不去作出应有的努力，但事实上，英国在西欧除了采取空中行动以外，没有可能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去迫使德国在冬季来临以前把军队从东欧调往西欧。……不论用意多么好的行动，只会造成损失惨重的失败，只会对希特勒有利，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有好处。”

接着，他又给那个“因就近见到俄国的苦难而产生感情”的克里普斯发去一份电报，不无挖苦地说：“当你说到‘一种超人的努力’时，我想，你的意思是指一种超越时间、空间和地理条件的努力。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些禀赋。”

第二天，丘吉尔召集战时内阁开会，通报了斯大林的来信和他准备的复信。会上，根据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的建议，大家一致同意可以向苏联提供所需飞机和坦克数量的一半，另一半请美国来供应。即使这样，丘吉尔也像

割了他心头肉一样痛苦，他甚至认为俄国的参战“与其说是一种帮助，毋宁说是一种负担”。但不管怎么说。内阁一致通过了他给斯大林的复信，得体地拒绝了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这也算值得庆祝的事。因此，他兴致勃勃地非要请艾登和比弗布鲁克去饭店吃饭不可。

10天后，丘吉尔收到斯大林的复信。信中说：“我曾在上次电报中说明苏联政府的观点，即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开辟第二战场是改善局势的最根本方法。你在来电中再次强调目前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作为回答，我只能重申，没有第二战场，只会有利于我们共同敌人的图谋。”

## 珍珠港带来的希望

1941年12月7日晚，丘吉尔在契克斯别墅的客厅里正与两位美国客人共进晚餐。这两位客人一个是美国租借法案协调员艾夫里尔·哈里曼，一个是驻英大使约翰·怀南特。丘吉尔看上去很疲惫，吃饭时很少说话，时而还作沉思状。9点刚过，他打开放在餐桌上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播音员先是报道了苏联、北非战场的战况，接着插进一则简讯：

刚刚收到的消息说，日本飞机袭击了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这场袭击是罗斯福总统在一个简短的声明中宣布的。夏威夷主岛瓦胡岛上的海陆军目标也遭到攻击。详细情况还未收到。

两个美国人着实大吃一惊，一下挺直了身子。丘吉尔则恍如大梦初醒，沉默片刻后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奔向办公室。怀南特以为丘吉尔要去立刻向日本人宣战，因为不久前他曾当众宣布：如果日本人进攻美国，他将在一小时内宣战，而现在已不只一小时了。怀南特马上跟了上来，提醒道：“老天，这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你不能凭电台广播就宣战吧！”

“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不认为最好先证实一下吗？”

“那么好吧，你帮我给你们总统挂个电话。”

几分钟后，电话接通了。丘吉尔接过话筒。

“总统先生，这日本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筒里传来罗斯福的声音：“十分确实。他们已经在珍珠港向我们进攻。现在，我们大家是风雨同舟了。”

丘吉尔欣慰地说道：“这样事情就变得简单化了。愿上帝保佑你。”

罗斯福随后说他将在第二天上午到国会去要求宣战，丘吉尔说他也将立即到下院去做同样的事。

放下电话，丘吉尔自言自语道：“好了，我们总算赢了。”

回到客厅，三个人都有如释重负之感。哈里曼回忆道：“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到来。我们全都知道这意味着前途严酷，但现在至少有个前途了。我们两人都意识到英国不可能单独赢得战争。在俄国战场上，依然存在着红军能否坚持到底的问题。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打赢的前景了。”

丘吉尔更是兴奋不已，简直是在欢呼：“啊！这个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如果我宣布说，有了美国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对我来说是最高兴的事，我想，没有哪个美国人会认为我这样说是不对的。美国已经完全彻底地投入了这场战争。英、美、苏三国联手，决定了我们将最终赢得胜利。英格兰将生存下去，不列颠将生存下去，大英帝国将生存下去。我们不会被消灭，我们的历史不会结束。希特勒完了，墨索里尼完了，日本人也完了。爱德华·格雷说得好，美国就好象是一个大锅炉，底下的火一烧，它就能产生无穷的力量。”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丘吉尔忽生一念：何不马上去见见那位与我“风雨同舟”的患难战友，也好互相鼓励鼓励，并根据新的事态制订一个总的战争计划？中午，他把这一想法提交战时内阁讨论。艾登及三军参谋长担心在美国刚遭受灾难之后，就立即向它施压，恐怕为时过早，罗斯福不一定想这么快就接待他。丘吉尔笑道：“哦，我们追求她的时候，说话是得小心点。如

今她嫁过来了，我们同她说话就不必那样了。”

艾登等人的担心不无道理。罗斯福在收到丘吉尔发给他的求见电报后，迟疑不决。在美国还未正式同德国交战前，他是不太愿意接待丘吉尔的。尽管他本人并不反对与希特勒为敌，但要使国会通过对德宣战决议，并不那么容易。许多人包括陆海军人士认为，美国应集中全力打败日本，而不要再承担对德作战的重担。因此，他在国会发表要求对日宣战的演说，根本未提德国和意大利的事。他在等待希特勒作出选择。如果希特勒决定宣战，那就不必冒险让国会去辩论了；如果希特勒决定避战，那他也可暂时避免两线作战的风险，先全力打败日本，再收拾德国。他清楚丘吉尔要来，无非是想拉他尽快加入反希特勒战线，推行“欧洲第一”战略，再有就是取得美国不致因忙于对日战争而减少对英援助的保证。但他确实难于作出这些决定。因此，他以担心丘吉尔的安全为由婉拒了他的求见。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也打电报给丘吉尔，转达了罗斯福的保留态度，说“阁下来访可能会使主人受不了”。但丘吉尔坚持己见，回电说个人危险没什么，真正的巨大危险“却在于我们不在最高一级详尽讨论太平洋局势的极端严重性，以及所牵涉到的一切有关生产与分配的问题”；面对新的不利局势，如果再等一个月才决定采取共同行动，那会造成很大的损害。这可让罗斯福犯了难。然而恰在此时，那个一意孤行的希特勒却为他把难题解决了。

入夜，日本人突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德国时，希特勒及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都大吃一惊，因为日本人事先未向他们透露一点风声。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还对通知他这个消息的人大发了一通脾气，怪那个人打扰了他，并说这个消息“很可能是敌人要的宣传花招”，让那个人天亮前别再吵醒他。

此时，希特勒正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为苏军在莫斯科的大反攻而发愁。忽报日本对美开战，这使他愁上加愁。日本人终于南下，这就解除了斯大林的后顾之忧，使他得以全力以赴对付德国了。几个月来，他一再敦促日本人北上打俄国，而避免同美国开战，这样既可以减轻他的压力，也可以使他少树一个敌人，因为他曾向日本人口头许诺，一旦日、美开战，他将参加对美战争。

12月9日，他赶回柏林。里宾特洛甫告诉他，日本人要求德国人立即对美宣战。但他提醒元首，德国不一定对美国宣战，因为按照《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条款，只有在日本自身受到进攻时才有义务援助它。

希特勒说：“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从政治上说，这个条约就不存在了。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是美国已在向我们的舰只开火。他们在这场战争中一直是个有力的因素。由于他们的行动，他们早已造成战争状态了。”

里宾特洛甫疑惑地看着希特勒。他没想到元首会一夜之间改变态度，因为他过去一直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甚至对美国海军在大西洋上的挑衅行为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克制。现在，他却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原因何在？其实，希特勒心中对美国人的憎恨已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他受够了罗斯福对他本人和纳粹主义的攻击；他无法再忍受美国海军的挑衅行径。美国人有什么可怕的，那个建立在金元之上的腐朽国家能有多大能耐？另外，他也不愿失去日本人。他相信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日本在太平洋上收拾了英美之后，便会掉过头来进攻俄国，帮助他完成征服东方的大业。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在此时对美开战再及时不过了，因为美国早晚

要参战，而他正可乘日本胜利之机扳回颓势。

希特勒有一种强烈的虚荣心和创造历史的欲望。他出身微贱，自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从骨子里憎恨那些有钱人。从祖辈开始，他们家的人就不安分，娶妻嫁人没有一个从一而终的，工作、生活没有一处称心如意的，老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他的祖父到后来竟销声匿迹，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直到30年后他84岁时才流浪回来，找证人证明他就是约翰·希特勒，并认了他已故老婆的私生子阿洛伊斯。阿洛伊斯继承了他父亲的习性，也喜欢到处游荡，先后娶了三个老婆，而且第三个竟是小他23岁的外甥女、他的过继女儿！此举实在有失体统，遭到世人耻笑。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这第三个老婆生下的第三个孩子。

这位德国未来元首的父亲曾想把他培养成公务员，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但他坚决不同意：“我不要当公务员，不，不……我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能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表格上面，心里就恶心。”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决定要作个画家、艺术家。他的父亲听了大吃一惊：“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决不答应！”这以后，他就不好好学了，成绩一塌糊涂，想以此让他父亲别再对他指手划脚，而由他自己随心所欲地自由发展。

他在中学的8门课程中唯一得过“优”的就是自由绘画。他的确喜欢绘画，因为它能使他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自在地翱翔，随心所欲地创造。除了绘画之外，他还喜欢历史课，读了大量有关德国历史、神话及名人传记方面的书，这些书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感情、丰富的甚至癫狂的想象力。他崇拜那些创造历史的伟人们，为他们哭泣，为他们欢乐，为他们遗憾。他梦想，有朝一日，他会比他们做得更好比他们更伟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当了德国兵。他作战英勇，两次受伤，获过一级铁十字奖章，那是因他只身俘获15名敌人而得的奖赏。战争快结束时，他因中毒双目暂时失明而住进医院。在那里，当他听到德皇已经退位，德国即将投降的消息时，失声痛哭。

在他看来，这场灾难是荒谬和平白无故的。德军在战场上并没有战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剑！这个卖国贼就是签订投降协定、推翻专制政体的“十一月罪人”，是他们使国家蒙受耻辱和灾难。要报仇雪恨、重振国威，首先要清除这些罪人。“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战后的德国一片混乱，到处都在革命、政变、夺权。各种形形色色的党派粉墨登场，象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希特勒看准了这个大好时机，也加入到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子，并很快当上了后台板。这个戏班子就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党。他为这个党亲自设计了一面足以使人过目不忘的旗帜：红地白心，中间一个黑“卐”字。它成了纳粹党有力而神秘的标记，成了纳粹德国鲜明而可怖的象征。

夺取了党权，希特勒的目光开始瞄向政权。

那是1923年11月8日的一个夜晚，座落在慕尼黑东南郊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灯火通明，用石缸子咕咚咕咚大口喝着啤酒的3000名市民正在聆听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卡尔的施政演讲。9点差一刻，希特勒率领冲锋队包围了酒馆。他叫冲锋队员在门口架上一挺机枪，然后带着一班打手冲进大厅。他挤过人群跳上一张桌子。对着天花板“砰”地就是一枪。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跳下桌子向讲台走去。一名警察想拉住他，但他

用手枪对着他：“闪开！”

“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希特勒对着人群叫喊着，“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

随后，他把卡尔及当地驻军司令和警察局长带到隔壁房间，对他们封官许愿，但条件是必须同他一道参加革命。见卡尔等人不答理他，他气急败坏地挥动着手枪喊道：“放明白点，谁要不想干，谁就别想活着出去。我的枪里有4发子弹！如果你们不肯跟我合作，3颗给你们，最后一颗留给我自己！”

这时，老将军鲁登道夫驾到，帮助说服了那三个人。随后，他们来到大厅，当着众人宣誓互相效忠并忠于新政权。希特勒乐得合不拢嘴，他发誓要在今天德国的悲惨废墟上建立一个强大、自由、光荣的新德国。

不料，那天夜里，卡尔等人趁希特勒外出之际都溜走了。柏林的一道要求镇压的命令已发到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部，慕尼黑很快撒下天罗地网。然而，希特勒说什么也不愿眼看到手的胜利就这样象啤酒的泡沫一样破灭。

第三天上午，他接受鲁登道夫的建议，决定孤注一掷，率领3000名冲锋队员全副武装向市中心进发，一幅字旗在队伍前面迎风招展，他和鲁登道夫都走在队伍的前列。快到陆军部的时候，他们被一队警察拦住。希特勒的一名卫士大声叫道：“别开枪！带队的是鲁登道夫阁下！”希特勒也跟着喊了起来：“投降吧！投降吧！”突然，不知谁先开了一枪，于是枪声大作。一分钟后，枪声停止了，躺下19个人。希特勒趴在地上躲过了子弹，然后第一个跳起来飞奔逃命。

两天后，他遭逮捕。审判期间，他把被告席当作讲坛，以他雄辩的口才和民族主义热情打动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使他成为全国的著名人物，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结果，他只被判了5年徒刑，并且不到9个月就获释出狱了。在狱中，他受到贵宾般的待遇，独处一室。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重新清理了他的思绪，口授了那部著名的《我的奋斗》一书。出狱那天，他觉得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胸中涌动着无尽的信心。等着瞧吧，我的奋斗才刚刚开始，总有一天，我要干出一番大事业，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他的确做到了。八年后，他当上了总理，继而自称元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消灭了一切敌对党派，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出兵莱茵兰，进军奥地利，肢解捷克，闪击波兰、西欧、巴尔干、俄罗斯。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历史，而他却做到了，并且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和满足。他没有别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贪女色，不恋财富，唯爱改变他人的命运。他已经改变了德国的命运、波兰的命运、挪威的命运、法国的命运、希腊的命运……正在改变英国和俄国的命运。

今天，12月11日，他创造历史、改变他人命运的时刻又来到了。强烈的威望欲和创造欲促使他要赶在美国之前首先宣战。还在前一天，他指示里宾特洛甫电令驻华盛顿代办托姆森，千万不要与美国国务院进行任何接触，以免泄露元首第二天的行动计划，让美国人抢了先。

“我们将总是先动手！我们将总是先下手！”他向那些聚集在国会里欢呼的议员们叫喊着。

“罗斯福总统算个什么东西？他就喜欢发表什么炉边谈话。他把我叫做匪徒，实在是无聊透顶。归根到底，匪徒这个字眼无疑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美洲创造出来的，因为欧洲没有这种匪徒。再说，我也不是罗斯福所能侮辱得

了的，因为我认为他是狂人，和威尔逊 一样的狂人……他始而煽动战争，继而颠倒是非，再用基督徒的伪善外衣把自己可耻地掩盖起来，然后慢慢地、肯定地把人类引向战争，还赌咒发誓请上帝来证明他进攻别人是多么正当。”

他列数了罗斯福的种种“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把他们两人之间种种不同进行不伦不类的对比，指出罗斯福想利用战争来逃避“新政”失败的后果，想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国内转移到国外，“因此他一定要挑惹别人进攻他的国家。”

他最后说：“我认为大家一定感到欣慰，现在总算有一个国家为真理和正义遭到史无前例的无耻遭蹋而首先提出了抗议……美国总统最终总该懂得——我这样说只是因为他智力有限——我们已看透了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是一个接一个地摧毁别的国家……”

“至于德国，它不需要罗斯福先生或丘吉尔先生，更不要说艾登先生，大发慈悲。它只要求自己的权利！它将为自己赢得这种生存的权利。哪怕有一千个、一万个丘吉尔和罗斯福合谋反对它……”

“为此，德国政府决定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且宣布，在罗斯福总统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德国也同样认为自即日起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

他的话被疯狂的欢呼声所淹没。

“这个家伙真蠢，”罗斯福笑道：“我正等着他这一着呢。这下好了，我不必再费口舌冒险去说服那些议员们了。我也不必为丘吉尔来这里担心了。”

他马上致电丘吉尔：“欢迎你到白宫来。”



## 风雨同舟

12月14日，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秘密来到苏格兰的格里诺克，乘坐刚刚服役的“约克公爵”号战列舰前往美国，参加代号为“阿卡迪亚”（“世外桃源”之意）的战时英美首脑会晤。他们将向南航行，经克莱德湾、爱尔兰海和比斯开湾，然后横渡大西洋。这一行人阵容庞大，有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海军第一次官庞德上将、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上将及刚刚卸任帝国总参谋长的迪尔元帅。在家看守的重要官员只有艾伦·布鲁克了，他是一个月前才接任帝国总参谋长一职的。

12月的北大西洋，风急浪高，没人敢走上甲板。丘吉尔不顾医生的劝告，不断服用晕船药。除了惊滔骇浪，这一行人还要冒德国潜艇袭击和飞机空袭的危险，因为他们的航线正是德国潜艇经常出没的地方，而且距德军布雷斯特空军基地只有400海里。由于护航的驱逐舰速度很慢，丘吉尔感到很不耐烦，于是叫庞德甩开护航队单独全速前进。

海上行程整整用了8天。在这8天中，丘吉尔精心准备了三份关于如何进行这场战争的文件，希望以此来左右即将与美国人举行的会谈，贯彻他的战略意图。第一份文件提出1942年战役的主要目标，应是由英美军队去占领北非及地中海东部海岸；第二份文件概述了重新控制太平洋所应采取的措施；第三份文件说明盟军的最终目标是1943年夏季在德占区内最适宜的地方登陆以解放欧洲。明摆着，丘吉尔要美国继续坚持早在3月份的ABC—1会议上商定好的“欧洲第一”战略，即首先打败德国，然后再对付日本。而在对德战争中，首先应解放北非和中东，然后才是欧洲。这项计划几乎肯定会遭到某些美国人的反对，因为现在的情况毕竟与3月份时不同了。如今，美国痛恨裕仁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希特勒。12月22日，“约克公爵”号驶抵诺福克的汉普顿港。美国方面原来安排这一行人乘船溯彼托马克河前往华盛顿，但丘吉尔渴望尽快赶到白宫会见罗斯福，故临时改乘飞机于黄昏后降落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在机场，他受到罗斯福及其私人顾问霍普金斯的热烈迎接，然后一同驱车前往白宫。

他被安排在白宫二楼东北角的一个大套间里，隔壁和对面就是总统和霍普金斯的房间。这种安排令丘吉尔感到既方便又惬意，因为他可以象在家里一样与罗斯福同吃、同住、同工作，这既可以增进他们之间的友谊，又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有什么想法随时都可以面对面地交换，太棒了。

他们象一家人一样相处得很融洽，每天都有几小时的见面时间。丘吉尔常象个大哥哥一样推着轮椅在走廊上来回闲逛，听着坐在上面的罗斯福高谈阔论。他对罗斯福异常地尊敬：“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把他的意志贯彻到美国的现实生活中将近十年之久，而他的心思似乎对激动我自己心弦的那些推动力都作出了响应。我对他已经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爱慕之情……”

弗兰克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一样出身名门，两人相差8岁。他的父亲是个大富豪，经营铁路和轮船公司；叔父西奥多·罗斯福乃是美国第26任总统。显赫的出身使他享受到最良好的教育，优裕的生后使他接触到最美好的事物。他天资聪颖、英俊潇洒、热情奔放、宽厚善良。他自幼喜欢航海，经常随父母出国旅游。那广辽无边的海洋拓展了他的胸怀，那呼嚎翻卷的巨浪强壮了他的意志。他丝毫没有生就某些纨绔子弟常有的习性，也没有养成某些寄生者常见的情性。他热爱这个世界，但他也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不美好的

东西。不象那个嫉世如仇、想把这个世界翻个个的希特勒，他是嫉恶如仇，想把这个世界装点得更美好。

1910年他28岁时开始进入政界，当选为纽约州议员。10年后他作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开始问鼎白宫，但未成功。这是他意料中的事。他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只是想通过竞选在选民面前亮亮相、扬扬名，为日后入主白宫打下基础。因此，这次失败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打击，丝毫没动摇他对未来的信心。但一年之后，打击真的来了，而且来得如此突然，如此不可接受！

那是1921年8月的一天，他带着全家坐上他为了教孩子们航海而特意买来的一艘小帆船出游。返回途中，孩子们发现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冒出一缕缕青烟。不好，林子着火了！他们立即上了小岛，奋办扑救，忙活了两个多小时才将火扑灭。本来天气就热，加上烟薰火燎、剧烈运动，一家七口个个汗流浹背、满身烟灰。罗斯福热得要命，“扑通”一下跳进海里想凉快凉快。不料，体温和海水温差太大，他觉得冰冷刺骨，寒气穿脏，于是赶紧爬上岸，撒腿就往家跑。回到家中，他看到桌上放着一大堆信件，也没换衣服就坐到阳台上读起来。一阵冷风吹来，他猛地打了个喷嚏。忙折进屋里。夫人埃莉诺发现他脸色发青、浑身发抖，便叫他快把湿衣服换下来。他牙齿格格作响，低声说：“我想先喝点东西，然后上床。你把饭给我送来，好吗？”夜里，他发起高烧，关节、肌肉疼痛难忍。埃莉诺赶快请来一个医生。“是重感冒。”医生说。可高烧连续几天不退，背部也开始疼了起来，双腿根本无法动弹！又过了几天，症状开始向四周蔓延，脖子僵直，双臂发麻，两肩发酸，小便失控！

身体痛苦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精神上的折磨。他才39岁，前程似锦，抱负未尽。事业待成。但可怕的病症一下子把他变成个废人，别说前程、抱负、事业了，就是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最初几天，他的确几乎绝望了，有一种被上帝抛弃了的感觉。然而，和他的战友丘吉尔一样，他天生是个不愿受命运摆布、打死也不服输的硬汉子。尽管他内心仍在受着煎熬，但渐渐地，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的话语恢复了幽默，他的目光闪动了智慧。

两个星期后，医生告诉他：

“毫无疑问，是小儿麻痹症。”

“我猜到了。”他平静他说。

埃莉诺象所有的女人一样，遇到这种事总是大惊失色的，并且总往最坏处想：

“大夫，他会死吗？”

“不会的。他的两肺没有受到影响。”

“我不相信这种娃娃病能整倒一个堂堂男子汉。我要战胜它！”

他没有说大话，没有失去信心。他要把这可怕的疾病变成可贵的财富，把自己磨练得更坚强、更勇敢、更乐观、更自信！

为恢复机体局部功能，他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每天进行艰苦的锻炼。不久，奇迹出现了。他的手臂伸展自如了，背部不再那么疼痛了，最后竟能坐了起来！他受到鼓舞，向下一个目标冲击。为了重新学会走路，他叫人在草坪上支起两根横杠，一高一低，然后他在上面做移动身体的运动，一做就是几个小时。后来，大夫给他的双腿安上了钢架，使他能够直着站立起来。凭着这钢架和双拐，他开始练习走路。这是个更难克服也是他唯一至死都没有克服的困难。他只能走很短的距离，而且相当痛苦和疲惫。多年以后，他

终于放弃了这种尝试。

疼爱他的母亲不愿让儿子再受这样的苦，曾试图劝说他就此放弃继续从政的念头，跟他一起回乡下庄园安度余生，于些自己喜欢的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写写书什么的。但经过病痛折磨后的罗斯福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个废人。他的大脑更健全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他的思维更敏捷了，他的处事更老练了。这些使他更坚定了自己的政治追求，因为政治需要的是头脑，而不是肢体。

一年后，他重新回到那火热的工作和政治活动中。两年后，他坐着轮椅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当他的儿子推着他走进大厅时，会场顿时欢声雷动。四年后，他宣誓就任纽约州州长。这是一个问鼎白宫的一个重要台阶和机会。在竞选这一职位前，人们曾担心他的身体是否吃得消。但在四个星期里，他马不停蹄地跑了上千公里，讲了上百次话，握了上万次手，而且始终精神抖擞、谈笑风生。那些原本担心他吃不消的人倒被弄得疲惫不堪。

在竞选中，共和党人对他的侮辱令他终生难忘。他们说他是个被人利用的瘸子，是在为他人作牺牲。这极大地伤害了他。他本来无意参加这次竞选，但听了这话之唇发誓“要在这次斗争中获得胜利”。他的支持者阿尔·史密斯说得好：“一个州长不一定是个杂技演员。我们选他不是因为他能做后浓翻或前空翻。州长干得是脑力劳动，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又过了四年，他以杰出的州长政绩、以响亮的“新政”口号、以八比一的绝对优势宣誓就任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而且连选连任，到丘吉尔造访华盛顿时，他已在第三任上了。

美国人信赖他、敬慕他，因为他把他们从苦难的经济危机中拯救了出来，带领他们高举永不落的星条旗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希特勒管我们什么事，日本人又管我们什么事，让他们在欧洲和亚洲折腾去吧，离我们还远着呢，我们只管在美洲这个“世外桃源”尽情地养尊处优好了。但罗斯福及少数有远见的人并不这样想。他们明白，虽然美洲这块净土与欧洲大陆隔着一个大洋，但别忘了，希特勒的目标是整个世界。他讲过：“今天，德国是我们的；明天，整个地球也是我们的。”如果英国这个唯一还在抵抗的国家也垮了，那希特勒向西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美国了。英国保卫的不仅仅是大不列颠，而且是在间接地保卫美洲。但大多数美国人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令人讨厌的国会动不动就威胁行使否决权，弄得他有力没处使，站在大洋彼岸无可奈何，这也算美国式民主的一个弊端吧。但他又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想方设法与国会兜圈子，以美国人爱财如命这一弱点引诱国会上钩，把军火源源不断地销往英国。最后英国人实在没钱买了，他又绞尽脑汁地想出个租借的主意来。他巧妙地以浅显的比喻来说服美国人：“假如我的邻居家失火，在四五百英尺以外我有一截浇园子的水管子。如果邻居能拿我的水管子接在他的水龙头上，我就有可能帮他把火扑灭而不殃及自家。我怎么办呢？在救火之前，我总不能对他说‘朋友，这条管子我花了15美元，你得先付清了钱以后才能使用。’我不要15美元。火扑灭后。把水管子拿回来就是了。”

就这样，他冲破了孤立主义的重重障碍，把无数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当做水管子借给丘吉尔去灭火。更有甚者，他竟偷偷地跑到大西洋上与丘吉尔会晤，公开握着丘吉尔的手表示要共同摧毁纳粹暴政，这实际等于放弃了中立政策，与德国为敌了。

日本人在珍珠港一痛狂轰滥炸及希特勒的疯狂叫阵，使罗斯福松了一口气。

气。这下，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这场战争了。他早就憋着这股劲，急着上场了。但大多数美国人的劲使得和他不是一个方向，他们更加痛恨的是日本人，而不是希特勒。日本人使他们多年形成的优越感和自尊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和伤害。他们象冲出栅栏的公牛一样暴跳如雷。好哇，这些挫了巴几的日本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走着瞧，不把你们的肠子掏出来誓不为人。

丘吉尔担心的正是这个。他要尽最大努力左右这次会议，不使美国人改变“欧洲第一”的战略。

12月23日下午，双方在罗斯福的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丘吉尔提出1942年在欧洲战区封锁并紧缩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至黑海、土耳其、地中海和大西洋一线时德包围圈的压力，并通过保持住苏德战场、武装和支持土耳其、增加英军在中东的兵力以及占领北非等办法，封闭包围圈的缺口。丘吉尔推销的实际上是旨在保护大英帝国利益的北非和地中海战略，而进攻西欧问题则根本未提到1942年的日程上来。对这一战略，美国人特别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持异议，认为只有从正面进攻德国才能取得胜利，而所谓“包围圈”概念只是小打小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英美之间的分歧是可以理解的。英国人除了要依靠美国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外，他本身现在也的确已筋疲力竭，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再有，从苏联传来的好消息也令丘吉尔松了一口气。进攻莫斯科的德军不但已被挡住，而且正在溃退——苏军正在进行大反攻！对苏联人顶不住的任何担心彻底消除了。既然如此，何必要那么匆忙地在欧洲与仍很强大的德国人发生直接对抗呢，那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啊。让苏联先去消耗他们好了。美国人则不同，他象个刚上场的足球运动员，精力充沛、力量雄厚、士气旺盛，急于表现，恨不能马上踢进一球。他不想在球场上考虑球场下的问题，什么英国的利益、苏联的威胁，统统见鬼去吧。他只想赢球。这样，虽然罗斯福受丘吉尔的影响，表示可以接受英国提出的进攻北非的“体育家”计划，但因他的参谋长们反对而被暂时束之高阁。

英国人头一回合就受挫，使他们更加担心在“欧洲第一”这一根本战略问题上是否也会受到美国人的挑战。但令他们意外的是，美国人根本未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纠缠，痛痛快快地让他们吃了个定心丸：“我们的观点不变：德国仍是主要敌人，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原因很简单，德国是头号也是最脆弱的敌人，是美、英、苏三国唯一能够同时集中力量攻击的对象。一旦德国被打败，意大利就会跟着垮台，日本也势必崩溃。看来，美国人并不象他们那样只为自己着想。

在这次会上，丘吉尔还提出要美国派遣3~4个师去北爱尔兰，以使那里的英军得以调到北非去作战。这样做还可达到其他目的：它将是美国决心在欧洲进行直接干涉的明确表示，使希特勒彻底打消入侵英国的念头；它将是英美盟军决心登陆西欧的明确暗示，使希特勒不得不在西线保留大量兵力，从而起到间接支援苏联的作用。罗斯福、史汀生和马歇尔对这个被恰当地定名为“磁铁”的向欧洲集结美军的行动极感兴趣，因为这与他们尽早进攻西欧的意图是相吻合了的，因此被毫无犹豫地同意了，并且立即得以实施。

圣诞之夜，白宫花园里摆放着60株令人眼花缭乱的圣诞树，近3万人聚集在草坪上参加点灯仪式。罗斯福在阳台上兴奋地按动电钮，顿时彩灯齐放，欢声雷动。接着他发表了简短的祝词，然后把话筒让给站在旁边的丘吉尔。

丘吉尔清了清嗓子，满怀激情他说道：

我在远离我的本国、远离我的家庭的地方，然而我实在不能说我觉得远离了家乡，来欢度这个纪念日。不管是由于我的母亲方面的血缘关系，还是由于我经过多年的活动、频繁的生活而在这里发展了的友谊关系，还是由于说同一种语言，跪在同一个圣坛之前，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追求同一个理想的伟大民族的共同事业中所存在着的崇高感情关系，我在这里——合众国的中心和最高点——感觉不到自己是个异乡人。我感觉到团结一致和兄弟般的联合，加上你们欢迎我的盛意，这使我相信，我是有权利来坐在你们的炉边而分享你们的圣诞节的欢乐的。

他太激动了，激动得心脏扑扑地直跳。回到房中，他让莫兰医生给诊脉，嘴里还兴奋地嘟囔着：“这一切都太令人激动了。这是一场新的战争，俄国打了胜仗、日本参加进来、美国深陷其中。”

圣诞节早晨，他和罗斯福去了一次教堂，唱了一首他以前从未听到过的选美诗——《啊！小城伯利恒》后，便一头扎进房间准备他第二天要向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他还从未对外国议会发表过演说，而且还不知听众将作何反应。他们中不乏有对英国反感的人，有的甚至骂他是“美国佬的混血儿”。这些人会给他面子吗？这种担心跟了他一整天，以致罗斯福为他举行了盛大晚宴也未提起他的精神来。

第二天，他在赴国会前仍在修改讲稿，直到有人提醒他要迟到了，他才匆忙走出房间。罗斯福祝他走好运；沿途群众向他欢呼。在国会大厦休息室，他紧张而不安地来回走着，突然转身对他的医生说：“你知道我们是在创造历史吗？”

大厅里挤满了人，气氛热烈。他如释重负，信心剧增。

你们竟能请我到美国参议院会议厅来向国会两院代表发表讲话，使我感到莫大荣幸。我不禁想到，假如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相反的话，我此刻可能是独自一人来到这里。

议员们笑了，会场立刻活跃起来。

说到日本人，他大声喝道：“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场内一阵高呼。然后，他话锋一转，说到希特勒：

这个人的灵魂肯定是瞎了眼，看不出人世间正制订一个伟大计划，向着一个宏伟目标奋斗，而我们作为它的忠实公仆而感到不胜荣幸。我们并无窥测未来奥秘的天赋，但是我仍然要声明，我的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念乃是在未来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自身的安全和所有人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

他的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征服了所有的听众，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丘吉尔那矮壮的身躯在他们眼中立时高大起来，成了他们心目中比任何人都更能象征盟国事业的伟人。他们将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及他的事业。

## 北非还是西欧？

1942年5月下旬的一天，丘吉尔对应邀来访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

“我们和美国人正在研究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一俟出现适合进攻的条件，我们就准备以最大兵力登陆西欧大陆。”

第二天，莫洛托夫单刀直入，要求英、美在当年夏秋就在西欧采取行动，以从苏德战场引开至少40个师的德军，并把他们牵制住，争取在1942年就能解决击溃希特勒的问题。

1942年？开玩笑。丘吉尔嘴上叼着雪茄烟从这边嘴角迅速移向另一边，还向上翘了翘。接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吞出来，烟雾在他脸上缠绕。他告诉莫洛托夫，在1942年以前，英、美不可能有足够的登陆兵力和船只，这些只有到1943年才具备。这一点，他已与美国人达到共识，没有任何分歧。当然，具体日期未最后确定。

莫洛托夫听后，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脸色阴沉。丘吉尔见状，忙安慰道：“要不，等你从华盛顿回国时，再在伦敦停一下，我们看美国方面如何看法，再准备给你带回去的礼物？”莫洛托夫心里骂道，这个无耻的老滑头，你当我是向你来讨饭的叫化子吗？

5月28日，莫洛托夫离开伦敦前往华盛顿。丘吉尔没忘了给罗斯福打预防针，通报说，他实际上什么也没答应，并提醒罗斯福：“我们决不能忘记‘体育家’计划。”

第二天，莫洛托夫一到华盛顿，立即前往白宫。起初，一向风趣幽默的罗斯福面对这位方头尖下颌、留着小胡子、戴着夹鼻眼镜、一脸严肃的苏联二号人物，略显拘谨。但不久，他便使沉闷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最后，莫洛托夫也来了兴致，甚至决定当晚住在白宫。

在5月30日的会谈中，莫洛托夫首先介绍了苏联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并对1943年的情况作了悲观的估计。他指出，到明年，希特勒将要更强大，强大到可能取得重大胜利，那时反希特勒的斗争将会更加艰难而旷日持久，并且将要付出更大的牺牲，这对苏联固然是危险的，但对英、美乃是更大的危险。因此，唯一的挽救办法就是在1942而不是在1943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以从苏德战场引开并牵制大约40个德国师，这样才能转危为安，并且有希望在年内或下一年打败希特勒。

罗斯福边听边沉思，觉得苏联人的分析有些道理。是啊，虽然我们到明年将比现在强大得多，但如果苏德战场局势恶化的话，并不排除希特勒那时比我们更强大。固然，现在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条件还不具备，但若在8、9月间搞一次小规模登陆不是不可能的，即使这要冒失败的风险，但为了保住苏德战场，作出点牺牲也是值得的。

想到这儿，他扭头问马歇尔：“你看，我们是否可以告诉斯大林先生我们正准备开辟第二战场？”

“是的，总统先生。”马歇尔在3月份就为在当年秋天搞一次小规模登陆准备了一个名为“痛击”的计划。

“那好，请你转告斯大林先生，我们希望今年开辟第二战场。”

希望今年？莫洛托夫的心立时凉了半截。这不能算是一项确定的承诺，至多不过是一种表示意向的声明而已。但总统的表态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他的确倾向于1942年而不是1943年。因此，虽然莫洛托夫对此表态还嫌不够，

但马歇尔却觉得不能再进一步明确了。他生怕总统许诺太多，到时候兑不了现就麻烦了。因此，他赶紧解释说，如果具备了足够数量的运输和登陆工具、能在近期把足够数量的军队调到英国，就有可能在年内发动大规模进攻。但如果运不去那么多兵力，造不出那么多登陆舰艇，年内是否就没有可能开辟能引开 40 个德军师的第二战场？他没有说。实际上，他心里有数，年内至多只能发动一次小规模登陆作战，能不能引开 40 个师，天晓得。

在 6 月 1 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向莫洛托夫提出。为了加快开辟第二战场，苏联政府应大大减少要求美国供应的物资，以便腾出大量船只向英国运送军队和装备。莫洛托夫表示反对，说只要第一战场得到巩固，第二战场也就更牢固，二者并不冲突。罗斯福有些生气了：“你们苏联人不能两利双收吧。”

莫洛托夫也火了，反将一军：“如果你们减少对我们的供应，而第二战场仍旧没有建立，那又将如何呢？我们岂不是一利都没有收吗？所以，你最好能给我们一个更明确的答复，我也好向伦敦和莫斯科报告你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真实立场。”

“那好吧。你可以这样说，美国政府力争并希望在 1942 年建立第二战场，我们为此正在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如果苏联政府能让我们腾出更多的船只派往英国、我们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开辟第二战场。”

还是希望。没办法，在与英国协商之前，罗斯福只能明确到这一步。因为进攻是从英国发动，并且英国人将承担主要任务，不事先争得他们的同意是不行的。

莫洛托夫不甘心就这样离开华盛顿。口说无凭，立字为据，最好发表一份公报，写明：“双方在会谈中，对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的谅解。”马歇尔反对在公报中提 1942 年，但罗斯福却同意了。他觉得这样做起码对苏联人是个鼓舞，让他们有个盼头，总比没有盼头好。

6 月 9 日，莫洛托夫又来到伦敦，向丘吉尔通报访美情况，说罗斯福的态度是，即使冒第二次敦刻尔克的风险，也应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立即表示，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冒这样的风险，不管是准建议的。如果没有成功的希望，那他任何时候都不会这样做。第二天，他交给莫洛托夫一份备忘录，便打发他回莫斯科了。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正在为 1942 年 8 月或 9 月在大陆登陆一事进行准备。正如以前业已说明的，登陆部队的多少取决于有多少特殊的登陆舰艇可供使用。不过很明显，倘若我们为了采取行动而不借任何代价，以致我们的某种行动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会让敌人乘我们失败之机而大肆宣扬自己，那么，这不仅对俄国的事业，而且对盟国的整个事业都没有好处。因为在事前很难说，到时候是否会出现进行这种行动和形势。因此，我们无法许下任何诺言。但是，在看来是完善而明智的条件下，我们当毫不犹豫地让我们的计划付诸实现。

明摆着，丘吉尔不想作出任何许诺或承担任何义务。一切都要看当时的情况定。准备是一回事，实施是另一回事。

夏季向来是个天气多变的季节，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多变的气候也影响到人们的心情、思维、兴趣和判断。早上想干的事，到了晚上又不想干了。

就在莫洛托夫离开伦敦的第二天，丘吉尔间内阁提出：除非盟军作好进攻准备或德军在俄国突然严重受挫，否则不在法国登陆。这实际上排除了当年实施登陆的任何可能性，因为这一天几乎看不出希特勒在俄国会突然意外

地受挫。没有成功的把握，丘吉尔是不会去为俄国人作无谓牺牲的。况且，他自家前院的火还未扑灭呢，而且大有殃及后院之势。隆美尔在5月下旬发动的新攻势把英同人打得焦头烂额、一溃千里，在利比亚只剩下图卜鲁格一座城池了。一种可怕的情景展现在丘吉尔的眼前：尼罗河三角洲将被占领，苏伊七运河将被封锁，土耳其将倒向轴心国，然后是伊朗、伊拉克，整个中东和地中海将变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天下，再往东就是印度了，他们会在新德里与日本人拥抱吗？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要再赴华盛顿去说服美同人立即执行他在半年前提出并搁浅了的“体育家”计划。不能再耽搁了，必须马上阻止“痛击”计划，因为马歇尔在前不久已决定派艾森豪威尔出任欧洲战区美军司令，准备很快实施这一注定要失败的计划。

在一个雾气蒙蒙的晚上，丘吉尔偕布鲁克等人乘水上飞机抵达华盛顿。布鲁克是第一次乘飞机越过大西洋，在空中的27个小时里，他一直感到很紧张，生怕一去不复返了。直到看见美国东海岸，他才松了一口气，欣赏起景色迷人的华盛顿：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雾蔼之中，街道两旁华灯初放，波托马克河在暮色中犹如一条银蛇由北向南从市中心流过。“太美啦！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从残破凄凉的伦敦来到美丽清秀的华盛顿，布鲁克心旷神怡，如坠仙境一般。

丘吉尔在英国大使馆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便独自乘机飞往纽约附近的海德公园去会晤罗斯福。

罗、丘二人举行单独会谈，令史汀生和马歇尔非常不安，不知这两个人会搞出什么出人意料的名堂来。他们不担心别的，唯一担心的是总统会受那个能说会道的老狐狸影响而改变1942年在欧洲登陆的“痛击”计划。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知道，总统虽然倾心于“痛击”，但他对丘吉尔的“体育家”也一直颇感兴趣。总统思路是，能在年内开辟第二战场最好，但若英国人实在反对，在北非采取行动也不坏，关键是要让跃跃欲试的美国小伙子们立即投入战斗，别闲着。罗斯福的这种态度早在一周前就已被来访的英国联合作战部部长蒙巴顿将军套出来了。丘吉尔得知后，觉得有机可乘，便来个穷追不舍、趁热打铁。

史汀生和马歇尔等人对罗斯福立场上的这种转变既震惊又不解：他可是刚刚向莫洛托夫许了愿的，而且写进了公报中！如今，苏联人正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件事，他们正满怀希望地期盼着盟国的援助之手。若突然改变这一计划，他们会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当成撒谎的骗子！这对反法西斯国家同心协力击败德国的伟大事业无疑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更有甚者，当俄国人发现他们受骗而被抛弃时，他们会不会向德国妥协，甚至转投希特勒的怀抱，象他们在1939年那样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希特勒将很快回过头来，以他更强大的力量和后方资源来专心与英美对抗。那样的话，英美即使不被打垮，也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灾难之中。不行，说什么也不能让英国人得逞，要全力以赴挫败“体育家”计划。就在丘吉尔到达华盛顿的当天，史汀生拟就了一份意见书。并得到马歇尔、阿诺德、艾森豪威尔等人的全力支持。这份意见书连同马歇尔的一封信在第二天被送往海德公园。

6月20日，天气酷热。丘吉尔知道罗斯福刚刚收到他的军事助手们的一份备忘录，并已猜到其中写了什么。他来了个针锋相对，也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照会：

英国政府不赞成肯定会引起灾难的军事行动，因为不管俄国人处于何种境地，这对



他们都没有帮助，而且会连累法国人，使他们遭到德国人的报复，还会严重地推迟 1943 年的主要军事行动。

我们坚持认为，除非我们将在法国呆下去，今年在法国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登陆。除非德军完全丧失士气（这一点还没有可能），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负责的英国军事当局能够制订出有成功希望的 1942 年 9 月作战计划。美国参谋长们有什么计划吗？他们将对哪些地方进行攻击？什么样的登陆艇和舰只可供使用？谁是指挥这场军事行动的军官？然后，丘吉尔笔锋一转，坚定地提出：

我们是否应当在“包列罗”计划总体制之内准备某些其他的军事行动，以取得某些有利的阵地，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减轻俄国的负担？正是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之下，应当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

罗斯福看罢照会，陷入苦苦的沉思之中。他可真犯难了，一方面英国人寸步不止，另一方面他的参谋长们又苦苦相劝。他承认双方都有道理，但就目前的人力物力而言又不允许在近期内同时采取两个行动，二者只能择其一，而无论采取哪个行动又都必须取得英国人的支持。看来，除了依从丘吉尔的意见，似乎已无别的选择。他决定当晚就和丘吉尔回华盛顿，听听参谋长们的意见。

在华盛顿，马歇尔和布鲁克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焦虑不安地等待着那“两大异端分子”在海德公园的密谋结果。那一天，他们在反对“体育家”计划上达成了共识，因为它势必影响向英国集结兵力的“包列罗”计划，分散人力物力，并最终导致 1943 年大规模登陆西欧的“围歼”计划的破产。

第二天早上，罗、丘二人突然回到华盛顿，马歇尔和布鲁克等人赶紧前往白宫参加临时召集的会议。会间，有人走进来交给罗斯福一张粉红色纸条。罗斯福迅速扫了一眼，然后默默地递给丘吉尔。丘吉尔看罢，脸色立刻变得象死人一样惨白，半天说不出话来。纸条上的消息太令人震惊、太让人无法接受了：英国在利比亚坚不可摧的要塞、顽强不屈的象征——图卜鲁格，陷落了。

房间里顿时象死一般沉寂，过了好一会儿，罗斯福慢慢转过头来，向丘吉尔做了个令他久久不能忘怀的手势，问道：“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丘吉尔木然而痛苦地看着罗斯福：“我们需要坦克。”

罗斯福表示马歇尔立即去办这件事。马歇尔忍痛从他的士兵手中夺走他们心爱的 300 辆新型“谢尔曼”式坦克和 100 门大炮，慷慨地交给英国人。

可怕的图卜鲁格事件把与会者的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北非，已回过神来的丘吉尔不失时机地竭尽其善辩之能事再次推销他的“体育家”计划。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罗斯福显然已被丘吉尔说服了。散会后，他把马歇尔留下来，问他可否派一支大部队去中东以控制亚历山大到德黑兰之间的地区。马歇尔大吃一惊，精神似乎要崩溃了一样禁不住要发火。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感到精疲力竭，又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因此对总统说：“今晚就算了吧。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上一觉。”

北非发生的意外事件虽然是个灾难，但它对改变美国的战略乃至整个大战的进程却起了某种关键性的作用。布鲁克后来说：“我总感到在总统办公室发生的图卜鲁格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双方之间的友谊和谅解的基础。”

此时，伦敦后院起火，还是因为那个可恶的图卜鲁格事件。下院向丘吉

尔发难，指责他指挥失当，甚至有人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要赶丘吉尔下台。尽管这个阴谋没有得逞，但丘吉尔意以到，他的政府不能再经受任何失败的打击了，他的地位只能用战场上的胜利来挽救，而这胜利不可能在法国、而只能在北非赢得。

7月8日，他致信罗斯福，声称：“我自己确信，法属北非的战役（“体育家”计划）是在1942年使俄国战线获得缓和的最好机会。这个计划一直是和你的意见符合的。事实上，它是你的主导思想。这是1942年真正的第二战场。我已与内阁和国防委员会商量过此事，大家看法一致。这是今年秋季可能实行的最可靠、最有成果的攻击。”

马歇尔被丘吉尔所玩弄的政治权术激怒了，他不能容忍一味受英国人的摆布，决心不惜采取非常措施来挫败“体育家”计划。他想起三个月前艾森豪威尔曾起草过一份备忘录，提出如果英国人不接受横渡海峡的计划，美国就应离开大西洋面转到太平洋。他把这份备忘录找出来，重新改写了一遍，然后去见罗斯福。

总统看罢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难道是一贯坚定地支持“欧洲第一”战略的马歇尔的真实想法吗？简直是胡闹，耍小孩子脾气。明摆着、德国是最凶恶的敌人，打败了德国也就等于打败了日本。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不行，再不能这样没完没了地扯皮了，必须赶快做出决策，不管在哪里行动，只要不是在太平洋，只要是与他早已向国民们宣布的那位头号敌人希特勒打仗，而且要赶在11月大选之前，否则，他便不好向选民们交待了，他的总统宝座就坐不稳了。

在7月15日的一次碰头会上，罗斯福要霍普金斯、马歇尔和金第二天就女伦敦，就1942年行动问题迅速达成最后协议。有趣的是，不知是总统有意安排还是巧合，这个代表团的三个成员每人意见都不一样：霍普金斯赞成在非洲行动，马歇尔则希望在欧洲进攻，而金却决意在太平洋上打日本人。毫无疑问，马歇尔是孤军作战，只要英国人坚决反对登陆欧洲，那他就决无成功的可能。出发前，罗斯福指示他们，“痛击”计划仍是优先考虑和争取实现的目标，实在不行再作其他选择，重要的是要保证美军在年内能与德军直接交火。

7月18日上午，由于伦敦有雾，飞机改在苏格兰着陆。丘吉尔因急于想见到这几位美国人，便派自己的专列去接他们到契克斯度周末。但马歇尔却急于要见一见一个月前来伦敦赴任的艾森豪威尔，想先听听他的意见，因此未理会丘吉尔的邀请，让司机径直驶往伦敦。这一举动在向来彬彬有礼的马歇尔来说是极罕见的，强烈的愿望和不满使他本能地把丘吉尔当成了敌手，下意识地反抗来自他人的摆布。

丘吉尔哪受过这等怠慢，他大发雷霆，在电话里朝着霍普金斯大喊大叫。霍普金斯左说右劝还是平不了他的怒气，最后拿出上方宝剑，暗示罗斯福已准备让步。丘吉尔听罢，转怒为喜，心想：马歇尔啊马歇尔，你的总司令都把你出卖了，你还折腾个什么劲？有了这个底儿，他信心十足地把军事首脑们请来统一口径，准备一举击垮马歇尔。

马歇尔哪知道这背后交易，他此时正兢兢业业地在与艾森豪威尔讨论他的“痛击”计划。为了使该计划更有成功的把握，从而更容易被英国人接受，他们决定把作战区域从加来海峡移到西面的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的科唐但半岛登陆并建立桥头堡，一直坚持到来年全面实施“围歼”计划。

回到伦敦，丘吉尔故意将马歇尔的军：“大家的愿望是一致的，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你有没有考虑到气象条件？你能保证我们在那站得住脚吗？这样小规模行动到底能帮俄国人多少忙？”

面对这一连串的提问，马歇尔一时语塞，承认他对上述问题不能给以满意的答复，他的计划确实还不完善。尽管他不甘心失败，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无奈孤军作战，金和霍普金斯都不想帮忙。22日晚在英国内阁一致否决了“痛击”计划后，他彻底投降了。

一切都结束了。被重新命名的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诞生了。苏联人眼巴巴地盼着的第二战场泡汤了。由于“火炬”的上马，向英国集结兵力的“包列罗”计划必然受阻，这实际上也使1943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化为乌有。垂头丧气的艾森豪威尔悲愤地说道：“1942年7月22日星期三，这一天将作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而载入史册。”

但罗斯福并不这么看。在马歇尔一行返回华盛顿后，他致信丘吉尔：“婚礼将按期举行。我不能不感到，过去一星期标志着整个战争的转折点，现在我们已并肩踏上了征途。”

## 冤家聚头

飞机飞近伏尔加河三角洲时，丘吉尔透过机窗极目远望，俄罗斯大地一片苍茫，杳无人迹。壮丽的伏尔加河在宽广的田野和沼泽中流过，蜿蜒曲折，浩浩荡荡。偶尔出现一条大道，垂直地从地平线的这一头通到另一头。他此时的心情矛盾重重：“啊，这就是我曾一度力图把它扼杀在摇篮的阴暗而邪恶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在希特勒出现以前，我曾把它当做文明自由的死敌。而我现在却作为他们的盟友来到这里。我对他们说些什么好呢？说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这简直等于搬一大块冰到北极去，多此一举。他们听了了一定感到难过、失望、气愤，但我又必须这样说，同斯大林面对面说他个明白。至少我要表示对他们幸福的关心，表明我理解他们的奋斗和他们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天朗气清，夕阳残照。下午5时许，飞机抵近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圆顶塔尖依稀可见。几分钟后，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丘吉尔第一个走出机舱，他看到莫洛托夫站在一大群欢迎的队伍前面。莫洛托夫主持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然后陪同丘吉尔前往郊外七号国家别墅。途中，丘吉尔感到车内有些闷热，便放下车窗，发现窗玻璃足有两英寸厚！翻译平静地告诉他：“部长认为这样更稳妥。”

七号国家别墅的设备和服​​务都是一流的，令丘吉尔心情舒畅。他新奇地到处看了看，然后脱光衣服走进浴室，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抽烟、喝酒、洗澡是他的三大爱好，其中洗澡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和旅行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早晨去见他的人常常把他堵在浴室里，或是见他水淋淋地刚从浴室里出来，然后为自己倒上一杯酒，点上一支大雪前烟，再爬到床上去与来人交谈。据霍普金斯说，在“阿卡迪亚”会议断间，罗斯福有天上午去找丘吉尔。见他赤条条地从浴室里冲出来，罗斯福连声道歉，可他满不在乎地说：“大不列颠首相在美国总统面前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洗完澡，吃过为他准备的美味佳肴，他顿觉精神焕发，情绪高昂，对莫洛托夫说马上要见斯大林。

晚7点，他和哈里曼在英国大使陪同下来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这个老冤家实现了第一次握手。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元帅。宾主落座后，丘吉尔环视了一下房间，觉得如身处一个候车室，空荡荡的，墙上除了一张列宁像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又仔细端详了一下坐在他面前那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他很快就发现，这个“无情的独裁者”并非预料的那么可怕，他面带微笑，说话和气，彬彬有礼，态度友好。

丘吉尔决定借着切次见面、主人笑容未消之际，先把丑话说在前头：

“我愿坦率地说话，也希望听取斯大林元帅的坦率意见。莫洛托夫先生到伦敦时，我曾告诉他，我们正制订在法国牵制敌人的计划。我也曾向他说明，我不能就1942年的行动作出保证，而且给他写过一份这样内容的备忘录。自那以后，英美双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审查。两国政府认为他们不能在9月份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而9月份是英吉利海峡最后一个有好天气的月份。我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在1942年进攻法国海岸。因为现在开到联合王国的美军只有两个半师，大部分运输要在10、11、12月进行。另外，我们所有的登陆艇只够运送6个师的兵力去登陆，并要维持其给养。这样有限规模的行动不会达到使德军西调的目的，因此对俄国毫无帮助。”

丘吉尔说到这儿，斯大林脸色立刻沉了下来，皱起眉头：

“首相的意思是，你们不能用大量兵力开辟第二战场，甚至也不愿意用6个师登陆了？”

“确实如此。我们能够用6个师登陆，但这样的登陆有害无益，因为它会大大妨碍明年计划实行的大战役。战争就是战争，不是开玩笑，如果惹起对任何人没有好处的灾难，那就太愚蠢了。”

斯大林火了：“很对不起！我的战争观与阁下的不同。不准备冒险，就不可能赢得战争。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德国人？我的经验是，军队必须在作战中流血。假如不使军队流血，就不了解它是否有战斗力。当然，我无权强求你们干你们不愿干的事，但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你的论点。”

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丘吉尔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他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说我怕德国人，岂有此理，别忘了，在我当年单枪匹马与希特勒作对时，你在做什么，在拍他的马屁！他本想也大发一通火，但还是忍住了。他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就是来做安抚工作，就是准备挨骂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他想起临行前罗斯福曾打电报嘱咐的话：“非常重要，我们要记住我们盟友的性格，以及他面临的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局面。我想，我们应当尽量设身处地分析问题，因为不可能期望一个自己的国家受到侵略的人会用一种全球的眼光来对待这场战争。”

想到这，他稳了稳自己的情绪，适时地把话题转到令斯大林感兴趣的问题上：“我们准备加强对德轰炸，并希望美国人也能参加进来。”

斯大林接过话头：“很好，我们很重视这一点。我建议你们不但要轰炸工厂，也要轰炸民房，以摧毁德国的民心士气，打击他们的斗志。”

气氛渐渐缓和下来，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这个说炸柏林，那个说炸汉堡，很快便把德国的大部分城市都炸没了。

丘吉尔十分机灵地抓住这个比较友好地交换意见的机会，又把话题适时地转到“火炬”计划上：“关于第二战场，我并不认为法国是进行这样一次战役的唯一地点。我们和美国人制订了一个在别的地点痛击德军的计划，美国总统授权我把这个计划秘密地告诉斯大林元帅。”他神秘兮兮地又叮嘱了一遍：“我们必须十分注意要保守秘密。”

斯大林笑着说：“我这里你尽管放心，我倒提醒你要管好你们的报纸。”

丘吉尔接着简要介绍了准备在北非实施的“火炬”计划，并说：“假如我们能在今年年底占领北非，我们就可以威胁希特勒欧洲的腹部。这次战役应该被认为是同1943年战役相配合的。”

斯大林聚精会神地听着，越听越感兴趣。丘吉尔见状，也来了情绪，信手拿过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一条鳄鱼，然后指着说：“你看，我们在打鳄鱼的硬鼻子时，也要攻击它柔软的腹部。”

听到这，斯大林似乎已忘了他的欧洲第二战场，兴奋地说：“愿上帝保佑这一事业成功。”他甚至替丘吉尔归纳了这一计划的四大好处：第一，它可以从背后打击隆美尔；第二，它可以威慑西班牙；第三，它可以使德国人和法国人相互厮杀；第四，它可以使意大利暴露在战争正面。

“还有一点，”丘吉尔补充道，“它可以打通地中海，取道波斯湾，缩短为苏联提供物资所需的时间。”

会谈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在回七号别墅的路上，丘吉尔高兴地对哈里曼说：“看来，冰块已经融化，斯大林还是通情达理的。”

然而第二天晚上，当丘吉尔和哈里曼再次来到克里姆林宫时，却发现斯大林的脸又沉了下来。斯大林交给他们一份备忘录，然后让译员翻给他们听：

十分清楚，苏联统帅部的夏秋战役计划是以指望在1942年建立欧洲第二战场为基础的。

不难了解，英国政府拒绝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使苏联全国舆论——它正把希望寄托在开辟第二战场上——遭受极大的打击，使战场上的红军面临的形势复杂化，并妨碍苏联统帅部的计划。

且不说由于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而给红军造成的困难，无疑它也会使英国人和其他盟国的军事形势受到损害。

我和我的同事认为，1942年存在着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最有利条件，因为几乎全部德军，并且是最精锐的德军已调往东战场，留在西欧的德军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关于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是否将如1942年那样有利，就难说了。因此，我们认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特别在1942年，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我为此事曾力图说服英国首相先生，不幸未收成效，而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先生在莫斯科会谈中则完全支持首相先生。

听完翻译，丘吉尔才明白他昨晚高兴得太早了，没想到一夜之间斯大林又回过味来了。他尤其不能接受最后一句话，好象在欧洲不开辟第二战场只是他在中间作梗。因此他立即申明，这是英、美两国共同作出的决定。“不是吗，艾夫里尔？”

哈里曼赶忙应道：“是的，这个决定是经罗斯福总统同意的。”

“可是，你们在北非的行动与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斯大林冷冷地回了一句，接着便慢条丝理地奚落起英国人来，说他们害怕与德国人作战，如果英军象苏军那样试一试，就会发现情况并没那么可怕。

丘吉尔早就按捺不住了，他用拳头捶着桌子，大声反驳道：

“阁下，我千里迢迢到这里来，为的是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曾竭力帮助俄国，而且还要继续帮下去。我们曾完全孤立无援地与德国和意大利作战了一年。现在三大国既已结成同盟，只要不发生分裂对立的情况，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很快就会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们既不是懒汉也不是懦夫。我们和你们一样甘愿流血牺牲。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让15万人牺牲在法国海岸上，如果他们以此能真正帮助苏联的话。但可惜，这举动是多么的愚蠢，谁也不会从中得到好处。我感到伤心的是，你们并不认为西方盟国是在全力以赴地干着共同的事业。但看在俄国士兵英勇作战的份上，我原谅你刚才说的话。”

他滔滔不绝地快速讲着，也忘了给译员邓洛普留时间。邓洛普怎么也赶不上，翻译起来结结巴巴、丢三拉四的。丘吉尔看了着急，怕邓洛普漏下他每一句精彩之言，于是不时地停下来问：“你把这句话告诉他了吗？你把那句话告诉他了吗？”

斯大林见状大笑道：“我虽然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喜欢你讲话的神态。”

一句话使紧张的气氛立刻轻松下来。丘吉尔没想到，斯大林对他的激烈反驳不但毫不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临别时，斯大林邀请他们第二天与他共进晚宴。

从克里姆林宫出来，丘吉尔情绪低落，感到沮丧、失望，觉得此行没劲。哈里曼为使他宽心。说斯大林就是这么个人，忽冷忽热的，第一天友好，第

二天翻脸，第三天又好了。

“他们真的是非常危急。”哈里曼回忆道，“斯大林的粗暴是他们需要帮助的一种表现。这是他竭力试图逼迫丘吉尔出力的方法。因此他尽量使劲地施加压力，直到最后才认识到再加多少压力也不可能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他明确地懂得，不能让丘吉尔抱着已经发生破裂的想法返回伦敦。”

哈里曼的话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在那天晚上为丘吉尔一行举行的宴会上，尽管气氛仍很严肃，但双方明显都在为此做着努力，频频举杯祝酒，力图忘掉前一天晚上不愉快的争论。席间，斯大林对丘吉尔谈起几年前他会见英国作家萧伯纳和阿斯特夫人的情景：

“阿斯特夫人建议我邀请劳合·乔治先生访问莫斯科。我说‘我为什么要请他来，他是干涉我们的头子。’阿斯特夫人回答说，‘那是不确实的。是丘吉尔使他误入歧途的。’我说。‘不管怎么说，劳合·乔治是政府首脑，且属于左派。我们宁愿喜欢真敌人，而不喜欢假朋友。’阿斯特夫人说，‘就算那样吧，但丘吉尔总算完蛋了。’我说，‘那不一定。如果大难临头，英国人民或许就会回过头来找那匹老战马。’”

丘吉尔坦诚地说：“阿斯特夫人说得有些道理。我的确是干涉你们的最活跃人物。你知道，上次大战后我对你是友好的，因为我不喜欢你搞的那一套。你原谅我了吗？”

斯大林善意地笑道：“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让上帝去管吧。”

8月15日晚7点，丘吉尔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举行了最后一次告别性会谈。他真诚地对斯大林说：

“我知道，我所带来的某些消息想必使你听了很难过，对你们是个打击。但我相信把话说开了为好。所以我决定亲自到这来，以证明我的诚意，并希望与你达成个人谅解，就象我与罗斯福总统之间做到的那样。这种谅解是极为重要的。它是解决各种困难的重要前提。”

斯大林说：“不论你对苏联的访问成果如何，这次访问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意义就在于我们实现了会晤，相互认识了，这就为今后的协商奠定了基础。我们之间显然是有分歧的，但有分歧是很自然的。我接受你们的‘火炬’计划，它即使与俄国没有直接联系，但只要它的顺利实施是对轴心国的打击，那就可能具有一定的间接影响。”

丘吉尔大受感动：“元帅的宽宏大量和善解人意将使我终生难忘。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没有度不过的难关。好了，不早了，我们明天一早就动身，让我们说再见吧。”说着，他站起身来。

斯大林也站了起来，但他不是要送他，而是以一种相当诚挚和友好的语气挽留说：“急什么，你不是天亮时才离开吗？何不到我家喝杯酒？”

见斯大林如此热情和真诚，丘吉尔也不好推脱，况且这也是加深两个人感情的好机会，便道：“也好，我向来不反对这种主意。”

于是，主人在前面带路，穿过几个走廊和院落，进了另一座楼。斯大林的家陈设简朴，只有4间房：一间餐厅、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和一间浴室。落座后，斯大林吩咐他的女管家弄几盘菜来。

这时，一位漂亮的红发少女走过来，在斯大林脸上亲了一下。斯大林骄傲地介绍道：“啊，这是我的小女儿斯维特兰娜，今年16岁。”丘吉尔注意

到，斯大林在介绍女儿时目光炯炯地看着他，好象在对他说：“你看，我们布尔什维克也是有家庭生活的。”

酒菜摆好，两人入席。刚干了一杯，斯大林说道：“我们为何不把莫洛托夫请来呢？他可是好酒量。”不一会儿，莫洛托夫就赶来了。三个人海阔天空，边吃边喝边聊，又都是大烟鬼，你一支我一支，弄得屋里乌烟瘴气。他们谈到高加索战况，谈到与罗斯福举行会晤，谈到在挪威采取行动，谈到当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

他们的谈话一直在亲切、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唯有一次小的插曲。那是在谈到护航暂停问题时，斯大林批评了英国海军：“难道他们没有荣誉感了吗？”丘吉尔马上辩护说，他本人是真正懂得一些海军知识的。斯大林反唇相讥：“你的意思是说我对海军一窍不通啰？”丘吉尔圆滑地答道：“俄国人是陆上动物，英国人是海上动物。”斯大林笑道：“这个比喻虽然不很恰当，但有点意思。”

凌晨两点半，当丘吉尔走出克里姆林宫时，他有一种如释重负、心满意足之感。他觉得此行值得，没有白来。斯大林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尽管他对我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我们开辟第二战场，但他并没有为自己的不幸叫嚣不休。他将满怀信心地战斗下去，直至胜利。”



## 二、“霸王”出世

象征什么？

“三叉戟”与“四分仪”

金字塔下的阵痛

德黑兰分娩

转眼到了 1943 年。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好到一向闭门不出的罗斯福总统，也兴奋地坐着轮椅跑到非洲海滩上去了。

从上一年的 11 月起，各战场捷报频传。在北非，蒙哥马利将军的第 8 集团军在阿莱曼突破隆美尔的防线，随后转入大迫击，收复图卜格鲁，进军利比亚；艾森豪威尔将军高举“火炬”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迅速占领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随即东指突尼斯，与蒙哥马利遥相呼应，对“沙漠之狐”成围捕之势。在苏联，德军自 9 月中旬突入斯大林格勒市区，但苦战两个月也未能拿下该市。苏军各路英豪从 11 月 19 日转入大反攻，迅速合围保卢斯将军的第 6 集团军。在太平洋，哈尔西将军的第 3 舰队在瓜达尔卡纳尔海域大败日本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再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让爪岛上的日军听天由命了。

失败的可能性已经排除了，但如何争取更好的胜利仍需费一番脑筋。三大同盟国的首脑们在高兴之余又开始拨弄起自己的算盘珠，计算着下一年的种子播在哪才好使自己有更好的收成。

丘吉尔的算术学得最好，所以算盘也打得最快。盟军在北非登陆的第二天，他就和参谋长们盘算开了：继续准备在法同北部登陆固然必要，但 1943 年是不是实施这一战役的最好年头？希特勒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尽管失利，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会遭受足以使他崩溃的大失败。他的进攻虽然被遏止住了，但他仍有强大的力量招架俄国人而不必从西线抽调更多的兵力。而由于北非战役的实施，“包列罗”计划实际上已处于停滞状态，即使北非战役能按预期的于年初结束，在剩下的半年多时间里也不可能在英国集结足以发动大规模战役的兵力。结果是，43 年仍只能发动象“痛击”那样小规模登陆，而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另外，发动这种小规模战役的目的何在？它对德国人来说隔靴搔痒，对俄国人来说毫无意义。42 年他们都挺过来了，43 年他们还需要它吗？既然它给谁都不能带来好处，何必要去作无谓的牺牲呢？然而，谁又能预知 1943 年不会出现德国溃败、士气低落的良机呢？如果这个机会被俄国人抓了去，欧洲大陆岂不是万山红遍了吗？因此，这个算盘珠还必须悬在那，是推上去还是拨下来要见机行事，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迟，要恰好“及时”。但似乎可以肯定，德国在 43 年还不会惨到那种地步，这颗珠子拨上去的时间完全可以推迟一年。

看来，还是应该在地中海这个“软腹部”作文章更稳当些。这里的回旋余地很大，可是进攻西西里和撒丁这样的小岛，也可以进攻意大利本土或法国南部，还可以在巴尔干与俄国人共同采取行动。

主意已定，丘吉尔于 11 月 24 日致信罗斯福，指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占领地中海的非洲沿岸一带，并在该地建立为打开一条有效的军事通道所必需的海空军设施；其次便是利用非洲沿岸的基地在最短期内有力地打击轴心国的下腹部。”

罗斯福举棋不定。一方面他受丘吉尔的影响太大，欣赏他的地中海战略，承认那里“享有优先权”。另一方面他又受斯大林的压力太大，觉得已承诺的事一再反悔，实在说不过去。斯大林自9月份以来，一直敦促西方盟国履行它们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就在10天前他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还供赞赏北非登陆之机进行旁敲侧击：“非洲战役再次驳倒了那些断言英美领导人不能组织重大战役的怀疑论者。”言外之意，北非登陆表明西方盟国完全有能力在法国北部进行同样的行动，他们所缺乏的只是在西线出击的意志和勇气，要不就是怀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等红军打断德国人的脊梁骨，他们再舒舒服服地上陆打扫战场；或者等苏联的力量消耗殆尽，削弱到在缔结和约时不敢大声说话的程度。

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罗斯福在收到丘吉尔信件的第二天花信建议召开一次美、英、苏三国军事首脑会议，以便为新的一年制订一致同意的军事计划。但丘吉尔认为重大的战略问题不可能单靠军人来解决，“要取得军事形势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战略结论，唯一能令人满意的途径是你我去会见斯大林。”地点可选在冰岛或阿拉斯加。罗斯福征求霍普金斯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你们三个人早该聚一聚了。”

于是，罗斯福于12月初致电丘吉尔，说他同意首相的意见，并提出最好带上各自的三军参谋长。关于会晤地点，他建议在北非某个安全地方，“比起蒂尔西特的木筏来，我看还是安乐的绿洲为好。”随后，他向斯大林发出了邀请信。

斯大林回电说，虽然他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但他本人正忙于应付冬季战役：“事情正在人头上，我连一天也离不开。”罗斯福又提议将会期从1月推迟到3月，但斯大林仍然谢绝，说前线的事务要求他经常坐镇莫斯科。斯大林对三国首脑会晤之所以不感兴趣，是因为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开辟第二战场，这是西方盟国非常清楚的，行与不行用不着再搞什么会谈，写封信通知他一声就是了。另外，他也想通过此举表示自己的不满，起到一种威胁作用：你们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已有言在先，“我深信你们，总统先生和丘吉尔先生，必将履行你们二位所作的在1942年，至迟在1943年春季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诺言”，现在毋庸再讨论这个问题，所需要的只是行动。你们看着办吧。

就这样，这次本该成为值得纪念的战时第一次三巨头会议又变成了一次罗丘会谈。会址最后确定在卡萨布兰卡，代号为“象征”。

---

1807年，拿破仑一世在蒂尔西特附近涅曼河上的木筏上同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缔结瓜分欧洲的《蒂尔西特和约》。

## 象征什么？

在非洲西北角大西洋沿岸，座落着摩洛哥最大、阿拉伯世界第四大城市——卡萨布兰卡。这座大城是葡萄牙人在16世纪时建的，18世纪时在一场大地震中变成一片废墟，后来又进行了重建，这多半要归功于移居这里的大量犹太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能在这里和平共处，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思议的，足见这里是接纳各路门神的风水宝地、容纳各色文化的自由沃土。此地有最豪华的宾馆饭店，也有最简陋的土屋茅舍；有最时髦的好莱坞电影，也有最土气的街头玩耍；有最阔绰的石油大亨，也有最寒酸的乞丐浪汉；有最显赫的达官贵人，也有最狡猾的特务密探。盟军占领这里前，它由法国的维希政府管辖。在准备“火炬”计划时，这里险些被从名单中勾掉。只是由于美国人的坚持，巴顿将军才得以在此大显身手，还享受了几天帝王般的生活。

在卡萨布兰卡南郊距市区4英里外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现代化的建筑，外观雄伟壮丽，内部装修豪华，是谓安法饭店。在饭店附近有几座红顶白墙的高级别墅，院墙高筑。这一带到处是热带植物，秋海棠和紫茉莉盛开，棕榈树和九重葛枝繁叶茂，身处其中如坠仙境。站在这里，向北可以望见白色的卡萨布兰卡市区，向西可以看到蓝色的大西洋，“象征”会议就要在这里举行。

在一个漆色的夜晚，一位自称是Q将军的人在几个人的陪同下来到联邦火车站。他们乘上至迈阿密的火车，说是去佛罗里达休假。车到终点，这一行人稍作休息便赶往港口，一架泛英航空公司的“波音”水上飞机正在那里等候。飞行员被告知，他的飞行路线是特立尼达——巴西——大西洋——冈比亚。在冈比亚的巴瑟斯特，他们换乘一架C—54飞机于1月14日傍晚在卡萨布兰卡降落。

Q将军马上被带到安法饭店对面一座叫“达累斯萨达”的别墅里。此时，饭店里一片灯火辉煌，一群身着各色制服、肩扛显赫军衔的将军们正在举行鸡尾酒会。闻知Q将军驾到，这一群人赶忙过来问安：“总统先生，一路辛苦啦！”

此人正是罗斯福。5天的长途旅行虽然使他感到很疲劳，但他仍然显得很精神。他力终于暂时摆脱华盛顿那令人讨厌的沉闷政治而欣喜若狂，就象小学生逃避了教师的惩罚一样。在两国参谋长们离开后，他和丘吉尔一直聊到凌晨两点才上床休息。

丘吉尔是在前一天上午到的。出发前，他以P先生自居，让哈里曼给他打掩护，充当此行的主角。哈里曼先行到达机场，登上一架B—24“解放者”式飞机，说是要到阿尔及利亚执行公务。飞机起飞前，突然从机场外高速驶来一队小汽车，车灯大开，喇叭嘶鸣。哈里曼见状，大惊失色：“天哪！这还保什么密，他们就差没登报了。谁都看得出，只有首相才有这派头。”

飞机上冷得要命，冻得他们直打哆嗦。有人点着汽油炉想把机舱搞得暖和一点，但丘吉尔怕失火，命令全部关掉。好在旅程不长，只有9个多小时，一挺就过去了。下了飞机后，他们立即淋浴在灿烂的阳光和暖融的空气中，顿觉精神振作。丘吉尔下榻的地方名曰“揽胜”别墅，与为罗斯福准备的“达累斯萨达”相距只50码。

吃过于饭，他兴致勃勃地来到一英里外的海滩观海望景。他开心地漫步于岸崖和岸滩，欣赏着巨浪拍打岩崖的壮观景象，这景象令他难以相信两个

月前巴顿将军的部队竟能从这里登上滩头，难怪有那么多登陆艇和橡皮船翻入海中。他不禁想到那一定更加可怕的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

他是有备而来的，不但带来了一个庞大的计划班子和一大堆备忘录，还带来了一艘可随时与伦敦保持联系的通讯船。他事先已从迪尔那里偷偷地获知马歇尔修改过的“围歼”计划，让手下人进行了精心的反击准备。他坚信他会取胜，因为他的班子空前团结、意见统一、目标明确，而美国人则内部分歧、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马歇尔的兴趣在欧洲，金的注意力在太平洋，阿诺德只关心他的空军。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给自己定的方针是：“走着瞧。”

1月14日，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布鲁克代表英方提出了盟军在新的一年里应遵循的战略方针：尽量利用“火炬”行动的战果，继续在地中海采取攻势，以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同时争取上土耳其参战。显然这里面根本没有西欧和太平洋什么事。金首先发难，反对这一方针，但他的目的不是支持马歇尔的第二个战场，而是推销自己的太平洋战略。鉴于在反对地中海攻势这一根本问题上与金是一致的，马歇尔甚至也帮起他来，威胁说：“说不定什么时候太平洋方面会出现一种新局面，迫使美国不得不遗憾地撤回对欧洲战场承担的义务。”

英国人猜想，马歇尔是在虚张声势，他的真正用心并不在太平洋，而是想以此进行要挟，迫使他们同意他的“围歼”计划。果然，在16日的会议上，马歇尔抛出了他的真正想法，即在1943年通过实施“包列罗”和“围歼”行动，在西欧大陆发动强大攻势，一举击败德国。

布鲁克摇着头，把在前一年反对“痛击”计划时所提出的种种理由都搬来反对“围歼”，什么有害无益了，劳而无功了，终将大败了。“地中海，只有地中海”，他坚定他说，“为我们提供了立即成功的最好前景，因为所要使甲的部队大部分已在地中海。在为登陆法国而进行准备的长时间里，这些部队总不能闲着没事干吧。而且，以北非为基地对西西里岛的进攻下会对船只提出更多的要求，因而不会影响向英国集结兵力。”

马歇尔听罢，反唇相讥：“这么说，你们好象只满足于在地中海与敌交战，而把大量兵力留在英国，等着德国垮台吗？或者说，你们宁肯让部队在英国无用武之地，也不愿派他们到太平洋去作战？”

布鲁克不高兴了：“阁下别忘了，先打败德国是我们共同制定的战略。现在的问题是进军法国北部，还是打入地中海，而我认为，后者是盟军1943年保持对德压力的唯一办法。”

争论反反复复地进行着，上升的肝火屡屡使会谈面临破裂的边缘。随行参谋们常常被要求离开会场，好让参谋长们无所顾忌地尽情进行激烈的辩论。直到18日上午，双方仍相持不下。

走出会议室，布鲁克绝望地对迪尔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永远也无法同他们达成协议。”

迪尔不这样看。在华盛顿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后，他自信对美国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虽然有时很固执，但还未固执到英国人的程度。尤其是马歇尔，他与金不同，是个顾全大局、富于忍让精神的人。而金性格倔强，态度生硬，心里只想着他的太平洋战争。但金的主张没有市场，兴不起大浪。只要给他点好处，他就会象婴儿见了奶一样不作声了。因此，迪尔安慰布鲁克：

“恰恰相反，你们已经在多数问题上达成协议，剩下的只是解决其余问题了。”

“我寸步不让，”布鲁克说。

“你当然得让，”迪尔笑着劝道，“你知道你必须达成协议，否则就得把事情全部推给首相和总统。你我都清楚，他们两个人会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的。”

布鲁克当然也不希望这样，于是接受了迪尔的意见，叫人起草了一份在太平洋问题上作出让步的折衷方案。迪尔立即拿着它去见马歇尔和金。不出迪尔所料，金马上不作声了。马歇尔见大势已去，自己孤军作战，便慷慨地作出让步，接受了这项建议。这样，一顿饭的功夫，协议便奇迹般地达成了。这多亏了迪尔。

当天傍晚，罗斯福在他的“达累斯萨达”别墅召集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此之前，他和丘吉尔都隔岸观火，避免介入争吵，布鲁克向两位领导人报告了刚刚达成的协议内容，其中包括：攻占西西里岛；对德发动全面的战略轰炸；在法国使用现有两栖登陆部队实施有限的进攻；一俟德军被削弱到顶想的程度就立即重返欧洲大陆。

罗斯福和丘吉尔立即接受了这一妥协而笼统的方案，该方案除了把北非变成西西里外，其他内容几乎与上一年的一样，原封不动地搬到新的一年。这意味着马歇尔的“围歼”计划必定要推到1944年了，因为在双方于1月23日通过的最后报告中，对法国的有限进攻（即“痛击”计划）被规定在8月份实施，那么“围歼”计划就肯定要到下一年了，除非德国在年内崩溃。从这一点上来说，卡萨布兰卡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意义实在很有限，无怪有人说这次折磨人的难产会议，“最后只生下了个西西里小耗子”。

罗、丘二人对会议结果虽不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感到满意，但两国军方毕竟在基本战略上取得了一致，这本身就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兴奋之余，两人于24日中午在烟迷翠黛、奇葩争艳的花园里联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摆出一副精诚团结的架式。

罗斯福面对大约50名席地而伞的战地记者情绪高昂，口若悬河。讲着讲着，他心血来潮，当众宣布：“消灭德意日的战争力量就是要它们无条件投降。那意味着未来世界和平得到合理的保证。这并不意味着要消灭德意日的人口，但它的确意味着消灭这些国家用以征服和奴役别国人民为基础的哲学。”

听到这里，记者们兴奋地欢呼起来，但坐在一旁的丘吉尔却大为惊讶和不快。让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他不反对，但总得事先和他商量一下吧。

记者招待会后，他们俩前往马拉喀什。尘沙蒙蒙的公路上，美国士兵列队肃立，战斗机在空中掠过。在马拉喀什，美国驻阿尔及尔副领事肯厄思·彭德设晚宴热情款待了他们。席间献筹交错，载歌载舞，好不热闹。

第二天早上，罗斯福来向丘吉尔道别，发现他还躺在被窝里。丘吉尔赶忙起身，穿着拖鞋送罗斯福去机场他看着罗斯福被人抬进机舱，心里一阵难过，低声对彭德说：“如果这位伟人出什么事，我无法承受，走吧：彭德。我们回去吧。我不忍看他们起飞。”

人走会散，接下来又面临着如何向斯大林交待的问题。罗、已二人自知理亏，因此在联名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只是笼统地说，他们已决定在可能的最早时间在地中海发动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同时，“准

备在切实可行的最早日期重行进入欧洲大陆”。斯大林看出这里面有诈，回信说：“据我理解，你们所通过的有关德国的决定，乃是一项任务，即以 1943 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击败德国。因此，如能将这一方面具体拟订的作战计划及预定实施此一计划的日期见告，我将表示感谢。”

见瞒不过斯大林，丘吉尔只好全盘托出，说盟国正尽一切力量为 8、9 月间进军欧洲大陆加紧准备，但能否如期实现，要视德军当时在海峡对面的防御状况而定，当然还有诸如天气、船只、兵力等方面的因素。

但斯大林继续装傻，回信说 8、9 月份太晚了，“目前的形势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来推进计划中的这一行动，即在大大早于你所指出的日期，开辟西方第二战场。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必须在春季或夏初，而不要等到下半年才在西线对敌人发动进攻，这是极端重要的。”否则，敌人就会再次恢复元气，卷土重来。

丘吉尔不耐烦了，心说这个家伙到底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我先不理他。拖了快一个月，他才以不能再明白的口气让斯大林彻底死了那份心：“说实话，我们的计划每星期都在变。如果敌人没有削弱，以居于劣势和人数不足的军队作不成功的进攻，只会导致一场惨败，而给敌人带来一次巨大胜利。”

现在全清楚了，别说春季夏初，就是 8、9 月也保证不了。斯大林愤愤不平：他们今年的行动看来只在地中海，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的真正利益之所在。至于俄国怎么样，他们才不管呢。什么等敌人削弱之后再说，这敌人恐怕也包括我吧。真是厚颜无耻，毫不掩饰他们坐山观虎斗的心态。气愤之余，他不客气地指责道：别拿西西里战役来搪塞我，它无论如何不能代替法国的第二战场。他提醒罗斯福：“你和丘吉尔先生都曾认为早在 1942 年，无论如何至迟在今年春季开辟第二战场是可能的，这样做是有充分根据的。……从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出发，我认为有必要坚定不移地预先指明继续拖延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严重危险性。因此，无论是你，还是丘吉尔在回答关于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时的含糊其词，都使我不安，对此我不能保持沉默。”

你不沉默，我沉默。你说你的，我干我的。4 月 15 日，丘吉尔指示参谋长委员会：延缓“包列罗”计划的进度，时间以 1944 年而非 1943 年为目标。

## “三叉戟”与“四分仪”

这是丘吉尔为 1943 年的两次英美首脑会议起的两个代号。丘吉尔喜欢玩这种游戏，什么“阿卡迪亚”、“象征”、“三叉戟”、“四分仪”、“六分仪”、“发现”、“终点站”，都是他杜撰出来的。

丘吉尔把他即将与罗斯福在华盛顿的第三次会晤命名为“三叉戟”可谓用心良苦、意有所指。自去年他突发奇念，把希特勒的欧洲想象成一条大鳄鱼以来，他越发对他的发明着迷，念念不忘那柔软的下腹部。这里虽然距离鳄鱼致命的心脏较远，但击这里比击它的头部要安全得多。击这里即使不能很快要它的命，但只要不断痛击并刺破它的肚皮，它也会因慢慢流血而逐渐衰弱，直至死亡。他要想办法使美国人承认他的发明。

在 5 月初一个雾气茫茫的早晨，丘吉尔率领一个由 100 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登上停泊在苏格兰克莱德河口的“玛丽王后”号。该船原是一艘大型豪华邮轮，后来被改装成运兵船。丘吉尔决定乘“玛丽王后”号时，她正在装从北非俘获的 5000 名德国战俘，准备运他们到美国去关押。船长获知将有重要人物同行后，急忙指挥手下人把上甲板的两个主要舱面加以封闭，与其他舱面完全隔离，并恢复了高级舱房的舒适设备。那 5000 名战俘被安置在严密看守的底舱里。

为了迷惑敌人，保安人员在船的四周贴了许多用荷兰文写的布告，暗示荷兰女王威廉明娜要乘这艘船去美国。另外，船上的过道修了许多可供轮椅通行的斜坡，好让人们制造谣言，说罗斯福总统将在该船返航时乘她来英国。丘吉尔相信：“谣言愈多愈安全”。

这一行人阵容庞大，有海军部第一次官（相当于海军参谋长）庞德元帅、东方舰队总司令萨默维尔上将、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上将，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空军参谋长波特上上将、丘吉尔的参谋长伊斯梅中将，还有哈里曼、比弗布鲁克及其他各类参谋和计划人员。船上布置了办公室、会议室、地图室，通讯室等，简直就是一个作战司令部。

在 6 天的航程中，参谋长们每天都开会，研究对策，然后到丘吉尔那里作汇报、听指示。丘吉尔乐于坐船慢悠悠地旅行，所以整天兴高采烈，除了与参谋长们碰头外，剩下的时间便是同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聊天、打牌。途中，传来盟军已攻占比塞大和突尼斯城的消息，丘吉尔兴奋地冲出舱房，向三个站岗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大叫：“有好消息，你们听到了吗？我们的部队攻占了突尼斯！”

5 月 11 日上午，“玛丽王后”号在蒙蒙细雨中徐徐驶入纽约港。霍普金斯在那里迎接了这一行人，随后陪同他们乘火车前往华盛顿。布鲁克从阴沉的天气中似乎看到了不祥之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并不期待这次会议，事实上我一想到它就讨厌。”他深知此行困难重重，前途未卜。美国人肯定不会再象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那样上英国人的圈套，实际上他们把那次会议看作是他们的一次失败，正想找个机会发动一次反击。他们吸取了前次准备不足、内部分裂的教训，下决心要挽回面子，改变受人摆布的被动局面。5 月 8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总统结成攻守同盟，发誓要“逼迫英国人承担尽可能快地做好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的准备工作的任务”。

5 月 12 日下午，双方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罗斯

福祝完辞后，丘吉尔便长篇大套他讲了起来。他仍然采用他那多次奏效的迂回战术：

“我刚刚得到消息说，轴心国 25 万军队在突尼斯已向盟军投降。这不禁使我想起一年前也是在这间屋子里，当传来图卜鲁格失陷的可怕消息时，马歇尔将军如何毫不犹豫地拿出他心爱的 300 辆坦克支援我军。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情景啊！没有你们的精诚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

他边说边友好地看着美国人，但他发现美国人态度冷淡，丝毫不为所动。丘吉尔的战术这回是大错特错了，美国人再也不想上他的当了。不提那次会议还好，一提他们就恼火。正是那次上了当，结果次次不顺，让人牵着鼻子走。

丘吉尔装着没在意，继续按他的思路演讲：“‘火炬’战役业已结束，西西里战役就要开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的意见是下一个目标应是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这将使德国人为孤立而心寒，也是缓和俄国战场态势的最好办法。然后我们可以考虑进军巴尔干。”

罗斯福反驳道：“我对完全占领意大利的合理性表示怀疑。我认为对德作战的最好办法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军事行动，而进攻意大利势必会消耗用于主要军事行动的资源。当然，今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似乎是不可能了，但不应晚于 1914 年春季。”

丘吉尔见有空可钻，赶忙声称：“我并不认为完全占领意大利是必要的，我只是说要迫使它退出战争。如你所说，今年不可能在法国登陆了。如果西西里战役在 8 月底完全结束，而横渡海峡的战役要在七八个月以后才开始，那么在这七八个月军队去干什么？他们总不能无所事事吧。”

这是一次真正势均力敌的会议，双方不想闹翻就必须相互让步，而不会象以往那样只由美方妥协了。美国人现在空前的团结，决意坚持自己的想法。由于总统这次坚定地站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边，马歇尔大受鼓舞，非要争回口气不可。金这次也积极配合，威胁英国人说：你们如果不同意登陆法国，美国就真的撤出欧洲了。马歇尔随声附合：“对，对，除非你们想在欧洲出点名堂来，否则我们不得不那样做。”

在布鲁克看来，马歇尔这次似乎不完全是虚张声势，他甚至把在中缅印战场的史迪威和陈纳德也召来为太平洋战场说话，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太平洋势力”。两股势力争来争去，中间又夹了个第二战场问题，弄得整个会议争吵不休，与会人疲惫不堪。在第二战场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英国人拒绝明确规定日期，而美国人非要这么做。直吵到 19 日下午，终于有了转机。双方都作了让步：英国人接受了把 1944 年 5 月 1 日作为进攻欧洲大陆的日期，并同意从 11 月 1 日开始从地中海战区抽出 7 个师到英国；美国人则同意考虑在攻下西西里后继续在地中海采取行动的提议，以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并最大限度地牵制德军。

有关备忘录很快就拟好了，并提交给两国首脑。罗斯福自然感到满意，因为它是美国人首次占上风的产物，基本符合美方愿望。丘吉尔在布鲁克的影响下勉强接受了这项协议，但过了几天，他琢磨过味来，觉得这次吃亏太大，几乎在每一点上都作了让步。想想看，是否进攻意大利没有最后定（这是池这次来的主要目的），而进攻法国的日期定得又那么死，这意味着他的地中海战略要寿终正寝了！不行，还得争。他一气之下扬言要撕毁这项协议，这可把布鲁克吓坏了。他提醒首相注意这一行动的严重后果：它会使美国人



对我们所抱的那一点信任感荡然无存；英军参谋长们的信誉也将危若累卵，因为美国人会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个摆设，盟国计划将产生严重混乱并危及“欧洲第一”战略。丘吉尔终于被说服了，没有在最后一刻翻案。但他并不死心，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便拉着马歇尔去北非寻求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支持。

6月4日，斯大林收到一封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署名的信，正式通知他1943年不会有第二战场了。他对这种一再背弃信义的行为气愤至极，一周后回信抗议道：“你们的这一决定将对竭尽全力同德国及其仆从国的主力作战已历两年之久的苏联造成异乎寻常的困难，同时也使不仅力自己的国家，而且也为盟国奋战的苏军几乎处于对仍然强大而危险的敌人孤军作战的境地。……苏联政府不能同意此项决定，因为它既没有参与决策，也无缘共同讨论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并且这一决定将对今后战争的进程产生严重的后果。”

丘吉尔不耐烦地解释说：“我十分理解你的失望，但我相信，我们所采取的行动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如果我们将10万人扔进必败的横渡海峡的进攻，这对俄国不会有什么帮助。我真不能设想，英国人的惨败和流血对苏军会有什么援助！……我们援助你的最好办法是打胜仗，而不是吃败仗。我们在突尼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在今年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我们就能从你们的战场引开比用任何其他可行的办法所能引开的要多得多的德国人。”

最后，他挖苦道：“你在来信的末尾对我们不久前在作出决定时没有同俄国磋商表示不满。我完全理解妨碍你同总统和我在喀土穆会晤的原因，我们本来是应当在1月到达那里的，而你连一个星期也离不开对巨大和胜利的战局的指挥，我相信你这样做是对的。”

斯大林急了，说他们这次根本就没想邀请他去华盛顿。他历数多次得到的保证：你在去年6月对莫洛托夫是怎么说的，在今年2月对我又是怎么说的，而那时的困难比现在大得多。“不言而喻，苏联政府不能容忍如此漠视苏联在反对共同敌人之战争中的根本利益。你在来信中说你十分理解我的失望心情。应当向你说明，这里不只是苏联政府感到失望的问题，而是能否维持它对盟国的信任，这种信任正经受着重大的考验。不应忘记，我们谈的是保护西欧和俄国沦陷区千百万人的生命以及减轻苏军巨大牺牲的问题。相形之下，英美军队的牺牲是微不足道的。”

丘吉尔火了：“我很痛心收到你24日的来信……我对你一向是真诚的。虽然在1941年6月22日以前我们英国人是单独地面对着纳粹德国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恶劣局势，可是自从苏维埃俄国遭到希特勒进攻后，我便立即开始以我们有限的力量来援助它。我坚信，为了援助你们，我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因此，你现在对西方盟国所作的指责并不能引起我的同情。……问题不仅在于横渡海峡的进攻对于我们来说困难一直比较大，且缺乏资源，而且在于我们有了在另一战区推行更有希望而富有成效的政策的机会。我们也有按照我们自己的信念行动的权利和义务。”

“我们也有按照我们自己的信念行动的权利和义务”，这再清楚不过地表露了丘吉尔对开辟第二战场的真实态度。实际上，“三叉戟”并未斩断丘吉尔原来的思路，他仍念念不忘他的地中海战略，而且大有使之扩大化的趋势。在7月26日致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强调盟军不但要占领意大利，

而已还要以意大利为基地在巴尔干登陆。丘吉尔之所以总是把眼睛盯着“柔软的下腹部”，而对横渡海峡不屑一顾，按照他自己和一些人的解释，似乎从软腹部开刀危险性更小，因而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而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则要冒极大的危险。他在7月份曾向来访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景象，说他行将看到海峡漂满盟军的尸首，海滩上血流成河。

史汀生当即反驳道：“瞧，你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们都经历过许多事情，其中有的非常困难，你我都明白，你要真想十一件事，该死的，你就不要说什么海滩血流成河或海峡漂满尸首之类的话。流血牺牲是少不了的，但你要真想打，就不要说这类话。你知道这次战役是势在必打的，我想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丘吉尔辩解道：“其实，你知道，我要是最高统帅，我是不主张订这场仗的，但既然我答应了这件事，我会尽力而为的。”

史汀生明白虽然丘吉尔口头上说得好听，但他的心思根本不在那。在8月10日写给总统的一份报告中，史汀生直截了当地指出：不能用英国人来指挥横渡海峡的行动，他们已被郭刻尔克的经历吓破了胆，不敢在欧洲大陆实施登陆作战。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让战争中这次最危险的作战行动在半心半意的领导下进行，因为这会导致失败，或者至少会导致令人失望的结果。”

罗斯福心里清楚，说丘吉尔胆小，这实在冤枉了他，在推行自己的战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行动上，他的胆子比谁都大。两年多来，他一直在督促北非的将领采取更大规模、更坚决快速的行动打击隆美尔。三个星期前，他还敦促艾森豪威尔要放开手脚，大胆北上直取罗马：“为什么要象大腹便便的臭虫一样，从脚踝骨往腿上爬？打击它的膝部岂不更好！”可见，丘吉尔在登陆法国问题上显出胆小的样子，其用心不过是想以此来吓唬美国人，让他们放弃那可怕的战役，而采纳他的地中海战略。他担心的是巴尔干会被苏联人占领，从而危及他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因此想赶在苏军之前出现在那样，以保证整个东部地中海都在他的影响之下。然而，罗斯福所关心的并不是巴尔干，而是整个欧洲，是美国人在战后谈判桌上的发言权。他不能总是跟着丘吉尔走边线，搞迂回，他要作为主力打冲锋，显示美国人在战争的作用。因此，他对史汀生报告中下面这段话特别欣赏：“我认为是你下定决心的时候了，在我们所面临的欧洲战争的最后阶段，你的政府应该担负起领导责任。”

同一天，丘吉尔化名“沃登上校”，在夫人、女儿及238位官员陪同下，乘坐“玛丽王后”号再渡大西洋，抵达加拿大的魁北克，准备与美方举行代号为“四分仪”的会议。途中，他和助手们精心拟定了实施“霸王”行动（“围歼”行动的新代号）的三个基本条件，目的在于保住地中海战场，而实际上否定第二战场。这三个条件是：在发起进攻之前，德军在西北欧的战斗机力量必须有实质性的削弱；在战役发起之时，德军在法国北部可机动的兵力不能超过12个师，而且在以后的两个月内，德军不可能再凑起超过15个师的兵力；必须解决大部队长期呆在海峡滩头的供应问题，为此，最重要的是要至少能建造两个有效的人工港。丘吉尔打算用这些限制条件来取消至少推迟“霸王”战役的实施。

但美国人现在已决心由老二变成老大，对盟国的军事行动行使领导权。如今的美国在战争中已成长壮大起来，其军事力量已超过被战争搞得疲惫不

堪的英国老大哥。实力的消长必然带来座次上变化，即使丘吉尔有三寸不烂之舌也打动不了美国人的铁石心肠。最后，丘吉尔不得不主动向罗斯福提出由美国人来指挥“霸王”战役，以换取美方对进攻意大利的让步，尽管他曾把“霸王”许给了布鲁克。

8月14—24日，“四分仪”会议在魁北克一座豪华的哥特式城堡举行。这里位于风光秀丽的圣劳伦斯河北岸，举目可见一望无际的亚伯拉罕大平原。一开始，双方又陷入难解难分的争吵之中。马歇尔坚持在地中海的作战行动只限于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而这无需对意大利搞大规模进攻，非占领它不可。布鲁克则坚持说意大利的攻势应与“霸王”战役平分秋色，二者应享有同等待遇。

直到8月17日，当艾森豪威尔传来意大利新政府正在伸出和平触角的消息时，美国参谋长们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同意赶在德国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以使“软腹部”变得硬朗起来以前占领意大利，但条件是这一行动只能由地中海现有兵力进行，且还要抽出7个师去英国。一句话，不管其他地区采取什么行动，都不能影响“霸王”战役的实施，并且要以一切力量保证这一首要任务的成功。“霸王”行动的发起时间仍定在1944年5月1日，届时为配合这一行动，拟在法国南部进行一次代号为“铁钻”的牵制性登陆。丘吉尔见大势已去，只好对上述决定表示同意。他虽然争得了意大利战役，但这对他说来已毫无意义，因为他争意大利的初衷乃是为下一步进军巴尔干铺路，从而让“霸王”走进死胡同。但如今巴尔干没了，一切都要为“霸王”让路，他的意大利战役只是个点缀而已。

## 金字塔下的阵痛

1943年11月11日夜，罗斯福总统在霍普金斯等人陪同下离开白宫，在弗吉尼亚的瓜提哥海军基地登上“波托马克”号游艇，于次日上午抵达切萨皮克湾的卢考特角。在那里，他们登上“艾奥瓦”号（旧译“衣阿华”号）战列舰，与前一天下午上舰的马歇尔、金、阿诺德等60位军政官员会合。

海上波涛汹涌，3艘驱逐舰前后护航。行至诺福克海军基地，当地驻军为总统安排了一次防空高炮射击演习。但演习刚要开始，突然响起了警报，同时传来一声叫喊：“这不是训练演习！”这时，只见一枚鱼雷正朝“艾奥瓦”号飞驰而来，舰长约翰·麦克雷急令调转船头进行躲避。说时迟那时快，所有防空高炮立即摇下炮身对准鱼雷齐射，在它穿过“艾奥瓦”号舰尾后将其击爆。原来，这枚鱼雷是从护航的“波特”号驱逐舰上发射出来的，它当时正在以“艾奥瓦”号为目标进行瞄准练习，但由于风急浪大，舰体摆动厉害，发射手不小心把鱼雷射了出去。金感到海军给他丢了脸，愤怒地要马上解“波特”号舰长的职，但被总统劝阻了。

罗斯福此行有两个目的地：一个是开罗，一个是德黑兰。在开罗，他和丘吉尔将与蒋介石实现首次会晤；在德黑兰，他和丘吉尔要同斯大林实现首次会晤。

关于罗、斯、丘三巨头会晤的意向早在一年前即已向斯大林提出，但始终处于难产状态而未能出世。“三叉戟”会议后，丘吉尔与斯大林的关系搞得很僵，两个人在互相指责了一阵后，气得有好几个星期互不通信。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破僵局，罗斯福想撇开丘吉尔单独与斯大林会晤，“以打消他的离群索居，守口如瓶和猜忌多疑，直到他扩大自己的眼界，看到未来能够进行比较实际的国际合作。”他相信，没有丘吉尔在场， he 可以和斯大林相处得更融洽，因为丘、斯二人相互偏见毕竟太深，到一起免不了要吵架。但丘吉尔反对罗、斯会晤，理由是他不想让世人看到美苏首脑撇开英帝国单独会晤，这不但会使友人感到困惑和吃惊，而且会被敌人的宣传机构加以利用。因此，他坚持说要会晤就必须是三方的，并于8月7日在赴魁北克途中向斯大林发出在苏格兰北部的斯卡帕湾举行三方会晤的邀请。但斯大林对在苏联以外的地方举行会议不感兴趣，说他身为最高统帅必须留在国内。这当然也是实情，当时正值库尔克会战的关键时刻，他每天都要守在电话机旁亲自下达各种各样的命令。作为替代方案，他提出最好在苏联举行会晤，比如阿尔汉格尔斯克或阿斯特拉罕。但罗、丘二人也不肯屈就，又提出在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斯大林毫不退让，拒绝去那里。

这以后，三个人在会晤地点上又没完没了地争来争去。一会儿罗斯福提出在北非，一会儿丘吉尔提出在塞浦路斯，一会儿斯大林又提出在伊朗。后来，丘吉尔退出了这场地名战，表示不论在哪儿他都去。罗、斯二人则继续讨价还价，都说不能离自己的国家太远，以免耽误对国内紧急情况的处理。10月14日，罗斯福又向斯大林开列了几个地名：开罗、阿斯马拉、马格达，并讲了这些地方的种种优点。但任凭罗斯福说得天花乱坠，斯大林还是表示：“很遗憾，我不能认为你所提议的那些地方来代替德黑兰作为会晤地点是合适的。”

25日，罗斯福通过正在莫斯科开会的赫尔国务卿向斯大林表示不能去德黑兰，理由是通向德黑兰的航线有高山阻隔，遇上不好的天气要连续几天不

通飞机，因此很可能会贻误急需总统签署的文件往来。作为一项折衷方案，他又提出一个新地点——伊拉克的巴士拉，并建议可把电话线从那里拉到德黑兰，以解决斯大林同国内的通讯问题。

斯大林对赫尔说，他作为最高统帅不能到比德黑兰更远的地方去，否则，要么延期，要么他派莫洛托夫去。他强调他的主张“并非出于不肯圆通或出于威信考虑。”

眼看三巨头会晤又要泡汤，这急坏了刚刚上任驻苏大使的哈里曼。他马上派人去调查德黑兰的天气情况，发现原来所报情况言过其实，没那么严重。于是，他在最后一刻致电罗斯福，力促他作此行。第二天，11月8日，罗斯福电告斯大林：

“你会高兴得知，我已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如果我获悉国会已通过一项法案，需要我行使否决权，并已给我送来，我就立即飞往突尼斯处理，然后再返回继续参加会议。因此，我决定前往德黑兰，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三人举行这次会议。”

开罗会议则没这么多磨难，实际上，它是应丘吉尔的要求而仓促决定召开的。丘吉尔对他在“三叉戟”和“四分仪”会议上以2:0输给美国人一直耿耿于怀，他决心作最后的抗争，力图在终场扳回一分，把美国人的注意力从英吉利海峡引向地中海。因此，他坚持在德黑兰会议前举行一次英美双方战略会议，以便重新检讨1944年的计划，待形成双方的共同立场后再赴德黑兰。

11月14日，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乘坐“声望”号战列巡洋舰从普利茅斯出航，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从冷丝丝的北方来到暖融融的地中海，丘吉尔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英国人对地中海的感情可以追溯到17世纪晚期，当时威廉三世的海军冲入地中海，大败法王路易十四的舰队，取得地中海的制海权。没过多久，英国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取得进出地中海的咽喉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自那时起，英国人一直把地中海看作是自己的内海，并以它为基地四面出击，向沿岸特别是东地中海扩张势力，插手北非、巴尔干和中东事务，建立起庞大的地中海殖民体系和势力范围。大战爆发后，黑索里尼首先把目标瞄准了地中海，想从英国人嘴里掏出这块肥肉，从而在北非大漠上演了一场经久不衰的独幕剧。一时间，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好不势闹。要不是山姆大叔后来登陆，从背后给“沙漠之狐”隆美尔致命的一击，这出戏还不知演到何年何月。现在，北非问题解决了，意大利也垮了，唯有巴尔干还在德国人手里，如果不赶紧动手，那里很可能会转到俄国人手中，而这是丘吉尔最不愿看到的。

17日，“声望”号在大英帝国殖民地、位于地中海中央的马耳他岛靠岸。丘吉尔路上患了感冒，一上岸便被送到一座古老的宫殿里休息。他躺在一张大床上接待了来看他的艾森豪威尔，又推销了一遍他的“软腹部”战略。作为美国人，艾森豪威尔不好说什么，只是洗耳恭听。见艾森豪威尔不愿谈这个问题，丘吉尔话锋一转：

“艾克，告诉你个秘密，总统有意让马歇尔将军挂帅‘霸王’行动，不过他还未最后决定，你也有可能入选呢。”

艾森豪威尔眼睛一亮，忙问：“这是真的吗？这里的人可都在议论马歇尔将军是肯定的入选，而我将接替他任参谋长。说实话，我倒宁愿泡在战场上，也下愿呆在办公室里。”

丘吉尔说：“这要由总统来决定。不过，不管是你还是马歇尔，我们英国人都高兴地表示欢迎。”

送走艾森豪威尔，丘吉尔情绪低落、心烦意乱。他为大英帝国的衰弱而叹息，为美国人成为地中海战略的绊脚石而愤怒，为自己失去对战争的驾驭而悲哀。他与罗斯福原本处于一种平起平坐甚至占优势的伙伴关系，如今却只能当个跟班的，这令他难以接受。他痛苦地向布鲁克控诉美国人的罪过及英国人在爱琴海的损失。

“我要对美国人说，”他摇动着拳头，“如果你们在地中海不与我们合作，那我们在英吉利海峡也将不与你们合作！”

布鲁克叹道：“你要是这样说，美国人就会扬言要把他们的主要力量转到太平洋。”

“那我就回答说，你们要想那样做，那就请便好了。”

“你不能这么做。发脾气是没有用的，那只能坏自己的事。”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原来当地居民听说丘首相驾到，便拥挤在宫殿外面的街道上，想一睹他的尊容。他们看到一张粉红色的大胖脸在窗口闪了一下，狠狠地扫了他们一眼。

11月20日，“艾奥瓦”号驶抵阿尔及利亚的奥兰。艾森豪威尔前往迎接，并陪同罗斯福一行乘专机飞往突尼斯城。第二天，艾森豪威尔陪总统巡游昔日战场。突尼斯这块地方在古代叫迦太基。前202年，罗马统帅大西庇阿率军攻入迦太基，在扎马大败汉尼拔。半个世纪后，小西庇阿经三年围攻拿下迦太基，并将该城夷为平地。罗斯福兴致勃勃地坐看汽车边走边看，并推测他很可能正走在古代的扎马战场上。接着他出人意料地向艾森豪威尔提及“霸王”战役指挥人选问题。他说他不愿让马歇尔离开华盛顿，怕对全球作战行动产生不利影响，但他又觉得理应给马歇尔一个上战场的机会。

“艾克，你我都知道内战时期参谋长是谁，但实际上知道他的人很少。而每个小学生却都晓得战场的大将英名，格兰特不必说了，还有李、杰克逊、谢尔曼、谢里登等。我可不想让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在50年后就湮没无闻。这就是我要上乔治去指挥这次大战役的一个原因——他有资格作为一位伟大将军而名垂史册。”

艾森豪威尔承认马歇尔是最合适的入选，但他听出总统显然仍在犹豫，并未作出最后决定。失望之余，他又看到一线希望，因为如果总统最终未舍得让马歇尔离开华盛顿，那么他艾森豪威尔就有可能执掌帅印。

这一天，丘吉尔已登上埃及的土地，这块土地本来是他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后来闹了独立，但仍属它的势力范围。当丘吉尔一行住进开罗梅纳大院内的别墅时，听说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参谋长史迪威等人几天前就到了，而且也住在这个院里，心里很是别扭。他本来不希望蒋来，或者来也等到德黑兰会议之后。显然，这是罗斯福有意安排的，目的在于用中缅战区问题来干扰英美就欧洲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第二天上午，罗斯福驾到。丘吉尔亲自去机场迎接，但他很快就发现，总统对他的敬重显然大不如前，下飞机便问蒋委员长是否已到。他始终弄不明白，罗斯福对中国为什么这样感兴趣，非要把它列为第四大国。在他眼里，中国人仍是维多利亚女工时代的东亚病夫，而这是由他们的肤色所决定的。

梅纳大院是一座卫宫院落，位于开罗西南郊吉萨金字塔附近，有一座饭店和37处独立的别墅。事先，纳粹间谍已窃知盟国首脑要在这里举行重要会

议。因此，为了保证安全，艾森豪威尔指示驻军严加防范，在大院周围围上铁丝网，安上高射炮和探照灯，还构筑了堡垒和炮台，建起方圆3英里的禁区，部署重兵把守。三国首脑出行都要乘坐防弹车，前后左右都是骑摩托的警卫和趴在吉普车上的机枪手。

会议开始前，丘吉尔就搞起了小动作。他劝蒋介石夫妇先玩几天：“去参观一下金字塔，游览一下尼罗河，痛痛快快地一直玩到我们从德黑兰回来。”可是，当他第二天来到罗斯福的别墅开会时，却发现小蒋夫妇比他来得还早，心中顿生反感。“完了，一切希望都落空了。结果是，中国问题在开罗会议上占居了首要地位，而不是最后。”丘吉尔愈发讨厌起这个瘦小的脸笑眼不笑的东亚人来，但生性迷恋美女的他却对打扮入时的蒋夫人产生了好感，不时欣赏着她那被紧身黑色旗袍衬托出的苗条身材及从旗袍两侧的开缝中隐隐露出的颀长妙腿。

然而女人毕竟代替不了政治。丘吉尔坚决反对为帮助中国打通滇缅公路而在缅甸发动两栖登陆作战。目空一切的布鲁克贯彻丘吉尔的意图，提出取消这一行动，而将登陆舰艇用于进攻巴尔干。美国人对英国人仍在做着帝国梦气得发疯，他们才不愿意美国的小伙子们为重建英国的殖民帝国去送死呢。结果，两军对垒，几乎要大打出手。布鲁克火冒三丈，金更是怒不可遏，差点要跳过桌子扑向布鲁克。

在一旁看热闹的史迪威兴灾乐祸地暗中为金使劲：“天啊，他疯了，我真希望他狠狠地给布鲁克一拳。”临了，仗是没干起来，但双方的怒气丝毫未消。

“这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布鲁克气哼哼地对马歇尔说。

“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马歇尔回敬了一句。

初次交锋后，英国人冷静了下来。他们明白，论地位和实力，他们现在已无本钱与美国人抗争、斗气，只能忍气吞声，笑脸相求。为了缓和气氛，他们于当晚分别宴请美国人。丘吉尔专攻马歇尔，布鲁克则对付其他人。但感情归感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马歇尔寸步不让。

第二天上午，英美两家在罗斯福的别墅单独会晤，丘吉尔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大谈他的地中海计划：1月份攻占罗马，2月份登陆罗得岛，然后进军巴尔干。“要让地中海战火不断”。

马歇尔早就听得不耐烦了：“首相的意思是，为了加快地中海的行动，‘霸王’行动有必要向后推迟啰？”

“我愿意支持‘霸王’行动，但同时我也希望‘霸王，不要变成‘暴君’。它的拼写应是Overlord，而不是Tyrant。我不希望5月1日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以致妨碍我们在地中海充分利用展开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有利条件。如果在地中海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将拖延向英国调遣实施‘霸王’战役所必需的兵力兵器的话，那也在所不惜。”然后，他抓着衣服领子大声喊道：“要知道，国王陛下政府的军队不能无所事事。枪不打是要生锈的！”

马歇尔也提高了嗓门：“如果我真的下这样的命令，老天也不会答应。要知道，没有一个美国兵会到那个该死的海滩上去送死！”

这个一向对首相温和、敬重的人竟也发起脾气来，着实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从此，丘吉尔再未敢对马歇尔发过火，也再未说起过登陆罗得岛的事。但双方气并未消，架照样吵。看来，只好把分歧带到德黑兰去解决了，而这正是美国人所希望的。他们要给斯大林留有充分的发言权，以满足

他参与盟国战略的愿望。



## 德黑兰分娩

总统和首相的座机于11月27日上午从开罗机场起飞，按各自选定的航线前往德黑兰。一路上，罗斯福兴致勃勃地观赏着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每一处名胜古迹，他吩咐驾驶员：“当你飞临每一处圣迹时，尽你的胆量贴近它兜兜圈子。”

他们途径贝尔谢巴：犹太人祖先以撒和雅各的居住地；希伯伦：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曾长期居住于此，并买下麦比拉洞作为家族的墓地；伯利恒：那耶稣的诞生地，建有最古老的圣诞小教堂。再往前就是大名鼎鼎的那路撒冷了，它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共同的圣城、古往今来的是非之地。这里圣迹遍布，令罗斯福激动不已，兴奋地指点道：“看！那是以色列国创建人大卫王墓。那是所罗门王在摩哩山岩顶建的圣殿和穆斯林建的艾格撒清真寺。那是旧城的西墙，也就是哭墙。那是耶稣受难地，耶稣拱顶，天国之门！那是圣墓大堂，还有耶稣升天教堂……”飞机在耶路撒冷上空兜了两圈，然后向死海，沿约旦河、再向东飞去。

相形之下，丘吉尔一路上则象赴刑场一样闷闷不乐，根本无心观赏什么景致。他的感冒还没好，嗓子痛得厉害，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几天火上得的确不少，话也实在说了很多，但却毫无结果。他苦思了一路，怎么也转不过弯来。当飞机临迫德黑兰时，他用嘶哑的嗓子忿忿地叫了起来：“最近在地中海这两个月，我无法向下院交待……我们没有理由抛弃那些在地中海闪烁着胜利光芒的良机！”

伊朗，这块曾哺育了古波斯灿烂文明的地方，历来是英、俄争夺的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宁把过去沙俄攫取的权益还给了伊朗，但英国人仍恋恋不舍地赖在那里，这令礼萨·巴列维国王非常反感，惹得他直向希特勒频送秋波。丘吉尔一气之下，与斯大林联手出兵伊朗，逼礼萨退位，并与新国王穆罕墨德·巴列维订立同盟条约。

德黑兰这个地方颇有些象卡萨布兰卡，各色人等一应俱全。在满目苍凉的街道上不时走过一对披金戴银的男男女女，而在富丽堂皇的街区又可时常见到衣衫褴褛的乞丐。马路上，高级小轿车从背负重物的瘦毛驴身旁疾驰而过；人行道上，一排排穷秀才靠着墙根席地而坐，为人代写书信和诉状；市场上，杂货铺、手工作坊、澡堂、清真寺挤在一块，敲打声、碰撞声、吆喝声、诵经声搅在一起，震耳欲聋，乱哄哄，令外来人心里直发毛。

丘吉尔下得飞机，发现伊朗当局采取的保安措施不很严密，皱了皱眉头。他乘坐的是敞篷汽车，前面有警车开道，沿途警卫是一些担任仪仗队的伊朗骑兵，每隔50码才有一个。他提心吊胆地行驶在尘土飞扬、拥挤不堪的马路上，心里合计着如果有人向他扔炸弹他该怎么办。幸而没发生什么事，平安抵达英国大使馆。

罗斯福则要油得多。他更喜欢采取无声无息的方式神秘地出现在德黑兰，而拒绝为他举行任何欢迎仪式。他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机场降落，然后象一个秘密使者一样偷偷溜进美国大使馆。

罗、丘二人抵达时，斯大林已在德黑兰，也住进自己的使馆。这种分散居住的状况必然带来安全方面的问题。英、苏使馆在城里，而美国使馆在城郊，两地相距几公里之遥。三个人无论在谁那相聚，都得有一方或两方每天在街上逍遥几回，而德黑兰又是纳粹特务经常光顾的地方，因此很危险。早

在会晤前，丘、斯二人为安全起见曾分别邀罗斯福住在自己的使馆，但罗斯福觉得无论住在谁那都必然得罪另一方，故都谢绝了。

午夜时分，莫洛托夫打电话邀哈里曼到他那去一下，神情严肃地告诉他，有消息证实，纳粹特务已经出动，准备在会议期间行刺三国首脑，建议罗斯福还是住进有高墙阻隔、重兵防守的苏联使馆，这样既方便又安全。哈里曼赶忙回去与霍普金斯等人商量。虽然大家怀疑这其中可能有鬼，但还是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安全第一，于是去征求罗斯福的意见。总统二话没说，高兴地同意了。他其实极想能有个机会接近斯大林，但又怕丘吉尔有想法。这下好了，以安全为借口是准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下午，一列警卫严密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离美国使馆。过了一小会儿，又一辆看上去不起眼的小车孤单地开了出来，朝另一个方向驶去。这辆车开得飞快，左拐右绕，不一会儿就进了一座高墙大院。车门打开后，抬下一个人来。那浅顶软礼帽和那不能动的下肢让人一看就知道，此人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坐在轮椅里，罗斯福定神四处打量了一番。这里静谧异常、宽敞、明亮、石墙高筑、岗哨林立。院子正中有一座主楼，虽显陈旧，但不失豪华。沿着几条松柳成行的绿荫小道，座落着几幢灰色砖房。为招待罗斯福，斯大林费了不少心思。他把罗安排在主楼会议大厅的对过，这样开会走动就方便多了。另外，他让人把罗的办公室、餐厅、卧室、厨房等都整修一新，还新修了一间洗澡间，确实够舒服的。

刚安顿下来，斯大林就过来拜访罗斯福。他今天穿上了他那稍显宽大的浅棕色元帅服，裤边有两道红杠，两个特大号金色肩章上各镶一枚红垦，依密的头发、铁灰的胡子、含笑的目光使他有一种威武的气质，显得很有魅力。

“哈呼！斯大林元帅，见到你很高兴，我一直想同你见面。”

“我也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呢，只因军务繁忙，不得脱身。才拖到今天，非常抱歉。您在这里还满意吗？是否还需要什么？”

“不，谢谢，一切都很好，我觉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非常感谢您给我提供了这所房子。”

“不客气，只要您喜欢就好。”

说着，斯大林从衣袋里掏出烟盒，打开后递到罗斯福面前。“怎么样，来一支俄罗斯香烟尝尝。”

“不，谢谢，抽惯了自己的。”罗斯福笑着耸了耸肩，掏出自己的烟盒，用他细长的手指取出一支，插在一个精致的烟嘴上，点燃后姿式优美地送进嘴里。

“您那个赫赫有名的烟斗哪里去了，斯大林元帅？据说您就是靠那个烟斗来熏跑自己的敌人的。”

斯大林眯缝着眼，狡猾地笑了笑：“看来，我几乎把他们全部熏跑了。”

“前线天气如何？”

“只有乌克兰天气很好，其他地区一片泥泞，还未上冻。”

罗斯福深表同情他说：“我这次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帮你从苏德战场引开 30——40 个德国师。”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好。”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美国人需要供养一支远离本国 3000 英里之外的 200 万军队。”

“这就需要有良好的运输工具，我完全理解你的困难。”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能解决，因为美国正在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制造船只。”

这边，罗、斯二人在进行着亲切的交谈。那边，丘吉尔则在大发牢骚。他曾希望罗斯福能住在他那里，以便能经常进行一些私下交谈，就象他们过去常做的那样，但罗疏远他。继之，他又要求上午或午餐时与罗斯福见面，以便在正式开会前协调一下双方的立场，但罗不理他，而非要和那个布尔什维克泡在一起，把他晒在一边。他简直气昏了头：“我有权担任会议主席，因为我年龄最大，因为我的姓氏是C字打头（罗是R，斯是S，排在C的后面），因为我代表的大英帝国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但我放弃这一权利，只要求一件事，那就是让我在30日举行晚宴，因为这一天是我69岁生日。我要喝得酩酊大醉，然后第二天开路。”

发完脾气，他悻悻地走过院子，到苏联使馆参加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苏联大使馆具有帝国风格的会议厅里，正中间摆着一张栎木大圆桌，桌上铺一块奶油色呢子桌布，周围放着圈椅，椅子上罩着带有条纹的绸缎套子，扶手是红木雕花的。圆桌中央有一个木制的支架，上面插着与会三国国旗。

罗斯福作为与会的唯一国家元首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他待大家坐走后首先致开幕词：

“什么在座的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我不揣冒昧地欢迎两位年长者。我愿意向加入到我们这个家庭的新成员表示欢迎，并愿意使全体与会者相信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快赢得战争的胜利。”

说完，他笑容可掬地扫视了一下坐在桌子四周的人，好象一位仁慈而有钱的大叔看望穷亲戚一样。

丘吉尔接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椅子往边上推了推，以便给他那肥胖的身体让出地方来。“这次会议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世界各种力量的伟大集合。我们手里握有缩短、赢得战争胜利和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等问题的决定权。我愿为我们无愧于上帝赐给我们造福于人类的良机而祈祷。”

他从容而有节奏地一字一句他讲着，象往外打字幕一样字斟句酌、有板有眼，然后也环视了一下所有在座的人，才慢条斯理地坐回到椅子上。

斯大林这时以东道主的名义慢声慢声他说：“我高兴地对在座各位表示欢迎。我想我们是历史的宠儿，历史赋予我们极大的力量和极好的机会，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竭尽全力为了共同合作，而很好地利用人民授予我们的力量和权力。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吧。”

他讲话时声音很小，大家都梗着脖子竖着耳朵使劲听。

罗斯福责无旁贷地带头转入正题。他首先回顾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然后把话题转到欧洲：“一年半以来，我们就在制定计划，但由于船舶吨位不足，我们不能确定这一战役的日期。我们不仅想横渡英吉利海峡，而且还要向纵深追击敌人。英吉利海峡是一个难于对付的水域，在5月份以前进行两栖作战是不安全的。所以在魁北克通过的计划，出发点就是这个战役应在1944年5月1日付诸实施。”

他接着又谈到盟军也可在地中海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但那样可能会使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推迟2—3个月，而他并不想把该行动推迟到5月或6月以后。他说：“我们想听听苏联朋友的意见，我们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减轻

他们的困难。首相，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丘吉尔思忖片刻，蠕动了一下嘴唇：

“等斯大林元帅发言之后我再谈吧，但我原则上同意总统的意见。”显然，他是想先摸摸苏方的底，然后再为自己的发言定调子。

斯大林不慌不忙他讲了起来：

“我的看法也许不对，但我们俄国人认为，意大利战场的重要性仅在于保证盟国船只在地中海自由航行。我们过去这样看，现在仍然这样看。我们认为从意大利直接进攻德国是不适宜的，正如著名的苏沃洛夫将军当年所发党的，阿尔卑斯山构成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

趁译员正在翻译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弯形的烟斗，然后打开烟盒，取出几支香烟，小心地把它们碾碎后塞进烟斗，再用火柴点燃。他悠然吸了一口，眯着眼睛环视了一下四周，目光正好与罗斯福的相遇，后者会心地一笑。然后，他搁下烟斗，继续说道：

“我们俄国人认为，在法国北部或西北部进攻敌人效果最好。就是在法国南部实施战役也比在意大利实施好。德国最薄弱的地方是法国。当然这是一个艰巨的战役，在法国的德军将疯狂抵抗，但这终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的全部意见。”

轮到丘吉尔了。他清了清仍感疼痛的嗓子，委婉动听而又小心翼翼他讲了起来：“与横渡海峡的战役相比，地中海的作战行动当然是次要的。但现在距实施‘霸王’战役的期限尚远，这期间，是否应该充分利用地中海的兵力对敌人施加最大的压力，以便尽快减轻苏联前线的负担？”

他停了片刻，想看看罗、斯二人的反应，并顺手从烟缸里拿起已燃到半截的雪茄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见无人提出异议，便继续说道：

“我们在意大利的首要任务将是占领罗马，然后推进到比萨—里米尼一线，如果我们夺取了罗马，进而从南面封锁德国，那么我们就向西推进，在法国南部发动攻势，或者东进在亚得里亚海地区登陆。”

斯大林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丘吉尔：“我不赞成分散力量的作法。我认为最好还是把‘霸王’战役作为1944年一切战役的基础。假如在发动这个战役的同时在法国南部登陆，那么，两支军队就能在法国会合。所以最好是进行两个战役：一个是‘霸王’，一个是作为支援‘霸王’战役而在法国南部登陆的战役。而与此同时的罗马战役应是牵制性的。”

丘吉尔争辩说：“我同意您关于最好不要分散力量的看法，但是我担心，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本来可以占领罗马并作好在欧洲开展大战役的准备，然而我们的军队却无所事事，不能给敌人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议会将指责我没给俄国人以任何帮助。”

嘿，他还真能诡辩。弄了半天，他推销地中海战略还是为俄国人着想，而且不这样，还要受国内的谴责。

对不起，斯大林可不想领这个不怀好意的情。他冷笑道：

“如果是我，我就宁愿走这样的极端：在意大利转入防御，放弃占领罗马，而在法国南部发动进攻，从而把法国北部的德军引过来。两三个月后，我再从法国北部开始行动。”

丘吉尔：“但是，如果不占领罗马，那我们的军队就会出现一次大溃败，而这是英国政府无法向议会作出解释的。我宁愿‘霸王’战役因此而推迟到8月。”

这时，一直在旁观战的罗斯福觉得有必要从中调和一下，并提出自己的倾向性意见：“我认为把时间大体上定下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进行地中海战役，我们就能按期实施‘霸王’战役。如果进行地中海战役，那么就势必推迟‘霸王’战役，而我是想推迟‘霸王’战役的。”

会场一片沉默。丘吉尔满脸温色，垂头丧气地大口抽着烟，然后狠狠地把烟屁股戳进烟缸里，气哼哼地道：

“干脆明说了吧，我本人认为我们的军队在地中海无所事事是件很不好事，所以我们不能确保5月1日这个开始发动‘霸王’战役的日期。确定固定不变的日期是个很大的错误，我不能仅仅为了确保5月1日这个日期而牺牲地中海战役。我看，这个问题还是由军事专家们去讨论吧。”

斯大林毅然决然他说：“那好吧，让军事专家去讨论吧。说实在的，我没想到要讨论纯军事问题，所以也没带总参谋部的人来，但我想，伏罗希洛夫元帅会尽力而为的。”

第一次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英国人垂头丧气地跨过马路，回到自己的使馆。医生莫兰勋爵见丘吉尔脸色阴郁，忙迎上去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丘吉尔只说了句“全砸锅了”，便一头倒在床上。随后跟进的布鲁克对莫兰解释说：“这次会议刚刚开始就结束了。斯大林已经可以任意支配总统，他的政治和军事要求可以通过英美在法国战场上最大的牺牲而获得最理想的满足。”

在罗斯福举行的晚餐会上，又是斯大林唱主角，大谈战后如何处理法国、德国和波兰问题，还谈到无条件投降：“在我看来，不把无条件投降原则讲清楚，只会促使德国人民团结；而订出不管怎样苛刻的具体条件，并告诉德国人这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反倒可以促使德国早日投降。”

第二天上午，丘吉尔又要求与罗斯福共进午餐，但又遭拒绝，令他大惑不解，嘴里咕哝着：“他不是这样一个人呀。”更使他不满和苦恼的是，罗斯福在拒绝他的同时竟又去与斯大林单独联络感情。他觉得罗斯福对他做得太过分了，过去那股亲密劲儿都哪去了？

罗斯福此时的确对丘吉尔罗罗嗦嗦有点不耐烦了。“说真的，我已经累了！”他对助手们说，“如果你们也和我一样，整整用了5个小时才用小推车把温斯顿推上斜坡，你也会疲惫不堪的！”

见罗斯福一个劲地接近斯大林，丘吉尔也觉有讨好大元帅的必要。为了迎合斯大林，他那天下午也穿了套军装，并代表国王陛下向斯大林格勒市民赠送了一把特制的精美宝剑。随后，众人忽忽拉拉来到凉台上，留下一张令整个世界为之震动的合影。气氛热烈之极，使人暂时忘记了他们之间的不快。但几分钟后，当大家重新回到会议桌上来时，空气又凝固了。

斯大林单刀直入：“谁将指挥‘霸王’战役？”

罗斯福答道：“这个问题还没决定。”

斯大林：“那么‘霸王’战役将会落空。如果不是由一个人既负责战役的准备，又负责战役的实施，那‘霸王’战役是搞不起来的。”

丘吉尔：“英国政府考虑到大部分部队将来自美国这一事实，希望由一位美国将军来担任总司令。这个问题最好不在大会上解决，而在我们三国首脑之间、小范围内讨论。”

罗斯福：“任命总司令的问题将取决于我们在这里会谈的情况。”

斯大林：“俄国人并不想参与任命总司令的事，但俄国人想知道，谁将

是总司令。我们希望能尽快任命总司令，由他既负责‘霸王’战役的准备，也负责‘霸王’战役的实施。”

丘吉尔：“我完全同意。过两个星期我们将任命总司令，并把他的姓名通知你们。”

接下来，丘吉尔又开始长篇大论地贩卖他的地中海战略，使会议又象车轱辘一样转起来，重演了一遍前一天的争吵。丘吉尔象是一头饿极了的狮子，屡屡扑向“柔软的下腹部”，一会要吃罗马，一会要吃罗得岛，眼睛还不时瞄着土耳其。斯大林则象一个老练的猎人，对丘吉尔紧盯不放，一次次瓦解丘吉尔扑向猎物的企图。罗斯福咬着嘴在旁边看热闹，但显然偏心眼，不时为斯大林支上一招。

斯大林本来是个不容异见、动辄发怒的人，但对丘吉尔他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尽量语气平和，沉着应战。丘吉尔正相反，常常突然发怒，面红耳赤，不能自制。看到他这个样子，罗斯福心里暗自高兴，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快感。

但对丘吉尔没完没了的唠唠叨叨，斯大林最终还是耐不住性子：“这会还得开多长时间？我们在这儿呆的时间是有限的！”

罗斯福提议：“还是把这些问题交给三国军事委员会去研究吧，让他们拿出个意见来。”

斯大林表示反对：“我们不需要什么军事委员会，也不要求进行任何研究。我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比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更大。我只想直截了当地向丘吉尔先生提出一个问题：英国是否真正相信‘霸王’战役，还是不过为了安慰俄国人，说说而已？”

丘吉尔闪烁其辞：“只要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我们就义不容辞地竭尽全力横渡海峡去打德国人。”这是典型的丘吉尔式回答。

斯大林从座位上陡然站起，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走吧。我们在这儿没什么事好干了，前线还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办呢！”

罗斯福赶忙解围：“啊，我们大家都饿了，我建议休会，去出席斯大元帅为我们准备的晚宴。”

当晚的宴会气氛虽不很热烈，但还算轻松。丘吉尔显然还未从刚才的争论中完全摆脱出来，有些落落寡欢，象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堆在椅子上，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风采和情趣，甚至连玩笑话都听不出来了。斯大林却象换了个人一样，眉飞色舞，神采飞扬，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架式，热情地招待宾客，还不时地拿那位垂头丧气的丘吉尔开玩笑。他知道他已胜券在握，那种战胜对手的快感鼓舞他通过取笑失败者而获得更大的乐趣。

“我建议”，斯大林从座位上站起来，“为尽快对全部德国战犯进行审判，并对他们严加惩治而干杯！一定要消灭德国总参谋部，要枪毙5万德国军官。”

丘吉尔跳了起来，把酒杯也碰翻了。他似乎喝多了，脸涨得通红，两眼充血，挥舞着双手，高声叫道：

“英国议会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容忍集体枪杀。苏联人不应在这个问题上想入非非！”

斯大林两眼含笑盯着丘吉尔，又说了一遍：“必须枪毙5万人！”

丘吉尔怒发冲冠：“我宁愿此时此刻让人把我推到院子里毙了，也不愿让这种可耻行为来玷污我和我国的荣誉！”

艾登一个劲地给丘吉尔使眼色、打手势，想让他明白这不过是玩笑话，

别当真。但一向机灵的丘吉尔今天不知道怎么就是反应不过来。罗斯福见状，忙打圆场，想使玩笑变得更加明显，笑道：“我又要给你们当调解人了。折衷一下吧，就杀 4.9 万人。”

除了丘吉尔，其他人都大笑起来，但这越发使他下不来台。他知道他被嘲弄了，一气之下，起身离开餐桌，走到隔壁房间，大口大口地吸起雪茄烟。不一会儿，他感到有人在轻轻地拍他的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斯大林笑嘻嘻地站在他身后。“请别介意，我只是开了个玩笑。”

在斯大林面前，丘吉尔总有一种自愧不如和不很自在之感。他承认“斯大林的风度是很有魅力的，如果他想拿出这种风度的话”。他生来还未怕过什么人，到哪里都是趾高气扬，信心十足的样子。但在德黑兰，他终于碰上了令他敬畏的高人。这个人才华横溢，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运筹帷幄，既幽默又无情，既灵活又果断。令丘吉尔不解的是，他去年在莫斯科怎么未发现斯大林有如此魅力？真是斗转星移，物换境迁了。在高人面前，他只好也只能甘拜下风。

重新回到餐桌上，丘吉尔完全任人摆布了。斯大林再怎么取笑他，他也不去计较了。到最后，乔大叔也自觉不能欺人太甚，转而安慰和赞扬起可爱的丘大爷来，甚至说“魔鬼是共产党，而我的朋友保守党是上帝”，弄得丘吉尔哭笑不得。末了，斯大林还把胳膊搭在丘吉尔的肩膀上，亲密得象革命同志一般。

回到使馆，丘吉尔精神似乎要垮了一样，失魂落魄、萎靡不振。他依在床上，双目紧闭，悲哀地对艾登说：“人类可能还要有一场流血更多的战争，那时我不在了。我将长眠，我想长眠亿万年。”

他点燃一支雪茄，又倒了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似乎要把所有的忧愁都浇个一干二净。

莫兰走进来，摸了摸他的脉搏说：“心跳 100 下。你喝得太多了，安静一下吧。”

丘吉尔笑道：“不要紧，很快就降下来了。”

但很快，他的脸也沉下来了，凝视着莫兰，自言自语他说：

“我相信人类可能会毁灭自己，消灭文明。欧洲将变成一片荒芜，而这可能有我的责任。这些事为什么要折磨我？……你看我的精神能维持到战争结束吗？有时我觉得我已是行将就墓的人了。”

第二天，丘吉尔向斯大林全面投降了。他私下里对斯大林说：“元帅可能以为我对‘霸王’战役不够重视，其实不是这样。问题的症结在于登陆工具和美国人对印度洋战役的过分重视……”斯大林微笑地听着，对丘吉尔不惜以出卖美国人来向他讨好，不免洋洋自得起来，甚至以师长的口吻教导起他来：

“我担心，如果 5 月份不进行这样的战役，那么这个战役就告吹了。因为几个月之后天气会转坏，将无法给登陆部队输送必要的补给。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战役，可以预料，这将会使人大夫所望并产生不好的情绪。”

丘吉尔急忙表态：“我对登陆本身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登陆后 30—40 天会发生的情况。”

“这你放心。一旦盟军在法国北部登陆，红军这面也将转入反攻。如果得知登陆将在 5 月或 6 月进行，那么俄国人就可以准备好给敌人不是一次，而是几次打击。”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中午吃饭时，罗斯福兴高采烈地宣布：

“先生们，我想告诉斯大林元帅一个好消息。在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参加下，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今天通过了下列决议：‘霸王’战役定于1944年5月进行，并将得到在法国南部登陆作战的配合。”

虽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对这句话等了两年多的斯大林仍不免有些激动。他脸色苍白。嗓音低沉他说：“我对这个决定很满意。”

一阵沉默之后，他接着说，“我想告诉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法国登陆战役开始时，俄国人将准备给德寇以沉重打击，以便把德军牵制在东线，使其不能给‘霸王’战役造成任何困难。”

罗斯福真诚地道了一声谢。

“那么总司令到底何时能任命？”斯大林紧追不放。

“在最近三四天内。我们一回到开罗即可任命。”

关于第二战场问题，就这样经过于般努力、万般艰难地最后敲定了。罗斯福后来说：我为“‘霸王’行动做了艰巨的斗争，一次又一次扭转了丘吉尔的方向。由于斯大林的帮助，我最终获得了胜利。从那时起，我们就建立了私人关系。冰层打破了，我们谈起话来就象男子汉和兄弟一般。”斯大林则说：“丘吉尔这种人你要是不盯着他，他就会从你的口袋里掏走一个戈比。而罗斯福呢！他不是那种人，他只掏大硬币。”

这一天正赶上丘吉尔过生日。晚上，他大摆宴席，庆祝他69岁寿辰。8点过后，各路宾客相继来到英国大使馆。军人们身着各色军礼服，竞相争辉；文官们穿戴燕尾服，争相斗艳。老寿星兴高采烈、容光焕发，兴致勃勃地吸着雪茄烟，满脸堆笑地招呼来宾。

待大家入席后，斯大林首先举起酒杯：“为我的战友丘吉尔的健康干杯！”随后是拥抱、握手。丘吉尔很喜欢俄国人的祝酒方式，于是如法炮制，不时离开座位，走到这里，又走到那里，为这个干杯，又为那个干杯。当他宣称斯大林可与俄国历史上伟大的英雄们并列，应获得“斯大林大帝”称谓时，斯大林不慌不忙地答道，他的荣誉是属于俄国人民的。这时，一位侍者正端着一大盘冰淇淋走过来，不小心滑落到俄国翻译巴甫洛夫头上。但巴甫洛夫丝毫不为所动，仍沉着地翻译着斯大林所说的每一句话。

另一段小插曲发生在斯大林与布鲁克之间。那是布鲁克在谈到英国在战争中损失最大、作战时间最长、打的仗最多、所以贡献也最大时，斯大林的检立刻沉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布鲁克说：

“布鲁克将军对苏联红军是不太友好的，一直挑剔我们，让他到莫斯科来，我会请他看看，俄国人并不是孬种，交交朋友是值得的。”

布鲁克不甘示弱，也用眼盯着斯大林：“你竟认为有必要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这使我非常惊讶。你一定记得，今天上午我们在讨论掩护计划时，丘吉尔先生说，‘在战争中，真理必须由诺言来护卫’。你也一定还记得，你本人也曾对我们说，在你所有的伟大战役中，你总是对外界隐瞒你的真实意图。你告诉我们，你的假飞机和假坦克总是集中在人们直接感兴趣的战场上，而你的真实意图却总是讳莫如深的。那么，元帅，你被假飞机和假坦克给蒙蔽了，以致未来发现我对苏联红军真正友好的感情，也没有看出我对红军全体指战员真正的战友情谊。”

斯大林听着，脸上现出莫测高深、不可思议的表情。未了，他转向丘吉尔说：



“我喜欢这个人。他说的是由衷之言。我以后得找他谈谈。”

干杯声一直响到午夜。碰最后一杯时，丘吉尔对斯大林说：

“英国正在变成粉红色。”

斯大林颇有兴致地道：“那是健康的象征。我要称你为我的朋友。”

“叫我温斯顿好了。我在背后称你乔。”

“不，我要称你为我的朋友。请允许我称你为我的朋友。”

丘吉尔：“为无产阶级大众干杯！”

斯大林：“为保守党干杯！”

12月1日，三巨头签署了一项共同宣言，定于6天后向全世界公布：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在陆上消灭德国的军队，在海上消灭德国的潜艇，从空中消灭德国的兵工厂。我们将无情地、日益猛烈地进攻。我们结束了我们友好的会议，满怀信心地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那时世界各国人民将不受暴政的压迫，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意愿和自己的良心自由地生活。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作为志同道合的真正朋友在这里分手。”

第二天上午，罗斯福和丘吉尔向斯大林道别。

罗斯福身披黑色斗篷，头戴灰色软礼帽，满面笑容地握着斯大林的手说：

“我们在这里所达成的各项协议必将保证我们获胜。”

斯大林也微笑着说：“现在已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胜利将属于我们。”

车开动时，罗斯福向送行的人群做了一个V字形手势，随后消失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和丘吉尔将重返开罗，继续进行“六分仪”会议。他将在那里实现他向斯大林许下的诺言，决定由谁来指挥“霸王”行动。

### 三、各就各位

迷人的艾克  
隆美尔登场  
古怪的蒙蒂  
巴顿亮相

1943年12月6日，“六分仪”会议又经过几天的讨论，最终为盟国1944年的军事行动定了调子：“‘霸王’战役和‘铁砧’战役是1944年压倒一切的作战行动。这两个战役必须在1944年5月实施。在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得采取可能损害这两个战役的任何行动。”

会议结束时，罗斯福把马歇尔叫到身边，向他口述了一份电报：

“总统致斯大林元帅，已决定立即委任艾森豪威尔指挥‘霸王’行动。”

马歇尔平静地在一张黄色便条上把上述内容记了下来，并交给罗斯福签字，然后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这个决定对马歇尔来说不啻是一个沉重打击，尽管他已有思想准备。两天前，霍普金斯受总统之托来探听马歇尔对他本人任命的想法。马歇尔表示，他将接受总统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不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将继续忠心耿耿。

罗斯福此时的倾向性已很明显。本来委任马歇尔指挥“霸王”行动几乎已是定论，他本人同意，各方也基本一致拥护。但从德黑兰回来后，罗斯福愈发感到他身边不能没有马歇尔这样一位沉着冷静、运筹帷幄、领导有方的得力干将。他觉得没人能代替马歇尔，即使艾森豪威尔也不能。这种想法很快就占了上风，以致不惜以牺牲马歇尔名垂青史的好机会为代价。当然，如果马歇尔主动请求担任“霸王”战役指挥官，他是无法拒绝的，尽管有些遗憾，但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这一请求，因为这一职务本来就是给他的。考虑到此项决定对马歇尔的前途至关重要，作为知心好友，罗斯福虽然已有定见，但又不想昧着良心把它强加于马歇尔。于是，他来了个迂回战术，要霍普金斯去探听马歇尔的口风，希望他会主动提出来留在华盛顿。马歇尔何许人也，他洞察秋毫的智商使他一眼就看出了总统的用意。想想看，要他指挥“霸王”行动本来已经是定下来的事，现在又要他来表态，这不是多此一举就是别有用心，而智商更高的总统决不会干多此一举之事，那与然只能是别有考虑了。在这种情况下，忠诚而自尊的马歇尔在失望之余不想违背总统的意愿，也不想主动提出什么请求，你总统看着办吧。罗斯福见状，良心更加不安。他当然有最后拍板的权力，但他仍希望马歇尔能自己表态，尽管这有些强人所难。

第二天中午，罗斯福请马歇尔与他共进午餐。席间，罗斯福觉得很难直截了当地谈他的真实想法，因此说起话来吞吞吐吐、转弯抹角。当他终于说到问题的实质、问马歇尔到底想担任什么职务时，聪明的马歇尔自然早已听出那弦外之音。罗斯福此举固然有一定的冒险性：如果马歇尔真的提出他想要的职务，他将别无选择。马歇尔也清楚地知道，只要他提出请求，他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然而，强烈的自尊心、严谨的军人素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使他难于张口为自己要求什么。事实上，他的确从未利用其地位和影响为自己谋求过什么。狡猾的罗斯福当然深知马歇尔的这一品质，自信马歇尔不会做出令他为难的事来。他之所以把主动权交给马歇尔，一是为求自己心安，二是为照顾马歇尔的自尊心。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明明知道总统是在

耍小把戏，但他强烈的无私精神促使他去成全总统的小把戏。他不动声色他说：

“总统，我希望您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最合您心意的方式，毫无约束地处理这件事情，而不要考虑我的个人情绪。不管您让我去哪里，我都会愉快地接受。”

这虽然不完全是罗斯福所期望的回答，但已足够让他下台阶了。他轻松地主动把谜底及时揭开，好象问题已经解决了似的：“好啦，要是你不在华盛顿，我会睡不安稳的。”这实在有点差强人意，但马歇尔无可奈何。他心里明白，总统煞有介事地来让他挑选职务，不过是给自己个面子而已。再者，总统如此决定不为别的，而恰恰是因器重他、依赖他。对此，他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但当一个人渴望已久并且马上要到手的東西一夜之間化為烏有時，那強烈的失望之情和內心痛苦是不言而喻的。12月7日，他沒向總統打招呼就離開了開羅，這在他來說是罕見的失禮之舉。他沒有按原計劃抄近路向西飛行，而是遠遠地向東、向太平洋方向飛去。對這次不辭而別，羅斯福沒有提起過，馬歇爾也沒有解釋過。

## 迷人的艾克

这一天，艾森豪威尔从阿尔及尔飞往突尼斯去迎接罗斯福。行前，他收到马歇尔发给他的一份措词含糊的电报，通知他说将有一名英国军官接任他的地中海战区总司令一职，但没明确说他将任何新职。这份电报令艾森豪威尔迷惑不解，生出许多猜测：让我去指挥“霸王”战役？他的脸上出现喜色。调我回国？喜色瞬间变成了愁容。从各种渠道来的消息表明，后一种可能性极大。

这些天来，他一直心烦意乱，常想发火，即使对他远隔重洋的妻子也不例外。有天玛米来信，要他到商店给她买点东西，他不耐烦地回信说：“我不象别的人那样有时间去商店闲逛。”几天未接到玛米的信，他又觉得心烦，没好气地写道：“我希望你不是在雷诺寻欢作乐。如果你不是这样忙得不可开交，那你究竟为什么不写信呢？”一次，他手下人说他如果他回华盛顿，那他们是否要跟他一起回去。他生气地嚷道：“没那个必要。如果我不得不回华盛顿，那么6个月之内我反正会被抬到阿灵顿公墓去的！”

心一烦，就想家。“亲爱的玛米，我非常想念你。关于指挥宫变动的种种谣传到底会有什么结果，我确实不知。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的确希望最近能见你一面。我知道我的脾气已经变坏了。任何一个经历了我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人都会变的。但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我爱你！但愿能见到你，哪怕一个小时也好，能让我告诉你这种爱是多么强烈！”

圈内的人都清楚，艾森豪威尔想老婆是实实在在的，他和她已经分别一年多多了。但他们也知道，玛米并不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那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当时，马歇尔为实施“包列罗”和“围歼”计划，派他到英国去实地考察。在那年5月的一天，他和克拉克将军抵达伦敦，为他们开车的是一位楚楚动人的英国女兵。说来也巧，这位叫凯·萨默斯比的英国小姐被派给艾森豪威尔实出偶然。那天，别的女司机都已经抢了好差事，为大官们开车去了。分派任务的军官抱歉地对她说：“希望你不要介意，现在只剩下这位艾森豪威尔了。”凯感到很失望，她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位只有两颗星的无名少将，但已别无选择，只好无奈地做了个鬼脸，冒出一句：“那好吧。”

火车晚点，等到中午还不见人来。凯饿得发慌，就溜到附近去吃三明治。等她闲逛回来，发现有两个美国军官正站在她的车旁，心说糟糕，连忙跑过去不好意思他说：“对不起！请问，哪位是艾森豪威尔将军？”

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虽然初次见面，凯对艾森豪威尔不以为然，但她却给艾森豪威尔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印象。她年轻、貌美，活泼、调皮，属于那种人见人爱的女性。

一个月后，当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驻欧美军司令，再次来到伦敦时，他点名要凯作他的司机。自那以后直到战争结束，他们再没有分开过。艾森豪威尔有意安排凯为他多做些事，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她在一起。除了为他开车外，她还要帮他接电话、处理信件和安排约会，俨然成了他的私人秘书。他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渐渐地，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了。

战争，既能激发人们低级的情欲，也能创造人们高尚的情感。在这样一种残酷、压抑、孤独、苦闷的环境中，两性间的关系会以百倍的速度向前发展，且常能很轻易、很自然地冲破那和平时期的道德规范。就艾森豪威尔的

人品而言，若在平时，即使有无数的美女围着他转，他也未必心动。但战争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使一切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使平时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发展起来的关系，在几天之内就做到了。感情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最优越之处、最妙之点。艾森豪威尔和凯的战时爱情，用凯的话说，“正如一个人在寒冷而阴湿的夜里忧心忡忡地爬上床时，突然发现有人在被子里放了两个热水袋一样，会在这出其不意的温暖中，即刻感到轻松愉快。”

终于有一天，他们积压在心底的爱情象火山一样喷发了。

一天早晨，凯象往常一样来到艾森豪威尔办公室。她发现他今天有些异样，那平日坚定而慈祥的目光夹带着迟疑与不安。她从未见艾森豪威尔有过这种神情。

他微笑着，用一种轻柔而关切的语气对她说：

“你想做套新军装吗？不，是两套。”

“当然想啦！谢谢你。不过，我只要一套就够了。”凯感激地答道。

“应该感谢的是我，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愿意为你做一点儿事啊。”

他动情他说着，然后紧紧咬住嘴唇深情地看着她。那话语说得她脸上发热，那眼神看得她周身发抖。她不知所措地坐在桌子旁呆呆地看着他。屋子里一片寂静，静得几乎可以听到两个人的心跳。

片刻，艾森豪威尔打破沉默，声音发颤他说：“凯，你和别人不一样。”说着，他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握住凯的手，目光中充满了温情。

房间里又是一片寂静，二人相视无语。凯这时已由慌乱变成羞怯。从她那含情眼神和急促的呼吸中可以看出，她此时正体味着莫大的幸福感。她过去也曾爱过，但从未象这次来得自然，这样情投意合。她深情地看着艾克，心里在高声地喊着：“天哪！我真的爱上了这个人！”

一上午，凯都沉浸在幸福的欢乐中，手里在于着活，心里却在想着她和他走向爱情道路上的每一个细节，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有过的表情。然而在中午回家的路上，艾森豪威尔似乎对他早上的行为后悔起来。他对凯说：

“今天早晨我对不起你，我不该说那些不太严肃的话，请不要记在心上。”

凯没吭声。他接着又自责道：

“我真该死！你难道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真傻，我要你把它忘掉。”

“将军，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凯难过极了。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艾森豪威尔的话深深地刺伤了她，一上午的高兴劲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心中充满了凄怨：艾克，你是害怕了，还是在拿我取笑？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她眼中浸着泪花，努力克制着不让它掉下来。

这天晚上，他们俩都失眠了。

第二天，艾克按铃叫凯。凯装出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镇定自若地走进艾克的房间。

“将军，有何吩咐？”

“我想告诉你，明天早晨裁缝来这里，先给你量衣服。布彻可以开车送我去办公室，你量完衣服再去。”

凯冷冷他说：“哦，我不想量了。我现在的衣服够穿的了，谢谢你。”

艾克突然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步跨到凯面前。

“你真该死，是个顽固的爱尔兰人。你必须去量衣服，这是命令。你难道不知道，我想你都想疯了吗？”

凯猛地抬起头来，看到一双充满激情的眼睛在热切而渴望地盯着她。猛然，两个人情不自禁地几乎同时伸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随后是短促而热烈的亲吻。他的吻是那么如饥似渴、迫不及待，令凯喘不过气来。她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深身无力，瘫倒在艾克怀中，响应着他的每一下爱抚。

他终于停了下来，双手捧着她的面颊，低声说：“该死的，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上你有很长时间了。”

凯甜蜜地笑了，她掏出手绢为艾克擦着印在脸上的口红，嘴里喃喃他说：“我也早爱上你了。一天不见你，我就心烦意乱，什么也干不下去。”

“凯，请原谅我昨天在车上说过的话。在今天以前，我心里一直很矛盾，不知我们该不该相爱。你知道，我是个有家室的人，年纪比你大 20 岁，又是总司令，别人知道了会怎么说？我倒没什么，但我担心你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我不想使你受到非议，我不想让任何人说你的闲话。知道吗？”

凯答应着，理了理头发，定了定神，神采飞扬地飘出将军的房间。

爱的历险感觉是奇妙的，自古吸引了众多的多情男女，即使他们往往要冒着身败名裂乃至危及性命的风险。尽管世界上有许多地区对通奸者有着成文或不成文、程度不同的惩罚，但偷情的乐趣仍鼓励着他们不惜以身试法。虽然开放的西方对此类问题看得并不那么严重，但若发生在军政要人身上也不被认为是无伤大雅之举，有时甚至会影响到职务的竞选与升迁。偷情也有两种不同情况，有的是为了寻求感官刺激，只满足生理需要；有的是为了寻找情感寄托，既满足生理的也满足心理的需要。艾克和凯相信他们属于后者，相信他们的爱是真实的、崇高的、合理的、无害的。纵使他们也清楚他们的爱是不能见人的，但爱情的闸门一经打开便再也关不上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艾克和凯的隐情不久就被细心的人察觉了，虽然他们没有充分的证据，但这不妨碍他们发挥充分的想象力制造出各种生动的情节。远在华盛顿的玛米自然也从好事者嘴里听到些流言蜚语。一想到有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与丈夫厮守在一起，她就魂不守舍、心烦意乱，这对弱不禁风、常常生病的她来说不免又添了块心病。她在信中直截了当地发泄她的不满，而他则一再向她保证没那么回事。玛米将信将疑，百般聊赖，整天没头没脑地思前想后，要不就是一头埋在惊险小说里读个通宵，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打发着时光，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忽有一日，她接到通知，说她丈夫很快要回国与她团聚数日。她欣喜若狂。要知道，他们已有 18 个月没见面了。她看着镜中自己憔悴的面庞，不觉迟疑起来：那个女人到底长得什么样？他还会不会爱我？她忧心忡忡、矛盾重重，盼相见又怕相见。

那天下午，艾森豪威尔在突尼斯迎来了总统一行。一下飞机，罗斯福对艾森豪威尔就表现出少有的热情。上了汽车，总统微笑着转过头来对艾森豪威尔说：

“好了，艾克，你快要去指挥‘霸王’行动了！”

艾森豪威尔内心一阵惊喜，忙不迭地连声说：

“感谢总统的信任。我知道这个任命牵涉到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希望您

不致失望。”

“好好干，艾克。”

“我会尽力而为的，总统先生。”

艾森豪威尔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职务。他实在太幸运了。要知道，他一年多前还是个被人看不起的小少将。连凯为他开车都觉得在姐妹们面前抬不起头来。

艾克的祖先是德国人，18世纪时迁到北美。他们都是些普通的劳动者，过着艰难的贫困生活。到了祖父这辈，家里稍显宽裕。购置了一个小农场，全家人靠务农为生。然而，他的父亲戴维却不甘一辈子种地，在和他母亲结婚后变卖了地产，在当地开了个杂货店，但没过几年就赔个一干二净、倾家荡产，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找不到。后来，戴维总算在得克萨斯的铁路上找了份工作，并租了一间小木板房安家。就是在这间木板房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1890年10月14日呱呱落地。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全家又迁到堪萨斯的阿比伦，这里是西部牛仔的世界，酗酒、斗殴、动刀子、玩枪法的事司空见惯，警长们不是被射杀就是被赶跑，弄得小镇上的人惶惶不可终日。

从小在西部长大的艾森豪威尔自然也受到那粗犷传统的熏陶，一生对西部小说爱不释手。他崇拜那些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英雄，尤其是大人们常常说起的一个名叫比尔的警长。比尔是个神枪手，腰上挎着两支左轮手枪，能快速击中抛向空中的钱币，并可同时击毙向相反方向逃跑的匪徒。

小艾克倔强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在他13岁时参加的一次拳击赛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的对手是个反应灵敏、身材健壮的当地拳击冠军。艾克一开始就发起凌厉的攻势，想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但对方毕竟训练有素，一连串准备的组合拳打得他眼前直冒金星。艾克不服输，咬着牙顽强抵抗，直战到双方谁也打不动了，气喘吁吁地紧紧抱住对方。他被打得不轻，足足在床上躺了三天。可钦的是他的父母谁也没有责备他，而且还鼓励他多从事这类运动，以培养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中学毕业后，由于家里经济拮据，他没有马上考大学，而是先干工作接济他哥哥埃德加，待埃德加大学毕业工作后，再反过来接济他上大学。最初，他根本没想过要上军校，当军人，但一个偶然的会他结识了一个酷爱军事的朋友，这个朋友鼓动他报考西点军校，理由之一是上军校可以免费，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艾森豪威尔动心了。结果，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走进了西点的大门，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在西点，艾森豪威尔并不是一个模范学员。他不大注意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学员纪律，常常钻制度的空子，人称“大胆的魔王德怀特，无畏的骑士唐”。他经常邀上几个不守纪律的人从厕所的窗口爬出去，绕过岗哨：跑到好远的镇上喝咖啡、下馆子。在军校私自外出，被认为是最严重的违纪行为，一旦发现就会被马上逐出校门。但他并不在乎，好在也从未被校方发现过。按优秀学员的标准来衡量，他无疑是调皮捣蛋的家伙。经常搞恶作剧，经常挨罚。在学业上，他向来不大用功，总是处在中游的水平上，并以此为满足。他不是不聪明，只是不想用功，盼着早点毕业。

尽管艾森豪威尔不求上进，但人缘却很好。他性格开朗、热情、直率，善于交际，逢人便打招呼，一见如故。他总是咧着大嘴微笑，很有感染力，让人喜欢得不行。凡是有趣的和取乐的事，他没有不凑热闹的，哪怕是打群架。他会在洗澡时突然高声亮一嗓子，也会在吃饭时拣起块菜从背后抛向别

人的后脑勺。

他乐于助人，宽以待人，经常为别人排忧解难。一次，一个学员被叫起来背诵所说课程，他背不出来，便磨磨蹭蹭地拖延时间等待下课号。但这时离下课起码还有5分钟之久，憋得那位学员抓耳挠腮。艾克见状，忙站起来解围。他向教员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中了计的教员还没有回答完，下课号就响了，使那位学员摆脱了困境。还有一次在他参加比赛而受伤住院期间，一位学员因病情严重而痛苦异常，不住地叫喊病房主任帮忙，但那主任就是不理睬。艾克气不过，翻身下床，大声喝道：“满足他的要求，否则小心你的脑袋！”

他当时实在无意于在军事上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想当一个体育明星。他酷爱体育，尤其是那富有挑战性的橄榄球运动。别的学员利用课余时间温习功课，而他的课余时间几乎全泡在运动场上。他的杰出体育才能使他很快进入校队、陆军联队，赢得了无数场比赛的胜利，被舆论界称之为“堪萨斯旋风、龙卷风”、“最有希望的中卫”、“正在崛起的全美中卫”、“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然而在一次比赛中，他膝部严重受伤，被抬下球场，住了一个月的院。出院时仍一瘸一拐的，不得不忍痛与橄榄球告别。这使他心灰意冷，百无聊赖，甚至两次提出退学，但都被同学们阻止了。他回忆说：“一次，我的申请书都交上去了，但被同学们扣了下来。他们一面请队长扣留申请书，一面说服我，我只好留了下来。”同学们推举他当了球队教练和拉拉队长。在这两个业余岗位上，他开始显露出他的领导才能。有位学员回忆说：“艾森豪威尔有一种男子气，或叫做‘野性’，那是他人所没有的。他身上有一股果敢刚毅的气质。他懂得如何把自己的必胜信念和当时的气氛结合起来，也知道怎样以自己的蛙力去感染他人。”另一位学员说：“他的显著特点是快乐、友好和幽默，同学们都喜欢他，他也喜欢大家。……他有一种无价的本领，能使第一次遇到他的人对他本人及其思想产生真正的兴趣。……尽管艾克总是面带笑容，生性温存，但也决不是一个馆皮笑脸的‘活宝’。在和人谈话时，他的双眼会凝视着对方，专心倾听你所说的一切。就我看来，正是这种品质形成了艾克‘迷人性格’的基础。”

艾森豪威尔对军职真正发生热情是1922年以后的事。那年他奉派前往巴拿巴，在他称为“最伟大军人”第20步兵旅旅长福克斯·康纳将军的司令部任职。在接触中，康纳相信艾森豪威尔很有发展前途，于是不遗余力地培养他、提携他。他教艾克如何更好地完成想定作业，要他起草所有的作战文书、野战命令，还指导他阅读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并就各种军事问题同他进行长谈，简直就象带研究生一样。的确，博学的康纳是艾克探索军事艺术的导师，如果没有他，艾克可能永远疏于武道，永远默默无闻。在这位导师的教诲中，给艾克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经常大讲特讲联合指挥问题。他说：

“我们躲不过另一次大战。我们将和盟国联合作战。我们必须建立单一指挥制度。我们决不接受曾经迫使福煦将军去工作的那个‘协作’概念。我们一定要坚持个人单一责任制。在指挥战役时，领导者必须学会克服民族主义的观念。”

那以后，他真的热爱起自己的职业来。1925年他进入当时最具权威性的指挥与参谋学校学习，一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与他10年前在西点时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上级部门及时地发现了他的才能，把他调到陆军部工作。在那里，他充分发挥其计划才能，为长官们出了不少好点子，解了不少难题，



以致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离任赴菲律宾时，坚持要带上他，然而在和平时期，一个军人的能力再大也难有充分发挥的余地，他的成绩再突出也难以得到相应的回报。从 1920 年到 1940 年这整整 20 年间，他的军阶只晋升了一次，那是 1936 年他在菲律宾从少校晋为中校。

他是队 1941 年开始得势的。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后，已错过上次大战的艾森豪威尔深信，美国迟早要卷入这场战争，而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参战的机会了。于是，他谢绝了麦克阿瑟和菲律宾总统奎松的挽留，于 40 年初返回美国。

战时是使一个国家或军队最能任人唯贤的时候。参战在即的美国同样在忙着选贤任能、积极备战。这一年，伯乐马歇尔象教练员物色上场队员一样，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手中的花名册。他对艾森豪威尔并不熟悉，但熟悉他的人没有不说他是好样的，试试看吧。他先把艾克晋升为上校，让他去当军参谋民，果然反应不错。仅仅三个月，他又让他去当第 3 集团军参谋长。在这个职务上，艾克利用一个绝好的演习机会在这位掌握升降大权的长官面前好好表现了一番。结果不到一年，他就当上了将军。这以后，他的官运亨通得愈发不可收拾。

珍珠港事件五天后的一个早晨，司令部总机接通了陆军参谋部打给艾森豪威尔的电话。

“你是艾克吗？”

“是的。”

“我是参谋部的沃尔特·史密斯上校。参谋长要你马上乘飞机到这里来，告诉你的头头，正式调令马上就到。”

艾克放下电话后，心情沉重。完了，和上次大战一样，又要留在国内。但军令如山倒，几个小时后，他即飞往华盛顿。

走进马歇尔的办公室，参谋长先给他出了道难题：“你认为，我们行动的总方针应是什么？”

“让我考虑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后，他回到马歇尔的办公室，陈述了自己的答案。当他讲完，马歇尔只说了一句话：“我同意你的意见。”

三个月后，他成为作战处少将处长。又过了三个月，他当上了欧洲战区美军司令。到伦敦就职不到两个星期，他被晋升为中将。这是 16 个月内他获得的第四个军衔，其速度之快，在美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一个人要发胖，真是喝凉水也控制不住。那一年的 8 月，他又被任命为盟国北非远征军总司令，指挥实施“火炬”行动。这是美英两国军队在大战中首次实行统一指挥的联合作战。作为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充分发挥了其组织、协调和外交才能，把来自不同国家的军队有机地形成合力，一举击败隆美尔的非洲军，并乘胜进军西西里和意大利。

谈到艾森豪威尔成功的秘诀，几乎所有人都会异口同声他说，那是因为他实现了盟军的统一。安东尼·麦考利夫说：“他把许多不同国籍的人融合在同一司令部，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而这正是他的高超之处。你从历史上找不出任何同盟军象他的盟军一样有效能，这的确是他的巨大贡献。”奥马尔·布莱德利说：“他能够同英国人和美国人一道工作，并且使他们都感到相当愉快。如果艾克没有这种能耐，我们相互之间一定会有更多的冲突。”

应该说，论纯军事能力，艾森豪威尔并不一定比他的同行强多少。他几

乎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甚至连一个连也没有指挥过。但他却有充分调动部属主观能动性的非凡天赋，有超越民族感情的卓越领导才能。他设法通过友好的谅解和宽容的纪律来鼓励下属发挥最大的努力，似乎是以第三国统帅的身份来与两路诸侯相处并调解他们之间的分歧。有一次，他遇到一名美国军官和一名英国军官吵架，前者骂后者是“英国杂种”。他把那位美国军官叫进办公室，严厉斥责道：“我不管你与他争论什么，你跟他动拳头我也不在乎。我要说的是，我承认你的观点是对的，甚至对于你骂他是杂种，我也可以不追究。但你骂他是英国杂种，我就不得不把你打发回国。”这种处事原则不免引起美国官兵的不满，说他偏袒英国人，“是英国人最好的司令。”

他善于同各种性格的人相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乐于迁就盟国的意见，调解各种不同的观点。甚至连最难相处的蒙哥马利元帅在否认他是一位伟大军人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最高统帅——一位军人政治家。我认为，没有其他人能用他的方式把盟国军队组合成这样一部能征善战的机器，并且在许多冲突和干扰的因素之间保持平衡，这些因素不时地威胁着要毁坏这艘航船。”另一位不好对付的布鲁克这样说：“他是一位处理盟军事务的老手，完全大公无私，并因此而得到所有人的信任。他是一位具有诱惑力的人物，也是一位很好的协调人，但不是真正的指挥官。”

不管蒙哥马利和布鲁克如何贬低艾森豪威尔的指挥才能，有一点是他们心悦诚服的，那就是他能成功地完成盟军之间的和谐统一，而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艾森豪威尔成为一位无人（除了马歇尔）与之相比的最高统帅人选。

圣诞节前一天，艾森豪威尔从广播中听到罗斯福正式宣布他为欧洲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忙着物色人选，组建新的指挥班子，并抽空到意大利前线作最后一次视察。

回到阿尔及尔总部，他便忙着交接指挥权，准备尽快前往英国就职。但这时马歇尔给他发来一封电报，命他即刻回国。理由很简单：“从现在起，你将高度紧张地工作，你通常会回答你能顶得住，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你要精神焕发，这样你才能应付紧张的工作，去处理一个又一个重大问题。所以，你马上回来休息几天，看看你妻子，放手让其他人在英国干一段时间。”

在动身回国的前一天晚上，艾克和凯坐在一长沙发上话别。

“你要走两个星期，这太长了，我会受不了的。”凯情真意切地说。

“不是两个星期，是12天。”艾克纠正道。

“你会想我吗？”凯问。

“当然会的，你将始终与我在一起。亲爱的，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会想你吗？这你应该了解。你也要想着我，我们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

两个人紧紧拥抱着在一起。

元月2日凌晨1时，艾森豪威尔悄悄抵达华盛顿。当他赶回家里时，发现玛米还没睡，正坐在那儿等他。夫妻相见，亲热异常，一直谈到天亮。玛米仔细观察着丈夫身上的变化：老了，胖了，更持重了，更自信了，但，激情显然不如前了，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种久别后的冲动。

他们一同前往西点军校看了正在那里上学的宝贝儿子，然后到西弗吉尼亚的白硫磺泉休养所静度数日。期间，他们还抽空回堪萨斯老家探望了双方的家人。回乡省亲是件高兴的事，但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有好几次，艾克错把玛米叫成凯，令玛米醋性大发。艾克连忙解释说，凯对他算不了什么，只

不过是他在 18 个月中看到的唯一女人，叫她的名字叫惯了，故一下子冒了出来。玛米对这种解释自然不甚满意，但又能怎样呢？

临别，玛米伤心地对他说：“艾克，仗打完了就回来，我经受不起再离开你。”

艾克感到很内疚，回到伦敦后给她写信说：“我觉得回家还是很高兴的事，尽管情况似乎有点恼人。我想这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太长了，而我们还未来得及真正亲热，我又上路了。”

艾克把他回家的经历讲给凯听。说到把玛米叫成凯时，凯既愉快又惭愧。她不免同情起玛米来。

“我感到遗憾，那一定使玛米心烦意乱。我觉得对不起她，你也一样吧？”

“上帝，你根本不了解我的心思，我很想你。你知道我睡觉前喜欢想什么吗？”

凯摇摇头，故意说：“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

艾克把吸完的烟头扔进壁炉里，眼睛盯着凯说：“我常常想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你是那样有魅力，那样美，使我心旷神怡。你气喘吁吁地向我跑来，问哪位是我。啊，我当时好像在做梦，真希望车子永远不要停下来。”

“你可从未对我讲过这件事。”

“我每次看到你都想告诉你，但总有什么东西阻止我。你知道我是个将军，是远征军最高统帅，正是这些紧箍咒使我不敢轻易向你倾吐爱情，何况又是在战时环境里。不过，我是真心实意地爱你。除了爱情，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

他的声音低沉，靠在椅子上凝视着凯。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想爱又觉不该爱。

“凯，我要告诉你，我不应该是你的情人。多少年来，我从未想到要谈情说爱。但我现在身不由己地遇到了，经过几次接触，我就败阵了。真对不起，我老了，败阵了，难道不是吗？”他的眼睛潮湿了。

凯见状，动情地把艾克象孩子似地揽在怀里，抚慰着他。

“亲爱的，别这么说，你不老，你没有败阵，是我对不起你。你给了我爱情，这就足够了。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不嫌弃，我愿永远跟随你。”

但对凯的爱丝毫未影响他对妻子的爱，他对玛米有着特殊的感情。一到伦敦，他就不停地写信给她，反反复复、千篇一律地向她保证他的爱情：“我说的是真话，我是这样的爱你，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我每天都在盼着战争结束，好回到你的身边。”“你是一个多么漂亮、可爱的女人，我是多么幸运啊！”“我喜欢更经常，更清楚地写信告诉你，我爱你，这是千真万确的实话。”

他爱他们，凯和玛米，而且都是真诚的。凯热情迷人，玛米温柔体贴。他谁都离不开。

## 隆美尔登场

12月1日，埃尔温·隆美尔无帅在参谋人员的簇拥下，登上停在慕尼黑火车站他的专列。火车隆隆北驶，直奔丹麦方向开去。

几个星期前，希特勒在他的第51号指令中声称：

过去两年半同布尔什维克进行的艰苦卓绝、损失严重的战争，耗去了我们的主要军事力量和最大的精力。这就是目前的危险和整个的形势。在此期间，整个局势发生了变化。东线的危险未除，西线危机又起——英国人即将登陆。在东线，由于空间辽阔，虽丧失大片土地，但不致对德国构成致命的威胁。

西线则不同，如果敌人在宽大正面上打开一个缺口，那么在短时间内后果就会不堪设想。所有迹象表明，敌人最迟在春季（也可能提前）就将对欧洲的西部防线发起进攻。

因此，我不能为增援其他战场而继续削弱西线。

我决定加强西线的防御力量，尤其应加强我们即将开始对英国实施远距离战斗的那些地方的防御力量。……

在战斗开始时。敌人的全部攻击力量必然会指向海岸防御部队。只有竭尽本土和占领区的一切人力、物力构筑起最坚固的防御工事，才能在还可支配的短时间里使我们的海岸防御得到加强。

如果敌人集中兵力强行上了陆，我们就必须以最大力量实施反突击。重要的是，应通过迅速前调足够的兵力兵器，通过严格的训练，使现有的大部队成为精锐的、具有进攻能力和高度机动能力的预备队。这些预备队应以反突击阻止敌人扩大登陆场，并把他们赶到海里去。

两天后，希特勒在“狼穴”向他的爱将隆美尔发出命令，要他立即前往西线检查那里的防务，研究对付敌军登陆的各项措施。隆美尔接令后兴奋异常；终于又有大显身手、挽回面子的机会了。

隆美尔这位被纳粹宣传机器鼓吹出来的神秘英雄，是个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传奇式人物。他身材不高、相貌平平，但目光冷峻、神情狡诈，人称“沙漠之狐”、当代汉尼拔。他虽然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家，但却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在北非，他象狐狸般出没无常，一不注意就会被他冷不防地咬上一口，而且咬上就不肯松口。他出击果断，来去神速，总让对手感到自己是在明里，而他是在暗处。丘吉尔连换两员大将都拿他没办法，最后只好派出伯纳德·蒙哥马利去碰碰运气。蒙哥马利果然道高一丈，他深知对付狡猾的狐狸不能性急，不能让他牵着鼻子，只有运好气、憋足劲，待对手体力耗尽、解数使尽之时，狠狠地给他一拳。这一着果然奏效，隆美尔纵有千般能耐，也未能翻出如来佛的手心，被蒙哥马利一举打得鼻青脸肿，一溃千里。那以后，他生病在家，几个月未打起精神来。他心不甘，盼着元首能给他一次报仇的机会，以维护他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因此，当希特勒要他去督察西线防务并暗示他将指挥西线作战时，他兴高采烈地写道：“元首的精力多么充沛！他给他的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坚强的信心！”

西线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三年半前，他曾指挥一个装甲师穷追猛打，冲在最前面，把英国人赶回了不列颠。真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如今他的使命已变成“研究”如何阻止他们打回来。

隆美尔首先花了两个星期时间巡视了丹麦海岸，这里是希特勒最担心盟军登陆的地区之一。但隆美尔视察后认为，盟军不可能在丹麦登陆，因为德国空军在那里占有明显的优势。

接着，他于12月18日抵达巴黎。住进郊外枫丹白露区一座优雅的别墅。次日，他驱车进城拜会军中元老、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龙帅在德军中可谓德高望众，被人尊称为“老人家”。他出身一个军人世家，祖祖辈辈当兵的历史有850年之久，他本人吃军队这碗饭已超过50年。1938年他曾一度退役，但一年后又被希特勒重召服役，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为侵占波兰立下汗马功劳。随即，他被调往西线任“A”集团军群司令，指挥部队成功地在阿登山区破马其诺防线，所向披靡，直插海峡，把英国远征军逼入大海。当时，隆美尔是他手下的一个小师长。一年后，他又转战苏联，攻占基辅，但兵败罗斯托夫，被希特勒当即解职。1942年3月，希特勒又把他找来，要他担任西线总司令这一要职，并指示他加速修建所谓“大西洋壁垒”。但此时的他已预感到德国将败，因此多少有些心灰意冷，加之疾病缠身、两眼昏花，已无什么生气，每天靠阅读推理小说和逗弄爱犬打发时光。至于希特勒要的“大西洋壁垒”，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拿它去欺骗德国民众和盟军可以，动真格的不行。别看他已风烛残年，但心里明镜似的。对希特勒，他既敬畏又不满，时常抱怨说：“不经希特勒的同意，我连前门的哨兵都不能调到后门去！”

这一天，他对来访的隆美尔说：“在我看来，前景黯淡。”

从龙德施泰特介绍的情况看，局势的确不容乐观。当时德军部署在西线的有58个师，但大多数师质量很差，严重缺员，有的只是空架子，还有的是从东线撤到这儿进行休整的。人员成份也很复杂，老弱病残，不同民族，各国战俘，五花八门。这58个师又大都是海防部队，装备落后，没有运输工具，毫无机动能力。靠这些部队来防守3000多英里长的海岸线，即每个师平均要防守50余英里的正面，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每个师顶多防守3英里。海空军情况也很糟，海军只有500余艘中型以下舰艇，空军则只有160架飞机。那个被戈培尔吹出来的“大西洋壁垒”更靠不住了，它实际上是一项永远也完不成的工程。到43年底，只有个别地段修筑了一些相距很远、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支撑点。障碍物的布设也慢得惊人，三年时间才埋了170万颗地雷。戈培尔这狗东西尽知道吹牛，什么“大西洋壁垒”坚不可摧，而这简直象小孩子玩过家家堆起来的土围子，一触即溃。

走出龙帅的司令部，隆美尔心中已形成了他的防御指导思想：照现在这个样子，唯一有效的防御是在海滩就歼灭登陆敌军，因为只有在那里，敌人的力量最薄弱；而一旦他们上了陆，我们将无法阻止他们的进攻。看来，当务之急是加快海岸线的设防，要建立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想着想着，他不禁大声吼起来：

“我要杀伤地雷、反坦克地雷、反空降地雷！我要用水雷击沉船只和登陆艇！”

同一天，他给他心爱的夫人露西写信说：“对这项新任务，我将全力以赴。我要看着它转向成功”稍后，他向希特勒报告道：

我认为应集中一切力量在海岸上即把敌人击退。一定要在多少已经设防的地带中进行战斗。因此，必须建立要塞和布雷区，从海岸边向内陆延伸，纵深应达五六英里，并且在海面 and 陆上同时设防。……所以在海岸展开的各师，其任务有二：一是防守海岸线，不让敌人登陆，二是守住这个纵深五六英里的地带，防止空降部队的突袭。假使敌人的伞兵恰好落在雷区之内，是不难把他们消灭掉的。……海防师的师长必须把他的指挥所设在他的雷区中央，也就是说，他恰如一位要塞指挥官。

加来海峡沿岸是希特勒、龙德施泰特和隆美尔等人认为盟军最有可能登陆的地区，因为这里距英国距离最短，离德国心脏地区也不远；盟军从这里登陆，可得到海空军的有力支援，并可迅速推进到莱茵河，攻入德国本土。因此，这里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在人力、物力上重点保障的地区，比其他地区的防御情况都要好。

隆美尔满意地察看了那里的各种工事，并第一次看到希特勒的秘密武器 V1、V2 导弹。看见这些庞然大物，隆美尔心中暗喜：看来元首的乐观情绪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也为我的判断又提供了一个主要根据，即敌人登陆作战的焦点很可能是指向加来海峡，因为他们一定注意到了那些导弹基地对他们的威胁，必然要想方设法赶在我们发动导弹攻击之前占领这些基地。来吧，艾森豪威尔，还有那个该死的蒙哥马利，阿莱曼的帐到了该清算的时候了。

圣诞节那天，他满怀希望地回到枫丹白露。节日的巴黎格外热闹，饭店、酒馆、剧场、妓院被德国兵们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不是挎着女人，就是提着箱子，而很少有手里拿着武器的。看到这种情景，隆美尔的心一下凉了半截。这和他在国内及其他战场的所见形成强烈的反差，不由得令他产生一种反感，并联想到在这种“牛奶加蜂蜜”的享乐生活中，部队到底还有多少斗志可言！27 日，他再次光顾了龙德施泰特的司令部，看到那里的参谋们一个个懒懒散散、无精打采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更令他不能容忍的是，那位老不死的龙德施泰特竟反对他把装甲部队部署到海岸附近，而坚持把它们留在后方，说什么在未判明盟军登陆地区以前，这些部队不宜前调，否则一旦判断失误，它们便不能及时调到真正的抗登陆地区。

元旦那天，希特勒明确了隆美尔在西线不论不类的身份，授权他作为“B”集团军群司令负责卢瓦尔河以北地区的防务，下辖第 7、第 15 集团军，上隶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这样，隆美尔便担负起西线最重要的职务，成为最有实权的人物，而龙德施泰特实际上被架空了，因为与希特勒有着特殊关系的隆美尔，根本就不听他的。

10 天后，最高统帅部通知隆美尔：希特勒同意他的把敌人消灭在水际滩头的基本设想。为此，他有权拦河筑坝甚至引进海水，把乡村田野变成一片汪洋；有权把距海岸 6 英里内的居民赶出家园；有权拆毁有碍发扬火力的各种建筑物；有权为获得所需木材而砍伐大片森林。隆美尔兴奋不已，立即命令实施他的防御计划。

这是一个让任何人都闻而生畏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隆美尔准备在海底布设无数的木桩、钢架、混凝土锥体、拒马和水雷；在整个海岸线埋设两亿颗防坦克、防步兵地雷；在地雷区中央和后方修筑大量的坚固支撑点、暗堡、反坦克壕及枪炮发射阵地；在“大西洋壁垒”的后方每隔 100 码打上 10 英尺高的木桩，上挂地雷或炮弹，并用铁丝网相连，是谓防空降障碍物。这个计划一旦全部实现，登陆盟军的命运可想而知。他们在上岸前就可能已经死伤过半，上了岸的那一半人又落入死亡的陷阱，脚下踩着地雷，身上挨着枪子儿，四周响着炮弹。那些乘坐滑翔机的士兵在庆幸自己命大之时，不想拉响了挂在木桩上的炸弹！

隆美尔憧憬着这胜利的一天，但他深知这胜利将完全取决于他的计划能否完全落实，因此，他三令五申地对他的司令们说：“在大规模进攻开始之前的有限时间里，我们必须把所有的防御工事修筑好，以对付最强大的攻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防御工事，其防御的正面是大海。必须在敌人到达我

主要战场之前将其歼灭。我们必须把敌人阻止在水中，不仅要阻碍他们前进，还要在其所有装备浮在水面上时将其摧毁。”

他对布雷简直着了迷，为此，他三番五次地下部队督察。在一次视察中，他走过一片开满野花的田野，手下人情不自禁他说：“这里真美！”他却冷冷地道：“记下来，应在这个地方埋下 1000 颗地雷。”当得知工兵们每人每天只埋 10 颗地雷时，他命令道：“不行，要埋 20 颗！”

第 15 集团军司令扎尔穆特抗议说：“战斗打响后，我需要的是一支生气勃勃、训练有素的部队，而不是身体被搞垮了的废物。”他大声吼叫着：“到底谁是这里的指挥官？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扎尔穆特仍不服气：“要是有人对你的做法不提任何意见，那他不是想向你讨好，就肯定是个猪猡。”隆美尔随即破口大骂，直骂得对方面红耳赤、自己嗓音嘶哑。

第二天，他又写信给露西：“我看到我们一定能取得西线防御的胜利，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事情安排好。”不幸的是，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1 月下旬，隆美尔又前往法国西北部第 7 集团军防区巡视，与多尔曼将军就盟军可能进攻的地域进行了讨论。多尔曼个子高高的，虽已年过花甲，但气派威武。他对他防区的情况忧心忡忡，希特勒不但对这里未予应有的重视，而且还动不动就从这里抽调部队去东线或南线。而在他看来，这里是最有可能遭到进攻的地区，特别是诺曼底，那里有诱人的海港，有适宜登陆的海滩，还有利于坦克行动的田野。防守诺曼底的第 84 军长马尔克所有着相同的看法，这位在苏联失去一条腿的将军咬牙切齿地发誓，要向在一次夜间空袭中杀死了他半家子人的英国人报仇雪恨。

就在隆美尔前往视察法国西北海岸的那一天，一位脸上老是堆着笑容、腰挎一把长刀的矮胖日本军官被领到希特勒的“狼穴”大本营。

希特勒对走进来的日本大使大岛将军说：“至于对付第二战场问题，不管在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地方开战，我已经作好了应急的准备。……我已经集结了大量的装甲师，其中包括 4 个党卫队师和戈林师。但是海岸线如此之长，对我来说要在某个地方阻止某种形式的登陆是极不可能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倒很想看看英美是如何发动进攻和建立第二战场的。”

大岛关切地问：“阁下对他们可能在哪里登陆有什么看法？”

“老实说，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当然在多佛尔海峡（加来海峡）沿岸最有可能，但是在那个地区登陆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困难是巨大的，我认为敌人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他神秘兮兮地告诉大岛：“我们要全力对付英国。我们将主要依靠导弹和大炮。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我们还准备了 2000 架喷气式快速轰炸机，还有吸水式潜艇。昨天晚上我们首次真正轰炸了伦敦。通过所有这些手段，我相信我们可以慢慢重新夺回主动权，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再一次腾出手来对付俄国人。”

最后，他带着自信的微笑补充说：“我个人认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我计划在今年秋天使整个局势改观。”

6 天后，当希特勒得知盟军在意大利安齐奥的登陆正陷入困境时，他得意洋洋地笑道：“哈哈，我设法在他们冒泡的香槟酒里倒了点水。他们总是唯心勃勃地想干一些大事，但是到了决定胜负之际，他们总是逃不出彻底失败的下场。”

他继续发挥着他那令人迷惑不解的判断力：“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罗斯福的选举。离总统选举的日期越近，他们就越焦虑不安。但是，如果我们能在南方成功地阻止他们的这次进攻，他们就绝不敢在任何地方再试图登陆了。”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报告说：“整个法国海岸防御工事的修筑又重新开始加紧进行，我的元首。这项工程在 1943 年早些时候进展非常缓慢，事实上，到 4 月份工程进度已降到 17.3 万立方米，但到 11 月份又达到 50 万立方米。”

希特勒高兴他说，“你们瞧，诸位先生，他们是不敢轻易对这个大陆发起正面进攻的。”



## 古怪的蒙蒂

1月15日，英格兰大雾迷漫，一列从苏格兰南下的火车抵达伦敦。

艾森豪威尔被送到伦敦最高雅的住宅区——五月市伯克利广场附近的海斯公寓，这里距他设在格罗夫纳广场的司令部只有几分钟路程。格罗夫纳广场周围的建筑物几乎都被美国人占用了，故英国称这里为“艾森豪威尔广场”。

在艾森豪威尔抵英的这一天，他的远征军官兵已多半集结在这里。《时代》出版公司的记者向总部夸张地报告说：“伦敦每平方英寸的土地上都站着美国人，而且如果他是天黑以后站在那儿的话，他会被挤得站不稳。”当时流行的一个笑话甚至说，要不是大不列颠上空不断飘动着大量的拦阻气球，它会被美国人压沉到海里去。生性豪放的美国大兵的到来，把个英伦三岛搞得热闹非凡，尤其是美国人喜欢交女友的作风使英国男人们醋性大发，但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女同胞被他人占有，也只能故作从容他说上一句：“我们不需要美国人的那种原始需要来证明我们是男子汉。”

1月21日上午，艾森豪威尔在诺福克大厦召集他的高级将领们举行上任以来的第一次会议。诺福克大厦是一座乔治亚式的红砖大楼，位于皮卡迪利大街南面的圣詹姆斯广场。为摩根中将领事的联合计划参谋部所有地。在一年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两国商定成立一个工作班子，负责制定渡海作战计划。两个月后，英国人摩根被任命为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摩根在任此职之前是位军长，精干计划，具有无私奉献精神，很少狭隘的民族观念。他的观点常常与美国人不谋而合，与他的副手美军少将巴克相处融洽，故被他的英国同事称为“投靠美国人”的亲美派。

摩根在接受任务后非常努力地工作着，每天都干到很晚，常常要到夜里10点以后才拖着疲惫的步子走出办公室。他的参谋部从4月份开始投入工作，到7月底拿出了初步计划。摩根把盟军登陆地选在塞纳湾沿岸的诺曼底地区，这里虽然距英格兰较远，对航渡和空中支援有一定影响，但与加来地区比，这里的德军防御较弱；科唐坦半岛可以挡住大西洋上刮来的狂风；登陆部队上船的港口多，等等。在用兵上，摩根鉴于登陆舰艇数量有限，故计划只用3个师作为第一梯队，在40公里宽的正面突击上陆，而这还不及西西里突击上陆时的兵力。

艾森豪威尔在赴伦敦前就看到了这个计划，觉得登陆正面过窄、投入兵力太少，另外也未强调要占领科唐坦半岛上的瑟堡这样的大港口，而港口对于盟军迅速集结兵力兵器、巩固和扩大登陆场乃至以后的作战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艾森豪威尔把他的主要助手们找来，就是为了讨论修改这一计划。坐在他左边的是英国空军上将、远征军副统帅阿瑟·特德爵士。他与艾森豪威尔同岁，身材修长，相貌英俊，彬彬有礼，平易近人。他是英国空军最早一批指挥员之一，一次大战时就是个出色的飞行员。1942年他任中东英国空军司令，为击败隆美尔立下汗马功劳。第二年2月，他受命统领地中海战区盟国全部空军，与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结下亲密的友谊，同时受到所有同事及部属的尊敬与钦佩。他重视空军对地面部队的支援作用，强调空地一体作战，坚定地支持统一指挥原则。艾森豪威尔对特德作他的副手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有过人的才智和精力，有友好的合作精神，深受官兵们的喜爱。他是10

天前与其新婚不久的夫人从阿尔及尔飞回伦敦的，临走，他把在北非购置的家具及各种美味食品都装上了飞机。作为最高统帅部的第二把手和空军主官，他有权直接支配参加“霸王”行动的所有战术飞机和战略轰炸机，艾森豪威尔将主要依靠他来夺取海峡的制空权。特德是个说话不多的人，这使他叼在嘴上的烟斗可以久久不离口。

在艾森豪威尔右手坐着的是沃尔特·史密斯中将。他今年49岁，是个对上忠诚、对下粗暴的人，脸上常带着管家和打手才有的那种僵硬表情。但他做事精细、一丝不苟。他是42年9月被艾森豪威尔要去作他的参谋长的，此前他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的秘书。通知艾森豪威尔到参谋部报到的电话，就是他打的。艾森豪威尔对他的评价是：“他真是个得心应手的人，善于处理日常事务，也长于清醒地理解重要问题。他认真、勤奋、忠诚，既能处理麻烦的协商，又能从事专业工作。他性格坚强、举止果断，对人既不迁就，又能融洽相处。”“没有他的协助，要组织一个指挥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的参谋部是困难的。”因此，当艾森豪威尔考虑他要带走的人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史密斯。在他眼里，史密斯是个十全十美的参谋氏；但在别人眼里，史密斯却是个为人冷漠、自以为是、态度强硬、老奸巨滑的家伙。尽管喜欢他的人不多，但怀疑他工作能力的人却很少。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精得不能再精了，对参谋业务熟得不能再熟了。他对每天的来往文电及其处理情况仔细地开列出清单供总司令过目，以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他是1月初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赶赴伦敦研究“霸王”计划的，他的到任不可避免地要占据摩根的位置，结果后者毫无怨言地屈就了一个副参谋长的职务。

坐在桌子对面的是那些雄纠纠、气昂昂的陆海空三军大将，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那位傲慢自负、神气活现的蒙哥马利了。

提起蒙哥马利（人们亲热地称他“蒙蒂”），美国人中几乎没几个喜欢他的。奥马尔·布莱德利说他“只是个二流将军而已。他从未干出过什么名堂，别人打不赢的战争，他也打不赢，更不必说打得比别人更好了。”甚至他的同胞英国人提起他来，都会鄙视地撇撇嘴。驻马耳他总督哥特勋爵曾轻蔑地对史密斯将军说：“与蒙哥马利打交道，你须记住他不是个真正的体面人。”连一向宽容的特德也瞧不起他，说他“是个能力一般、无足轻重的小人。他自吹自擂，认为自己是拿破仑式的人物。遗憾的是，他根本不是。”美国人不喜欢他多半是因为他那装腔作势、目中无人、自视清高的个性，他那瞧不起他们、经常和他们过不去的作法；英国人不喜欢他则多半出于嫉妒，认为他之所以平步青云完全是运气使然，换句话说，他是个幸运儿、暴发户。

不是吗？在赴北非之前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只是由于戈特的座机被打了下来，他才幸运地当上了第8集团军司令。而他在阿莱曼的胜利与其说靠的是战略战术，不如说凭的是一股后劲。他喜欢有条不紊地战斗，即使进展缓慢、甚至让敌人逃脱也在所不惜。他的信条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必须万无一失”。如果没有完全取胜的机会，他是不会冒险作战的；如果没有充足的给养，他是不会向前挪动一步的。因此，他的胜利即使来得缓慢，但总归是胜了。一时间，他一跃而成为新闻界的风云人物、英国人心目中的传奇英雄、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不管军界上层人物对他怎么看，丘吉尔是欣赏他的，战时内阁是信任他的，士兵们是拥护他的。应该说，不喜欢他的人多半是冲着他的为人处事去的，而不是真正冲着他的领导能力。甚至连最看

不起他的乔治·巴顿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最优秀的军人”。他在作战中坚韧不拔的精神、战无不胜的业绩，令他的敌人都敬他三分。

艾森豪威尔象大多数美国军官一样，尽管承认蒙哥马利的领导能力，但不喜欢他的为人。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一个热情奔放，一个冷漠无情；一个高朋满座，一个孤芳自赏；一个宽容大度，一个尖刻古板；一个平易近人，一个傲气逼人；一个顾全左右，一个自行其是。艾森豪威尔忘不了他42年到英国时，蒙哥马利曾如何傲慢无礼地对待他。当时，他和克拉克将军到英国东南军区去走访。他们按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但军区司令蒙哥马利却让他们在一间衣舍里等了好长时间才露面。陪同军官把他们介绍给他时，他不耐烦他说：“我很忙，但奉命抽时间向二位介绍情况，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家伙，初次见面，连句客气话都没有。为了尽快把他们打发走，他马上开始介绍情况。这时，艾森豪威尔的烟瘾上来了，伸手从兜里掏出一支点上。蒙哥马利象猫闻到了腥味一样马上停止讲话，大声问道：

“谁在抽烟？”

艾森豪威尔环顾左右，见无别人在抽，便道：“是我。”

蒙哥马利厉声斥道：“把烟掐了！我不准在房间里抽烟。”

艾森豪威尔只好默不作声地把烟掐灭了。待他介绍完，竟连“再见”都没说一声就径自走出了房间。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的粗暴无礼感到惊讶和气愤，但他从未提起过这事，也再没在蒙哥马利面前抽过烟。“然而，”克拉克说，“他们之间从此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友谊。”

按艾森豪威尔的本意，他是想让在地中海战区另一共事的英国人亚历山大指挥“霸王”行动中的地面部队的，因为亚历山大是一个为人友好、容易相处的人。但丘吉尔却事先未与他商量，就宣布了蒙哥马利的任命，他只好接受了。

丘吉尔对蒙哥马利的欣赏始于1940年夏天，当时他视察刚刚从敦刻尔克撤回来的第3师，发现师长蒙哥马利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对于英格兰的防御与他有着相同的看法，那就是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加强后备力量。从此，蒙哥马利便受到重用，不久即被提升为中将军长。另外，他的敬业精神也令丘吉尔非常钦佩。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爱交际、不好女色，除了军事，他没有别的兴趣，脑子里想的只是训练、作战、胜利。他还是一个富有感染力的司令官，走到哪里，哪里的部队面貌就焕然一新、士气为之一振。他经常下部队参观、视察、检阅、演讲、交谈，尽量让每个官兵都认识他、了解他，从他身上获取力量、勇气和信心，使他们和他一样满怀必胜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投入战斗。

除夕那天，他告别了使他成名的第8集团军，飞往马拉喀什会见正在那里养病的丘吉尔。艾森豪威尔那天在回国途中也在马拉喀什作了短暂停留，他授权蒙哥马利在他不在伦敦时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对“霸王”行动计划进行研究并加以修订。当晚，他仔细阅读了首相交给他的计划文稿，并草拟了意见书，于第二天早晨打印后呈交首相。丘吉尔嘴叼雪茄烟倚在床上，仔细阅读起来。当看到“我的初步印象是，这个计划行不通”时，他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更加专心地往下看：

从纯陆军角度看，以下各点至关重要：

- 1、最初登陆的正面必须尽可能宽广。
- 2、各军必须能够在各自登陆的滩头展开军事行动。后继各军切勿在这些滩头登陆。
- 3、英美各军必须有各自的登陆地带。
- 4、初阶段登陆之后的军事行动，必须是为了使英美军队迅速拿下良好的港口而展

开。

丘吉尔看罢，连声赞叹：“不错，你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我也一直认为这个计划有些问题，但因三军参谋长赞同，我也没办法。现在好啦，一位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为我作了分析。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很感激。”

元旦第二天，蒙哥马利飞抵伦敦就任用于实施“霸王”行动的第21集团军群司令。他一到任，便把司令部那些未去过海外见过世面、墨守成规、无作战经验的“绅士们”请走，而把他从地中海带回来的高参们安排到重要部门。有人对此发表议论说：“绅士们被撵了出来，选手们进去打球了。”

他同史密斯等人一起立即投入了修改“霸王”计划的工作，具体落实他的设想。在扩大登陆正面、加强突击部队这一点上，几乎无人表示异议。指挥关系问题也很容易就解决了：英美各投入一个集团军，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由蒙哥马利实施统一指挥；待大队人马登陆完毕，向内陆进攻时，英美两军再各指挥自己的部队。但问题是，多投入几个师的兵力容易，只要有运送他们的船就行，可偏偏少的就是船！登陆正面的扩大、突击部队的增加，意味着要比原来计划的多需要150艘扫雷艇、240艘战舰和1000艘登陆艇！这些船从哪来？加快生产固然是个办法，但难解燃眉之急。

这时，蒙哥马利想到了那个美国人十分欣赏的计划在法国南部与“霸王”同时实施的“铁砧”行动。他本来就不喜欢那个行动，一直主张放弃它，现在可找到机会了。他打电报给在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说，应把“铁砧”行动降格成一次只起恫吓作用的佯攻，以便把节省下来的登陆舰艇拨给“霸王”使用。否则将失去迅速取胜的机会。除了这个理由之外，蒙哥马利还担心“铁砧”行动将削弱盟军在意大利战场的兵力和推进速度，从而为俄国人抢先进入维也纳创造机会。

然而，艾森豪威尔却很偏爱“铁砧”行动，认为它与“霸王”行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将分散、牵制德军的兵力，达到南北夹击、一举解放法国的目的。另外，这个行动也是向斯大林许诺过了的，总不能一再言而无信吧。因此，他回电说，最好先别打“铁砧”的主意，设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登陆艇的问题，最后万不得已时再考虑放弃“铁砧”行动。

在那天的会议上，蒙哥马利把他负责修改的计划呈送给最高统帅。这个计划大部分与艾森豪威尔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当即获得批准。根据这个计划，盟军最初突击登陆的兵力由3个师增加到5个师，登陆正面由40公里增加到80公里；同时，将有3个空降师空投到登陆地域纵深，以配合地面行动。两天后，艾森豪威尔向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报告说，为了解决因扩大登陆规模而带来的对船只、飞机等的更大需求，同时也为了保证“铁砧”行动能如期进行，也宁愿把进攻日期推迟一个月，以确保进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2月1日，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同意将“霸王”行动推迟到6月1日。

## 巴顿亮相

伦敦依然笼罩在寒冷的浓雾中，天空阴云密布。一架 C—47 飞机降落在伦敦西北的切丁顿机场。机上走下来一位年近 60 的老将军，他银灰色的头上戴一顶钢盔，上面镶着三颗将星。笔挺的马裤呢军装裁剪得非常合体，脚踏一双锃亮的长筒皮靴，腰间系着一条手工雕花的皮带，两边各佩一支嵌有珍珠的手枪。他有着标准军人的体魄，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大摇大摆，一副贵族派头。他的脸是长方形的，呈砖红色，高鼻梁，宽额头，眼睛不大，但机警，富有表达力，并不时透出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的神情。他的嘴角倔强地抿着让人觉得有被嘲弄的感觉。“嗨，真帅！”初次见他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这样说。”

他就是令艾森豪威尔喜爱而又头痛、令蒙哥马利服气而又妒嫉、令德国人敬重而又惧怕的大名鼎鼎的乔治·巴顿。

提起巴顿，今天的人们无不为他豪放的个性和迷人的魅力所吸引，把他列入可敬、可爱、可效的名单之中。但在 50 年前，认为巴顿可敬、可爱的人并不多，有的人甚至背地里没少诅咒他。他因直率豪爽而交了不少朋友，也因狂妄自大而得罪了很多人。他有着恺撒的躯体、坚强的意志、暴躁的脾气、粗扩的性格，但他又很罗曼蒂克，喜欢女人，喜欢豪华，喜欢舒适，喜欢用他那尖尖的嗓音唱圣歌。他给他的妻子写了许多情意绵绵、柔情似水的信，其中不乏“我爱你，想你”、“你的唇痕使我特别动情”之类的话。

他难得看上什么人，尤其是与他共过事的英国人。在北非和西西里，蒙哥马利而不是德国人似乎成了他的真正对手。两个人处处别着劲，一个有好事另一个肯定连妒带恨，一个吃了亏另一个肯定幸灾乐祸。为了与蒙哥马利争头功，两个人在西西里全力投入了一场马拉松赛跑。为了驱使自己的部队赶在蒙哥马利前面进入墨西拿，巴顿象暴君一样到处大吼大叫，骂爹骂娘。他对英国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固有的憎恨。他对艾森豪威尔唯一不满的就是指责他是“亲英派”，而他则发誓：“我决不，决不亲英”。

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他一到场，就会立刻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并把他的情绪迅速传染给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为他有这种魅力而深感得意，因此从不放过任何可以表现的机会。他出奇的自命不凡：“和他们比，我是个天才，确实是个天才。”“当我想到我的工作的伟大，意识到我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我惊呆了。然而又想到谁还能象我一样出类拔萃？据我所知，还没有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可以自称伟大之处，在于我有领导和鼓动能力。”

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和鼓动者，能在 5 分钟之内煽起战士们的情绪、斗志昂扬地去冲锋陷阵。在进攻西西里前，他对他的士兵们说：“战争是人类最壮观的竞赛，在这竞赛中，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在战斗中，强者生、弱者亡。”他的格言是：“战斗的时间越短，伤亡的人就越少，而伤亡的人越少，官兵们的信心和斗志就越高。”带着这一信念，他象参加赛马的骑手一样驾驭着他的军队飞奔向前，有时为了加快速度还会无情地抽上几鞭。对此，艾森豪威尔既钦佩而又无可奈何地说，巴顿有种“非凡而又残酷的推动力”。他自己也说：“我是美军中最会在别人屁股后面推一把的人。”他骂人、说粗话是出了名的，对此，他解释说：“他妈的，没有粗俗劲就指挥不了部队。”

他勇敢得令人感到惊讶，常常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跑来跑去，有时甚

至让人觉得他是故意在演戏。在部队遇到雷区而不能前进时，他会亲自不慌不忙地走到前面，趟过雷区给官兵们看，当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落在附近爆炸时，他的眼皮连眨都不眨，仍旧谈笑风生。他的勇敢有时的确是故意给别人看的，并以此为乐，寻开心。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一个人必须能象演员一样会演戏。”但有时，他的戏未免演得有些过分了。比如，他在西西里巡视医院那场戏：

他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病床，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和伤员们打着招呼。

“什么地方受了伤，小伙子？”

“是胸部，长官。”

“好，”他提高了嗓门，以便让其他人都能听得见，“你听了可能会感到有趣，我最后见到的一个德国兵既没有胸腔也没有脑袋。”

他来到一名带着氧气罩、已失去知觉的伤兵身旁，脱下头上的钢盔，跪下，把一枚紫心章别在他的枕头上，对着他的耳朵嘀咕了几句，然后站起身来打了个立正。

他又到了另一个医院，看到一个二等兵蹲在包扎所附近的一个箱子上面，身上没有绷带。他走过去问：

“你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自己受不了啦。”二等兵答道。

巴顿怒不可遏：“你是个令人恶心的胆小鬼！”边骂边用手套抽了他一记耳光，并把他抓起来一脚踢出了帐篷。接着又是一阵吼叫：“不要收这个狗东西……你这个没出息的孬种，马上回前线去！”

二等兵被人扶起来，发现身上很烫。一查，体温 39 度，另外还得了疟疾和精神忧郁症。

这件事谁也没追究，巴顿也很快把它忘了。事情本来可以就这么过去了，可巴顿偏偏有视察医院地嗜好。一周后，他又来到一所医院，结果又让他碰上一个没缠绷带、但浑身发抖的士兵。

“你有什么病？”

“我的神经有病。”

巴顿大叫：“你说什么？”

“我的神经有病。我再也受不了炮击了。”说着，小伙子抽泣起来。

“他妈的，你的神经有病，我看你不过是个胆小鬼，你这个狗娘养的。”接着又一记耳光。

“不许他妈的再嚎了。我不想让这儿的这些负了伤的勇士看着你这个狗杂种坐在这哭哭啼啼。”跟着一记拳头，把那人的钢盔打落在地。

他转身冲着院方领导大叫：“你绝对不能收留这个狗杂种，他根本没有病。我不允许医院塞满了这些怕打仗的狗东西。”

他又转向那个士兵：“回到前线去，你也许会负伤或被打死，但是你要打仗，要是你不去，我就让你靠墙站着，叫执法队枪毙你。”说着，他就伸手去摸挎在腰间的手枪。“实际上，我应该亲手毙了你，你这个不要脸的哭鼻子的胆小鬼！”

他当然没有胡来，只是把枪晃了晃。但这一次他再没那么幸运地躲过去了，虽然他的同事们起初想把这件事给掩盖过去。布莱德利、亚历山大把下面的上告信一声不响地锁进自己的保险柜里。但医生们不依不饶，他们把上告信交到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那里，并且捅给新闻界。幸好那些负责的记

者没有直接报道出去，而是先去找了艾森豪威尔。起初，艾森豪威尔得知此事后并未感到过分吃惊，只是觉得他“不得不把巴顿将军骂一顿”。于是，他一面派人去西西里实地调查，一面坐下来亲自给巴顿写了一封信，狠狠地责骂了他，并要他去向被打的士兵、向当时在场的所有医生和护士、甚至要向整个第7集团军道歉。他本来想在圈内了结这件事，而不愿把它上报或传出去，那样事态就会变得意想不到的严重，最终将迫使他“不得不把巴顿不体面地遣送回国”，而他是不想失去巴顿的，因为“巴顿是我们从事这场战争不可缺少的人物，是我们赖以取得胜利的一个人物”。

但没过两天，记者们便找上门来。他们一个个义愤填膺，要求撤巴顿的职，甚至要求最高军事法庭过问此事。艾森豪威尔平心静气地对他们解释说，他需要象巴顿这样一位具有一往无前精神的指挥官：“他对他的士兵要求越是苛刻，他就越能保全这些士兵的生命。他一定是不知疲倦；无情地要求部下使出最后一点力量。巴顿就是这样一位将领。因此，我觉得，为迎接欧洲战场上的各大战役，应当保住巴顿。”记者们为艾森豪威尔的真诚态度所感动，答应不报道这一件事。

巴顿对自己的粗暴行为并不感到真正后悔，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事，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不太讲究方法”：“嗨，我就是太急躁了，但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此，他对艾森豪威尔要他道歉的最初反应是：“见你的鬼去吧！”但不到10分钟，他便改变了主意：“好吧，我道歉。”然而，他所谓的道歉就是把有关人员集结到巴勒莫王宫的办公室里，对他们说他的行动是为了士兵好：对于一个精神消沉的人，如果有人“打他几个耳光使他清醒一下”，他的生命可能就会得救。10天后，他又把一大群士兵集合到一个剧院里，脸色阴沉他说：“我想我还是站直在这里，让你们大伙看一看，我是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王八蛋。”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他在假惺惺地表示悔恨的同时，又大颜不惭他说他在使用一种可以制止精神失常的疗法，觉得他“又拯救了一个灵魂”。

这就是巴顿，他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打耳光事件似乎就这样平息了，巴顿在他的巴勒莫王宫悠悠哉哉地过起了国王般的生活。但终于有一天，一个实在憋不住的记者在事件发生的3个月后把它捅了出去。这个过时的新闻立刻在美国国内炸了锅，讨伐声一浪高过一浪，有个议员甚至提议把巴顿派到日本人收容所去，让他到那儿去打“小日本”的耳光好了，谁也管不着。

最后，事情惊动了白宫。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报告，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声称他不愿“失去一位无比宝贵的英勇善战的指挥官”，并且提醒说，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巴顿的行为已取得了官兵们的谅解，没有造成大的危害。“巴顿最近每次在他部下和士兵面前公开露面时，都受到雷鸣般的鼓掌欢迎。”如果撤巴顿的职，那无疑于帮了敌人的忙，令亲者痛、仇者快。陆军部长史汀生、参谋长马歇尔都同意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向罗斯福总统力保巴顿。

元旦那天，他接到一封电报，说他已被解除第7集团军司令职务。完蛋了，这个新年过得真是糟透了。绝望的巴顿为了散心，开始在西西里旅行，凭吊历史遗迹。他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可以从中获得经验、灵感，而现在又加上了慰藉。1月18日，他从广播中听到他原来的部下布莱德利将出任“霸王”行动的美军地面部队司令后，坐在那默默地发呆。几天后，他回到巴勒莫，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份电报，上称：“兹免去你在本战区的职务，调

往英国另有任用。”

“乔治，我猜你知道你要干什么了吧？”艾森豪威尔向前来向他报到的巴顿笑着说。

“艾克，我不知道。”

“乔治，就是我自己的老部队，第3集团军，那可是一支最好的军队。先遣部队明、后天就到，部队主力将在2月或3月初到达。乔治，我想我们应该好好地聊一聊。”

“说吧，艾克，可是要客气点，老伙什。我的伤疤还没长好呢。”

“我这儿有你一封信，乔治。就是你队西西里给我寄的那封。我要告诉你，我珍爱这封信，特别是其中的一段话，你说：‘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悔恨和痛心，因为我使你感到不快，而你给了我一切，为了你我将万死不辞。’”

“我说的句句是实话，艾克。”

“我相信，乔治。可是你经常认为每个人都是反对你的，但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你自己。我并不想当一个唠里唠叨训人的人，但我不知跟你讲过多少次，要你三思而行，你却总不听从我的劝告。现在我的话已不再仅仅是劝告了，从现在起，它就是命令。要暴跳之前先思考一下，乔治，不然对于你的鲁莽所引起的后果，只能怪你自己，不能怪别人。我希望你珍惜我们的友谊，并在这个问题上把我的处境也考虑在内。”

巴顿连声说是，并奉承道：“艾克，我们遭遇的历史事件简直是惊天动地的。我真诚地相信，你即将成为历代最伟大的将领，包括拿破仑在内。而我是一个糊涂的老傻瓜，真该死，我常常给自己招来麻烦。但你不用担心，艾克，以后我要发脾气时，一定要更加小心，决不会再选择医院了。”

艾克听后一阵大笑，然后说道：“顺便问一句，乔治，今晚请你吃饭，有空吗？”

对巴顿的到来，有人欢喜有人忧。忧者中，除了他的老对头蒙哥马利外，再就是奥马尔·布莱德利了。布莱德利比巴顿小8岁，同是西点军校生，但比巴顿晚6届，即与艾森豪威尔是同届。他与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是好朋友，这种特殊关系使资历不深的他在一年之内便飞黄腾达起来。43年2月，他还只是个准将师长，被艾森豪威尔要到北非当他的战场观察员，也就是“耳目”。不到两个月，他就升任第2军军长。5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驻英国的第1集团军司令。年底，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推荐指挥“霸王”行动的所有美军地面部队。艾森豪威尔从华盛顿赶到伦敦的第2天，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他在兴奋之余忙问各集团军司令是谁。艾森豪威尔告诉他：“霍奇斯担任第1集团军司令，巴顿是第3集团军司令。”布莱德利听后脸儿立刻沉了下来。

布莱德利和巴顿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谦虚谨慎、忠厚诚实、思维精密、处理周到，有儒将风度。对爱搞花架子、爱出风头、爱戏弄人、言行粗暴、傲气凌人的巴顿，他打心眼里看不惯。但他为人正派，对巴顿的所作所为既谈不上恭维，也不背地里讲坏话。他承认巴顿有他特有的魅力和才能，但若让他与他共事，不管是作为上级还是下级，他都不情愿。在他看来，巴顿不过是一个性情暴躁、举止庸俗、喜欢炫耀、贪图功名的斗士，甚至是一个狂人，经常于出近似于神经错乱的愚蠢而过火的举动。按他的话说，巴顿“不管指挥一支军队有多么成功，但并没有学会指挥自己”。因此，若是



他说了算，或艾森豪威尔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他是不会选择巴顿的。再者，他原来是巴顿的下级，现在突然间变成了上级，那个连艾森豪威尔都敢骂的家伙能服服贴贴听他指挥吗？”别担心，布莱德利，巴顿会听话的。”艾森豪威尔安慰他。”

巴顿抵英的第二天去看史密斯。两人正在交谈时，布莱德利推门进来。

“布莱德！”巴顿满面笑容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并热情地伸出双手。

“乔治，见到你很高兴！”布莱德利也热情地伸出双手。

“布莱德，我现在逍遥自在。他妈的，我不喜欢这样，你难道不能给我找点事干吗？”

就这样，巴顿的表演天才消除了两个人之间确立新关系后初次见面的尴尬局面。

## 四、万事俱备

各得其所

夙愿难遂

“ 偿还它吧！ ”

“ 让我们动手吧！ ”

2月下旬，隆美尔元帅忙里偷闲回了趟德国，与他心爱的露西团聚了10天。当他3月初返回枫丹白露时，收到最高统帅部发来的一封电报，内称：“元首认为，敌人进攻的主要威胁来自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因为该两地适宜建立滩头阵地。”隆美尔将信将疑，不知希特勒如此结论凭的是直觉，还是有什么根据。但元首有令，要他马上去检查诺曼底的防御情况，于是他只好作一次“傻瓜式的远行”。

情况看来不太妙。虽然处处都在设置滩头障碍，但试验结果表明，一艘重120吨的登陆艇犹如穿过一堆火柴棍一样把他的木桩障碍撞得粉碎。他暴跳如雷，把向他汇报的人骂个狗血喷头。

“在木桩上都绑上反坦克地雷！”他命令道。

3月19日，隆美尔和西线所有陆、海军高级将领被希特勒用火车接到巴伐利亚伯希特斯加登的上萨尔茨堡。这里座落着一处名叫伯格霍夫的山间别墅，是希特勒常呆的地方。整个别墅上至山顶，下至谷地，方圆7平方公里。在海拔1900米的山顶，有一座被称作“鹰巢”的堡垒式建筑，一条盘旋在悬崖绝壁上的公路直通到那里的一个地下隧道入口处，隧道尽头有一架电梯，上升119米便是希特勒的“鹰巢”。

那天下午，龙德施泰特代表全体元帅向希特勒宣读了他们的效忠宣言。此时的希特勒已全无了往日的威风，他佝偻着腰，拖着颤抖的双腿，脸色苍白，目光迟钝，堆在倚子里像个病入膏肓的小老头，时刻在等待着死亡的降临。这使不常看到他的将领们感到非常吃惊。

但希特勒的大脑仍在高速灵活地运转着，从那里涌出的思想仍高深莫测、令人叹服。在第二天举行的会议上，他发表了一个小时的讲话，给隆美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的讲话“出人意料地清晰明快，而且那样地镇静自如”。

希特勒用他那犀利的目光慢慢扫过坐在他面前的西线将军们，情绪激动地说道：

很明显，英美对西线的联合进攻即将到来，但它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方，目前还难以预知。你们不要从他们船只的表面集结这一点出发，就认为他们将选择从挪威到比斯开湾这一漫长战线的某个特定地区发起进攻……这种船只的集中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借助低能见度的掩护进行转移和调动。

那是欺骗我们的假象！……最适于登陆而又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瑟堡和布雷斯特这两个海岸半岛。这两个地方有建立桥头堡的有利条件，因此非常诱人。一旦投入大批空军力量，就能逐步扩大桥头堡的地盘。

……就敌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尽快获得一个港口，以便使登陆的规模可以扩大。基于此，我已命令把西部海岸上的港口全部“要塞化”，只有要塞司令对于该地区三军的训练和作战负有指挥的专责。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敌人的整个登陆作战持续几个小时，最多不得超过

几天。迪耶普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敌人一旦被打败，就决不会企图再发起第二次进攻。姑且不说他们遭受的重大损失，要组织另一次进攻起码也得几个月的时间。进攻失败对英美军队的士气也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譬如，这将使罗斯福不能再当选美国下一届总统，要是运气好的话，他还会死在某个地方的监狱里！英国人则会产生空前的厌战情绪，而那个年老多病的丘吉尔，他的声望也一定会一落千丈，再无力组织另一次新的军事行动。

……我们目前在欧洲拥有的 45 个师的兵力对东线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一旦我们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就能把这些部队迅速调到东线，彻底改变那里的局势。因此，这场战争的全部结局都取决于西线每个人的战斗，同时也关系到第三帝国的命运！

会后，希特勒把隆美尔留下来单独交换了意见。隆美尔告诉希特勒，他对挫败敌人的进攻满怀信心。

希特勒道：“嗯，埃尔温，整个德国都托付给你了。”

隆美尔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元首放心，依我所见，敌人不会成功地把脚踏到旱地上。但有一个条件，即西线所有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都要归我指挥。”

希特勒：“可以考虑。”

就在这一天，德军统帅部获悉，在西西里销声匿迹的巴顿将军终于在英国出现了。三个月来，他们一直在找寻这个唯一能使他们注目和敬畏的美国将军。他们推测，巴顿将指挥进攻欧洲的主力部队，因此他出现的地方一定是主攻方向。

---

1942 年 8 月 19 日，英、加军队 6000 余人在法国海岸迪耶普登陆，结果损失 4300 亲人，一天后撤出。

## 各得其所

这些天，巴顿的心情遭透了。他的司令部被安排在英格兰中西部、靠近曼彻斯特的纳茨福德，这里远离伦敦，远离英格兰南部的反攻基地。他的部队还在稀稀拉拉地从国内向这里缓慢调动，使他当了好长时间的光杆司令，成了“艾克的卫兵”。很明显，他在“霸王”行动中只是个配角，而这配角如何个演法，他也还不得要领，只知道他在登陆战役后期才能上场。一个月前，他曾到圣保罗学校拜访蒙哥马利，后者问他是否喜欢“霸王”计划，他嘴一咧：“不喜欢。按照计划，我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人们似乎在有意忽视他、疏远他。讨论“霸王”计划不让他介入，又不许他乱说乱动，说是不能让人知道他在英格兰。更使他懊恼的是，他要受昔日的部下布莱德利的指挥，而这个人在他看来“才智极为平庸”，又“不够勇敢”，是个“跑龙套的”；“他戴着眼镜，下巴很大，说话不多，还是陆军参谋长的射击伙伴。”哎，倒霉呀，只怪自己这张不把门的嘴。

最近这些天，他老实得不行，甘当三孙子，见人就笑，见话就听，见了艾森豪威尔和他身边的人就奉承：与艾克比拿破仑算老几？这套做法对巴顿来说既感吃力又觉恶心，真难为他了。他无可奈何地叹息道：“哎，我在这儿不得不干舔屁股的事，难怪我嘴上长疮。”

闲着无聊，他便常常在自己的官邸大摆筵席，招待四邻贵族，然后看上一场美国电影。客人一走，他便觉得非常孤独。为了解闷，他买来一条狗，取名“威利”。“威利”虽然长得又丑又凶，但非常温顺，令巴顿百般钟爱，甚至让它坐在椅子上同他一起进餐，还经常与它扭打在一起。

然而，巴顿没有被人忘记，起码最高统帅部的人还想着他。他们给他安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美国第1集团军群司令的头衔，目的是利用德国人对巴顿的特别关注来进行欺骗。

盟军最高统帅部深知，象横渡海峡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瞒不过德国人的，但也不是一点隐真示假的余地都没有，起码可以在进攻地点和时间上作点手脚，让敌人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保证登陆行动的顺利实施。为此，摩根将军制订了一个代号为“刚毅”的欺骗计划，该计划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德国人相信，盟军的主攻方向在加来而非诺曼底。这样，即使德国人发现盟军真的要在诺曼底登陆，他们也会认为那只不过是佯攻，从而使他们作出错误的兵力部署，导致指挥失误。

“刚毅”计划实施的主要手段除了利用间谍网，特别是双重间谍向德国人提供假情报或无害的真情报外，再就是在英国东南部虚设一个集团军群，摆出准备进攻加来的架式。这样，真正的“霸王”战役在诺曼底打响后，敌人也不敢把防守加来的重兵集团和战略预备队轻易调往诺曼底。这个假集团军群的司令部设在肯特郡的多佛尔附近，除了电台是真的外，其他差不多都是假的。有假营房、假飞机、假坦克、假登陆艇……，都是用纸板、木头、帆布和橡皮做的。那些电报员们整天忙着收发报，好象真有那么回事似的。与英国其他地方比，这里唯一有大战将临的气氛，再加上巴顿的出现，不愁德国人不上当。当然，这些欺骗行为也不能做得太露骨，以免敌人怀疑。情报即使是假的，他不能让他们顺利地得到；侦察机飞来了，也要把它们赶跑，只是偶尔放进来一两架。

巴顿做梦也没有想到派了他这么个有名无实的公差，但聊以自慰的是，

这也算着重他、抬举他了，说明他比任何人都更引人注目。别人想干，还不够格呢。

艾森豪威尔这些天的情绪也不高，空军的指挥和使用问题搞得他焦头烂额。随着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空军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且不说地面作战要依赖战术空军的支援，更令空军指挥官们骄傲的是那些威力越来越大的重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当时正在对德国实施代号为“直射”的联合轰炸行动，旨在摧毁其军事工业和经济命脉，瘫痪其指挥系统。艾森豪威尔深知空军对实施“霸王”行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从他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的那一天起便极力希望全面控制空军。

早在魁北克会议期间，英国空军上将利—马洛里即被任命为欧洲盟国远征军空军司令，但当时授权他指挥的只有战术空军（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而不包括战略空军（重型轰炸机）。利—马洛里在获此任前是英国战斗机部队司令。他长着一张圆圆的脸和一对充满感情的眼睛，嘴上留着两撇梳得很整齐的小胡子。他为人谨慎，不易相处，一上任就冒失地发起了争夺战略空军指挥权的攻势。但战略空军指挥官本能地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认为利—马洛里作为一名战斗机指挥官不了解轰炸机的“奥秘”所在，只会滥用战略空军，而不能发挥其真正作用和能力。

当时，指挥英、美欧洲战区战略空军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英国轰炸机部队司令阿瑟·哈里斯上将，另一个是美国驻欧洲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哈里斯长着一头红发，为人随和，没有架子，但打起仗来勇猛顽强。他对他的轰炸机简直着了迷，一天也不让他的飞行员闲着。他常说，别的将军在一年之中不过拿他的军队冒一两次险，而他则每天晚上都使他的整个前线处于危险之中。他私下里向丘吉尔保证说，他的重型轰炸机可以把柏林夷为平地，从而最终赢得胜利，而无需发动地面进攻。丘吉尔听后为之振奋，坚决支持他的对德战略轰炸计划和独立执行任务的主张。有丘吉尔撑腰，哈里斯更肆无忌惮地反对把战略空军划归远征军指挥了。

斯帕茨将军的胆量和对轰炸机的钟爱比哈里斯有过之而不及，英国人在晚上出动，而他则让他的飞行员在白天起飞。他是个不修边幅的人，性格直爽，不拘小节，有时连胡子也不刮。大家都很喜欢他，因为他为人友好，非常合群，还爱打扑克。哈里斯从不视察部队，也不亲临战场，而他坐不住板凳，常往下面跑，还亲自架机参加战斗。但他与哈里斯在空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认为单靠轰炸机就能取胜，并反对把战略空军交给利—马洛里。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对利—马洛里指挥空军的能力缺乏信心，也没有信心让他指挥战略空军，除非是由于战术行动上的偶然需要。”

艾森豪威尔知道，斯帕茨反对把战略空军交给远征军指挥，多半是因为他讨厌利—马洛里。这个好办，给他换个上司就行了，比如说让那位大家都喜欢的特德来指挥。哈里斯就难对付了，他的后台老板是支持战略空军独立的丘吉尔。看来，要想达到目的，必须先攻下这个堡垒。在一次与丘吉尔的会面中，艾森豪威尔毫不客气地威胁道：“如果英国人继续持不合作的态度，那我就只好打道回国了。”接着，他又打电话给特德：“你听着，阿瑟，我已非常厌倦同一大批自以为是、爱慕虚荣的人打交道了。请你告诉那伙人，如果他们仍不能和睦相处，仍不能停止孩子似的争吵的话，老天作证，我就洗手不干了，让首相另请高明来指挥这场该死的战争好了。”

特德急忙从中斡旋，奔走于丘吉尔和英国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之间。直到

3月上旬，事情总算有了眉目。特德和波特尔共同起草了一份协议，规定特德将代表艾森豪威尔对包括战略空军在内的所有空军实施直接监督，而利—马洛里在特德之下仍负责战术空军的行动。艾森豪威尔看过协议，高兴地在上面别了个便条：“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空军问题的圆满解决使艾森豪威尔如释重负。他现在可以在他的新总部安静地工作、思考和休息了，有时还可以悠闲地打一两场高尔夫球，玩会儿牌，或阅读西部小说，甚至可以单独与萨默斯比小姐呆一会儿。

这个新总部设在伦敦西南郊金斯顿附近的布歇公园内，代号“宽翼”，这里很快便建起了一栋栋营房，以供司令部人员办公、休息之用。艾森豪威尔为自己选择了一栋两年前曾住过的三居室的旧砖房，屋里的地板嘎嘎作响，地毯凹凸不平，墙上的油漆也已剥落。由于过去这里曾用作通讯站，故得名“电报屋”。自3月5日迁到这里后，艾森豪威尔感到比在伦敦市中心舒服多了。这里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绿树成荫、芳草遍地。他把他的司令部组织得象个大家庭一样，人们不分国籍和种族，亲密无间地并肩工作。

布歇公园的新主人除了艾森豪威尔，还有早些时候搬来的特德、斯帕茨和拉姆齐。拉姆齐因成功地组织了那次敦刻尔克撤退而被封为爵士。后来，他积极参与了“火炬”计划和制订，并于1943年被任命为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出色地完成了多次重大军事行动。他性格开朗，平易近人，好交朋友。艾森豪威尔对于这位善于策划的合作者的工作非常满意，放心大胆地让他尽情发挥，从不过多干预。他上任后不久即搞出了一份极详尽的代号为“海王星”的海军作战计划，印成书有7.6厘米厚，包括舰艇的分配、集结、补给、登船、航渡、扫雷、火力与后勤支援等方方面面，复杂精细得很，让人看了就头痛。但拉姆齐恰恰精于此道，工作越复杂越困难，越能显示他非凡的才能。

蒙哥马利近来除了忙于完善他的地面作战计划，便是周游各地、巡视部队。虽然他在上面显得有些离群索居，但他迫切希望让下面的每一个士兵都见到他这位总指挥，以便取得他们的信任，加强他们的信心。他每天要安排两三次检阅，每次万把人。他并不要求受阅部队成立正姿式、目不斜视，而是让他们“稍息”，可以用眼睛一直盯着他。他把这种方式称之为“相互检阅”，目的是要引起士兵们的好奇心，并把他的信心感染给他们。

除了检阅部队，他还象参加竞选一样到处演讲。有些人对此很看不惯，但他却沾沾自喜地说：“我走遍全国，民众都见到我，到处给我以热情的接待。人们似乎以为我有一些取得胜利的灵丹妙药，并且是奉命前来带领他们走上康庄大道的。”

4月7日是蒙哥马利大出风头的日子。这一天，各路将领云集圣保罗学校，出席他召集的“霸王”行动计划演示会。他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会场被安排在经过精心布置的演讲大厅，大厅中央斜放着一个巨大的沙盘模型，沙盘对面是一排排摆成半月型的椅子，墙上到处挂着“禁止吸烟”的牌子。

待大家坐定，蒙哥马利手执一根指示杆站到沙盘前宣布开会。他用一种坚定、乐观、抑扬顿挫的语调介绍他的计划，边讲边在沙盘前指指点点地走来走去。他没有发言稿，但他的演讲让人觉得他的大脑事先输入了各种信息、数据，并经过了周密的组织、加工，形成一篇精妙的作品。从他两个小时滔滔不绝地发言中，人们惊讶地看到，他对作战计划、部队状况、地形特征、

德军部署及其可能作出的反应都了如指掌。

蒙哥马利介绍说，整个登陆地域由西向东分为5个登陆地段，代号依次为“犹他”、“奥马哈”、“哥尔德”、“朱诺”、“斯沃德”。而莱德利指挥的美国第1集团军在前两个地段登陆，登普西将军指挥的英国第2集团军在后三个地段登陆。上岸后，登普西的部队将迅速夺取交通要冲卡昂。并向法莱斯挺进，与随后跟进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吸引住德军装甲部队，阻止其向西反击，以掩护美军向内地突进。布莱德利的部队则将迅速夺取瑟堡，然后向东南卷击，直到卢瓦尔河；巴顿的第3集团军随后跟进，向西夺取布列塔尼半岛，并掩护布莱德利的右翼。预定在攻击开始的90天，盟军应进驻塞纳河一线。

在这整个行动中，蒙哥马利承担了最艰巨的与敌硬碰硬的任务。他预料到隆美尔在弄清盟军的主攻方向后，肯定会投入他的装甲部队实施反击，而他正好将计就计，在卡昂和法莱斯地域向巴黎方向实施佯攻，牵制并消耗德军反击主力，这样，右面的美军就可避开反击的德军，象“转动的车轮”一样，围绕蒙哥马利提供的坚固的车轴来一个向内大旋转，直奔塞纳河，象一记右钩拳，给隆美尔一个意想不到的痛击。

蒙哥马利的发言给艾森豪威尔及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大家对他增加了几分敬意，连巴顿都认为他是一个“并不愚蠢的好演员”。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个计划感到完全满意。布莱德利尤其不喜欢蒙哥马利划什么到哪天部队应打到哪儿的阶段任务线，认为它一方面束缚了部队的手脚，另一方面因意想不到的困难而未达到任务线会被认为受挫了。为此，他和蒙哥马利发了火，说要是他被强迫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规定的地点的话，他就不是人。在他的坚持下，蒙哥马利取消了美军的任务线，但英军的仍保留着。巴顿对交给他的夺取布列塔尼半岛这一不显眼的任务也不甚满意，他想要的是向东猛打猛冲，第一个打过塞纳河。

在蒙哥马利后面发言的还有拉姆齐、利一马洛里、登普西等人，其中讲得最精彩的是美军第7军军长乔·柯林斯。他象蒙哥马利一样不用稿子，站在沙盘前挥舞着指示杆讲得绘声绘色，讲到兴奋处甚至爬到了沙盘上。他回到座位上时，身后的史密斯笑着低声说：“乔，你真是标准的本宁堡风格！”

会议开了一整天。将结束时，蒙哥马利叫人把所有“禁止吸烟”的牌子都撤掉了，因为丘吉尔要来了。不一会儿，手握雪茄的丘吉尔便出现在门口。他看上去老多了，腰更弯了，显得疲惫不堪。他坐在椅子上听蒙哥马利作总结，然后站起来讲了10分钟话。巴顿写道：“首相作了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发言。他说，请大家记住，这是一次进攻，而不是建立一个滩头阵地。”

## 夙愿难遂

时值4月，海峡两岸都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而紧张地忙碌着。

在英伦三岛，美英空军加强了对德战略轰炸，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倾泄到德国的城市、工厂、油库和法国境内的铁路、桥梁、导弹发射基地、海岸防御工事、雷达站。为迷惑敌人，这些炸弹只有1/3是投向诺曼底的，即在诺曼底每轰炸一个目标，就要在加来等地轰炸两个目标，以使德国人认为加来为主攻方向。

与此同时，盟军开始采取一系列保密措施。老百姓被禁止进入从沃什湾到康沃尔半岛的沿海地区；军队停止一切休假；一切往来信件和新闻电讯都实行严格检查；禁止外国外交人员和信使进出英国。当然，“刚毅”计划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各方面的情报几乎都与加来地区有关，这反而引起了希特勒的疑心。在4月6日的形势分析会上，希特勒手指着地图对约德尔说：“英国人为对付我们所作的这一切看来全是假的。要是一个人真的对什么事有所打算，他决不会按常规的办法来干的。我不能不感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寡廉鲜耻的欺骗罢了。……他们完全可以把部队开到这一带，”他的手指向英格兰东南部，“然后用船运到这里——诺曼底。我真不知道他们要在那儿干什么。”

停了片刻，他指着诺曼底海岸说：“我赞成把全部部队调到这里。当然，加来的防御也不能削弱，那里仍是重点目标。”

隆美尔这些天主要考虑的倒不是这个问题，他的精力几乎全花在了装甲部队的指挥与使用问题上。为此，他与龙德施泰特和西线装甲集群司令盖尔·冯·施韦彭堡等人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空军问题上所遇到的麻烦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艾森豪威尔如愿以偿，隆美尔却夙愿难遂。

龙德施泰特和施韦彭堡主张机动防御，即在远离海岸的地方保持一支强大的装甲预备队，待判明敌主攻方向再将这支预备队前调实施反击，把上岸的敌人赶回到海里去。隆美尔的主张恰好与此相反。他在北非吃够了盟军轰炸机的苦头，它们曾使他的坦克困在那里几天不能动弹。因此他认为，在盟军飞机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留在后方的预备队根本无法及时向前机动；而如果不在开战的两三天内将敌人赶到海里，则整个战役乃至整个战争就会全盘输掉。在他看来，要想取得胜利，就要把全部力量投入到海岸阵地上，就地进行防御，力争在敌方站稳脚跟之前将其消灭在水际滩头。

整个4月，隆美尔都在四处活动，要把施韦彭堡的装甲部队接过来并调到海岸地带。看着他急得那样子，龙德施泰特嘲笑道：“隆美尔现在象只没有挨过打的狐狸崽子，一点也不象只老狐狸了。他太野心勃勃了，在非洲弄得不怎么样，现在却心痒痒地要充起大人物来了。”

看来，和西线同行们讲道理只能是对牛弹琴。4月23日，隆美尔向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致信求助：“不管敌人的空中优势多么强大，只要我们能在最初几个小时内成功地把装甲部队全部投入战斗，那么我相信，敌人对我们海岸的进攻在第一天就会一败涂地。然而，与3月20日达成的协议相反，机械化师至今仍未置于我的控制之下。这些部队远离海岸且四处分散，一旦海岸上任何一个地区发生激战，它们都来不及赶来增援。试想，在敌人拥有绝对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机械化部队企图向海岸作任何大规模的运动时，势



必会受到敌空军的猛烈攻击。而若无装甲师的迅速援助，我们的海防师就很难有力量发动反击，以同时击败从海上和空降两方面夹攻的敌人。”

他告诫约德尔：“这次战役将是这场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会战，第三帝国的命运将全系于此战。假如一切用于防御的兵力不能实现统一指挥，则所有的机械化部队便不可能及时地投入海岸战斗，那么胜利也就非常渺茫了。”

五天后，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在施韦彭堡的陪同下来到隆美尔的司令部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会谈一开始，双方便吵得不可开交。古德里安作为使用装甲兵的老手，尤其强调坦克的机动性。坦克没了机动，就等于人没了灵魂，只剩一副坚硬的外壳了。他对隆美尔使用装甲师的作法非常震惊：把坦克象大炮一样固定在海岸上，这无异于把它摆在商店的橱窗里作装璜，不但不能充分发挥坦克的真正作用，而且会遭致敌舰炮火力的攻击。

隆美尔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哎，这些人只同俄国人打过交道，所知道的战争还只是二维空间而非三维空间的，只知道来自地面和海上而不知来自空中的威胁。他们完全不了解立体战争的概念，不了解制空权的重要性。他一再、再而三地耐心解释说：“你们如果把装甲师留在后面，那它们就根本无法开往前线。一旦进攻开始，敌人的空军会阻止任何部队向前运动。”施韦彭堡说，他的坦克可以在夜里向前调动。隆美尔冷笑道：“夜里？别忘了，敌人的照明弹会把黑夜照得象白昼一样。”

送走古德里安和施韦彭堡，隆美尔对手下人咆哮着：“这些讨厌的家伙真让我受不了，我简直忍无可忍了！”他余怒未消地站在自己卧室的窗前，思忖着他还有几周时间来迎接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战役。

上个月，他在视察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后把司令部迁到风景如画的拉罗什吉永。这是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城堡，位于巴黎西北几十英里的塞纳河畔。它背靠陡峭的山岩，宛如高高的管风琴在河谷中拔地而起，蔚为壮观。这座城堡的主人是位显赫的公爵，夫人是位丹麦公主，膝下有一女一男。隆美尔来后不但没有赶走这家人，而且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他的卧室在一楼，是一间面对花园的布置精巧的屋子；他的书房是一间华丽的大厅，墙上挂满了贵重的壁毯和油画；他的办公桌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上面堆满了300年来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

作为一员虎将，隆美尔天不怕、地不怕。但他怕一个人，一个女人，那就是他夫人露西。他对露西百般疼爱，百依百顺，有求必应，甚至露西因为一件不愉快的小事而要求撤他参谋长的职，他也竟顺从地照办了。结果跟随他三年之久、被他视为知己的患难战友高斯将军走了，接替他的是隆美尔的同乡汉斯·斯派达尔将军。

斯派达尔比隆美尔小6岁，面孔严肃，沉默寡言，戴着一副眼镜，举止落落大方，很有学者风度。见面的第二天，隆美尔就写信向露西汇报：“他给人的印象很好，富有朝气，我相信我跟他会合得来的。”熟不知，斯派达尔明里是给隆美尔当参谋长，暗里却肩负着一项秘密使命——诱寻隆美尔谋反！他是学历史的，头脑深逢敏锐。斯大林格勒会战后他便认定德国败局已定，再打下去无疑会给德同人民带来更深重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除掉希特勒，尽快结束战争。他来到“B”集团军群后，便到处传播失败主义情绪，搞得隆美尔心绪不宁。隆美尔不在时，他一手遮天，与身边的人谈论伯格霍夫那头蠢驴（希特勒）。他的深谋远虑、冷漠无情、镇定自若，显然令质朴坦

率的隆美尔生出几分敬畏，因为他从不敢对他大喊大叫，即使斯派达尔的收音机经常吵得他不得安宁，他也只是耸耸肩而已。

城堡里的生活是宁静、舒适的，远胜于北非的恶劣环境。斯派达尔的到来，更给这座城堡带来一种漫不经心的气氛。隆美尔不久也渐渐受这种气氛的感染，习惯于这里的舒适了。他每天吃过丰盛的饭菜，便带着他的猎犬出去散步或打猎，这走边欣赏周围宜人的景致。他明显地发胖了。

5月3日，他从地中海沿岸视察归来。他的那三条猎犬快活地叫着从桌子下面窜了出来，四脚朝天倒在他跟前，把他逗得捧腹大笑。接着，他要通了露西的电话：“你能把你鞋子的尺寸告诉我吗？我要在巴黎给你买双鞋，为的是6月6日。”这一天是露西50岁生日。

斯派达尔告诉他，两天前统帅部来电话说，元首急于想知道第7集团军防守诺曼底的情况，并决定加强那里的兵力。“为什么要增援诺曼底？”5月6日他打电话问约德尔。在他看来，最危险的地区是索姆河河口两岸，而不是什么诺曼底。但约德尔告诉他，元首有确切的情报，瑟堡将是首要的目标。“此外，”约德尔补充说，“我们获得的情况说明，英国人成功地进行了穿越你那一类障碍物的试验。”这令隆美尔大吃一惊。

第二天，关于装甲师的指挥问题终于有了回音。希特勒最后的裁决是：把7个装甲师中的3个拨归隆美尔指挥，其余4个作为预备队留在内地，其调动权归统帅部。这样，隆美尔和施韦彭堡都只达到了各自目的的一半：装甲师被平分了。这是个不伦不类的防御战略，按照这个战略。隆美尔和施韦彭堡都很难实现他们的设想，因为他们的兵力都太少了，无法满足各自的需要。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牺牲一方，而完全满足另一方。希特勒想两方都照顾到，因此搞了这么个妥协方案，岂不知，他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约德尔劝隆美尔别再提这件事了，“一旦我们弄清敌人进攻的意图和重点，就会把这些预备队投入战斗。”隆美尔心说：“等着放你们的马后炮吧。”

5月9日，隆美尔心存疑虑地前往诺曼底。在那里，他首先注意到盟军的空袭要比加来海峡地区少得多，这更增加了他的怀疑。这里的防御情况虽赶不上加来地区，工事构筑远未完成，埋设的地雷也远未达到规定的数量，但他基本上是满意的。密如森林的木桩和魔鬼般的障碍物黑压压地布满了海滩；瑟堡周围的乡村已成一片汪洋；增援部队正在陆续开进。

防守诺曼底的第84军军长马尔克斯将军写信回家说：

“目前众人的看法都认为，英国人决定拿我开刀……我已得到许多出色的新兵，现正忙着把他们的名单从卡片盒里拿出来理一理。这使得第84军的兵员数字达到了10万之众。在战争进行到第5个年头，我们在数量和质量上还能得到这样的士兵叫人见了真高兴。最近到达这里的第91空降师是一支货真价实的精锐部队，自1918年以来，我们就不曾有过这样的部队了。我怀着欣喜的心情展望未来，不管敌人怎样向我进攻部不在话下。我总觉得要在我生日的前后几天就会见分晓。”他的生日同露西的一样，是6月6日。

15日那天，隆美尔在信中对露西说：“已经是5月中旬了，依然平静无事……我想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第二天，他生平第一次和希特勒通了电话。他满怀信心地告诉希特勒：“这里官兵们的士气高昂，有个军为对付空降已埋设了90万根木桩……”

电话那头传来希特勒的声音：“很好，埃尔温，祝贺你取得的成绩。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和元首通完电话，隆美尔又兴奋地驱车前往第7集团军防区。他站在布满障碍物的海滩上，望着冥冥的海水大声叫道：“让敌人现在就进攻我们吧，他们会心惊肉跳、两腿发抖”

“ 偿还它吧！ ”

“霸王”战役准备到了最后时刻。参加第一批登陆的 17.6 万部队在进行紧张的演习。4 月 28 日，蒙哥马利在南部海岸的朴次茅斯设立了指挥部；艾森豪威尔刚刚观看了一次登陆演习，正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这次演习令他非常扫兴，搞得乱哄哄、拖拖沓沓，漂在海面上大量登陆艇迟迟不能发起冲击，很容易成为岸上炮火的活靶子。

回到“宽翼”，艾森豪威尔发现司令部里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劲，忙问史密斯参谋长发生了什么事。史密斯告诉他，巴顿旧病复发了，并把马歇尔将军前一天发来的一份电报递给他。马歇尔在电报中愤怒地提到巴顿有意冒犯俄国人的讲话，在美国新闻界和国会引起强烈反响，这有可能会影响他本人及其他人晋升为永久性少将军衔。“到底是怎么回事？”艾森豪威尔转身问史密斯。

原来，4 月 25 日晚上，巴顿应邀出席纳茨福德妇女界为美军组织的“欢乐俱乐部”的开幕式。事先，俱乐部的组织者史密斯夫人请他作正式发言，但他说他不想太显眼，因而谢绝了。他还故意晚到了一刻钟，想在仪式开始后悄悄溜进去。但他吃惊地发现，人们都在等着他，并且有摄影师给他拍照。他马上提出不能把他的照片登出去，不能把他的活动说出去。史密斯夫人向他保证，这是一次私人集会，没有记者在场。于是，他放心地坐了下来，神气地注视着台下 50 多张英国妇女的脸。

仪式开始后，史密斯夫人再次热情地邀请巴顿讲话，并向大家声明：“巴顿将军不是以官方身份来出席会议的。他将以纯粹朋友的方式对你们讲话，但他的讲话切记不可引用。”面对这种诱惑，其言论自由被压制了好几个月的巴顿再也憋不住了，大有一吐为快的需要。

他终于站起身来作了简短的即兴发言。其中讲到：“既然英国人和美国人注定要主宰世界，”接着故意放低了声音，“当然还有俄国人，那么我们相互了解得越多，我们的事情也就会办得越好。”然后他双手交叉，半开玩笑地说：“象这样的俱乐部就是彼此结识和促进相互了解的理想场所。一旦我们的士兵遇到并结识了英国的女士们，他们就会写信回家，告诉他们的妻子、女友们说，你们是多么可爱。于是，美国的妇女们马上就会醋性大发，恨不能立刻结束这场战争。那么，我就有机会去打日本人了。”

一阵笑声和掌声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他喜欢这场面，喜欢人们爱他、捧他、欣赏他。但他怎么也想不到，正是这篇讲话又给他惹了麻烦，差点使他失去第 3 集团军的指挥权。

第二天，英国一家报纸违约发表了上的讲话，但在谁将“主宰世界”后面未提“俄国人”，变成了英美两国主宰世界，这显然是对苏联的大不敬，有损于战时盟国关系，因此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有人甚至提出要撤巴顿的职。人们对他的“打耳光事件”还记忆犹新，现在又闹出个“纳茨福德事件”，这不能不令人对他继续担任重要军职是否合适发生怀疑，甚至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第一次认真考虑巴顿的去留问题。他倒不在乎巴顿讲了些什么，在他看来，那不过是小事一桩。他担心的是巴顿因不能恪守诺言而无法控制他。“这个巴顿，叫他别出来讲话，他就是不听，而且一讲就非语惊四座，不分场合地大发奇谈怪论。本性难移！”

29 日，艾森豪威尔打电报给马歇尔，提出“尽管事实证明巴顿有指挥战

役的才能，但继续保留他的高级指挥权是否明智”的问题，并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采取最严厉的措施”。第二天，他又致电马歇尔：“根据目前我所掌握的证据，除非在这件事上又出现一些没有料到的新情况，否则我将解除他的职务，遣送他回国。”但他又转弯抹角地为巴顿求精。说他并不愿采取这一行动。因为“尽管巴顿性情不稳，但战争中常常会出现需要把他派列突破口那里去的局面”。马歇尔回电说，你是“霸王”行动的负责人，公众对陆军部的信任要根据这一行动的成功来衡量。如果你认为不用巴顿也能确保成功，那么可以撤他的职；如果你对这一点有怀疑，那么就让我们两个人承担责任好了。

此时的巴顿真是有口难辩，有苦难言，大骂：“这他妈的肯定是有有人在诬陷我，因为当时说好了讲话不许公布的。”那天，他接到艾森豪威尔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他把事情“彻底交待清楚”，并警告他注意这次讲话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还破通知第二天去见最高统帅。哎，人要倒起霉来，喝口凉水都塞牙。他感叹道：“耶稣所受的折磨只有一夜，而我却苦海无边。”

5月1日，巴顿象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战战兢兢地来到最高统帅部。艾森豪威尔指着一把椅子让他坐下，并说：“乔治，你已使自己陷入一种非常严重的困境中了。看来，我不得不把你送回国了，尽管我对此感到莫大的遗憾。你给我及陆军部惹的麻烦太多了，我真受够了。”

巴顿十分惶恐，忙不迭地说：“艾克，你的工作比我的重要得多。要是为了救我而使你受到伤害的话，那把我抛出去好了。”

看着巴顿悔恨得快要掉下眼泪来，艾森豪威尔一阵心软。说实话，他是不愿为这区区小事而失去巴顿这样一员战将的，那太不值得了。况且，丘吉尔、史汀生等一些要人也在为巴顿说情。丘吉尔说：“我看不出巴顿错在哪里，他只不过说了真话。”从刚刚收到的马歇尔的电报可以看出，他也明显倾向于留用巴顿，因为他强调，在是否留用巴顿的问题上，不必考虑陆军部的立场，而只应考虑“霸王”行动和“你自己保证其成功的重大责任”。

想到这，他笑着安慰巴顿道：“这件事还未最后决定，你先别想着辞职。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继续留任。别忘了，你还欠我们一些胜仗呢，偿还它吧！”

但艾森豪威尔的话并没有减轻巴顿沉重的心情，他为自己受到的不公而感到难过。在回纳茨福德的路上，他沉默不语，觉得自己象死去了一样。回到司令部，他叫人给他收拾行李，准备打包回国。

两天后，他收到艾森豪威尔发来的一封电报，上称：“我已经决定让你留任，去训练你的部队吧！”

“战争结束了！”他激动地大声喊道。他的副官闻听此言，以为上司真的被解职而退出战争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搞错了。随后，巴顿又收到艾森豪威尔一封亲笔信：“尽管由于你个人言行不检而造成不良影响，我还是又一次承担了留用你的责任。我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个好的指挥员，决无别的动机。”

艾森豪威尔又一次挽救了巴顿，但他对巴顿的忍耐力似乎也到了极限。过后，他对布莱德利说：“我真是受够了。如果我再一次为乔治的事去道歉，我一定叫他滚蛋，尽管他很有才。为了保护他，使我烦极了，也使我疲惫不堪。人生太短暂，这样的事不能再有了。”

5月的英格兰鲜花盛开，春意盎然。“电报屋”四周更是鸟语花香、满

园生机。但这里的主人却无暇观花赏鸟，他象准备高考的学生一样，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解不完的题，而留给他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他虽然脸上仍带着微笑，但看上去疲惫不堪，形容憔悴。他的烟抽得越来越凶，超过了为自己规定的每天三包的定量。

上百万人的登陆部队开始从英格兰各地向南部集结，上百万吨的军用物资堆满了仓库、码头和路边，上千艘军舰塞满了港口和海湾，上万架飞机拥挤在机场停机坪上。整个英格兰南部成了一个巨大的兵营。

艾森豪威尔所统率的军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支同盟军，他将指挥这支军队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登陆战役。这对任何一个想名垂青史的军人来说，无疑是件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但艾森豪威尔此时却没心思想这些。他写信告诉玛米，他忙得都不知道时间了。他说，战争结束后他想退休带着玛米一起周游世界，在异国的海滩上，在阳光的沐浴下。“我还可以写些东西，请一位秘书，我每天可以对她说一个小时，这样我们就挣到旅馆费了。”他心里想的那位秘书一定是凯·萨默斯比小姐，他们仍维持着那种亲密的关系。

5月8日，他召集各路将领开会，最后确定登陆的具体日期和时刻。要确定一个最佳的登陆日期和时刻是件很伤脑筋的事，必须考虑多种因素。首先要在夜晚渡过海峡以隐蔽行动，但天不能太黑，必须有月光，以利空降部队突击，而月光又不能太亮，否则在海上的舰队就呵能暴露。其次要在潮水不高不低时发动进攻，因为在高潮时登陆，水下障碍物会使登陆舰艇遭到严重破坏，人没上陆就已被掀到海里去了；而在低潮时登陆，部队又要跋涉很长一段距离才能越过海滩，这样暴露的时间太长，势必成为敌人枪炮的理想目标。再次要在天亮后一小时左右上陆，因为飞机和军舰需要在上陆前的这一小时的天亮时间进行火力准备。

在6月份能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只有两组日期，即5~7日、18~20日。在第一组日期中5日条件最好，其次是6日，再次是7日。会议最后确定6月1日为Y日，即一切准备就绪的日期，Y日之后四天的5日为D日，即登陆发起日。当然5日是否能成行，还要看当时的天气情况，比如风有多大？云有多厚？这些对海上登陆都是至关重要的开完会，艾森豪威尔去契克斯面见丘吉尔，向他谈起会上所作的决定。丘吉尔激动万分，泪水夺眶而出。临别，他握着艾森豪威尔的手说：“这次我要跟你一起干到底。如果失败了，咱俩一起下台！”

艾森豪威尔深知这句话的份量。如果天公不作美，在第一组日期不能发起进攻，那后果是令人可怕的。秘密将被泄露；突击部队将返回原驻地，而那里已被后续部队所占据，结果必然是一片混乱；士气将下降，200多万军队将陷入无能为力的困境之中；敌人的防御会越来越强，他们将使用导弹对伦敦及南部港口进行狂轰滥炸……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

5月15日，他在圣保罗学校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召开会议，最后一次审议“霸王”计划。出席会议的有英王乔治六世、丘吉尔首相、南非首相史未资元帅、英国三军参谋长和战时内阁成员，以及远征军陆海空三军主要指挥官。这是艾森豪威尔在战争期间所参加的规模最大、要人最多的一次会议。会场上照例斜放着一个大地图，地图前摆着一排排又硬又窄的长凳子。

待众人在硬梆梆的凳子上落座后，场内鸦雀无声，令人明显感到一种紧张气氛。艾森豪威尔微笑着站起来致辞，语气坚定而平静。他的致辞用蒙哥

马利的话说，“是高水平高质量的”。待他讲完，紧张的气氛顿时消失了。

蒙哥马利作为地面部队总指挥首先发言。他重点讲了如何巩固与扩大登陆场问题：

隆美尔是一个精力旺盛、意志坚定的指挥官。自他到任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破坏进攻，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专长就是搞破坏。他将竭尽全力攻击我们，使我们再尝一次敦刻尔克的滋味，就是说，他不打算在自己选定的地区打一场坦克战，而是想方设法把他的坦克尽量前移，阻止我们的坦克登陆，以避免一场针锋相对的坦克战……。

我们必须打到岸上，然后抢在敌人还未来得及调来足够的预备队把我们赶走之前，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牢固的桥头堡。装甲部队在登陆那天必须迅速向纵深穿插，这样就会打乱敌人的计划，在我们集结兵力之时，能起到拖住敌人的作用。我们必须迅速抢占地盘，向内陆进击，并牢牢站稳脚跟，然后沿着海岸向塞纳河推进。

蒙哥马利的讲话很精彩，给在座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接下来，拉姆齐、利一马洛里、布莱德利等人也先后发了言。巴顿没有被邀请讲话，他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举止非常得体。吃午饭时，他坐在丘吉尔对面。丘吉尔问巴顿是否还认识他，巴顿说当然认得。丘吉尔笑道：“那我得请你喝一杯威士忌。”

午饭后，大家又返回会场继续开会。英王这时站起来讲了几句话，向各位表示问候。巴顿看着他费很大的劲来避免口吃，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的样子，觉得难受极了。在会议结束前，丘吉尔作了总结发言。这是一篇富有战斗激情的演说，其中有一句话令艾森豪威尔听了特别振奋：“先生们，我对这一事业的立场变得越来越坚定了。”

“ 让我们动手吧！ ”

6月1日，星期四。D日前五天。

登陆部队和作战物资开始上船。

蒙哥马利致信陆军大臣格里格，对陆军部过去五个月所给予的帮助和指导表示感谢。他说：“ 凡是发生了摩擦，大发脾气，这几乎总是我的过错。 ”

下午，乔治国王来到首相官邸。他告诉丘吉尔：“ 如果我不能去，那你不应当去。 ” 国王指的是登陆那天乘船前去观战。

在两天前白金汉宫举行的一次午宴上，国王问首相进攻开始那天准备呆在哪儿。丘吉尔说他将乘船去观看登陆。国王说他也想去。但第二天国王改了主意：“ 我反复考虑了我们昨天的谈话，现已作出如下结论，即你我二人在进攻开始日都不该前往我们预定要去的地方。 ” 理由很简单，在此关键时刻，一国之君和首相若出现意外，将给国家及盟国事业造成严重后果，也会使现场指挥官们为难。因此他劝丘吉尔，明智之举还是“ 留在家中，等待消息 ”。他知道，一向固执的丘吉尔不会一下子接受他的意见，所以今天特意当面来做他的工作。

“ 可是，我与陛下下一样，我是以国防大臣的身份前去履行职责的。 ” 丘吉尔急忙解释道。

这时，国王的侍从拉塞尔斯爵士板起面孔说：“ 我一向认为国王陛下的任何大臣若未获国王的恩准，决不能离开本国。 ”

丘吉尔回敬道：“ 我并没有离开，我只是在英国的一艘军舰上。 ”

拉塞尔斯寸步不让：“ 但军舰要远航到领海以外。 ”

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不欢而散。

也是下午，布莱德利与前一天来访的巴顿从他设在布里斯托尔的司令部一同前往朴次茅斯。他们是应蒙哥马利之邀作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会面。这三位以往各不服气的将军今天显得特别友好，他们一道用了茶点，然后回到蒙哥马利的办公室闲聊。不久，英国第2集团军司令登普西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司令克里勒也来了。他们一起共进了晚餐。在餐桌上，蒙哥马利拿出一个打赌用的记录本，上面已列了不少赌项。他与布莱德利赌战争结束的时间。他说是11月1日，布莱德利认为要比这个时间晚。两人签字画押，各赌5英镑。他和巴顿打了两个赌。一个是，巴顿认为在战争结束后的10年内，英国将卷入欧洲的另一场战争，各赌100英镑；另一个是，巴顿认为战争结束后，在英国利物浦一年一度的障碍赛马中。获冠军的将是美国人的马，各赌10英镑。

临了，蒙哥马利举杯为四位集团军司令祝酒。巴顿觉得蒙哥马利今天给他的印象比往日好，于是建议道：“ 作为在座年龄最大的集团军司令，谨请各位为蒙哥马利将军的健康，为表示我们愿意在他的领导下供职，干杯！ ”

晚上，艾森豪威尔也从布歇公园赶到朴次茅斯的前进指挥所。在这个被称作“ 磨具 ” 的指挥所设在索思威克大厦——蒙哥马利和拉姆齐的司令部——附近的一片树林中，是由一些可移动的野外工作间和帐篷组成的。艾森豪威尔的工作间是他从北非带来的，里面有淋浴器、沙发床、写字台，还有两部可直通华盛顿和伦敦的电话机。他喜欢单独工作，不愿被人打扰。在这里，他可以安静地思考，读书、散步，还可以营造小范围的“ 家庭 ” 气氛。

根据他的指示，从这一天起每天召开两次司令官会议来研究天气情况，



一次在早上，一次在晚上。因此，他一到便让萨默斯比小姐送他去索思威大厦。斯塔格空军上校是他的首席气象顾问，领导着一个庞大的气象委员会。委员会里有来自各个方面的气象专家，他们各自向斯塔格提出天气报告，然后由斯塔格组织讨论分析，最后拿出一个较一致的意见。今天，他向司令官们报告说，6月5日的天气可能不太妙，云层很厚，还会有风。艾森豪威尔皱起了眉头。

英国广播公司在晚上9点的新闻广播之唐，播音员正用法语干巴巴地说：“现在请大家静听几条个人信息。”

稍停，播音员开始读一封信，其中引用了一句法国19世纪著名诗人魏尔兰的诗：“秋日的琴音抒发出阵阵呜咽。”这句诗对绝大多数听众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但对几十万法国抵抗组织成员来说，却是他们长久等待的一个暗号。从这句诗中他们知道，盟军将在两周内进攻欧洲大陆。除这句外，还有预告进攻将在两天内发动的另一句：“绵绵柔情揉碎了我那个心。”当抵抗组织收听到第二句时，他们将倾巢出动，炸桥梁、埋地雷、破道路、割电线，配合盟军进攻。

然而，知道这两句诗真正含意的并非只有抵抗组织。那些打入抵抗组织的德国特务，也早已对其了如指掌，他们的总头子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几个月前就指示西线间谍机关进行严密监听。

这天晚上，部署在加来海峡地区第15集团军司令部里的监听站正紧张地忙碌着，它的负责人梅那中校疲惫地坐在办公室里，两眼发呆。突然，一名监听员冲了进来，告诉他第一句诗已经播出。他激动地跳了起来，立即向第15集团军参谋长报告，同时用电打字机把广播电文发往国防军统帅部。接着，他又用电话向龙德施泰特和隆美尔的司令部作了汇报。与此同时，把巴黎负责监听的莱尔上校也向统帅部报告了这——消息。

在德军统帅部，电报交到约德尔手里，但他把它放在桌子上，并没向西线部队发出战争警报，只是叫参谋第二天传达给那里的情报机构。他想龙德施泰特肯定已经发出了警报。龙德施泰特则认为这是隆美尔的事，况且他并不认为盟军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两天前他就是这么向希特勒报告的。象这类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总说“狼来了”，但总没见来。而隆美尔和龙德施泰特一样，认为盟军不会马上进攻。他昨天还查看了月相和潮汐表，结论是：6月20日以后才有适于进攻的潮汐。他决定利用这个空闲马上回趟德国，一来给老婆过生日，二来去向希特勒请调更多的兵力。因此，他根本没把那份电文当回事，更没有向部队下达战备命令。在他看来，那句诗不过是盟军搞的无数骗局中的一个，完全是为了迷惑对手。

但德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糊涂，这么大意。防守诺曼底地区的马尔萨斯将军也许是少数几个、甚至是唯一真正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的人。这天，他站在科唐但半岛的一块山岩上，用忧郁的目光凝视海面。两天前，他视察了防守卡尔瓦多斯的第716师和352师。那里的情况令他担忧，每个师的防御地段长达30英里。此时，他望着冥冥的海水，自言自语道：“假若我了解英国人，下星期天他们将是最后一天去教堂祈祷，然后星期一（6月5日）就开船。B集团军群说敌人还不会来，即便出动了，也是冲着加来去的。但我认定我们要在星期一迎接他们，就在此地。”

6月2日，星期五，D日前四天。

早晨，丘吉尔准备乘火车去朴次茅斯之前，国王差人送来一封信：

亲爱的温斯顿：

我再次向你呼吁，在进攻开始日不要乘船出海。

请你考虑一下我个人的情况吧。我比你年轻，我是一个水兵，而且作为国王我又是三年统帅。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航海了，然而我却同意留在家中。那么，我本人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你却做了，这公道吗？你昨天下午提到国王最好象以往的时候那样，亲自率领军队去冲锋陷阵。但如果国王不能这样做，我认为他的首相也不应当代他去做。

其次，你还应考虑你自己所处的地位……

你最忠诚的朋友乔治国王

丘吉尔看罢，心中不悦：看来没戏了。但他没有马上答复，而是继续赶他的路。

布莱德利和巴顿回到布里斯托尔，并在机场上告别。巴顿显得很激动，他拉着布莱德利的手说：“祝你走运。希望我们能早日重逢。”

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共进晚餐，然后在索思威克大厦举行这一天的气象分析会。斯塔格上校报告说，目前在西北方向的冰岛上空有一个讨厌的低气压，如果这个低气压南下，两三天后英吉利海峡上空将阴云密布，狂风大作。

“那么6、7日的情况如何？”艾森豪威尔追问。

“风力还可以，但云层仍会很厚。”斯塔格答道。

尽管有这不祥之兆，艾森豪威尔仍命令部分舰船于第二天按计划驶往怀特岛以南的会合区。

隆美尔这一天和亲德的法国贵族舒瓦兹侯爵打了一整天的猎。

6月3日，星期六。D日前三天。

凌晨，丘吉尔给国王写了封回信。在信中，他不客气地指出，作为首相兼国防大臣，“我必须以十分恳切的心情请求陛下，不要确立任何限制我行动自由的原则，以免使我不能在我断定有必要时到各个战场去了解情况。”但他又说：“陛下这次对我个人的安全如此深切地关怀，使我不胜荣幸，因此我决定遵从陛下的愿望，更确切他说是命令。”下午，他又跑到朴次茅斯，观看部队上船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并顺便看望了艾森豪威尔，扔下一句“我明天带戴高乐来见你。”

布莱德利将军一大早便乘车前往普利茅斯，美军的西部特混舰队将从这里启航。他登上柯克海军少将的旗舰“奥古斯塔”号巡洋舰，等待出发的命令，但他听说天气情况极为不利，进攻有可能推迟。

晚上的气象会议开得艾森豪威尔心情不佳。斯塔格证实了他前一天的预报：冰岛上空的低气压正在南下，从4日晚些时候开始海峡上空将风云突变。摩根将军半开玩笑他说：“你要预报错了，我们非在那根路灯柱子上把你吊死不可。”

艾森豪威尔紧锁眉头，看着外面依然晴朗的夜空。也许情况没有那么糟，或虽糟但不致严重影响登陆呢？他仍心存一线希望，决定各部队仍按原计划行动，是否推迟进攻，次日早上再说。

隆美尔这天上午签署了一份军情报告，该报告称：“鉴于过去的经验，6月1日以来敌方无线电不断为法国地下组织播发密码暗语一事，不能解释为进攻已迫在眉睫。”下午，他带着这份报告前往巴黎向龙德施泰特请假回国，顺便为露西买了双手工精制的灰色羊皮鞋。

6月4日，星期日。D日前两天。

早上4点，艾森豪威尔在晨曦中走出他的野外工作室，驱车前往索思威克大厦。一进会议室，他便焦急地问斯塔格上校：“天气怎么样？”

斯塔格表情严肃地回答：“不怎么样。云低、风大、浪高。空中支援有困难，海军炮火也将失效。这对登陆是极其危险的。”

艾森豪威尔环顾左右，让各位表态。蒙哥马利主张不管三七二十一，按原计划立即行动；拉姆齐的态度模棱两可；特德和利一马洛里主张推迟。这时，会议室里的气氛紧张得简直可以摸到。艾森豪威尔猛吸了一口烟，然后镇定他说道：“我们的行动只有在取得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才能成功。由于空军因天气恶劣而不能出动，因此我决定，进攻推迟一天，立即召回已出海的舰队！”

回到营地，艾森豪威尔心绪不宁地在活动房外的小路上踟躇徘徊。他时而两手插兜，时而摆弄从北非带来的象征吉祥的银币。末了，他走进活动房，躺在床上读起当天的报纸和新出版的两部小说，好让心情平静下来。

下午，丘吉尔带着刚从阿尔及尔赶来的戴高乐来拜访艾森豪威尔。一年多来，戴高乐作为法国抵抗运动的一面旗帜在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他与美英盟国的关系却越来越糟。罗斯福认为这个人太狂妄，不愿与他打交道，因此时他所成立的带有流亡政府性质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迟迟不予承认。戴高乐对此非常愤怒，他寸步不让，甚至以不合作相威胁，逼美英承认他在法国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次丘吉尔邀他来访，目的在于利用他的影响，在进攻发起日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他们起来支援“霸王”战役，这对盟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处理与戴高乐的关系问题上，艾森豪威尔一直是位热心的中间人。作为盟军统帅，他考虑更多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军事问题。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他都要与这个难对付的人打交道，以取得他必要的合作。他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戴高乐，并耐心向他介绍了“霸王”行动计划。当谈到由于天气恶劣很可能使战役进一步推迟时，他问戴高乐有何意见。

“他只向你说一句，”戴高乐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决不推迟。我认为天气的危险并不比推迟几个星期的危险更大，一再推迟就会涣散军心，也有泄露机密的危险。”

艾森豪威尔说：“非常感谢。你坚定了我的决心。”随后交给戴高乐一份打字文件，“这是我准备向西欧人民发表的讲话稿，特别是对法国人民。”

戴高乐开始浏览讲话稿，边看边皱眉头，特别是当他看到“当法兰西从其压迫者手中获得解放之际，你们将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并选择你们愿意在其领导下生活的政府”一句时，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显然，这篇讲话稿在讲到其他国家时，并未涉及它们的政治；而说到法国时，调子却变了，让法国人执行盟军最高统帅部而不是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命令，好象他本人及其委员会根本不存在似的。他当即向艾森豪威尔表示对这个讲话不满意，他本人更不想按照盟军为他起草的稿子讲话。他要另起炉灶，自己定调。

当晚，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军官再次聚集到索思威克大厦举行会议。将军们靠在安乐椅上，一边喝咖啡一边交谈。外面风疾云浓，把盟军攻占罗马的消息传进了会议室。这是一个吉祥的顶兆。

9点半，斯塔格上校快步走进来，兴奋地宣布：“先生们，天气形势出现了迅速而意外的发展！”

“啊！”坐在安乐椅上的将军们孩子似地欢呼起来。

斯塔格报告说，在北大西洋上空出现了新情况，有两个低压系统在苏格兰西北的赫布里底群岛附近合成了一个低气压，这个低气压的前锋正向南移动，预计当天夜里到达朴次茅斯上空。前锋过后，风力将减弱，云量也将减少，甚至转晴。这种好天气有望在第二天出现，一直持续到6月6日上午，之后天气又将变坏。

这难道是真的吗？是老天有眼专门安排了一两天的好天气让我们去登陆？有这样的好事，艾森豪威尔将信将疑，难下决心。这时，拉姆齐提醒他说，如果“霸王”行动定在星期二实施，必须在半小时内通知西部特混舰队司令柯克少将。

怎么办？艾森豪威尔背着手，低着头，在地上来回走着。他步伐沉重，似乎肩上的四颗星每颗都有一吨重。根据预报，6号是唯一合适的日子，这以后就难说了。他突然停住脚步，看着他的参谋长。史密斯深深理解一个指挥官在必须作出关系成败的如此重大决定时，他内心所感到的孤独与无助。于是，他对上司鼓励道：“这是一场赌博，但却是一场最好的赌博。”

艾森豪威尔会意地点点头，然后转向蒙哥马利：“你说呢？”

蒙哥马利毫不犹豫他说：“我说动手！”

“你呢？”艾森豪威尔又转向利—马洛里。

利—马洛里看了看狂风大作、阴云密布的窗外，一字一顿他说：“我认为这次行动将是危险的。”

嘴叼烟斗的特德用力吐出一口烟，补充道：“我同意空军总司令的看法。”

艾森豪威尔收住脚步，环顾一下他的司令官们，然后冷静他说：“动手固然是要冒风险的，但不动手危险更大。问题是，你们能把这次作战行动在树梢上危险地悬多久呢？”说完，他双手紧握，低着头坐到桌子旁陷入沉思。片刻，他抬起头，喉咙有点梗塞他说道：

“我确信必须下达命令了……我不想这样做，但事已至此，看来别无他法。”

这天早晨，隆美尔4点不到就起床了。他一边梳洗，一边注意到窗外的阵阵狂风，然后坐台灯下批阅当天的军情报告。这份报告指出，由于天气恶劣，敌人不会在最近发动进攻。6点钟，他走出办公室与参谋们共进早餐。在餐桌上，他说：“不会就进攻的。即使敌人发起进攻，他们在海滩上也无法逃回去。”一个小时后，他驱车离开拉罗什吉永，回乌尔姆附近的黑尔林根给露西过生日去了。与他同行的还有回家休假的作战处长冯·坦贝尔霍夫上校。

在巴黎，西线德军海军司令克朗克上将向龙德施泰特报告，由于天气太坏，瑟堡和布雷斯特的巡逻艇不能出航。未了，他又加上一句：“看来目前不会马上有大规模登陆。”空军方面则报告说，由于天气恶劣，飞机无法对英国南部港口进行空中侦察，但盟军在两周内不会采取行动。

德军气象部门未监测到6月5~6日天气将出现短暂的好转！

6月5日，星期一，D日前一天。

拂晓，风呼啸，雨蒙蒙，凉气袭人。天气和斯塔格预报的一样。

艾森豪威尔顶着狂风大雨，走在去索恩威克大厦的泥泞道路上。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来讨论形势，因为他看不到天气有什么好转的希望。必须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时刻作出只有在风轻云淡的情况下才能行动的重大决

定。太让他为难了。但有一件事使他释然，那就是他前一天作出的推迟一天行动的决定。那个决定不是在万里无云的情况下作出的吗？结果证明是如此的英明！那么，为什么不能在这样的鬼天气作出更英明的动手决定呢？他的脚步变得坚定了，对自己的判断力充满了信心。

斯塔格对自己的预报同样充满了信心，尽管吊在灯柱子上的样子始终在缠着他。他可以在碧空万里的晴天作出风云突变的预报，当然也可以在狂风大作的雨天作出风和日丽的预报。4点钟，他跌跌撞撞地闯进会议室，身上滴着雨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定了定神，清了清嗓子，一字一顿地报告说：

“暴风雨天气很快就会过去，明天早晨可能会放晴，但只持续大约 36 小时，再以后就难说了。”

只有一天半的时间，这一天半既短暂又宝贵，只能保证首批部队成功登陆，而不能保证后续部队顺利上岸，那样就会使首批部队孤立无援。但延期的后果更严重。

艾森豪威尔照例挨个征求了一遍意见，没有人主张推迟。他独自默默地坐着，陷入沉思。他要作的决定关系到百万人的生命、亿万人的生活。室内静悄悄的，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他。雨点在敲打着窗户，狂风在摇动着树木。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他举目抬头，面露春风，右手握拳往左掌心啪地一击：

“OK，让我们动手吧！”

听到这句话，在场的司令官们兴奋地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冲出门外赶往各自的指挥部。

回到营地，艾森豪威尔用铅笔草拟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向部队发布的《进军令》；一份是准备万一进攻失利时，交给报界发表的公告：“我军在瑟堡—勒阿弗尔地区登陆失利，未能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下令部队撤回。我决定在此时此地发起进攻，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最佳情报作出的。陆、海、空军都本着勇敢和献身精神作出了一切努力。如果此次行动有什么缺点或过失的话，应由我一人负责。”

风还是一个劲地吹着，但雨停了（比斯塔格预报的要早）。阳光不时透过云缝洒向海面，在雨后的天空留下一道道光芒，如同天使下凡人间。阳光下，无数条宽窄长短不一的白带划破淡绿色的海岸线，慢慢向深海延伸，构成一幅白、绿、蓝相间的壮丽图画。

这些白带是由数千艘种类不同的军舰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划出的。它们从英格兰南部的法尔茅斯、普利茅斯、达特茅斯、波特兰、韦茅斯、普尔、朴次茅斯、肖勒姆、纽黑文、多佛尔、希尔内斯、绍森德等港口出发，先驶向怀特岛南面集中，从那里再整队向五个登陆海滩进发。这五路大军浩浩荡荡、气势磅礴。前面有扫雷艇开路、布标艇引路；四周有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保护；天空有一架架战斗机护航，还有无数穿梭往返于海峡的轰炸机。

这是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支舰队。在这支大舰队中航行的有美国“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它是西部特混舰队司令柯克海军少将的旗航，也是布莱德利将军的指挥舰。这支特混舰队护送的是美国第1集团军，目标是“犹他”和“奥马哈”海滩。在它左右航行的是维安海军少将指挥的东部特混舰队，它护送的是英国第2集团军，目标指向“哥尔德”、“朱诺”和“斯沃德”海滩。

在这个令人焦的不安的一天，乘坐在这数千艘舰船上的人们，谁也想象

不出那即将发生的战斗具体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将象郊游一样轻松上岸还是象下地狱般出生入死？艾森豪威尔告诉他们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在时刻期盼着你们……你们一定会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消灭纳粹对欧洲被压迫人民的残酷统治，保障我们自由世界的安全。”他们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艾森豪威尔又告诉他们：“你们的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你们的敌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作战顽强。他们将作殊死搏斗。”这又使他们感到紧张和不安。他们坐在摇摆不定的船上，想着家、妻儿、心上人，或者读书、闲聊、玩纸牌。船颠簸得厉害，不少人晕了船，竟相奔上甲板，把那些还未消化的食物吐到大海里。

那天晚上，罗斯福在白宫第一次告诉夫人，登陆将于第二天拂晓开始。他一夜都没睡，一直守在收音机旁。丘吉尔也是一夜未睡，他和秘书科尔维尔呆在家里默默地喝着白兰地。

艾森豪威尔觉得有必要去看望一下将最先投入战斗的空降部队。他让萨默斯比小姐开车把他送到纽伯里附近第101空降师驻地。他看到那些即将登机的伞兵都穿着古怪的带黑斑的服装，脸上用木炭涂得一道一道的，看上去象是印第安人。他用了一个小时同飞行员、伞兵们交谈，发现他们士气高昂，还开玩笑地叫他别担心。

飞机一架架地起飞了。他站在跑道旁目送着它们钻进夜空，然后爬上屋顶，双手插在裤兜里凝视着群星闪烁的天空。成群的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编队，巨大的引擎轰鸣声震荡着整个英格兰。看着这壮观的场面，艾森豪威尔激动不已。他想起利一马洛里曾预言空降部队将有50~70%被消灭在法国土地上，泪水不禁浸湿了眼眶。

这一天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个与往日并无多大区别的日子。

在伯格霍夫，希特勒象往日一样起得很晚。简单地用过早餐后，他参加了一次讨论从葡萄牙进口钨的会议，接着又开会研究意大利局势。下午4点，他与情妇爱娃·勃劳恩及一些显要权贵和女士们共进午餐。吃完饭，这一伙人拥进花园，品茶聊天。6点钟，他爬到床上睡了个把小时，醒来后又出席了一次讨论制造柴油卡车的会议。午夜时分，他在书房里同爱娃听了一会儿古典音乐。

在巴黎，龙德施泰特也象平日一样起得很晚。快到中午，他才与他的参谋长会面，签批了参谋部搞的、准备送往希特勒总部的“盟军意图估计”报告。该报告称：“可能的登陆地区仍然在荷兰的斯海尔德河口到诺曼底之间。在北面的布列塔尼前线，也有可能包括在内。但敌人究竟将在这整个战线区的哪一部分突破，至今仍是难以预测的。敌人在敦刻尔克到迪那普之间进行了集中轰炸，可能意味着盟军将在这一地区附近登陆……但我们看不出登陆已迫在眉睫。”龙德施泰特在批阅了这满篇“可能”的估计后，便和儿子一同到哈迪饭店吃午饭去了。

在拉罗什吉永，斯派达尔把隆美尔送走后逍遥自在。他在早晨给巴黎的几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老头子已经走了”，请他们下午到城堡一聚。然后，他向希特勒总部报告，由于气候恶劣，长期处于戒备状态的部队，准备利用这段时间休整一下。下午，客人们来了。用过餐后，他们在花园里逛了一会儿，便又回到斯派达尔的房间谈论法国文学，以及他们中的一人起草的在推翻希特勒后准备发布的和平宣言。

晚上10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这伙人的窃窃私语。隆美尔的情

报官施道布华塞上校在电话里报告，第 15 集团军情报官梅那中校刚刚来电话，说他的监听站半小时前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发给法国抵抗组织的第二句诗——“绵绵柔情揉碎了我那个心”。这意味着进攻将在两天内发动，很可能就在第二天。他问斯派达尔，第 15 集团军已发出戒备命令，在诺曼底的第 7 集团军是否也应处于戒备状态？斯派达尔不负责任地要他去征求西线总司令邵的意见，但西线总司令部却要他们自己看着办。这种答复显然是带有倾向性的，即第 7 集团军不必处于戒备状态。斯派达尔本来也是这个意思，于是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继续他的密谋去了。

这天晚上，第 7 集团军简直成了一盘散沙。司令多尔曼根本不知道广播密语那回事。他通知师以上指挥官第二天上午到布列塔尼的雷恩参加一次图上演习，并下令取消了定于当夜举行的警戒演习，然后便驱车离开勒芒先走了。他的参谋长马克斯·贝姆赛尔将军恐怕是当时头脑最清醒的人了。尽管他未得到任何警告，但他一想到军长、师长们都将离开他们的岗位，心里不免有些发慌，特别是在登陆最有可能发生的拂晓。于是，他本能地下发了这样一道命令，“凡是计划去参加图上演习的指挥将领和其他人员，不得在 6 月 6 日破晓以前首途雷恩，特此注意。”然而这道命令发下去时，有些人已动身走了。

那个曾预言 6 月 5 日要在诺曼底迎接敌人的第 84 军军长马尔克斯 此刻正在圣洛的军部里接受部属们为他举行的生日庆祝会，并准备在天亮前赶往雷恩。他的上司隆美尔这时也正在 500 英里外的黑尔林根家中，向爱妻露西献上他特意在巴黎为她买的生日礼物。

就这样，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役打响前夕，德国人不是在蒙头大睡，便是在干些与此毫不相干的事。没有一个人认真想过几小时后将会发生什么事，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的确接到了这样的情报，但他们不相信。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盟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欺骗行动，搞得德军真假难辨、虚实不分；另一个是风云变幻、神秘莫测的 6 月天，使盟军得以瞒天过海、出奇制胜。那“该死的鬼天气”倒帮了大忙。甭说德国人不信盟军会在这样的天气进攻，就连正在率领东部特混舰队向法国海岸进逼的维安将军也说：“我看这简直是胡闹。”

## 五、D 日辉煌

6 月天兵

“天亮了。”

“我太蠢了！”

“现在还不是观光的时候！”

必须攻占卡昂和瑟堡！

诺曼底是个历史悠久的行政和文化区域。公元前 1 世纪，古罗马统帅凯撒把它并入高卢行省。几百年后，日耳曼族法兰克人开始在此定居。公元九世纪，诺曼人也就是北欧海盗，频繁袭击西欧北部海岸，甚至沿河流深入内地劫掠，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终于在 911 年的某一天，法兰西国王查理三世（人称天真汉）实在忍受不了诺曼人的骚扰，便对他们的首领罗洛说：“罢了，罢了，塞纳河下游归你了，只求你今后让我过得安宁些。”

从那一天起，塞纳河下游便有了新名称——诺曼底公国，而大海盗罗洛摇身一变成了大公爵。罗洛及其继承者们割据一方，苦心经营。随着爵位一代代地往下传，公国的地盘也一代代地在扩大。直至有一天，威廉公爵觉得有必要向海外发展了，于是他在 1066 年的 9 月跨海出征英格兰。3 个月后的圣诞节，他加冕为英国国王，史称“征服者威廉”，而诺曼底则顺理成章地成了英王领地。

这下，法国国王不干了。一时间，诺曼底动荡不已，两国王室你争我夺，各不相让。1204 年，法王腓力二世的手终于伸到了诺曼底。但 100 多年后，英王爱德华三世的脚又踏到这块土地上。又过了 100 多年，即 1450 年，法王查理七世才最终收复诺曼底，并把它变为一个行省，设总督治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1790 年），诺曼底又被划分为 5 个省，它们是：芒什、卡尔瓦多斯、奥恩、厄尔和滨海塞纳。

如今，这块饱经沧桑的土地又要经受一次战火的洗礼了。

529 年前，英王亨利五世率大军进攻法兰西。出发前，莎士比亚让他这样说：“我就来了，跟他算帐来了一我理直气壮地来了，来干我正光明的事业。”



## 6 月天兵

天色一片漆黑。偶尔，月亮从低垂的云幕中露出脸来，撒下一道寒光。诺曼底地区的德军除了哨兵和值班军官外，都已进入梦乡。

午夜刚过，两架盟军飞机飞抵科唐但半岛上空。飞机在空中绕了一个圈后，从机上跳下 8 个伞兵。这 8 名伞兵是最先踏上诺曼底的盟军，他们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普尔中尉是其余 7 个人的头，他随身带着一只信鸽。零点 11 分，普尔头一个从飞机上跳了出去，头碰了一下机尾，便坠入云里雾中了。待他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片草滩上，确定方位后，他在夜色中摸索着写了封短信，然后把它装进鸽子腿上的一个小筒里。这封信便是盟军在登陆日传回英国的第一个报告。

在普尔做这一事情时，天空中又飘落下 200 个伞兵和无数捆枪支。不过这些伞兵和枪支都是用木头或稻草做的，落地后即爆炸，并向空中喷射出伞状和信号弹式的火焰。与此同时，普尔带着他的 7 个人打开扩音器，播放事先录好的枪炮声、士兵的咒骂声和指挥官下命令的声音。折腾了半个小时，普尔等人便躲到附近的树林里，草滩上又恢复了平静。

这种把戏在整个法国北部海岸包括加东地区，此起彼伏地上演着，好象到处都有空降部队，目的是制造混乱与假象，使德军产生错觉，盲目搜寻，起码搞得他们几个小时摸不着头脑，从而达到掩护整个登陆行动的目的。

这一着果然奏效。当真正的空降部队到来前，德军指挥官的确成了丈二和尚，稀里糊涂。一会儿这儿发现有人影，一会儿那儿有人在放枪；一会儿这儿发现降落伞，一会儿那儿又发现假伞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有多少人空降？是几个人还是几百人？他们是不是从被击落的轰炸机里跳出来的机组人员，还是当地法国人在捣鬼？谁也说不清。

接踵而至的是二三百名探路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大部队标示着陆区。他们个个脸上都涂成棕色，身着伪装服，带着发光和无线电设备。他们先于大部队不到一小时降落，吃了不少的苦头。由于空中云层较厚，又有大雾，加上德军高射炮火十分猛烈，有的飞机偏离了原定航线，不少人降落在目标区以外。

在卡昂地区执行这一任务的两名英国伞兵竟降落到第 15 集团军第 711 师师部前面的草地上，与从屋里冲出来的德军师长拉赫尔托打了个照面。拉赫尔托大吃一惊：“你们从哪儿来？”

其中一个故作镇静地回答道：“十分抱歉，老头，我们掉到这里来完全是意外。”

拉赫尔托一面吩咐把这两个英国伞兵抓起来，一面奔进屋里抓起电话机：“给我接第 15 集团军总部！”

象这样带有喜剧色彩的场面比比皆是。有的跌在玻璃顶的花房里，有的掉在井口里，有的挂在树枝上，还有的吊在教堂塔尖上。但更多的是悲剧，不少人落到被德国人灌满水的低洼地，陷进不能自拔的沼泽之中，还未放上一枪便活活淹死了。

凌晨 1 点过后，主力部队开始大规模空降。由于先头部队布标任务完成得不理想或飞行员偏离目标，致使空降部队落地时非常分散，好长时间集合不起人来。那个艾森豪威尔刚刚看望过的 101 空降师降落得最分散。师长泰勒少将落地后竟找不到一个同机跳伞的师部人员，只好在树丛中用从美国专

门送来的玩具蟋蟀的叫声来寻找部队。不久，他听到了另一个蟋蟀叫声，才找到了第一个伴。但直到天亮，他集合起来的官兵也未超过 90 人，而且官多兵少，人员杂乱。泰勒后来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官领导这么少的兵。”在这种情况下，师长、团长派不上用场，而营长、连长却成了最有用武之地的现场指挥官，因为好多战斗只有一二百人的规模。尽管如此，空降部队还是较出色地完成了预定任务。他们夺取或炸毁了桥梁，控制了交通要道，破坏了通信网络，还击毙了敌 91 师师长。没有发生利——马洛里所预言的惨剧。1 点 10 分，第 84 军军部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此时，军长马尔克斯仍在欢庆他的生日。电话是第 716 师师长里赫特少将打来的，他向马尔克斯报告说：“伞兵部队已在奥恩河东面降落……”一分钟后，马尔克斯向部队发出戒备命令，随即又向第 7 集团军参谋长贝姆塞尔作了汇报。贝姆塞尔马上给在雷恩的多尔曼打电话：“将军，我认为盟军已开始登陆，你能否立即回到司令部？”1 点 30 分，他向整个集团军发出战争警报。5 分钟后，他要通了“B”集团军群总部的电话。

斯派达尔送走客人后刚刚睡下。他不耐烦地拿起电话，只听对方说：“盟军伞兵部队已经着陆，我部已处于戒备状态。”放下电话，他又接到第 15 集团军报告，说那里也发现有伞兵。他立即把情况转报给西线总司令部。

与此同时，来自西线海军和空军的报告也源源不断地传到巴黎和拉罗什吉永，说在诺曼底空降的伞兵中有稻草人、木头人、橡皮人。这使斯派达尔和龙德施泰特产生了怀疑，认为在诺曼底空降伞兵不过是盟军声东击西的欺骗行动，大规模进攻可能仍在加来附近。但很快，海岸雷达站又报来新情况，说是“荧光屏上有大量的黑点”，它们很可能是一支正在驶向诺曼底海岸的庞大舰队。然而，龙德施泰特的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的反应却是：“什么？在这样的天气？一定是你们的雷达员搞错了。也许是一群海鸥吧？”

唯一焦急的是贝姆塞尔，他在两点一刻又打电话给斯派达尔，说这一次看来象是“大规模行动”。斯派达尔仍不相信，但把这一估计转报给巴黎总部。不久，总部回话说，西线总司令“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军中行动”。斯派达尔象吃了定心丸一样向贝姆塞尔转述道：“这只是一次局部攻势。目前还看不出是一次大规模行动。”他甚至乐观地报告西线总司令：“人们很可能把跳出飞机的飞行员当作伞兵部队了。”第 15 集团军报来的新情况似乎更加坚定了他的判断。据报，711 师抓获的那两名伞兵供认，空降大部队随后就到。这是实情，但地点不对。斯派达尔只知其一，但不知那两个伞兵是错降到 711 师防区的，故以为空降大部队也是要到那里去的，这说明真正的进攻将在那里。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倏忽消逝，而整装待发的第 21 装甲师却始终未接到任何命令。看来，隆美尔发誓要在最初几小时粉碎登陆的梦想是注定要破灭了。

3 点半过后，当盟军大批滑翔机把更多的空降部队带到诺曼底时，贝姆塞尔又一次打电话给斯派达尔，大声尖叫着说：“空降着陆的纵深度证实，这明明是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斯派达尔仍无动于衷。

此时，龙德施泰特在他巴黎郊外的总部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但他和斯派达尔一样，仍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的行动只是一次辅助进攻。不过，他还是采取了行动，命令作为统帅部预备队的党卫队第 12 装甲师和装甲训练师立即集合，向诺曼底海岸挺进；同时向大本营请求立即调用这两个师，因为希特

勒曾发话，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调动装甲预备队。

电报送到伯希特斯加登大本营约德尔将军的办公室。约德尔正在睡大觉，他的副官认为形势还未严重到非叫醒将军不可的程度。在离约德尔的住处3英里远的伯格霍夫，希特勒和他的情妇爱娃在听完古典音乐后，刚睡下不久。睡前，他服了一剂安眠药，现在睡得正香。尽管不断有情况报来，但没人敢去打扰他。

这以后，一些新的预示不祥之兆的电报象雪片般飞进“B”集团军群和西线德军总部。海军雷达站已经探测到船队的声响了：在一架坠毁的滑翔机里还找到了一幅卡昂地形图。情况再清楚不过了。贝姆塞尔再次给斯派达尔打电话，不安而痛苦地坚持说：“在维尔河口和奥恩河口集中了大量盟军舰船，敌人对诺曼底的登陆和发动大规模进攻已经迫在眉睫！”

斯派达尔还是不相信。加来海面上不是也发现有盟军舰队吗？他不知道，那些反映在雷达上的舰船和假伞兵一样，绝大多数是不存在的，是盟军飞机投放的锡箔条和舰船牵引的大气球在雷达荧光屏上制造的大舰队假象。再者，光有舰队，并不说明接下来就有登陆；就算发生了登陆，也不能说明它就是主要进攻。

5点40分，他打电话问贝姆塞尔：“有部队从海上登陆吗？”

贝姆塞尔回答：“还没有。”

斯派达尔放心了，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盟军进攻时总是在黎明前登陆，而现在已经是黎明后20分钟了。看来，局势没那么严重。一个小时后，他疲倦地回到床上去了。

“天亮了。”

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坐立不安。几个月来，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来关注“霸王”行动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人从英国向他汇报情况。他了解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掌握艾森豪威尔的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时值凌晨，罗斯福打开收音机。

“各位听众，乔治·赫克斯现在向各位播音。现在，我在一艘美国海军旗舰信号台上的塔楼里向各位播音。这艘旗舰离法国海岸线只有几海里，在那里，欧洲登陆战已经打响了！”

罗斯福激动地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继续倾听着。

“现在是5点40分，登陆艇都已离开母舰，向着法国蜿蜒的海岸线进发。纵目望去，海岸线尽收眼底。

“在旗舰周围的我军炮击舰队，开始猛烈轰击对面的海岸，虽然由于距离太远，我们听不到炮弹爆炸的声音，但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黄色的火焰不断升起。与此同时，岸上的纳粹火炮也开始还击了，喷射出的炮火光焰依稀可辨。

“今天空中有一层薄云，飞机从这灰色的云层上隆隆飞过。云层既不浓，也不厚，距地面不太近，因而不妨碍航空兵实施轰炸。

“步兵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舰现在开过来了。它们都是两栖作战舰艇，其任务是把坦克、卡车，推土机和各类人员运到对岸。它们在英吉利海峡起伏的波涛中向前方冲击。在我舰周围，到处都是锚泊中的大型运输舰，从它们上面放下小艇，这些小艇乘风破浪，蜿蜒前进，陆续在不规则的海岸线那边消失。

“现在快到1944年6月6日早晨6点了，天快亮了……我们已能听到炮弹或炸弹在法国海岸线上爆炸的声音了，这声音大约离我们八九英里远。在我们后面，英、美战列舰和重巡洋舰一字排开，大炮正在射击，把我们脚下的钢铁舰桥震得直颤。我数了一下，在我们前面有24艘载有各种车辆的方头大肚的登陆舰，它们正在起伏的波涛中排好队形，等待着向对面冲击的命令。

“在我军第一（静电干扰声）……那是纳粹的岸炮在向我们开火（静电声）……我们的舰炮也在还击。

“一艘战列舰离我们只有3英里，那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战列舰‘得克萨斯’号，它正在（静电声）……终于进入炮击位置（静电声）……其他战列舰现在离法国海岸只有几英里远，正在向敌纵深阵地射击。对岸的德国兵打照明弹了，我军战列舰立即用全部舷炮轰击。各舰被炮火映照得通明，我们看到棕色和黑色的硝烟从炮口中喷射出来……现在，敌人的岸炮又射击了，我舰再次还击……头顶上，飞机在咆哮……它们来得正是时候，……一阵狂轰滥炸……

“美国的一艘巡洋舰冲上去了（静电声）……‘得克萨斯’号也上去了……现在‘内华达’号，还有‘阿肯色’号……这些老伙计，它们停在海岸外，对着岸炮阵地齐轰……盟军第一批部队正靠近法国海滩……

“乖乖，那家伙飞得好低！”

“我刚才好象没说我见到过德国飞机，但现在终于见到一架了……刚刚擦着烟囱飞过去……打了一串曳光弹，不过什么也没有打中。”

（军舰的汽笛声）

“我这艘军舰刚刚拉响了警报，现在高射炮开火了……”

“现在各位听到的是德国飞机飞临我舰上空的马达声……炸弹呼啸着正在落下来……”

（爆炸声）

…一枚炸弹爆炸了，又是一枚。空中浓烟滚滚……曳光弹在天上划出一道弧线。

“舰尾炮在猛烈射击，高射炮喷出团团硝烟（广播被静电声和其他杂音盖过）……”

（爆炸声）

“现在炮火停下来了……看不到飞机了……又来了一架……高射炮打得更凶了……德机飞得很低，几乎擦着我们舰尾了，曳光弹道几乎与海面平行（嘈杂声）……照明弹正在下落……各位可以听到机关枪的扫射声，整个海面曳光弹横飞……对空射击……炸弹……机枪扫射，飞机来了，又近又低（飞机声）……低空扫射……烟……几英里外，在法国海岸那边燃起了大火，不晓得火是在岸上，还是在军舰上。

“高炮火力非常密集（高炮声）——右面，一架飞机正对着头顶俯冲下来……（飞机声、机枪和高射炮射击声）”

“我们这艘旗舰也终于开火了……就在我们头顶上……上面有德国轰炸机。”

舰上人员声音：“那是什么，炸弹吗？”

另一个人的声音：“巡洋舰在射击。”

罗斯福拿着烟的手感到一阵发烫，他忙丢掉已燃尽的烟头。

赫克斯：“各位听众，你们刚才听到的是舰炮密集射击的声音，有 20 毫米炮和 40 毫米炮。

“噢，可真紧张。

“对不起，各位听众，我得喘口气儿了，请允许我暂停片刻……”

“空袭看来过去了，天上什么也看不见了……”

“它们又来了！（嘈杂声）又来了一架飞机……就在左舷上空……曳光弹在舰首上空划出一条弧线，它们深入云层，随即爆炸……”

“看来今儿个真够我们瞧的。等一等，伙计们，又来了一架……一艘巡洋舰开火了……有个什么东西在空中着火了，正在往下掉，大概是一架飞机被击中了，一头栽了下来（震耳的响声）……没错，打中了！（欢呼声）他们揍下来一架！”

另一个声音：“打中了吗？”

赫克斯：“当然打中了！一团大火从天上掉下来，一头栽进我舰左舷的海水里……烟和火升起来了。（各种声音和人的说话声）……那架栽进大海的纳粹飞机沉下去了，烟火消失了……”

“现在，天亮了。”

关上收音机，罗斯福象听了一场高水平球赛解说一样过瘾。他心满意足地爬到床上想睡上一会儿，但脑子里总是想象那激烈壮观的战斗场面，怎么赶也赶不走。

当赫克斯开始在广播中进行上述报道的时候，布莱德利将军正站在“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舰桥上，手举望远镜注视着第一批登陆部队快速向“奥马哈”海滩驶去的情景。他一副值班军官打扮，脚登步兵靴，头戴钢盔，外

套作战服，肩挎救生衣，十分神气。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医生把他鼻子上长的一个疖子挑破了，然后在上面贴了块大绷带。出于形象考虑，他禁止任何记者给他拍照。

他站在舰桥上，面带微笑，显得十分轻松，然而他的内心却非常不安。他刚刚观看了部队换乘小艇的情形，那情形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当时，海面上刮着五级大风，掀起一米多高的浪头。有 10 艘小艇刚放下去，便被大浪掀翻了，身负各种装备的士兵们掉到海里呼天喊地。没有翻的小艇在上下颠簸“左右摇晃。艇上的人被海水打得里外湿透，他们此时想的不是去打击敌人，而是如何克服晕船，如何不让小艇翻沉。那些新式水陆坦克也难逃厄运，刚下水几分钟就被浪涛打沉了 27 辆。

但所有这些不顺都是意料之中的，布莱德利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他真正担心的是他所要面对的敌人。出发前，据说在“奥马哈”海滩只有一个团的守军，而已是个战斗力不强且不满员的海防团。因此部队被告知：那里的防御力量薄弱。但出发后布莱德才得知，多尔曼已把他的王牌 352 师调到“奥马哈”一带。由于情报来得太晚，在航行中又要实行无线电静默，因此无法通知到攻击部队。此时，他只能指望舰炮和航空火力准备多摧毁一些敌人的大炮和工事，以减轻进攻部队的压力。

5 点 50 分，舰炮齐鸣。10 分钟后，天际传来一阵蜜蜂似的嗡嗡声，由远而近、由小到大。那是利—马洛里的钢铁雄鹰，黑压压一大片，铺天盖地从舰队上空呼啸而过，把 1285 吨炸弹投到“奥马哈”。然而事后发现，由于受云层的影响。这些炸弹全投到了“奥马哈”后面，只炸死了一些法国老百姓的牛，而未碰到德国人一根毫毛。

6 点 25 分，离上陆时间只有 5 分钟了。这时，舰炮火力戛然而止，登陆艇开始逼近海滩。500 码，敌阵地一片沉寂。450 码，敌人还没有开火。艇上的人不由松了口气：看来，敌人的工事和火力都被摧毁了，登陆将是件很容易的事。然而当进到 400 码时，敌人的枪炮突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响了。

一艘登陆艇被击中，更多的水陆坦克被击毁。士兵们背着 40 公斤重的装备跳进一米多深的海水里，冒着枪林弹雨向海滩艰难地跋涉。他们无处躲避，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是否被击中，全凭运气了。他们在一个个倒下，但也在一个个冲上。有一个清除障碍的水下爆破组刚一上岸，便被敌人一次齐时全部打死。其他被打散的爆破组迅速集合起来，在几乎毫无火力掩护的情况下点燃了一个个引信，硬是炸开了五条通路。但不幸的是，在潮水上涨前，他们只标示出一条通路，其他四条根本看不出来。

7 点钟，当第 29 师副师长诺曼·科塔准将率第二批部队来到“奥马哈”时，他吃惊地看到海滩上的障碍物仍一片片地挺立着，哪里是已开避好的通路？他还发现第一批部队大部分上错了地方，离指定地段相差两三公里！进展之缓慢更甭提了，不少人还在水里，上了岸的也只前进了 10 码！

海面上挤满了登陆艇，它们在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可以进抵海岸的通路。有的登陆艇不顾一切地向海滩冲去，但很快便成了敌炮理想的活靶子。一时间，整个海滩硝烟弥漫、烈焰四起、残骸遍布、鲜血横流。那些还活着的人被这惨烈的场面惊呆了、吓木了，他们寻找各种可以掩蔽的物体，或趴在海滩上，或躺在死尸中，或蹲在障碍物后，或躲在残骸里。很少有人想着站起来，向前冲。

科塔急了，纵身跳下登陆艇，在炮火中大步上了海滩。他无所畏惧地行

走在弹雨交加的海滩上，向着他的士兵们喊道：

“留在海滩上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死人，另一种是等死的人。来呀！把魔鬼从这里赶走！”

“你们是突击队员。我知道，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那些仍处于惊悸中的士兵在他勇敢行为的感召下，在他催人话语的激励下，立刻回过神来，从地上一跃而起，向着防波堤和敌阵地冲去。

炮弹在呼啸，子弹在横飞，科塔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但就是打不着他。他爬上防波堤，看到了几个士兵包围了一个散兵坑，坑中的敌人扔出一颗手榴弹，士兵们立即卧倒，待手榴弹爆炸后又一跃而起，于掉了那个敌人。他爬上峭壁，看到了一个士兵押着5个俘虏走向海滩，这时敌人的机枪猛扫过去，3个俘虏应声倒地。他想与指挥舰取得联系，但发现无线电台都被打坏了。

远在海上的第5军军长杰罗和布莱德利，这时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少得可怜，而且使人泄气。布莱德利甚至想把部队撤出“奥马哈”，而向“犹他”转移。杰罗实在坐不住了，派马切特上校上岸去搜集情况。马切特赶到海滩，看到岸上尸横遍地、满目疮痍，但他也看到部队正翻越高地，向前挺进。他碰到一个被抬下来的伤兵，问他哪受伤了，那伤兵说：“长官，他们把我的腿打伤了。但我挺得住，我要重返前线。”午后，马切特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带回给杰罗，杰罗又转报给布莱德利。布莱德利还是放心不下，派出自己的参谋长基恩再上岸了解情况。基恩带回来的消息更为乐观：形势尽管仍很严重，但部队已翻过高地，正向内地推进。布莱德利这才松了口气，打消了放弃“奥马哈”的念头，下令精锐的第1师前去增援。

同“血染的奥马哈”相比，在“犹他”、“哥尔德”、“朱诺”、“斯沃德”4个海滩登陆的部队要幸运得多了，他们没有付出多大的代价就在岸上站住了脚。但英军未实现蒙哥马利为他们规定的当天占领卡昂的目标，而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此，布莱德利嘲笑道：“圣保罗学校那个勇敢的面貌一新的蒙哥马利不见了，从前那个小心谨慎、墨守成规的蒙哥马利又回来了。”

“我太蠢了！”

龙德施泰特在向大本营发出前调装甲部队的请求后，坐立不安地等待着。两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回音。盟军已开始炮击诺曼底海岸，这意味着什么？是单纯的炮击还是为登陆做准备？若意味着下一步将是登陆，其规模会有多大？是声西击东还是声东击西？若真是主要进攻怎么办？这时又传来消息说，盟军的飞机也参加进来了。显然，不管规模大小，那里发生了登陆战。他再也坐不住了，让参谋长克卢门特里特马上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瓦利蒙特报告情况，再次请求前调预备队。瓦利蒙特接到报告后，立即要通了约德尔的电话。

伯希待斯加登的清晨显得额外宁静。云雾低垂，缠绕着四周的山头。约德尔已经起床，正在研究龙德施泰特送来的报告。这时，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来瓦利蒙特的声音：“盟军已在诺曼底开始登陆，龙德施泰特请求批准前调装甲预备队。”

约德尔回答说：“我知道了。”沉默片刻后，他问瓦利蒙特：“你对这一切都那么肯定吗？”瓦利蒙特不置可否，只听约德尔接着说：“我还不能肯定这就是登陆。即使是登陆，也可能是一次声东击西的佯攻。我想现在还不到调动预备队的时候。……我们必须等情况明朗以后再说。”瓦利蒙特心想，约德尔在等着巴顿在加来地区发动主攻呢。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任何人都不会在前线指挥部还没有完全弄清情况之前，在盟军登陆艇尚未将部队送上岸之前，就把手中的王牌打出去。

约德尔命令龙德施泰特，立即取消前调预备队的命令；西线总司令部必须首先尽一切努力，依靠“B”集团军群的兵力控制局势。他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并未请示仍在酣睡的希特勒，因为他觉得，希特勒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他没有猜错。当希特勒于上午10点醒来，听了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后，他对形势的判断几乎与约德尔的一模一样：巴顿的第1集团军群不是还没动吗？再等等看。接着，他便到克莱斯海姆城堡欢迎来访的匈牙利新任总理斯托亚伊去了。

此时在乌尔姆的黑尔林根，隆美尔穿着一件红条子睡衣，趿着拖鞋，正忙着给露西过生日。房间里摆满了鲜花，其中有一束最鲜艳，不用说，那是当丈夫的送的。桌子上堆满了礼物，放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一双灰色的山羊皮鞋，那是元帅专门从巴黎买来的，可惜露西穿着不合适。

10点15分，门外有人敲门。女仆进来说：“隆美尔元帅，电话找您。”他认为电话是大本营的人打来的，通知他去见希特勒。但当他拿起听筒，传来的却是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的声音。在听了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的报告后，他如遭雷击一般，“为之愕然，震惊不已”，过了好一会儿才冒出一句话：“我马上就回来！”

放下电话，他面无血色、毫无表情地喃喃自语道：“我太蠢了，我太蠢了！”

接着，他又拿起电话，冲着接线员吼着：“给我立即接通元首大本营！”

接线员有点犹豫，他大怒道：“你这混蛋姑娘，我是隆美尔！赶快把电话给我接通！”

他告诉大本营的人说，他要马上赶回法国，希特勒他不见了。



他的情绪坏透了，让露西感到有些害怕。要知道，在此决战时刻，他这位要拯救德国命运的人却和两年前在阿莱曼一样，成了一个场外旁观者，这不能不说是德国的一个悲剧。如果当时他在前线，几乎肯定会下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前调预备队投入反击，使盟军遭受更强大的抵抗。

匆匆用过早餐，他叫来司机和副官，于中午时分驱车向西疾驶而去。

这天，艾森豪威尔整夜没睡，在他的野外小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着每一件前方传回来的消息。是他发动了这场登陆战，而一旦战役打响，他似乎便成了一个无用的人，甚至一个普通士兵现在所起的作用都比他大，而他此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得心焦时，他便阅读西部小说，同时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读着读着，他想起了西点军校，想起了今天就要在那所学校毕业的儿子约翰。

上午8点，传来了部队登陆的战况。除了“奥马哈”海滩，其他地段都很顺利。看来，他前一天写的那份用于检讨的电文不用发出去了。但“奥马哈”是怎么回事？没人向他提供详细报告。蒙哥马利为此做了些什么？也没人告诉他。布莱德利哪儿去了，怎么连他也不报告？其实布莱德利每小时都在用加密电报向他报告，不幸的是都压在蒙哥马利司令部的密电室里了。他坐不住了，亲自跑到索思威克大厦去问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穿着他那件套头运动衫，正在花园里到处散步。他刚刚为广播公司灌制了一张唱片，内容是他给部队的个人文告，号召部队祈祷万能的上帝指引他们战斗。虽然作为登陆行动直接指挥官，他掌握有更多的情况，但艾森豪威尔并未从那里得到满意的答复，因为他所掌握的大多是英军的战况。

关于盟军在法国登陆的消息，已通过无线电传遍全世界。中午，丘吉尔首相向下院宣布：“在昨晚和今天大清早的时候。我们已在欧洲大陆开始了一系列大规模登陆行动中的第一个行动。……到目前为止，参与作战的司令官们报告称：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中。好一个伟大的计划啊！”

车到兰斯，隆美尔稍事停留，往拉罗什吉永挂了个电话，询问战况。从斯派达尔那里，他得知盟军已在滩头取得立足点，正在向外扩张；第21装甲师已向卡昂以北集中，正在阻止盟军扩张；希特勒一个小时前已批准党卫军第12装甲师和装甲训练师向诺曼底机动，但不准调动防守加来一带的第15集团军。斯派达尔说：“这里是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但不能排除在别的地方还有另一次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因为据情报人员称，盟军在英吉利海峡集结有60个师的兵力，而到目前为止，用于进攻诺曼底的只有10~12师；驻在泰晤士河两岸的25个师尚未投入一兵一卒，屯于英格兰中部和苏格兰的10~12师更未见露面。“这证明敌军正计划在英吉利海峡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攻击目标很可能在加来半岛沿海一带。”

隆美尔觉得，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情况，现在必须先解燃眉之急。从已掌握的情况看，盟军在诺曼底的行动不管其目的如何，起码不是简单的声东击西，而是正儿八经的进攻，必须认真对待。换句话说，必须实施反击，把他们赶下海！但斯派达尔显然信心不足，说什么第21装甲师势单力薄，要等待增援。还等什么？现在就已经晚了！他生气地命令斯派达尔：“马上把这个师投入反击！不要等什么进一步的增援，马上进攻！”

夜里10点，隆美尔风尘仆仆地赶回到城堡。斯派达尔告诉他，第21装甲师在反击中曾打到海边，但因为量单薄，又发现后方有大量空降部队着陆，

现正被迫回撤。隆美尔听完汇报，急着要与第7集团军取得联系，但电话线大都被切断了，无线电又受干扰，怎么也联系不上。最后，接线员总算找到一条尚通的线路。隆美尔抓起电话向贝姆塞尔吼道：“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必须阻止敌人获得立足点！”

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此时正在电台里率领全体国民同声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祖国的精华……让他们身体坚强，内心刚勇，信仰坚定。上帝呀，他们需要您的祝福，因为他们要走的路崎岖漫长。敌人是强大的，可能击退我军。或许不会迅即进攻，但我们将反复挥戈再战！”

“现在还不是观光的时候！”

6月7日清晨，蒙哥马利将军乘“福尔克诺”号驱逐舰驶抵诺曼底海岸。他先找到布莱德利了解美军的情况，后又到英军地区去找登普西。他们一致的看法是，当务之急是要立即封闭各滩头阵地之间的缺口，特别是“犹他”和“奥马哈”之间及美英两军之间10英里宽的空隙，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将近中午，布莱德利又迎接了不甘寂寞的艾森豪威尔，他是在拉姆齐的陪同下乘“阿波罗”号快速布雷舰来的。艾森豪威尔微笑着同布莱德利打招呼，但一当后者登上他的布雷舰，脸马上沉了下来，质问布莱德利为什么不向他报告前一天的战况，让他等得心急如焚，又无法向上汇报。布莱德利被这无端的训斥激得怒火中烧，辩解说他每个小时都在向他拍发电报，鬼知道它们跑到哪里去了。艾森豪威尔的指责弄得布莱德利很是反感，心里嘀咕着：“这次访问真是毫无意义的干扰，让人讨厌。”

告别布莱德利，艾森豪威尔又前往英军地区寻找蒙哥马利。他们共同作出了扩大登陆场、把滩头阵地连成一片的决定；美军先不急于拿下瑟堡，而应尽快夺取卡朗唐，以封闭第7军和第5军之间的缺口。

这一天风平浪静，阳光灿烂。海面上泊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蔚为壮观。空中看不见敌机，海里找不到敌舰。艾森豪威尔兴致勃勃地站在“阿波罗”号上到处转悠，高带行驶在海岸边。由于布雷舰驶得离海岸太近，不小心驶进沙洲搁了浅，他只好换乘另一艘船返回朴次茅斯。

蒙哥马利留了下来。他要指挥英、美两国的地面部队，直到艾森豪威尔把司令部移到法国。第二天早晨，他要舰长把他送上岸，并尽可能地靠近滩头。驱逐舰在烟幕笼罩下向岸边行驶，忽燃舰身一抖，停止不动了。后甲板上的蒙哥马利不知船为何停住，便叫副官到舰桥上去问是否能再靠近些。舰长气哼哼地没理他。一名海军上尉解释说，船搁浅了。蒙哥马利高兴他说：“太棒了。舰长已尽可能让船靠近了。那么，搞条小船把我送上岸去好吗？”

上岸后，他在巴约以东几英里的克勒伊村建立了作战指挥所，这里距他发誓要拿下的卡昂不远，周围有草坪和湖水环绕。在清理物品时，他发现少带了一样东西——便壶，于是吩咐副官去向女主人借一个。然而，这毕竟是件难张口的事。嗨，就说惜只花瓶吧。女主人非常热情地找来一堆花瓶，要副官挑一只他最喜欢的。副官挑了半天，说：“没有一只适合将军插花的。还有没有别的式样的？”女主人凭直觉一下明白了将军想要的东西。她狡诘地一笑，对副官说：“我可以找到另一种瓶，与一般的不同，也许对军人适用。”几分钟后，她得意地拿来一只饰有粉红色花卉的白色小夜壶，把它放在那一大堆花瓶中说，“我想这才是将军乐于插花的！”副官忙说：“正是，正是。”

便壶拿到手了，但卡昂仍在敌人手中。蒙哥马利为此伤透了脑筋。他曾夸下海口说，他的部队在登陆当天即可拿下卡昂，甚至前出到卡昂以东、以南地区。这个机会是存在的。德军在那一天几乎没有来得及投入什么反击兵力，甚至第二天也没有发动反击；其第12装甲师刚刚到达卡昂西面，卡昂的北面和东北面实际上防御非常空虚。如果英军上岸后一鼓作气、快速穿插，拿下卡昂似乎问题不大。若卡昂已下，形势将大不一样：德“B”集团军群将被拦腰切断，其第7集团军便会迅速东撤；英军的装甲部队将在适合坦克作战的法莱斯平原上大显身手，拦住向北开进的德军装甲部队和东撤之敌；随

之而来的便是西面的美军大踏步地向南作弧形卷击，象一张合拢的老虎嘴，一口吞下被围德军。然而，由于英军指挥过分小心，不敢大胆穿插，从而坐失良机，使本来可以早日合拢的虎口至少推迟了一个月。到蒙哥马利上岸这天再想啃卡昂这块骨头，晚了——它已经变得硬起来了。

其实，两边都晚了。隆美尔这边原想在进攻当天就集中起足够的装甲部队实施反击，把盟军赶下海，但那天能够派上场的只有第 21 装甲师，而且四处分散，东一榔头西一棒，最后望风而逃。6 月 7 日，第 12 装甲师气喘嘘嘘地赶到，隆美尔要它马上投入反击，但第 1 装甲军军长迪特里希说什么也要先歇歇，等第二天再说。8 日这天，装甲训练师终于从巴黎西南的沙特尔冒着盟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跌跌撞撞地来到已被英军攻占的巴约以南地区。

这天夜里，约德尔在电话里对隆美尔说：“我认为没有必要担心西线会有第二次进攻。”言外之意，你尽可以调用第 15 集团军加强反击力量。但隆美尔却说：“我可以指出，迄今为止，敌人只投入了两个集团军群中的一个，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从第 15 集团军防区抽调部队的原因所在。”约德尔又自信地重复道：“不会再有第二次进攻了。”隆美尔气愤地挂断了电话。

6 月 9 日，强大的装甲训练师加入到反击行列。那些不怕死的党卫队队员一个个捋起袖子，瞪着冒火的眼睛，狂妄地驾驶着坦克冲向巴约。一个年轻中尉从炮塔里将他金色卷发的脑袋探出来，朝空中狠狠地伸出拳头叫道：“就象这样，我们可以打它个稀烂！”“动作刚做完一半，坦克中弹起火，一块弹片切开了他的前额。

“前面树林里有敌人，向那里冲！”指挥官命令道。于是，马达轰鸣，履带隆隆，炮口怒吼，一辆辆“虎”式和“豹”式坦克不顾一切地冲进树林。然而林子里空空如也。这时，只听得“各就各位！关上舱盖！”紧接着，炮弹象雨点般打过来。坦克手们除了爆炸声，什么也听不见。待他们冲出树林，看到离他们最近的英军坦克只有几十米远。于是，爆发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坦克大战。

一辆“豹”式坦克被击中，另一辆立刻吼着冲上去相救；一名炮手捂着被打开花的眼睛从燃烧着的车上跌下来，嘴里嘟哝了几句什么就倒毙了；更多的坦克手满身是火地从坦克里爬出来，其中有一位光秃身子摇摇晃晃地边走边说：“我是施密莱斯基，我是施密莱斯基……”

下午 5 点半，隆美尔在第 7 集团军指挥所里被迫决定：“首先我们必须守住防线，在维尔河至奥恩河之间转入防御。反击应推迟到一切准备就绪后再开始。”第一个回合，他认输了。

第二天早晨，他又赶赴前线。由于盟军空袭一波接着一波，他一路上不得不 30 次跳出小车找掩蔽物卧倒。下午，他来到位于卡昂以南的西线装甲集团司令施韦彭堡的指挥所。后者告诉他，敌人的进攻越来越猛烈、空袭越来越频繁，而他的部队缺少汽油和弹药，空中又无保护，反击难以实施。当晚，隆美尔电告约德尔：“我建议 you 从最高统帅部派几位先生来亲自看一看。”

6 月 11 日，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就在他昨天离开施韦彭堡不久，一架美军战斗轰炸机袭击了那里，除施韦彭堡负伤外，他的参谋人员全部被炸死。隆美尔立即驱车前往巴黎，找龙德施泰特商讨对策。结果。龙德施泰特直接向希特勒发去一伤告急电报，希望老家来人研究下一步打算；隆美尔则给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起草了一份形势报告，并希望希特勒能给予特别注意。

晚上，隆美尔心神不宁地在城堡里转来转去。他想到了投降，但马上又

排除了这个念头。元首不是常说：“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但我绝对相信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又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美军已夺占科唐坦半岛的咽喉卡朗唐，并向南进至科蒙；第84军军长马尔克斯在前往卡朗唐途中，因未能来得及躲避空袭而被炸得粉身碎骨。隆美尔悲哀地写信给露西说：“我们等待着几天之内另一次或许更为沉重的打击从其他地方降临到我们头上……这一切很快就会完结。”

“就在这一天，已被占领的诺曼底海滩受到后方来的观光权贵的烦扰。丘吉尔首相和艾伦·布鲁克乘驱逐舰来看望蒙哥马利和登普西；美军参谋长马歇尔、金、阿诺德在艾森豪威尔陪同下，乘‘汤普森’号驱逐舰来到‘奥马哈’海滩。我在海滩上迎接他们，陪同他们前往我的指挥所。我们向他们汇报了战况，午饭时请他们吃三等配给食品和硬饼干。”布莱德利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丘吉尔这几天早就在家里呆不住了，一直在找机会到海峡那边去亲眼目睹一下那伟大计划的展开。美军三军参谋长的到来，使他看到了这样的机会。他怂恿他们去找艾森豪威尔，要他把他们送过海峡去。

在出发前，他告诉同行的各位，昨天他收到斯大林一份电报，那是他迄今从斯大林那里所能听到的最美妙动听的话语了。斯大林说：

显然，原定计划中这次规模庞大的登陆行动，已经全部成功了。我的同事们和我不能不承认：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地执行计划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足以和它类比的事业。如所周知，拿破仑当年打算强渡海峡遭到可耻的失败。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吹了两年牛皮，说要强渡海峡，但是就连作一个企图进行威胁的暗示，也下不了决心。只有我们的盟军寸光荣地胜利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业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记载下来。

蒙哥马利正在海滩上等他，虽然面带笑容，但看不出有多高兴的样子。在前往指挥所途中，丘吉尔看到乡间一派富庶景象：田野里满目是正在晒太阳或游荡着的可爱的黄白色母牛；居民们看来十分轻松愉快，营养也很不错；除了偶尔有空袭警报和高射炮火之外，几乎感觉不到打仗的气氛。他迷惑了：这里到底有没有战争？

吃午饭时，他忍不住问蒙哥马利：“真正的前线距我们有多远？”

蒙哥马利回答：“大约有3英里。”

他又问：“我们是否有一条接连不断的防线？”

“没有。”

“那么，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德国装甲兵突然闯进来，把我们的午餐打散呢？”

“他们不会来。”

接着，丘吉尔小心翼翼他说：“英王陛下提出也想来看看。如果这里安全的话，过几天是否可以让他来？”

蒙哥马利眉头一皱，神情不悦，心说：“我的部队正在艰苦作战，而你们这些大人物只想为了满足个人愿望来这里观光，访问，真做得出！”但他当着丘吉尔的面，对国王来访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说现在还不是访问前线的恰当时，他不希望他的军长、师长们为此分心。

丘吉尔在蒙哥马利的纪念册上留下一句“既已发端，必克于终”，心满意足地走了。回驶的路上，正遇英国舰队炮击德军阵地，他对维安将军说：

“我们为何不也对着敌人开上几炮？”维安说：“对！”他们象孩子似地胡乱打了几炮，然后掉头就跑。

送走丘吉尔，蒙哥马利给仍在国内的他的参谋长德吉恩甘写信说：“国王来访不管定在哪一天，当日其他人一律谢绝同访，也就是说，告诫艾森豪威尔也别来，如果他打算在那天来的话。我不能同时接待多于一位的大人物。今天我已经告诉首相，要他一定不要再来了。”

## 必须攻占卡昂和瑟堡！

6月15日，艾森豪威尔带着他刚到伦敦的儿子约翰乘飞机飞往英军战区。约翰是登陆日那天从西点军校毕业的，经马歇尔同意，获准来与父亲共度毕业假期。能在战场上见到儿子，艾森豪威尔高兴得不行，走到哪儿都带着他。他给玛米写信说：“我简直象新郎那样激动。幸而我有这么多的事要干，没有时间发神经。”他为儿子感到自豪，但他觉得儿子不像他，太内向，对什么兴趣都不大，让人很难看透。

他们去找蒙哥马利，但蒙哥马利躲出去了，计副官在那迎接他。然后他去巴约。有人告诉他，昨天戴高乐在这里说，“借盟军之助”，法国现正收复他们失去的领土。这人太狂了，艾森豪威尔气得说不出话了，他的儿子直怕他血压上升。

约翰注意到，英军战区一片繁荣景象，没什么破坏，也看不到尸体。居民们虽然没有故意，但也没有多大的热情。这里哪象在打仗，伦敦甚至部比这里更有火药味。不是吗？德国人的导弹已于12日夜第一次飞向伦敦，击中一座桥，炸死炸伤十几个人。

早在5月16日，希特勒即下令于6月中旬开始对英国实施导弹攻击，主要目标是伦敦。他希望通过导弹攻击能摧毁英国人的战斗意志，或者把盟军引到固若金汤的加来地区与之决战。就在艾森豪威尔带着约翰从前线返回伦敦的这天夜里，部署在加来地区的德国导弹发射架全部启用，上百枚导弹拖着一道道光线，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呼啸着扑向伦敦。

美国三军参谋长们还未离开英国。这天，他们在伦敦郊外的一处宅邸里很早就上床休息了。快到半夜，响起了空袭警报，但谁也没在意。他们不知道，伦敦人可是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叫声了。朦胧中，阿诺德做了一个梦，梦中听到爆炸声，接着是玻璃碎落的声音。他翻了个身，睁了睁眼，又闭上了。不久，又是轰隆一声，整个房屋都摇晃起来。接着，又这样来了几次。阿诺德一轱辘坐起来，随即听到一种类似风琴的有节奏的发动机声，低沉而响亮。是轰炸机？又有点不像。几秒钟后，一阵可怕的爆炸把他从床上震到地上。他赶紧爬起来，穿上衣服，奔出门外。

有人告诉他，把他从床上震到地上的是一枚爆炸的导弹。他忧心忡忡地盘算着：“如果纳粹每分钟或两分钟发射一枚导弹，并有48个发射设施，那么他们每天就能向伦敦发射4万枚这种导弹。这就将造成恐慌、忧虑，最后破坏整个英国的正常生活秩序，并打乱作战部署。没有人能预料它们将要打到哪里，你能听到它们呼啸着飞来，而很难躲避它们。”

艾森豪威尔也被这种可怕的空中攻击搞得心神不宁。那揪心的警报扣风琴般的呼啸声响了一整天，使他心烦意乱，什么都干不下去。每当警报一响，他的副官哈里·布彻就拉着他躲进防空洞。这样在夜里跑了几趟，他不干了，对布彻说：“我宁愿呆在这儿，也不愿整晚来回跑防空洞。”

话音未落，近处传来一声巨响：没办法，他只好跟着布彻走，躺在那冰凉的水泥地上过夜。第二天醒来，他第一句话就是骂那不可恶的希特勒搞出这种可恶的武器来。

伦敦市民更是一片惊恐，刚燃起的希望又破灭了。人们在纷纷议论：蒙哥马利不是说他天天在打胜仗吗，难道这胜仗换来的就是这个？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似乎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布彻写道：“我所认识的大多数

人，由于睡不着觉而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听到关门声或摩托车和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就神经过敏。”

在巴黎东北苏瓦松附近的马吉瓦尔，有一个装饰精美的地下指挥所，这原是希特勒 1940 年准备进攻英国时用作大本营的，但直到四年后的 6 月 17 日，这位纳粹元首才走进这座建筑物。

他看上去脸色憔悴而疲惫，弯着腰坐在一个矮木凳上，神经质地摆弄着他的金边眼镜和握在手里的一把彩色铅笔。龙德施泰特、隆美尔和他们两位的参谋长老老实实在地站在他面前，忍受着他的责骂。

挨完了骂，隆美尔大着胆子首完发言，如实他讲述了局势的严重性，指出在盟军占据绝对空中和海上优势的情况下。死拼硬斗是没有希望的。唯一可能的出路是把装甲部队暂时撤出战斗，留作预备队，同时把防线向南撤至敌猛烈的海军火炮射程之外，然后再使用装甲部队进行反击，或许还有一线成功的希望。这实际上是回到龙德施泰特原来主张的机动防御的路上去了，因此得到后音的有力支持。但希特勒坚决不答应：“你们必须在原地不动，在哪儿站着就在哪儿倒下，绝不后撤！”

接着，他便抛开刚才的话题，大段大段地独白起来，直讲得天花乱坠、忘乎所以。他告诉他的两位元帅，他已开始对伦敦进行导弹攻击，它将彻底改变局势，迫使英国人讲和。说着，他把一份在英国的间谍提交的导弹破坏情况的报告递给他们看。然后，他又谈起他的另一件秘密武器，“成群的喷气式战斗机”会很快把盟国的飞行员赶出天空。那时英国就将一败涂地。这时空袭警报响了，真是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一千人蜂拥奔向防空洞。

在防空洞里，隆美尔见速记员不在跟前，便鼓起勇气对希特勒说：“现在到了政治应起作用的时候了，否则西线的局势将很快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他是在暗示希特勒应考虑结束战争。

希特勒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用不着你来关心战争的发展前途，还是管好你自己受到进攻的防线吧。”他何尝不想结束与英国的战争，四年前就想过，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心里明白，在遭受严重军事挫折的情况下来谋求有利的政治机会是天真幼稚的，这种机会要到再次取得新的胜利后才会真正出现。

吃午饭时，斯派达尔注意到希特勒在别人尝过之后，才吃那盘连饭带菜的便餐。吃完饭，有人在他面前摆上各种药片和药水瓶子，他一样一样地服下去。两个武装党卫队员始终站在他身后。

会谈快结束时，两位元帅请求希特勒亲自到前线去视察一次，以便实地了解战场上的情况，更好地指导战争。希特勒勉强答应两天后到“B”集团军群总部去。临别，他再次给他的元帅们打气说：“别把诺曼底说成是敌人的桥头堡，而要看作是敌人在法国占领的最后一块土地！敌人过不了今年夏天的！”

两位元帅带着希特勒的梦幻走了，并期待着他两天后的视察。然而，就在他们走后不久，一枚向伦敦发射的导弹失控，转回头来掉在指挥所附近，吓得希特勒当天晚上一口气跑回伯希特斯加登。视察前线的事再也不提了。

从苏瓦松回到城堡，隆美尔倒象换了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信心十足。他着了希特勒的魔，喝了他的迷魂汤。第二天，他在信中告诉露西：“我以比一星期前轻松得多的心情展望着未来。V 型武器的攻势使我们如释重负……敌人想迅速向巴黎突破的企图现已不再可能。我军的许多军需物资正



源源而至。元首态度和蔼可亲，心情愉快。”

但直到此时，他仍未走出盟军在加来地区正准备发动第二次进攻的迷魂阵。尽管有人告诫他，敌人已把全部战术空军和最有经验的地面部队投入诺曼底，这说明他们腾不出手来搞第二次进攻了。6月19日，他通过龙德施泰特向大本营报告说：“预料海峡前线上，在灰鼻角的两边，亦即在索姆河与勒阿弗尔之间，将有一次大规模的登陆行动。”他期待着巴顿的左直拳，因为他在那里早已严阵以待。

这个时候，在伦敦，导弹正折磨着人们的神经。丘吉尔找艾森豪威尔来了，要他赶快想办法。熬红了眼的艾森豪威尔除了派出大批飞机去轰炸导弹发射基地外，就只有盼着蒙哥马利快些向前推进了。然而，蒙哥马利却借口要整顿一下他的“后勤工作尾巴”，一再排迟进攻时间，非要等一切都准备充分了再说。这不由得使艾森豪威尔想起在意大利战役中蒙哥马利是怎样坐失良机的。当时，他透过望远镜盯着墨西拿海峡对面的意大利对蒙哥马利说：“那里撤空了，你随时都可以过去。”蒙哥马利说：“哦，不行。我们得做到万无一失。”结果，战役被延长了好几个星期，盟军多付出几千条生命。

现在，他又故伎重演了。艾森豪威尔着急地鼓励他说：“我完全理解，你需要储备足够的炮弹。但我真诚地希望，总攻一旦开始，你就能维持住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我完全相信你能攻破敌军，打一场漂亮仗。”

6月18日，蒙哥马利终于下达了攻击令：“我们现在必须攻占卡昂和瑟堡，作为全面铺开我们计划的第一步。……我希望卡昂和瑟堡到6月21日都能攻下来。”然而到第二天要发起进攻时，海峡上却刮起了20年未遇的大风暴，一刮就是四天。强劲的大风摧毁了“奥马哈”海滩的人工港，汹涌的波涛把800艘舰船推上岸滩搁浅，部队运送和物资卸载工作几乎全部停止。不用说，蒙哥马利又要整顿他的后勤尾巴而推迟进攻了，先是22日，后是25日。

与此同时，西线美军第7军在柯林斯指挥下推进到科唐坦半岛西岸，将其拦腰切断后，开始兵分三路向北突进。柯林斯个子不高，长得一表人材，精力充沛，作战勇猛顽强。来西欧前，他一直在太平洋战场，曾指挥一个师参加艰苦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和新乔治亚岛战役，获“闪电乔”美名。当他年初来伦敦报到时，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利对他在瓜岛的战绩详细盘问。最后，布莱德利对艾森豪威尔说：“他讲的是我们的行话。”于是，艾森豪威尔毫不犹豫地让他当了军长。

斗志旺盛的柯林斯很快就证明自己是最值得信任、最不负重望的军长，他指挥在“犹他”海滩登陆的第7军，在难以逾越的沼泽地和灌木丛中艰难跋涉，一路上穷追猛打，直扑瑟堡。

6月25日，当瑟堡在临死的痛楚中挣扎时，隆美尔一整天都呆在城堡里，神情沮丧地等待着劫数的降临。几天前，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将军打来电话，对防守瑟堡的709师师长施利本表示担心，说他“不是一个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还说：“德国军官的全部荣誉和声望都系于我们能否长久地守住瑟堡。只要稍有怀疑，你就必须立即派最坚强、最最坚强的人到那里去。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瑟堡！”

当时，他向施密特担保，他对施利本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如今，他不得不承认，“军事形势又突然变坏了”，瑟堡大势已去。希特勒曾命令守军“战斗到最后—兵—卒”，并要隆美尔在美军背后发动一次反击。隆美尔对此嗤

之以鼻：“命令我进攻瑟堡，真是异想天开。我们连一条象样的防线还没有拼凑起来呢！”

下午，他和他的海军副官卢格将军爬到城堡的峭壁顶上，坐在一条长凳上眺望四周秀丽的景色。卢格说，如果唯一的出路是把发动战争的人枪毙的话，真该把他们统统干掉。

隆美尔讥笑说：“你真是个莽汉.卢格！”随即，他收住笑，沉吟道：“他们企图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元首对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具有魔力，他们时时都处在神魂颠倒的境地。不久他就得承担这一切后果。可是他总是回避问题，不断地命令‘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哎，这是我第三次看到灾难临头。”

他站起身来准备下山，扫了一眼西边的落日说：“我真想看看今后的几星期会有什么事发生。”

那天深夜，他收到从瑟堡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

## 六、艰难突破

决不后退！  
一筹莫展  
刺杀希特勒  
元帅之死  
“眼镜蛇”行动

6月25日，艾森豪威尔分别致信蒙哥马利和布莱德利。前一封信是这样写的：“祝你和登普西好运。请不要犹豫，要最大限度地请求空军支援，这可能对你是有利的。无论何时，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们就要用一切手段打击德军。我相信，布莱德利很快就会扫荡瑟堡的敌人，并转而向南进攻，你就在东面卡住敌人的脖子。”

他对布莱德利说：“我急切希望你明天拿下瑟堡。你完成这项任务后，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作好向南进攻的准备。敌人正在集结兵力，我们决不能被他们包围在半岛的北部。第二集团军已于今天上午发动攻势，敌增援部队将被吸引到那一边去。这就给西翼提供了一个有利机会，而这机会时间不会太长。”

结果，两个人都让他失望了。蒙哥马利在收到信后，给艾森豪威尔发回一封电报，称“一旦开始进攻，我将在东翼坚持战斗，直到相斗双方有一个被打垮，但那决不会是我们。”

第二天，他再次表决心：“战斗将整天整夜继续进行。我准备在东翼向敌人摊牌，决一死战，敌人愿意打多久就打多久。”然而两天后，进攻就停止了，没有出现“打垮”、“摊牌”、“死战”之类的事情。这使艾森豪威尔深为忧虑，担心“霸王”行动会陷入困境。登陆场久不能扩大。滩头阵地就有被封锁围困的危险，使它不但不能成为打击敌人的前进阵地，而反倒会成为消耗己方力量的无底深渊，那真应了希特勒那句：“别把诺曼底说成是敌人的桥头堡，而要看作是敌人在法国占领的最后一块土地！”

当然，蒙哥马利尽可以分辩说，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他的计划“就是要用集结和作战把敌人主力吸引到我们东翼英国第2集团军的正面上”，而由美国第1集团军突破西线。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德军的装甲师几乎都在卡昂附近。在他看来，这就足够了。尽管他承认他也“打算尽早攻下卡昂和法莱斯之间的高地……但这样做并不重要。所以，当我发现按原计划无法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时，我就放弃了这一打算。”原来，他根本就没想“决一死战”。结果，东翼陷入僵局。

那么西翼呢？布莱德利满足了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愿望，于26日拿下瑟堡，但残敌仍在顽强抵抗。6月29日，他致信艾森豪威尔，要求把原定第二天开始的向南进攻推迟到7月3日，理由是：“我们打击敌人，就要使用我们可能调动的部队重创敌人。我们要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进，一直打到半岛的顶端再回过头来。”

艾森豪威尔叹了口气说：“有时我真希望乔治·巴顿在那里。”

## 决不后退！

6月28日中午，当卡昂之战激战正酣之时，隆美尔接到第7集团军参谋长贝姆塞尔的电话，报告他的上司多尔曼在两个小时前因心脏病突发而死（贝姆塞尔战后说，多尔曼实际上是服毒自杀）。半个小时后，他的电话铃又响了。龙德施泰特的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告诉他，元首要龙、隆二人第二天到伯希特斯加登与他会面。

在巴黎北部某地通向边境的路上，隆美尔的轿车在另一辆轿车旁停下，龙德施泰特从那辆车里疲惫不堪地爬出来。这几天，龙德施泰特一直在向希特勒请求“下一步战斗指示”。希特勒明白，他实际上是在请求撤退，先是允许他夹着尾巴溜出敌人的海军大炮射程之外，然后再逃出敌人轰炸机的圈子，退到西部壁垒——齐格菲防线。光知道撤、撤、撤，要不就是打什么运动战，敌人有强大的空中优势，你运动得了吗？“看来，他需要休息了，最好是长期休假。”希特勒对身边的人说。

“阁下，你我都认为该是停止战争的时候了。待我们见到元首时，我要直截了当地把它提出来。”隆美尔对钻出汽车的龙德施泰特小声说。很明显，战争已毫无获胜的希望，全世界都在反对德国。他觉得现在该是他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不为别的，只为了对德国人民负责。

他先回到家中过夜，第二天一早前往伯希特斯加登。临行，他对儿子说：“你再也见不到我了。”他指的是有可能因进谏而遭逮捕。露西眼含泪水紧紧握住他随行参谋的手说：“我的沃尔弗莱姆，你一定要把我的丈夫平安无事地带回来。”

会议于傍晚6点举行。希特勒首先把从空中拍摄的V1导弹给伦敦造成破坏的照片递给各位传看，然后让两个来自发射基地的青年军官当着众人的面向他作精彩的令人振奋的汇报，这是他惯用的施展其魔力的法术。但这套如今对隆美尔来说，已失去了它往日的法力，痛苦的现实使他再也无法进入幻境了。

希特勒请他发言。他清了清嗓子，两眼看着前方。“元首阁下，我作为B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来到这里。我想时候已到，我代表我应付之负责的德国人民向您阐明西线的局势。首先谈谈我们的政治局势。全世界联合起来对付德国，而力量的平衡，”

希特勒把手往桌子上猛地一击：“陆军元帅，请谈军事局势！”

隆美尔仍注视着前方说：“我的元首，历史要求我应该首先谈谈我们的整个同势。”

“不许你谈别的，只谈你的军事局势！”希特勒吼道。

会议在希特勒的导演下开得漫无边际，最后自然而然地又变成了他啰里啰嗦的个人独白，说他将用“神奇的武器”赢得战争，要派1000架新式飞机去夺取空中优势，要在海上掐断敌人的补给线，要发动反攻，要……。越说越离奇，最后不知说到哪里去了，让在场的人摸不着头脑。但有一点，大家都听明白了，那就是战略不变，打法照旧：“我们决不能打运动战，因为敌人的机动能力远远超过我们。……因此，一切取决于我们把敌人死死地困在登陆场，建立一条挡住敌人的坚固防线，拖住他们，然后打一场消耗战，磨得敌人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败退。”

第二天，当两位元帅垂头丧气地赶回法国时，盖尔·施韦彭堡向他们提

交了一份形势报告，建议从卡昂一带南撤，在敌人舰炮火力之外进行“富有弹性的作战”。龙德施泰特二话没说表示同意，并把报告立即转往大本营。当夜，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打电话问池前线情况，他心情沉重他说反攻受挫。

凯特大声问他：“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龙德施泰特没好气他说：“讲和，你们这些蠢才！难道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希特勒听了这些话，又看了那个报告，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否决了从卡昂撤退的请求，命令“要守住现有防线，此外，还要以有限的反攻阻止敌人进一步打开缺口。”第二天，希特勒的特使给龙德施泰特带去一枚高级勋章和元首的一封解职信。同时被解职的还有施韦彭堡。

隆美尔在听说龙德施泰特被罢官的消息后，以为他会接任西线司令之职，但7月3日当他赴巴黎参加多尔曼的葬礼时得知，接替龙德施泰特的不是他，而是冯·克卢格元帅。隆美尔意识到，希特勒已不再信任他，下一个被解职的该是他了。

克卢格比隆美尔大9岁，资历也老。入侵法国那年，他已是元帅，指挥一个集团军，而隆美尔才是少将师长。入侵苏联的那一年年底，他当上了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为希特勒立下汗马功劳。此人向以勇猛顽强、敢作敢为著称，而且据说很有远见。象隆美尔一样，在1943年苏德战场面临败局的情况下，他成了密谋分子的策反对象，并曾设想让希特勒来前线视察，然后乘机打死他。但那一年的11月他因车祸受伤离职，谋杀的事未搞成。

养了半年的伤，他被希特勒召去，成了伯格霍夫的座上客。他受宠若惊，再次屈服于希特勒的魔力，确信元首是位伟人，而效忠这位伟人则是他的本分。因此，当希特勒把西线的重任交给他时，他满腔热忱、信心十足地前往法国，并于当天下午就来到拉罗什吉永会见隆美尔。

当他趾高气扬地走进书房时，隆美尔就看出来者不善。

“隆美尔元帅，你没有得到元首的绝对信任，没有全心全意地执行元首的命令。从现在起，你必须学会无条件地服从命令。”

太损人，太盛气凌人了，而且还当着部属的面！隆美尔气得满脸通红。看来，一场大吵避不可免了。他让在场的斯派达尔和坦贝尔霍夫回避一下。待他们出去后，他转过身直视着克卢格，冷冷他说：

“你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在和一位陆军元帅说话。”

“我完全知道。直至今日，你一直是在自行其是，独断专横，无视你的顶头上司而越级向元首报告。”

隆美尔回敬道：“我的职责规定得很清楚，我必须防守海岸。为此，我要求西线总司令按照我的意愿调集一切必要的部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克卢格讥笑道：“算了吧，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真正指挥过比一个师更大一点的部队！”

隆美尔反唇相讥：“你也得在战场上被英国人打破头的！”

两天前，艾森豪威尔心情忧郁地飞往诺曼底，想亲眼看看布莱德利即将发动的进攻，后者告诉他这次进攻将以4个军齐头并进，一举打到阿夫朗什。在飞机上，他看到下面一片汪洋，那是这些天一直不停的大雨造成的。他的飞机溅着泥水在简易机场上着陆，布莱德利工在那里等他。待他走下飞机时，布莱德利发现他的勤务兵扛着一卷铺盖。看来，他是想留下来住上几天。

第1集团军指挥所位于离海岸不远的苹果园，没有房屋，只有帐篷。

艾森豪威尔被安排在一个普通帐篷里，睡的是吊床，用的是凉水，吃的是硬饼干。忘了带刮脸刀，就和别人借一个。

第二天，和布莱德利乘车去找蒙哥马利。后者已于10天前把他的指挥所搬到巴约以西的布莱。蒙哥马利沾沾自喜地对艾森豪威尔说，一切“部在按计划进行”，他已把德军主力吸引到他的战区，下面就看布莱德利能不能在西翼突破了。他说，他现在的任务就是“保持主动，不断地打击敌人，决不后退一步”。艾森豪威尔很失望：他只求不后退，却不想着前进，太没进取心了。

他在前线呆了四天，大部分时间用来视察部队，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指挥官，不管有多少重要问题分他的心，也决不能不去体察部队的感受，不能不从精神上与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他了解士兵们的心理，他们都想见见指挥他们作战的人。当然，要走访所有的部队是不可能的，能见到他的士兵毕竟是少数，但他们总是向别的士兵描述指挥官走访他们的情形，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关心他们的效果就出来了，士气也就上去了。他在前线视察部队从不戴钢盔，这倒不是要显示他的勇敢，而是他不愿让士兵们认为他是在装出一副参加战斗的样子。他的视察夸一个突出的风格，那就是很少和军官们在一起，总往士兵堆里钻，和他们拉家常。比如，他常这样开头：

“服役前你干过什么？”

“干农活，长官。”

“很好，和我一样。你种过什么？”

“小麦，长官。”

“好极了，一英亩能收多少？”

“要是遇上好年景，大概能收35蒲式耳。”

“是吗？那好，战争结束后，我去你那找个活干。”

或者：“帮助我，行吗？赶快打完这场战争我好去钓鱼。”

人群中发出一片轻松、友好、愉快的笑声。

有时，他会在吉普车上装一个扩音器，讲上两句鼓舞人心的话：“能当你们的指挥官我感到很荣幸。一个指挥官往往要极力去鼓励他的士兵们，而我不是这样，我从你们身上得到了鼓励。”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视察，那些军长、师长们就不愿意他这样做，主要是怕他来添乱，出了事吃不了兜着走。有个军长干脆说：“不要以为我担心你会死，我只是不想让人说，是我让你在我这个军的地盘内遭到不幸的。你想被打死，请别死在我的阵地上。”

7月4日，布莱德利发起南下进攻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登上一座小山，观察战斗情况。举目远眺，他惊讶地看到，前面不是一片片的沼泽地，就是一块块带有地埂的农田，地埂上还栽有浓密的一人多高的树篱，地埂下则自然形成很深的壕沟。“天那！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是带伪装的天然防守掩体和阵地。”艾森豪威尔感到一阵心冷。

美军象打巷战一样一个田埂一个田埂地向前爬着。每一排树篱中都藏有敌人的机枪手，每一块田地里都躲着敌人的小分队。由于美军是进攻者，士兵必得离开隐蔽物向前冲，这样，他便很容易中弹倒地。坦克在这样的地形上也无法施展，因为当它从沟里直着爬上田埂时，其柔软的下腹部暴露无遗，正好成为各种穿甲弹的靶子。让人恼火的是，火炮也帮不了多大忙——炮兵根本就看不见敌人，不知道往哪儿打，只能盲目地进行远距离骚扰射击。别

说炮兵看不见，就连在高地上的艾森豪威尔都觉得视野受限，看不了多远！

回到指挥所，负责支援地面战斗的第9战术空军司令奎萨达对他说：“我要朝着巴黎方向飞，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找不出进攻的办法。”

艾森豪威尔眼睛一亮，何不跟他一起去从空中看看战场？

奎萨达说：“好极了，我们有野马（指“野马”式战斗机）同坦克一起奔跑。”布莱德利认为这样太冒险，不让他去。他耍赖说，“得啦，布莱德，我又不是飞往柏林。”说着便钻进飞机。

他们在战场上空飞来飞去，观看下面的战斗，然后向巴黎方向飞，不过只飞到一半，奎萨达就返航了。

回到地面，艾森豪威尔被告知地面进攻受挫。有一个师费了好大劲才前进了180米，损失却高达1400人。第二天，他忧心忡忡地返回英国。

## 一筹莫展

到7月6日，登陆战已打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巴顿将军象一个被人遗弃了的孤儿一样。无人过问。他每天扒在地图上，密切注视着战役的进展情况。起初，他担心进展太快，急得不行，生怕他还没参加战斗，隆美尔就投降了。虽然这种担心后来消除了，但前线的僵局也让他受不了。太慢了，太四平八稳了，“在我们完成任务之前非老死不可”。终于在7月初的一天，他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命令，要他7月6日到法国去建立他的司令部，但要保密，不能让德国人知道。

这一天，巴顿挺着胸脯，精神抖擞地牵着他的爱犬威利，带了本《诺曼征服史》来到机场，登上一架C—47运输机。飞机起飞时，他看了看手表说：“现在是10点25分。一年前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离开阿尔及尔前往西西里。”

飞机在“奥马哈”海滩后面的一个简易机场降落。在舱门打开之前，巴顿又看了看手表：“11点25分。从诺福克到卡萨布兰卡，花了我们18天的时间；从阿尔及尔到杰拉（他在西西里登陆的地点）花了5天；现在只花了1小时就到了法国。好吧，我们下飞机吧。我不知道战争是否还在进行。”

走出飞机，他受到几百名官兵的欢迎。他兴奋地跳上一辆吉普车，用他那尖厉的嗓子叫道：“让我们把那些德国佬打个落花流水，向柏林进军。到了柏林，我要亲手用枪打死那个纸糊的该死的杂种，就象打死一条蛇一样。”

来到第1集团军指挥所，布莱德利伸出双臂热情地欢迎他。但巴顿很快就意识到，他在这里是个多余的人。整个下午，布莱德利都在同副手霍奇斯和柯林斯共商军计，而局外人巴顿只能在一旁当听众，实在忍不住时才插上几句，就好象在候车室里听着身边的几个人讲一件有趣的事，而他却不能跟着分享；又好象他是一个板凳队员，眼看着别人就要进球了，而他却仍上不了场。那种“战争就要结束了”的感觉又回来了，折磨得他坐立不安。布莱德利告诉他，他可望在8月1日投入战斗。

晚上，炮声隆隆，震天动地，搞得巴顿无法入睡。他抱怨说：“这种倒霉的炮击徒劳无益，是白白的浪费。”他的副官安慰他：“将军，这至少可以提醒你，你毋须担心会错过这场战争。”威利从来没上过战场、没听过这震耳的炮声，好几次跑出帐篷去张望。“其实，我也是这样”，巴顿写信跟妻子说。

这天，艾森豪威尔把特德和第9战术空军司令坎宁安请来开会，研究如何支援蒙哥马利。报界这几天纷纷扬扬，讽刺蒙哥马利只会“绕着卡昂兜圈子”。摩根将军也批评他不思进取，是个“不可救药的防御狂”。空军的微词就更多了，他们正焦急地等着在卡昂附近修建机场。波特尔参谋长指出。

“问题的关键在于蒙哥马利不想退，也不想进”；特德把蒙哥马利的作战讥之为“连队演习”；坎宁安更是愤愤不平他说：“看来，陆军不准备完成自己的任务。”连丘吉尔都坐不住了，开始骂蒙哥马利过于小心谨慎，进展太慢。只有布鲁克护着蒙哥马利，愤怒地指责丘吉尔为何贬低自己的将军。

在与特德和史密斯商量后，艾森豪威尔于7月7日给蒙哥马利发出了一封“圆滑而巧妙”的信，提醒他而不是命令他加强攻势，但话里话外不免带有刺激性。信中说：“为了扩大滩头阵地和取得部队调动的更大余地，以便在敌人的步、坦、炮方面与我们达到势均力敌之前充分运用我们的兵力，就



必须对每一种可能性进行仔细地推敲。在左翼，我们需要向纵深发展，需要有自由活动的余地，至少要有足够的地区来使‘斯沃德’海滩免遭敌人炮火的袭击。”

他建议：“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下决心奋力打破僵局。”然而，在左翼最近所实施的进攻却只有两三个师的规模，“迄今尚未进行过一次调动一切力量支援的大规模进攻战”。他向蒙哥马利保证，将作出一切努力、提供一切东西“来协助你实施任何有希望使我们得到所需活动余地的计划”，必要时还可派给英军一个美国装甲师。

蒙哥马利收到这封信时，正在准备对卡昂发动一场新的进攻。当晚，为了给进攻部队开路，哈里斯将军的460架重型轰炸机对卡昂北郊进行了40分钟的轰炸，投下2500吨炸弹，同时盟军的舰炮和地面大炮齐射，把这座中世纪的古城炸得面目全非，到处是断壁残垣、弹坑瓦砾，就连参加过一战阵地战的老兵也没见过这场面，惊得目瞪口呆。第二天一早，英军坦克由推土机开路，对卡昂发起进攻。

当进攻发起之后，蒙哥马利信心十足地答复艾森豪威尔：“对于当前的局势，我本人颇为乐观。我一直是按照极其明确的计划全力作战。现在我已看到黎明的曙光。”他保证不会出现僵局，并兴高采烈地报告第2集团军正在实施夺取卡昂的进攻，“进展非常顺利”。至于打下卡昂后怎么办，他说：“也许最好是让第2集团军继续其作战行动并南进，其左翼在奥恩河；或者是让它越过奥恩河并在法莱斯公路上站稳脚跟。”最后，他没忘了倒打一耙：“我不需要在我的东翼使用美国装甲师……现在要做的重要事情是第1和第3集团军补充兵员，从西翼奋力南进，然后让巴顿转向西面进入布列塔尼半岛。”他甚至提出，要不要让英军去增援美军，以加快那里的前进速度？

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拿下卡昂，他的部队来到奥恩河边便停止前进了。他解释说，一是部队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二是密密麻麻的大弹坑和塞满街道的大石块减慢了速度。但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轰炸之后马上进攻，及时而充分地利用轰炸效果，而非要等刘第二天早晨呢？或者说你第二天早晨才进攻，为什么在前一天晚上就让轰炸机出动？在这中间的六七个小时里，德军有充分的时间从废墟中爬出来，开上他们的坦克，架起他们的大炮，利用断壁残垣堆成的现成街垒搞一次成功的防御战。那大轰炸不就等于白费了，甚至帮了倒忙吗？

实际上，如果蒙哥马利再加把劲，再勇猛一些，他的战果肯定会更大，不只前进那么一钉儿点距离。隆美尔在进攻发起的第二天就说，“一旦敌人以昨天同样的兵力再次进攻。我们就无法守住现有防线了。”幸运的是，英军的进攻很快就停止了，卡昂防线要三个星期后才突破。

7月10日，在两翼进攻受挫的布莱德利垂头丧气地来找蒙哥马利。他本想一举打到阿夫朗什，可到现在连圣洛还没拿下来，伤亡却已达到3万人。蒙哥马利安慰他说：“你尽管抓紧时间准备。我们将继续打击德军，并把他们的实力吸引到我这边来，使其远离你的战线。”

鉴于在宽大正面上无法突破，布莱德利向蒙哥马利提出一个他刚想出来的新计划，他称之为“眼镜蛇”计划。该计划旨在把兵力集中在圣洛以西一狭窄正面上实施突击，突击前使用航空兵对这一狭窄正面进行大规模毁灭性的饱和轰炸。攻击时间定于7月19日，届时柯林斯的第7军将带头冲过那块被毁灭的土地、其他几个军随后跟进，最终发展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蒙

哥马利当即批准了这一计划，同时也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支援“眼镜蛇”的“古德伍德”计划，准备用3个装甲师从奥恩河西岸打到东岸，然后向南推进，以此把德军吸引过去，减轻美军突破的压力。

蒙哥马利似乎尝到了空中支援的甜头，也要求战略空军为他的“古德伍德”行动再来一次大扫除。但空军这次却不买他的帐，说他们已经上了一次当，不值得再为他那有限的战术目标而牺牲他们的战略目标。在他们看来，你开多长的路，蒙哥马利就走多长的路，没劲。结果，为了争取空中支援，蒙哥马利便何意夸大“古德伍德”行动的重要性。当然，也不排除他现在真想大干一场，因为上面和新闻界对他的压力很大，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赢得公众的好感，他需要打一个别人认可的大胜仗。

7月12日，他在信中向艾森豪威尔夸耀他的计划：“如果你命令空军在那一天可以把全部力量用来支援我的地面战斗，我将很感谢……我的整个东翼在星期六将变成一片火海。星期一的作战行动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两天后，他又对待德说：“如果该计划取得成功，将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还向布鲁克描绘了一番美妙的前景：“我确信在东翼‘决战’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让3个装甲师组成的一个军在卡昂—法莱斯公路附近的广阔原野上驰骋。”当然，他在作上述表示时也给自己留了一手，未承诺一定要前进到什么地方。他还派他的军事助理到伦敦向陆军部解释说：“东翼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帮助西线的美军，同时确保东翼的稳固。”

但不管怎么说，蒙哥马利这次是真要动起来了。对这一难得的上进心，艾森豪威尔兴奋地大加培育，说他“深受鼓舞”、“热情甚高”。特德也欢欣鼓舞地向蒙哥马利保证：“所有空军部队将竭尽全力支持你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性计划。”

艾森豪威尔高兴得甚至忘了西翼突破、东翼牵制这一“霸王”行动的总意图，而期待来个双重突破。他对布莱德利说：“所有的进攻都是相互支援的，如果第2集团军能保证与你同时突破，战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他又对蒙哥马利说：“我对这次作战前景极为乐观，抱有极大的热情。我将毫不惊讶地看到，你所取得的胜利，会使某些‘古老的杰出战例’相形之下不过是巡逻队之间的小冲突……我还相信，一旦攻势开始，你可以指望布莱德利会使他的部队一天24小时不分白天黑夜地象魔鬼一样地战斗，以便为你的装甲军提供所需要的机会，并使你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祝你走运，我盼望这次战役一结束，我们大家就能愉快地欢聚一堂，共享你的巨大胜利的喜悦。”

布莱德利觉得艾森豪威尔“简直晕了头，难以自制了”。但不能自制的还大有人在。

巴顿自来前线后一直靠边站——待命。7月12日，布莱德利把“眼镜蛇”计划的内容透露给他，而他想起他曾把类似的想法告诉过布莱德利，并且正式提出过一个计划，因此认为“眼镜蛇”计划是受了他的启发，是照搬他的主意。他越琢磨越象，没错，这就是他的计划。他洋洋得意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利都没什么真货。”

第二天，蒙哥马利通知他，要待第1集团军到达阿夫朗什后他才能投入战斗。可布莱德利哪辈子才能打到阿夫朗什？他又写道：“布莱德利说要让我尽快投入战斗。要是他有点骨气，他现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对他自己也有好处。当然，蒙蒂是不会让我现在去的，因为他唯恐我出风头（这个风

头我出定了)。……我对进展的缓慢感到相当失望，布莱德利和霍奇斯简直让人捉摸不透。他们唯一的本事就是无所事事地混日子。要是让我指挥，三天之内就能突破敌人的防线。”

蒙哥马利好象也不能自制了。他在极力兜售他的“古德伍德”计划时，本来是想求得上面的支持和欢心，但不想说着说着把自己也卖进去了——真的想大干一番，来一个突破，甚至胃口再大一点，说不定能碰到个意外机会夺取个意外胜利，弄下好还能打得德军土崩瓦解，一举挺进巴黎呢！到那时候，不愁人们不对他另眼看待，说不定还能永远保持他对地面部队的指挥权。

这不，7月18日，进攻刚开始，他便急不可耐地向记者们宣布他要“突破”，并说他“对战斗第一天的进展感到十分满意。”第二天，《伦敦时报》以大字标题登出“第2集团军突破成功；装甲部队奔赴广阔战场；蒙哥马利将军深为满意”。

隆美尔近来几乎每天都驱车到前线去，但战败的阴影象幽灵般始终纠缠着他，使他魂不守舍、梦不能全。他对希特勒可谓忠心耿耿，但他又不是那种唯命是从、唯君是听的愚忠之人，这使他陷于深深的苦恼与徘徊之中。他用他那已不很结实的肩膀顶着第三帝国大厦的两壁，但它已摇摇欲坠，必倒无疑。要想保住这残缺不全的大厦，使之不致被彻底摧垮，除了减轻或停止那可怕的震动，还能有什么办法？密谋分子在加紧做他的工作，要借他的名除掉那地狱中的魔王，就好象神话中说的，妖怪一除、天下太平一样。但隆美尔不愿干这种不义之举，有恩不图报己是大逆不道，何况杀君乎？

他要走自己的路。在卡昂北城区失守的那天，他和斯派达尔在院子里散步，自言自语他说：“我不久就去见元首，请求他允许我和蒙哥马利会面。我相信蒙哥马利不会因我俩是老对手而不见我。然后我要劝告他在英国进行鼓动宣传，让他们和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俄国。”他认为，德国在四周内忧会崩溃，当务之急是阻止俄国人进入德国，因此要尽快作出政治抉择，与英美媾和。当然，最好是元首亲自过问此事。

三天后，那个曾傲慢地对隆美尔大加训斥的西线总司令克卢格来城堡拜访。9天前的气焰荡然无存，见了隆美尔一副凄惨内疚的样子，象霜打的茄子。隆美尔苦笑着看着他，那意思很明白：怎么样，头碰破了吧？他和隆美尔交换了对西线局势的看法，基本达成了共识，依他的话说：“并非我悲观失望，而是局势的确不可能比目前更严峻了。”

克卢格走后，隆美尔对卢格说：“看他第一天来这里时那气势汹汹的样子，当时他的口气那么大，可如今他亲眼瞧见了这一切，并知道大势已去，便无可奈何、一筹莫展了。”

7月15日，斯派达尔为隆美尔起草了一份给希特勒的报告，第一句话就是：“诺曼底前线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已经到了某种危机关头。”40天的战斗共伤亡9.7万人，加上被俘的，平均每天损失2500~3000人，而补充兵员总共才6000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料，敌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突破我们这道薄弱的防线(尤其是第7集团军防区)，然后向法国内地深入挺进。”隆美尔觉得说到这份上还不够劲，提起笔又加了一段，直截了当地指出：

各地的部队都在英勇作战，但这场敌众我寡的战斗行将结束。我认为应毫不迟疑地

采取恰当的政治措施。作为集团军群的司令官，我觉得有责任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斯派达尔看了他的附言，不由大吃一惊，这哪是什么报告，简直就是最后通牒！他劝隆美尔划掉了“政治”二字，然后用电传打字机发给克卢格，

请他转呈希特勒。报告发出后，隆美尔对卢格说：“我很想看看事情的结局。无论他们解除我的兵权还是调换我的工作都无所谓，我并不认为他们真要这样做。应该允许对了解局势的指挥官说出他们的心里话。”

当晚，他从卡昂前线视察回来，和斯派达尔等人漫步向塞纳河边的两棵高大的雪松走去，一路沉默不语。来到树下，他开口说道：“我已经给了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他拒绝的话。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哎，这场战争不能再打了。”他双手抱头坐在一条长凳上，深深陷入沉思。

第二天，隆美尔到第15集团军防区视察。一位曾在北非跟随过他的参谋军官瓦宁中校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因为，在敌人突破的日子到来之前，我们大概可以用军服上的纽扣计算日子了。”

隆美尔盯着瓦宁身上穿的非洲军衬衫，坦率而冷静他说：“实话告诉你吧，陆军元帅冯·屯卢格和我已经给元首送去了最后通牒，讲明我们在军事上赢不了这场战争，敦请他作出决定，考虑后果。”

“要是元首拒绝怎么办？”瓦宁问。

“那我就敞开西线，”隆美尔回答，“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必须先于俄国人到达柏林！”

7月17日一大早，他象往常一样驱车到前线巡视，同行的有他的副官兰格上尉、了望敌机的霍克下士。在西线装甲集群司令部，他对施韦彭堡的继任者海因茨·埃伯巴赫将军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合作。”

随后他又来到党卫队第1装甲军，同塞普·迪特里希将军进行了秘密谈话。他开门见山地问：

“你愿执行我的命令吗，即使这些命令与元首的命令相抵触？”

迪特里希向他保证：“你是头儿，陆军元帅阁下。我只听你的，不管你要干什么。”

下午4点，隆美尔钻进他的梅塞斯特牌汽车驶回城堡。笔直的公路上到处歪躺着被飞机炸毁的各种车辆，路边行走着一队队的难民。两个小时后，霍克突然警告说，有两架低空飞行的“飓风”式飞机工向他们俯冲过来。司机丹尼尔加速向前面一片小树林驶去，但还没等下得公路，第一架飞机就开火了，一串串的机关炮弹在车子后面爆炸。隆美尔回头一看，正赶上一颗炸弹落在车子左侧，弹片、石块和玻璃片直扑他的太阳穴和左面颊。丹尼尔的左肩也被一块弹片击中，失去控制的汽车撞到路边的一棵树上。车上的人被抛到外面，汽车则腾空而起，翻飞过公路，掉进一个水潭里。这时，另一架飞机也俯冲下来，兰格和霍克赶紧爬起来，把已人事不省、满身血污的隆美尔转移到隐蔽处。

隆美尔被送到附近的一间空军医院。医生们发现他的颅骨有三道裂缝，左面颊骨凹陷，左眼上方的头皮被撕去一大块。

晚上9点，斯派达尔获悉这一空袭事件后，马上报告了克卢格。克卢格在前一天收到隆美尔的报告后，感到它的分量实在太重了。这可不是隆美尔一人丢官的事，弄不好他也得跟着倒霉，因此犹豫着还没把它转上去。他打电话到医院询问，医生告诉他，隆美尔伤势严重，昏迷不醒，“在1945年以前他是恢复不了啦”。

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们，无论是坚定的纳粹分子，还是活跃的密谋分子，都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对纳粹分子来说，隆美尔是一位坚韧不拔、顽强

不屈的军神，只有他才能在种种不利和挫折的情况下成功地将盟军阻于滩头阵地，使其被迫在诺曼底的乡间辗转厮杀、步履维艰。对密谋分子来说，隆美尔则是敢于正视现实、勇于改写历史的英雄，他的魄力和勇气将给德国带来新的希望。斯派达尔不无悲哀地写道：“隆美尔在他的部队和朋友最缺不了他的时候被消灭了。所有在他的帮助下正摸索着试图找到一条通向一个新的更美好世界道路的人们，痛感自己失去了力量的支柱。”

## 刺杀希特勒

隆美尔被炸的第二天清晨，盟军 2100 架轰炸机在火红的朝霞映照下向卡昂铺天盖地地压来，向英军预定的进攻区域投弹 7700 吨。这是空军有史以来支援地面战斗的最猛烈轰炸。卡昂在上次大轰炸中幸存的建筑物荡然无存，方圆 20 英里的七地被翻了个个，德军的坦克、大炮被掀个底朝天，残肢断臂遍布四野。

7 点 45 分，英军坦克隆隆地开过奥恩河，向硝烟弥漫的东岸拥去，然后向南挺进。他们轻松地越过了已被炸弹抹去的德军第一道步兵防线，又顺利地突破了第二道装甲防线，但在以村庄为依托的第三道步兵防线和以山梁为阵地的第四道炮兵防线前，却遭到顽强阻击，损失 120 多辆坦克。到了傍晚，英军的进攻已被遏制，部队停滞不前了。然而就在这时，蒙哥马利却得意地向布鲁克报告说：“形势十分喜人，目前看来敌人已难以挽回颓势。”艾森豪威尔也收到了内容类似的邀功电报。更有甚者，蒙哥马利还在晚上愚蠢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过早地向外界宣布了他那还未曾取得的胜利。

战斗又艰难地持续了两天，部队只前进了 7 英里。德军顽强地守住了防线，甚至还组织了小规模反击，又摧毁英军 300 多辆坦克，总共约 500 辆，占蒙哥马利全部坦克的 1/3！到 20 日下午，天空雷声隆隆，震下一场倾盆大雨，把整个战场变成了一片泥潭，坦克无法行动。于是，蒙哥马利命令装甲部队撤出战斗，“古德伍德”行动宣告结束。

这次战役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一次失败的行动，因为它离蒙哥马利本人所宣布的目标还差得远呢。人们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花了这么大的地面和空中力量，为的只是取得这么一点战果。“7000 吨炸弹换来的只是 7 英里！”有人愤愤他说。《泰晤士报》怒斥道：“一开始就吹过了头，最好还是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再吹。”连一直热情支持蒙哥马利的《纽约时报》记者米德尔顿也说，“预先大吹大擂”和“使用突破字眼”，实在令人遗憾。

在盟军统帅部内部，对蒙哥马利攻击最厉害的是特德。他认为进攻失败是蒙哥马利一手造成的，他恨本就没想突破的事，甚至“没有超出最远的炸弹坑”，而他们大伙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都被当成了傻瓜”。艾森豪威尔在得知进攻已经停止后，也气得脸色发青，半天说不出话来。要知道，他前一天还收到蒙哥马利乐观的报告，说是英军进展顺利。他原以为蒙哥马利这次动真格的了，会不顾一切地打破僵局，然而他在吹了一通牛后又缩回去了，这怎能不叫他失望。布彻说：“艾克象肉店里一只瞎了眼的狗一样，能闻到肉香可找不着来自国内的批评浪潮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说他不过是个挂名司令，指挥权实际上操在英国人手里。不是吗？报纸上每天占据头版头条的是蒙蒂的大名，而艾克在哪里？更不能让人接受的是，战役头六周的伤亡数字表明，美军损失达 6 万多人，而英军才 3 万多，相差近一倍。太说不过去了，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英军不卖力，而让美军去卖命。甚至罗斯福都按捺不住了，向马歇尔抱怨说蒙哥马利正在贪天之功为己有，并派陆军部长史汀生赴英敦促艾森豪威尔尽快过海接掌指挥权。

就在这当口，从纳粹德国首都发出的功率强大的无线电波里，传出一件令全世界为之震惊的消息——有人谋杀希特勒！

这是 7 月 20 日下午 6 点 38 分，行刺发生在 6 小时以前。晚上 9 点过后，德国广播电台每隔几分钟就预告一次元首将在深夜发表广播演说。凌晨 1

点，希特勒那颤动而嘎哑的声音在夏日的夜空中传遍全世界：

我的德国同志们！

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让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

一小撮野心勃勃、不负责任同时又愚蠢无知的军官合谋杀害我，以及与我在一起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将领。

冯·施道芬堡伯爵上校放置的炸弹在离我右边两米的地方爆炸，它使一些与我精诚合作的同事受了重伤，其中一人已经去世。我本人只受了一点轻微的擦伤、碰伤和烧伤。我把这看作是上天降大任于我的一个证明……

因此，我现在命令，任何军事当局、任何指挥官和士兵都不得服从这个阴谋集团发出的任何命令。我同时命令，人人都有责任逮捕任何发布或持有这些命令的人，如遇反抗，可就地处决……这一次，我们将用我们民社党人习惯的方式来同他们算帐。

施道芬堡何许人也？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一人出身高贵的名门之后，一个英勇无畏的爱国志士。他的外曾祖父是拿破仑时代普鲁士的英雄格奈瑟瑙将军，曾与沙恩霍斯特将军一同主持军事改革，创立了普鲁士总参谋部。他才华横溢、博览群书、热爱文学、喜欢音乐。他却令人不解地选择了枯燥乏味的军人职业。1938年他31岁时被选拔进总参谋部任职，正是在那一年，纳粹的排犹主义使他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了怀疑。从那时起，这种怀疑便与日俱增，并逐渐走向否定与消灭。

大战爆发后，他作为参谋军官到过波兰、法国和苏联，他目睹了党卫队的大屠杀、阴森可怖的集中营，这使他对第三帝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发誓要推翻希特勒的暴政。他与克卢格的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密谋分子特莱斯科夫将军结识后，立即成为密谋集团——“黑色乐队”中的一员。这个集团有许多知名人士，其中有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前莱比锡市长戈台勒。1943年2月，他被派到北非隆美尔的第10装甲师。在突尼斯前线，他被地雷炸成重伤，左眼瞎了，右手没了，左手也只剩三个指头。看来，他这辈子算是交待了，起码干不成什么大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退伍回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他却用左手的三个指头吃力地给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又一个密谋分子）写了一封信，要求重返部队。他对来医院看他的妻子说：“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国。”

奥尔布里希特安排他作了自己的参谋长，并升他为中校。很快，他以他那勃勃的生气、清楚的头脑、宽广的思路、杰出的才干，赢得了大多数密谋分子的拥护和信赖，成为“黑色乐队”的核心人物。他还以在德国的数百万外国劳工有暴乱的危险为掩护，精心制订了一个由国内驻防军接管权力及要害部门的计划，代号“伐尔克里”，并巧妙地取得了希特勒的同意。

盟军在法国的成功登陆，令施道芬堡大吃一惊，甚至使他犹豫起来。他担心随着盟军和苏军的节节胜利，在德回败局已定的情况下，除掉希特勒还有用吗？盟军会就此停止进攻吗？弄不好还会担上“背后插一刀”的恶名，说是他们促成了德国的灾难，反而让希特勒逃脱了罪责。最后，贝克、戈台勒等人主张继续干，理由是尽管杀了希特勒也免不了德国被别人占领，但至少可以尽早结束战争，使德国人民早一天安宁，还可防止俄国人打进德国，并向世界表明，除了纳粹德国外，还有“另一个德国”，从而使投降条款不至于那么苛刻，特莱斯科夫更是义无反顾地指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刺杀的尝试。即使失败了，在首都夺权的尝试也必须进行。我们必须向全世界

界和我们的后代证明，德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敢于走出决定性的一步，并不惜为此甘冒生命之险。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

施道芬堡顿开茅塞，立即着手准备刺杀行动。但从何下手？由谁下手？真是好运自然来，6月下旬，施道芬堡被提升上校，官拜国内驻防军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务不但使他可以弗洛姆的名义发布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经常见到希特勒。这两个条件是政变行动所必备的，又恰恰提供给了施道芬堡！是上天有意安排的吗？但这种安排也有其不利因素，即施道芬堡必须在同一时间一身兼二任：用炸弹杀了希特勒后要赶快脱身，从大本营赶回柏林指挥国内驻防军夺权。两项任务都必须他一个人完成，无人能够分担其中的一项。这就必然隐藏着某些危险因素。有可能不能亲眼看到希特勒的尸体，因为他自己不能死，必须远离现场，且要尽快脱身；脱不了身呢？那下一步在柏林的行动就无法展开，德国仍是纳粹的天下；即使脱了身，他也要在路上花去宝贵的两三个小时，而这两三个小时是夺权最关键的时刻，可他却什么事也干不成！

7月11日，机会来了，他奉召到伯格霍夫向希特勒汇报补充兵员的供应问题。一枚英制定时炸弹藏在他的公事包里。他曾反复练习用三个手指拿一把夹子引发这枚炸弹。但他没有行动，因为党卫队头子希姆莱不在现场。事先，人们曾商定，最好来个连锅端，把戈林和希姆莱也一起干掉，以防这两个人反攻倒算。胃口太大了，第一次机会就这样丧失了。回到柏林，他会见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坚决主张不能再错过下一次机会了，不管戈林和希姆莱在不在场。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捕，整个密谋随时都有可能暴露。“好吧，”二人表示同意。

机会很快就又来了。7月15日，施道芬堡再次奉召向已搬到东普鲁士“狼穴”的希特勒报告补充兵员情况。下午1点。他夹着皮包走进会议室。两个小时前，留守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已下令执行“伐尔克里”计划，军队开始向首都运动。会议中间，施道芬堡出去给奥尔布里希特打了个电话，证实柏林方面已按计划行动，现在就看他的了。但当他回到会议室去引发炸弹时，却发现希特勒已经走了，而且再没回来。他沮丧地又急忙再给奥尔布里希特打电话，要他马上停止执行“伐尔克里”计划，命令军队尽快撤回军营。但凯特尔和弗洛姆已经知道部队调动的事，责问奥尔布里希特是怎么回事，后者解释说这是一次演习，才好不容易搪塞过去。

“在确切知道希特勒已死之前，再也不能干调动军队这种冒险的事了。”奥尔布里希特发誓说。

“下次我决不会再失败了。”施道芬堡也发誓道。

7月20日，天气又闷又热。施道芬堡起得很早，6点刚过就同副官哈夫登中尉驱车前往伦格斯道夫机场。前一天下午，他被通知第二天中午去向希特勒汇报关于组建“人民近卫师”的情况。他通知了贝克，后者将在他赶回柏林前暂时负责指挥政变。在回家的路上，他到一个天主教堂作了祷告。

“狼穴”位于拉斯滕堡附近一片密林之中，内外有三层建筑，每层部围以地雷阵、地堡群和通电的铁丝网。党卫队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防守十分严密，连常来常往的高级将领也必须持一次有效的特别通行证方能进入。

施道芬堡坐了3小时的飞机来到拉斯滕堡。进得“狼穴”，他先去找统帅部通讯主任菲尔基贝尔将军（密谋分子），约好炸弹一响，就切断“狼穴”



的所有电话、电报和无线电通讯，使它同外界特别是柏林完全隔绝。然后，他来到凯特尔的办公室，把帽子和皮带留在外面的会客室。凯特尔告诉他，因下午2点半元首要接待来访的墨索里尼，因此会议从1点提前到12点半，并且改在地面上的木结构会议室举行，而不在通常情况下举行这类会议的地下避弹室。

马上就快12点半了，凯特尔和施道芬堡离开房间去会议室。刚出屋没几步，施道芬堡说他把帽子和皮带忘在会客室了，要凯特尔稍等片刻，便转身回到屋里。在会客室，他迅速打开皮包，用一把小夹子启动炸弹上的引爆装置——玻璃管，让里面的药水流出来。药水将在10分钟后把一根很细的金属丝腐蚀掉，于是撞针就会弹出来击发雷管。他刚把这一事情做完，凯特尔就站在外面催他了。他抓起帽子奔出房间。

4分钟后，他们走进会议室时，会议已经开始。会议室的窗子都开着，正中间放着一张沉重的用很厚的橡木板做的大桌子，上面堆放着地图。希特勒背对门坐着，正在听陆军副总参谋长豪辛格作东线形势汇报，并不时用放大镜看地图。进屋后，凯特尔走向希特勒左边的座位，施道芬堡则走到右边距希特勒不到两米的位置。中间隔两个人。他把皮包放在厚实的桌子底座内侧，便偷偷溜了出去。不幸的是，靠近皮包站着的一位名叫勃兰特的上校军官觉得它碍脚，便把它拿到桌子底座的外侧。这样，不但距离远了，而且还隔着一块厚厚的木板。

东线的战况快要汇报完时，凯特尔才发现施道芬堡不见了。到前厅去找也没有。这时时针指向12点42分，豪辛格将军正讲到“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军不立即撤退，一切灾难……”

“轰！”炸弹爆炸了。

施道芬堡此时正站在离爆炸点200码的地方。看到会议室象中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烟火升腾，碎片翻飞，他兴奋地以为希特勒必死无疑，便转身匆忙离开“狼穴”。他连唬带蒙地过了三道关卡，直奔机场，回柏林发动他的政变去了。

然而，希特勒并没有死，甚至连重伤也没负。勃兰特上校那下意识的移动皮包，救了希特勒的命。当凯特尔挟着他走出燃烧的房间时，几乎认不出是他了——脸被烟熏得黑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被撕成碎片。他的右臂无力地垂着，不能动弹；两耳嗡嗡作响，显然耳膜被震坏了；背部和屁股被划破了，那是被掉下来的一根房梁擦伤的。其他人一个当场被炸死，三个受了致命伤。他们是勃兰特上校、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将军和空军总参谋长科尔登将军。

起初，惊魂未定的希特勒还以为炸弹是从偷袭的敌方飞机上扔下来的，因为房顶塌下来了；约德尔则按着流着血的头说，一定是建筑工人在地板下放了定时炸弹，因为地上炸了很深一个坑。后来，人们才从各种线索怀疑到施道芬堡身上——他怎么放的皮包，怎么溜出的会议室，怎么骗过了岗哨，怎么上飞机回了柏林。闻讯赶来的希姆莱立即下令，逮捕施道芬堡！

希特勒这时想起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去办，那就是到火车站去亲自迎接来访的墨索里尼。经过一番打扮，他象个好人似地出现在站台上，同墨索里尼热烈地握手、拥抱，并告诉他刚刚发生的事。回到“狼穴”后，他径直把墨索里尼引到被炸毁的会议室观看，并激动地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及这次事件给他的启示：

“很明显，我决不会碰到什么不幸的意外。这无疑是命运要我继续前进，完成我的事业……在我今天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之后，我比过去更加深信，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必将度过难关，最终取得胜利。”

墨索里尼连声附和：“说得对，元首。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一切之后，我绝对赞成你的见解。上帝有眼，伸出手保护了你……在发生了今天这一奇迹之后，不能想象我们的事业会遭到什么不幸。”

随后，希特勒为墨索里尼举行了一个茶会。戈林、里宾特洛甫和海军总司令邓尼茨这时都赶来了。此前，曾被菲尔某贝尔一度切断的通讯系统已经恢复，开始收到来自柏林的消息，说那里正在执行“伐尔克里”计划，这证明暗杀行动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变的一部分！希特勒立即命令希姆莱前去镇压，并给留在柏林的戈培尔打电话，要他赶快在电台上广播他并没有死，以视正听，阻止叛乱。

茶会上，将军、部长们吵成一团，互相叫骂、指责。邓尼茨大骂陆军的背叛和空军的无能。戈林则把矛头转向里宾特洛甫，说他的外交政策一败涂地。里宾特洛甫反唇相讥，戈林气急败坏地骂道：“你这个下流的卖香槟酒的小掮客，闭上你的臭嘴！”并举起元帅棒要揍他。里宾特洛甫喊道：“我现在还是外交部长，我的名字是冯·里宾特洛甫！”

争吵中，希特勒一直沉默地坐着不语，但当听到有人提起1934年的罗姆“密谋”案，他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火冒三丈，满口唾沫地尖声叫着说，他是上帝选择来创造历史的人，因此要对所有敢于逆天意而动的叛徒以牙还牙，要对他们进行可怕的惩罚。

他象野兽般咆哮着：“我要把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关进集中营，决不宽恕！”随即抓起电话命令柏林的党卫队，对任何可疑分子格杀勿论，“想杀谁就杀谁”。他还认定英国人参与了这次阴谋，命令当晚对伦敦进行最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导弹袭击，以示报复。

希特勒说到做到，悲剧开始在整个德国上演。施道芬堡于下午3点半飞回柏林后，即敦促奥尔布里希特和贝克等人行动，并逮捕了拒不合作的弗洛姆。但由于行动太慢，未及时占领通讯等要害部门，致使希特勒未死的消息很快传到柏林，并使大本营得以迅速下达镇压命令。于是，党卫队出动了，弗洛姆自由了，施道芬堡、贝克、奥尔布里希特等人反遭逮捕并被宣布就地处决。

贝克先用手枪朝自己的头开了一枪，但子弹只擦破了头皮，后来又开了一枪。还是没有死。站在一旁的弗洛姆不耐烦地命令手下人：“给这位老先生帮个忙！”一位上士过来对着贝克的太阳穴就是一枪。

施道芬堡等人被拉到院子里，在一辆卡车前灯的照射下，面对着行刑队。枪响之前的一瞬间，施道芬堡高喊：“神圣的德国万岁！”

柏林的政变对纳粹政权未形成什么威胁便一触即溃，长期的努力一夜之间便付诸东流。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空前彻底和残酷的大搜捕，破怀疑与密谋有牵连的人都被逮捕、审判、处决，光被处死的就有4980人，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集中营。处决的手段极其残忍，因为希特勒希望“他们全部该象牲口那样被绞死”。于是，行刑者从肉铺和屠宰场借来肉钩子，把受刑者的衣服剥光，用钢琴弦把他们吊在钩子上慢慢绞死。戈培尔命令把审讯和

---

里宾特洛甫曾做过香槟酒推销员，后来又娶了一个酒厂老板的女儿。

行刑过程拍成电影，于当晚送给希特勒观看。

死者中，有一此是自杀的，其中最引入注目的要算西线的两位元帅了，即屯卢洛和隆美尔。

## 元帅之死

克卢格在隆美尔负伤后接管了“B”集团军群，搬到拉罗什吉永。出事这天，他正在卡昂前线 and 几位垂头丧气的指挥官一起开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盟军不大可能在法国搞第二次登陆了，建议防守加来地区的第15集团军立即增援诺曼底。这项建议很快获得了大本营的批准。至此，在盟军登陆整整6个星期后，德国人才最终摆脱“巴顿集团军群”的幽灵。

晚上，克卢格回到城堡，发现他的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驻法国军事总督施蒂尔普纳格尔及他的副官冯·霍法克中校（施道芬堡的表弟）都在那里。后两人是“黑色乐队”的忠实成员，都做过克卢格和隆美尔的策反工作。在来城堡前，施道芬堡已将谋杀希特勒“成功”的消息通知他们，施蒂尔普纳格尔立即按计划行动，下令逮捕巴黎的1200名党卫队官兵。他们到城堡来，是为催促西线最高军事长官克卢格赶快采取行动，与盟军媾和。

但克卢格是只老狐狸，不见兔子不撒鹰，在情况未完全弄清之前拒绝表明态度。关于希特勒死活问题一直搞不清楚，一会儿有人打电话说死了，一会儿又有人说没死。贝克来电话要他支持反叛，接受他的指挥。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先要与他身边的人商量一下。然后他命令布卢门特里特和斯派达尔：“搞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弄清事实之前，一切照旧。”

不久，证明希特勒还活着的消息占了上风。克卢格不无失望他说：“这样看来，已经失败了。”

但霍法克和施蒂尔普纳格尔不甘心，力劝克卢格即使希特勒还活着也要采取行动。但克卢格断然拒绝道：“如果那只猪猡还活着，那我们的手脚就被捆绑着，我就得服从他的命令。”

他没有忘记，他作为元帅曾宣誓效忠希特勒，而他不能背叛效忠的誓言，除非“那只猪猡已经死了”。不仅如此，他那自卫的本能提醒他必须马上摆脱此事，与密谋分子划清界限。因此，他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布：“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行刺之事。”

施蒂尔普纳格尔的脊梁骨不由得一阵冰凉，凄惨地叫道：“陆军元帅阁下，我想你是知道这一切的！”

克卢格坚定地摇摇头：“老天，我一无所知。”

完了，一切全完了。施蒂尔普纳格尔绝望他说：“可是我已经采取了行动，下令逮捕在巴黎的党卫队保安局人员，等着第二天处决呢！”

克卢格大吃一惊：“老天，你不能没有我的同意就那样子！好吧，那样的话，我亲爱的施蒂尔普纳格尔，你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你不得不考虑如何救你自己的命了！”在证实了巴黎方面确已采取行动后，他补充说：“我亲爱的施蒂尔普纳格尔，我必须请你立即下令释放党卫队保安局人员。你最好换上便服躲起来吧。”

晚上近11点（在柏林，施道芬堡正被拉出去枪决），克卢格把施蒂尔普纳格尔送出城堡，要他尽快赶回巴黎，释放被捕人员并再次劝他穿上便服躲起来。施蒂尔普纳格尔向他敬了个礼，然后钻进汽车，消失在黑夜中。

克卢格回到书房，起草了这样一份电报：

“我的元首，由于仁慈的天意，无耻而又凶恶的行刺您的企图失败了。我代表委托我指挥的三军武装部队，向您表示我的祝贺，同时向您，我的元首，保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部不可变更的忠诚。”

接着，他又给部队下发了一道命令；

“元首活着！国内的战争努力以及前线的斗争在进行。对我们来说，不会重演 1918 年，也不会步意大利的后尘。元首万岁！”

然后，他打电话给约德尔，报告了施蒂尔普纳格的情况。

但所有这些行动都没能使他幸免于难。霍法克在严刑拷打之下，招出他，隆美尔和斯派达尔常参与密谋。至少前两人是同情者或知情者，而同情叛徒或知情不报也是理应要受惩罚的。希特勒显然已经怀疑上了克卢格，对他十分的不放心。特别是 8 月 15 日那天，当克卢格在前线与其司令部失去联系一整天时，希特勒认定他是去和盟军谈判投降去了，于是第二天即下令由莫德尔元帅接替他的职务。

忧心忡忡的克卢格奉召回国，并被要求随时报告他今后的行踪。他清楚回国后将面临着什么，即使保住性命，对第三帝国幻想的破灭也足以让他觉得活着已毫无意义。“对我来说，我的一切全完了。”他对布卢门特里特说。

他坐下来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与他 7 月 20 日的那封简直看不出是出自一人之手：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间了……生命对我已经失去了意义……隆美尔和我早已预见到今天的形势，但我们的话没有人听……

我不知道经受过各种考验的莫德尔元帅是否能控制住目前的局势……如果他控制不住，如果您对之抱有那么大希望的新武器不能带来胜利，那么，我的元首，下定决心结束这场战争吧。德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实在太重了，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这种恐怖的时候了。

我一直敬佩您的伟大、您在这场宏大战争中的表现以及您铁一般的意志。如果命运比您的意志和天才还要强大的话，那是上帝如此安排的…希望您现在也表现出那足够的伟大，在必要时结束这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再见吧，我的元首。我一直在精神上紧紧地依靠着您，靠得也许比您梦想的还要紧。

8 月 18 日黎明，克卢格在一小队人的陪同下驱车走上回国之路。他们在贡比涅森林停了一下，那里曾签订过两个停战协定；在凡尔登吃了午饭，那里在一次大战时被称作“绞肉机”。下午 3 点多钟，他们来到梅斯附近的阿尔贡，这里是上次大战德军被美军最后打败的地方。他下了车，来到一棵树下，给他兄弟写了封信。继续上路后，他咬破了一只装有氰化钾的小瓶。司机开出很远，才发现克卢格已经死了。

此前 10 天，隆美尔已回到黑尔林根家中养伤。他的生命力异常的顽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使医生惊讶不已，直说：“有了这一病例。教科书得重写了。”他旺盛的精力使他一恢复知觉便想着爬起来，证明自己伤势不重甚至已经“痊愈”。医生拿这个固执的不守纪律，不遵医嘱的病人没办法，最后只好取来一块人头骨，当着他的面用锤子敲碎了给他看，说：“你头部的伤势就跟这个一样。”这才使他规矩了几天。他的左眼神经完全受到伤害，睁不开，转不动；左耳也失去了听力；头痛得厉害，特别是晚上。

他时刻惦记着前线，惦记着部队、惦记着德国。他忠于希特勒而又无法忍受他，他想过推翻他而不是杀死他。当有人把暗杀事件告诉他时，他面色苍白，表示厌恶和不可宽恕。他对来看他的克卢格一个劲他说：“疯狂！真不可思议，竟然对元首下毒手！谁也不会同意这样干。”他写信对露西说：“有人居然企图谋害元首，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感谢上帝，一切总算平安无事。”

但他并没有改变与西方媾和、专打苏联的想法。他想晋见希特勒，告诉

他西线的血腥残杀和牺牲既无目的又无意义，是白白的消耗。唯一的希望是尽早结束这场悲剧。一次，他对已从军的 15 岁儿子曼弗雷德说：“我们现在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设法让西方的敌人占领整个中欧，而不让俄国人进入我们的国界。”当他听到军事当局把东线的部队调向西线的消息时，大骂：“这些蠢材！只知道火烧眉毛顾眼前，最多再拖几个月，那又有什么意思？东线的斗争才是生死存亡的斗争！”

隆美尔负伤退出战斗，德国人一直加以保密，因为他名字的份量象巴顿一样，对己对敌都很重。但盟军已从各种渠道获悉他已受伤，或许已经死了，并公布了这件事，8 月 1 日，隆美尔挣扎着爬起来，在病服外面套上军装，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并让摄影师拍下他未受伤的右侧影。“英国人已经把我勾销了，”他对记者说，“他们宣布我死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了。而我却没有死，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就死的。”

然而，死神已经轻而易举地降临了。那个从拉罗什吉永回到巴黎的施蒂尔普纳格尔，在释放了党卫队保安人员后立即被召回国，途中在凡尔登对着自己的眼睛开了一枪，但没有死。在昏迷中，他喃喃地道出了隆美尔的名字。霍法克中校也招供隆美尔参与了密谋，并曾对他说：“告诉柏林的人，他们可以指望我。”此外，在缴获的密谋分子的文件中，也提到了隆美尔的名字，甚至还安排他在政变后做什么官。这些情况都被整理成一份份报告，送到希特勒的办公桌上。

8 月下旬，传来克卢格自杀的消息，隆美尔开始警觉起来。他注意到有人正在监视他的住宅，在他到附近的森林里散步时，也常能看到一些可疑人物。一天，他在房间里指着窗外对儿子说：“看那边，曼弗雷德，那儿可能藏着一个人，他会把我秘密地干掉，而不惹起什么麻烦。在林子里行刺可是个好办法，不过我不想因此而放弃散步的乐趣。从今天起，我们带上手枪好了。”

9 月 6 日，斯派达尔来到黑尔林根告诉隆美尔，他前一天已被解职并被责令回国。他们在一起长谈了几个小时，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不幸。据斯派达尔回忆，隆美尔在谈到希特勒时说：“那个病态的撒谎者现在完全疯了！他正在对 7 月 21 日案件的谋反分子发泄他的虐待狂！他不会就此罢手的！”

第二天，斯派达尔夫人打来电话，说他的丈夫被捕了。隆美尔并不知道斯派达尔卷入了暗杀事件，还以为这是希特勒在追究西线失败的责任。因此，他于 10 月 1 日给希特勒写了最后一封信，为斯派达尔也为自己开脱，说斯派达尔如何杰出、忠实、有能力，他如何信赖他，想象不出有什么理由把他革职下狱。他讲到他的“事君之道”，那就是绝对不能欺上。报喜不报忧，而必须坦白地报告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使您有清楚的认识，做出正确的决定”。他最后说：

我的元首，您知道我在自己的权力和能力范围内已恪尽职守，不论是在 1940 年的西欧战役，还是在 1941~1943 年的非洲战役，以及在 1943 年的意大利战役和 1944 年的西线战役中，我都一如既往。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为了您和新德意志帝国去战斗，去夺取胜利。

希特勒万岁！

但这些表白毫无用处。隆美尔为之说情的斯派达尔向法庭提供的证词，显然不利于隆美尔。他说霍法克把暗杀之事告诉了他，他又及时地报告了隆美尔，而隆美尔没有上报，那就不是他的错了。不管这一证词含不合乎逻辑，

但它时那些想整隆美尔的人已经足够了。结果，斯派达尔竟幸运地逃过了审判（战后还当上了北约高级官员），而隆美尔作为知情者却一步步走向死亡。

法庭听证后的第3天，即10月7日，凯特尔打电话通知隆美尔10日到柏林去讨论他的前途。隆美尔不安地对家人说：“我才不会上当呢，我现在已经认清了这些家伙的真面目，我到了柏林之后决不会再活着回来了。”他打电话给希特勒的副官布格道夫，推说医生不让他做长途旅行而拒绝去柏林。

10月12日，希特勒下达了对隆美尔的处决令。但他不愿向外承认他最信赖的人背叛了他。很明显，对隆美尔这样一位赫赫有名、深得人心、受人爱戴的将领进行逮捕和审判，无疑是件非常丢脸的事，必将给德国的民众和军队带来沉重打击，给他们心里投下悲观失望的阴影，灭了自己的志气，长了敌人的威风。因此，他交待凯特尔，让隆美尔知道控告他的证据，给他两种选择，要么自杀，要么以叛国罪受审。如果选择自杀，他死后可清白无暇，保有全部荣誉，获得国葬仪式，并可保全家属。

凯特尔把一封希特勒口授的信件和审讯报告交给人事部长布格道夫将军，要他亲自送往黑尔林根，并让他带上毒药，以“自然死亡”处理。第二天，布格道夫打电话通知隆美尔，他将于次日中午前来拜访。隆美尔想，布格道夫的使命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来兴师问罪，二是来任命新职。

10月14日上午，隆美尔和儿子在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谈到他非常愿意到东线去任职。将近中午，他换上最心爱的开领非洲军制服，戴上功勋奖章，并叫仆人把庭院的大门打开。

客人准时到了。门开处，走进来一高一矮两个将军。他们彬彬有礼，毕恭毕敬地向隆美尔致意后，要求和他单独谈谈。看上去，他们不象是来逮捕人的。露西和曼弗雷德都放心地退了出去。

书屋里，高大魁梧的布格道夫神情严峻起来，盯着隆美尔说：“你被指控为谋害元首的同案犯。”然后把霍法克、斯派达尔和施蒂尔普纳格尔等人的供词给他看。

隆美尔如五雷击顶，脸上现出极度痛苦的表情。他有口难辩，因为他尽管没有参与暗杀阴谋，但的确与密谋分子接触过，多少是个知情人。况且，他还想与盟军单独媾和，不管希特勒同意不同意。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把他送上绞架了。

“好吧，我承担后果。”他说。随即又问：“元首知道这件事吗？”

布格道夫点了点头，并向他转述了希特勒念他过去有功，特许他自尽的意思和好处。

隆美尔呆呆地问：“我可以借用你的小车安静地开到别处去吗？恐怕我不能很好地使用手枪。”

布格道夫温和他说：“我们带来了一种制剂，它在三秒钟之内就能奏效。你将被宣布为脑伤不治而死。”

下午1点，布格道夫回到花园里，给隆美尔10分钟时间和家人告别。曼弗雷德看见父亲面色苍白地上楼进了母亲的房间，然后出来镇静地对他说：“我在15分钟之内就要死去。死在自己的人手里是很使人伤心的。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重罪……”

下了楼，他穿上那件非洲军皮大衣，戴上军帽，拿起元帅杖，然后转身大步走出房门。等候在外面的人向他敬礼，布格道夫还喊了一声“元帅阁下！”

上车前，隆美尔转身对儿子说：“曼弗雷德，我想斯派达尔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好好照料斯派达尔夫人，听见了吗？”

车子开走了，停在离乌尔姆不远的一片森林旁。布格道夫让司机和随他来的迈塞尔将军下车离开一会儿。等他们回来时，看见隆美尔已倒在车座上，军帽从头上掉了下来。

两天后，希特勒给隆美尔夫人发来唁电：“您丈夫的去世给您带来巨大的损失，请接受我最真挚的慰问。隆美尔元帅的英名将和英勇的北非战役一道，永垂不朽。”

又过了两天，龙德施泰特元帅在为隆美尔举行的国葬上，站在覆盖着纳粹党旗的隆美尔遗体旁，声音嘶哑他说：“他的心是属于元首的。”



## “眼镜蛇”行动

希特勒遇刺的那天晚上，伦敦陷于一片恐慌之中。希特勒的复仇导弹一枚接一枚地飞来，比往日要多一倍。艾森豪威尔那天去了一趟诺曼底，夜里回来后便赶上了这次袭击，弄得他几乎未曾合眼。“炸弹，炸弹，还是炸弹！”他在信中对玛米喊道。

第二天一早，特德跑来找他，一进门便抱怨说：“蒙哥马利没有尽早采取行动，使我们失去了暗杀希特勒事件为我们提供的机会。如果他不是前一天停止攻势，就可趁着敌人士气低落、陷于混乱之际，打得敌人望风而逃。你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好吧，我再给蒙哥马利写封信。”艾森豪威尔说。

又是写信！一向遇事沉稳、克制的特德这次真生气了，他告诫艾森豪威尔：“如来你继续毫无保留地支持蒙哥马利，那么美国人就会认为你把他们出卖给英国人了。”在那天上午举行的参谋会议上。他甚至忍无可忍地吵吵着，如果再不采取坚决行动，“那么我们就必须更换领导人，让能够使我们达到目的的人来干！”

然而，艾森豪威尔并不想采取断然行动，他只是在信中不冷不热地对蒙哥马利表示了自己的失望和希望：“几天前，当英国第2集团军的装甲师在强大的空中攻击支援下突破了敌军前沿时，我曾满怀希望，非常乐观。我想我们终于突破了敌前沿，并将席卷敌军。但事与愿违，结果并非如此……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动用一切力量打击敌军……现在，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布莱德利的进攻上，而这一进攻将要求盟军在全线积极出击……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坚持让登普两继续猛攻。”最后，他希望英国军队能全力以赴，当英、美两军投入的兵力相等时，“我们就应该并肩前进，同等地分享荣誉和分担牺牲。”

这说得已经够明白、够刺激的了，但特德还觉语气太温和、用词太无力。他怒气冲冲地对自己的副官说：“这封信一点劲儿都没有。蒙哥马利可以不理睬，因为它根本没有命令的口气。”

蒙哥马利接到这封信后一肚子不高兴，心想这一定是那个把我看作是撒旦、说我守势成性的摩根，还有那些吵吵要机场的空军老爷们在搬弄是非，把个对战略一窍不通的艾森豪威尔给糊弄住了。真见鬼，什么时候冒出了让我在东翼突破的想法？这是哪跟哪，根本没有的事呵。计划明明规定的是我在东翼牵制，而突破是布莱德利的事呀！我并不为夺取机场而战，我是为打败隆美尔而战，夺取机场、占领地盘只是捎带的事。但是，你说了大话、吹了牛皮这总是事实吧，人家埋怨几句总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老老实实回禀艾森豪威尔：“我并没打算束缚登普西的手脚。”

但特德抓注蒙哥马利不放，他岂止是埋怨，简直恨不得把蒙哥马利一口吃掉。他在7月23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让他别信蒙哥马利那一套，因为他什么事也干不成，干脆换人，你艾森豪威尔尽快把司令部搬到法国去挽救局势。

正当这种换人的呼声日渐高涨之际，丘吉尔站出来说话了。他刚刚去看过蒙哥马利，回来后连夜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说他对那里的情况极为满意，艾森豪威尔放下电话，嘴里嘟囔着：“蒙哥马利显然骗取了首相的信任。”第二天，他吩咐布彻：“打电话告诉比德尔，对我们一直讨论的事情再别提

了，即使暗示也不必了。”然后，他动身飞往诺曼底，去观察“眼镜蛇”行动的展开。

布莱德利这几天一直焦虑不安地等待天气转好。大雨下个不停，地上泥泞不堪，坦克驶过的地方一片泥浆，卡车一上路便动弹不得。更糟的是，在这样的鬼天气空军无法出动，而空中轰炸对“眼镜蛇”行动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这一行动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往后推。

他呆在帐篷里急得团团转，焦躁不安、心烦意乱。那个闲不住的巴顿象个催命鬼似地天天来献计献策，全为了他能早一天上阵。听说希特勒遇刺的消息后，他更是急得疯了，生怕战争会突然停止。“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布莱德利，”他恳求说，“你得在战争结束前让我投入战斗。我现在还在蒙受奇耻大辱，象关在狗窝里一样，除非我创造什么奇迹来洗刷我自己，否则我非死在这里不可。”

据说7月24日是个好天气，布莱德利终于向部队下达了进攻令。柯林斯的第7军在距轰炸区一公里以北的地域整装待发，只等空军在中午用炸弹犁出一条血路后一拥而上。布莱德利的指挥所这一天宾客盈门，利—马洛里、接替巴顿担任虚设的“美国第1集团军群”司令的麦克奈尔等许多将领。部队英国赶来观战。然而快到中午时，目标区上空却突然飘来厚厚的乌云。不好！利—马洛里与布莱德利商量后决定推迟一天进攻，并赶紧命令空军停止行动。但为时已晚，第一批飞机已经出动。在此之前，那些来观战的将军们已乘吉普车赶往前线，想亲眼看看美国空军如何炫耀他们的武功。不久，那批飞机便隆隆地飞来了，奇怪的是，它们不是按照事先约好的与战线平行飞行，而是与战线垂直飞行。这样，有些飞行员在浓云密布、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不能准确地把炸弹正好投在狭窄的目标区，而是乱投一气，把好多炸弹扔到战线另一侧的美军头上，结果炸死炸伤100多人。麦克奈尔也差点送命，因为他耳朵背，听不到炸弹呼啸而下的声音，幸亏他的副官在炸弹落下前的一刹那，把正兴冲冲向前走的他一把拖进沟里。

布莱德利大发雷霆，怒斥空军失信，只顾自己方便，而不顾陆军的死活。但空军方面说，他们并未答应过平行飞行，并说如果进攻放在第二天，他们仍只能作垂直飞行，因为他们没时间重新调整航线了。气得布莱德利直跺脚，大骂：“撒谎！他们在捉弄我！”但除了骂几句，他别无他法，谁让他有求于空军呢？

第二天清晨，天气转晴。除了偶尔传来几声枪响外，战场上一片平静。象前一天一样，麦克奈尔将军和布莱德利的副手霍奇斯将军等又开着吉普车上前线了。9点半后，他们听到北方传来一阵漫天的嗡嗡声，低沉、有力而恐怖。10分钟后，大地突然抖动起来，地狱般的轰炸开始了。

4000吨炸弹象冰雹一样倾泄到德军阵地上，整个战场顿时地动山摇、硝烟弥漫、弹痕累累、泥土飞溅。坦克和大炮被掀翻了，阵地被炸没了，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装备和残缺不全的尸体。没死的都被吓得发疯了，无目的地在旷野上乱撞，直到被掀飞或被击倒。

但无情的炸弹比前一天更多地误投到美军第30师的头上。那天的风向偏南，把最初掀起的滚滚尘烟向北吹飘，遮盖了炮兵打出的标示己方战线的红照明弹。结果，不少飞行员认定有尘烟的地方便是目标区，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炸弹扔了下去。孰不知，那大片的烟云已飘到自己人的上空。

正在战壕里观景的美国大兵们只听得响起一阵哨音，有人还以为是命令

他们冲锋的哨声，但还未等他们回过神来，500 磅重的炸弹已把几百个人抛到战壕外面。惊恐万状的官兵们叫骂着找地方藏身，那几位到前面观看的将军也被炸得四处逃散，不见踪影。

快到中午，这场可怕的轰炸才告结束。呈现在活着的人眼前的是一片陌生的土地：村庄没有了，道路不见了，山头削平了，沟渠填满了——地图没用了。人们好象登上了月球一般。

霍奇斯抖了抖身上的泥土，从地上爬起来四处找他的同伴。其他人都见到了，但麦克奈尔将军却不知去向。直到傍晚才听说有一位中将被炸死。霍奇斯连忙赶到现场，在一个十字路口找到一具面目全非、血肉模糊的尸体，除了衣领上的三颗将星外。其他什么都认不出来了。那三颗将星证明他的确是麦克奈尔将军，那位曾把数百万军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海外的前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

消息传来，第 1 集团军指挥所里的人个个垂头丧气。艾森豪威尔闷闷不乐地走了，布莱德利发呆地看着堆在他面前的误伤报告。这时，前面又报，已转入进攻的部队因被炸弹弄得晕头转向，士气大受影响，只向前推进了两英里。幸存下来的德国兵正在进行殊死的抵抗。布莱德利忧郁地感到，这次突破可能又会失败，“眼镜蛇”行动将不得不被迫取消。

在这紧要关头，柯林斯不负重望，及时把装甲部队投入战斗。士兵们从挨炸的恶梦中醒过来，象恢复了元气的拳击师一样猛打猛冲。饿了，啃块干粮；困了，就地倒下打个吨。到 28 日，美国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汇成一股橄榄绿色的巨大洪流，奔腾向前，追赶着狼狈后撤的德国人，其进展如此神速，以致布莱德利不得不靠飞行员报告哪里又升起了红、白、蓝法国国旗，才知道部队已经打到哪里。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神气活现地致信艾森豪威尔：

“说得婉转点，第 1 集团军的全体人员今晚都得意忘形了。我们战线上的形势看来确实不错……遗憾的是，那天你在这里时，碰巧情况不太妙。如果你昨天或今天在这里，我相信情况会使你更满意。”

几天来，艾森豪威尔的精神始终提不起来。在诺曼底的长时间厮杀、纠缠，使他对“眼镜蛇”行动不敢有过多的希望。身边人的耳旁风则使他越来越相信，这一切都是因蒙哥马利行动太慢造成的，但凡他动作快点，也不致于造成这样长期纠缠不休的局面。但他善于克制自己，不急于说三道四。

然而，26 号这天，当他应邀到唐宁街 10 号与丘吉尔共进午餐时，他实在控制不住了，要求丘吉尔“劝劝蒙蒂，让他骑上自行车蹬着走”。他还抱怨英军作战不努力，并用两方的伤亡数字作比较来证明这一点。对这种“令人不快的对比”和“挖苦”，丘吉尔自然觉得脸上很过不去，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他本能地为蒙哥马利进行了辩护，说蒙哥马利懂得在大战优酣之际，“保持第一线浓烈火药味”的必要性。

但拿着面包棒进行反击总让人觉得不那么得心应手、不那么有力，因此第二天，丘吉尔便给蒙哥马利去信讨更硬的家什。他告诉蒙哥马利：“最高统帅部昨天宣称，英军受到了‘颇为严重的挫折’。我并未发觉有任何事实足以证明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自然而然地在此间引起了不少议论。”接着，他便向蒙哥马利讨要棍棒：“我亟愿知道这个情况的究竟。俾使那些高高在上的动摇分子和评论家不致丧失信心……我亟愿得知你以前和我谈到的那些进攻计划或经修改后的计划，是否即将付诸实施。英军须甲力猛战，以取得胜利，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否则就会在两国军队之间作比较，从而寻致危险

的相互指摘，影响到整个盟军的战斗力。”

蒙哥马利看过这封信，直觉得眼看“当初播下的种子到了收获的季节……却不料，一片乌云突然笼罩在头上”；胜利已经在握，“何需如此这般告我一状！”说英军作战不力，别忘了，要是没有英国人在东边艰苦奋战，美国人在西边决不可能突破成功的。这不是搬弄是非吗！最高统帅部的人懂不懂什么叫作战指挥上的“均衡学说”？我的军事思想的出发点就在于打破敌之平衡从而确保自身之平衡，而你艾森豪威尔只知道让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拼命地攻呵攻呵攻，出击出击出击，就好象足球教练一样跑来跑去，不断地敦促每个队员加油，这只能使部队伤亡过重。在他看来，英军的伤亡比美军小并不是因作战不努力，而是他指挥有方的结果。一句话，他对艾森豪威尔的指责一概驳回。在当天给丘吉尔的复信中，他称：“我不知道有什么‘严重的挫折’……我的战略已经成功了。”

为了体现他的“均衡学说”，蒙哥马利还于当天宣布放弃从卡昂向有重兵防守的法莱斯方向进攻的计划，而命令登普西从卡昂以西的科蒙向敌人防守较弱的维尔进攻，“给敌人来一个狠狠的打击”。时间定在8月2日，代号“蓝上衣”。

蒙哥马利固执，艾森豪威尔也楔而不舍。他在当天丘吉尔举行的晚餐上再次抱怨蒙哥马利和登普西把仗都推给美国人，而他认为应全线出击、全面突破。布鲁克则坚定地维护蒙哥马利，不厌其烦地向艾森豪威尔解释蒙哥马利的打法，并挑衅说：“如果你觉得他战斗不力，就该毫不含糊地向他指出出来，用命令行事，把问题统统排到桌面上，向他讲清楚你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不好当面跟他说，我可以把你说的话转告给他，或我陪你一同去诺曼底跟他谈谈。”

也许是受了这些话的刺激和启发，艾森豪威尔于第二天向蒙哥马利发出一封迄今为止语言最强硬、意图最明确、终于带有命令味的电报，催促他加速行动，“不应等待天气好转或者诸事齐备……现在用3个师进攻比五天后用6个师进攻更为有利。”

这不同寻常的“命令”以及美军在西翼的辉煌胜利，终于给蒙哥马利带来了紧迫感。他把“蓝上衣”行动提前到7月30日，并告诉艾森豪威尔：“我已命令登普西抛弃一切顾虑，不惜一切伤亡，不顾一切风险，加大油门向维尔进军。”这真是不打自招，现在才“抛弃一切顾虑”，早干什么去了？

这时，布莱德利那份捷报正好送到。几天来密布在艾森豪威尔脸上的阴云一扫而光，又露出他那迷人的笑容。第二天，他兴高采烈地带上萨默斯比小姐，亲自赶到诺曼底向布莱德利祝贺。

僵持局面终于结束了。美军史诗般地冲出了厮杀近两个月的诺曼底，大踏步地向阿夫朗什挺进，其速度之快，连德军炸桥的时间都不给留。7月31日，美军已站在通向布列塔尼和法国中部的大门口。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报告说，“巴黎的塞纳河已唾手可得”，下一步就看乔治·巴顿的了。

## 七、车轮滚滚

“让敌人去担心他的翼侧吧！”

机不可失  
最倒霉的一天  
不谐的音节  
致命的停顿

象往常一样，他步履矫健地走了进来，脸色紧绷，眉头微蹙，带着一种神秘而迷人的威严。他在前排坐了下来，凝视着墙上的地图，倾听着情报处长和作战处长的汇报，然后昂首站起身来，慢慢走到前面，正了正姿势。

“先生们，”他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开口说道。

“我们将在8月1日12时正式投入战斗。你们大家长期忍耐而坚贞不屈地等待着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对此，我要向你们表示感谢。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行动，我相信你们的表现会同样出色。”

他停了一下，猛吸了一口雪茄烟，又喷出来，然后眯着眼睛继续说：

“先生们，无疑将会有人不时发一些牢骚，说我们逼得太紧。对这种抱怨，我毫不在乎。我还是相信那句古老的格言：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我们逼得越狠，就越能多杀一些德国人；我们杀敌越多，自己的牺牲就会越少。催逼意味着减少伤亡，我要让大家记住这一点。

“我还要大家记住另一点。不要他妈的去为我们的翼侧操心担忧。我们必须警戒我们的翼侧，但不能舍此而无其他所为。不知哪个该死的笨蛋有一次说起要保障翼侧，从此，世界上所有那些狗娘养的都拚命要警戒他们的翼侧。我们第3集团军不干这种事。让敌人去担心他的翼侧吧，我们不担心。

“此外，我也不想有人向我报告说‘我正固守阵地’。我们什么也不去固守！让德国佬去干那种事。我们要不断前进，除了揪往敌人以外，对守住任何东西没有兴趣。我们就是要紧紧抓住敌人不放，把他打得魂不附体。

“我们的基本作战设想就是前进，不管从敌人的头上、脚下，还是从敌群中穿过去，就是要一往无前。我们有一条座右铭：‘果断，果断，永远果断！’要记住，先生们，从此时此地起，直至我们不成功便成仁，我们要永葆大无畏的精神。”

不用说也猜得出，除了巴顿，谁还能说出这番话来？

在遥远的东方，在炎热干燥的夜晚，在11天前传出一声闷响的“狼穴”，也有一个人在对着一群中了迷魂药的听众呓语着，目光中充满了忧郁与怀疑。他觉得谁都不可靠，尤其是陆军！但不幸的是，他的命运是跟陆军紧紧连在一起的。

“我们已力不从心，”这个魔鬼居然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他垂头丧气地继续道：

“事实上，我们应当立即干脆撤出海岸，把我们的机动部队撤至一条稳固的防线，进行坚守。但局势已经明朗，我们的力量已不足以防守哪怕是一条狭窄的防线。

“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只有当我们能获得空中优势——哪怕是短暂的时间，我们才可能在法国争取局势的好转。然而，我认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德国之内完整无损地保存我们新的航空部队，用来作为最后一张牌……

“因此，我们必须给西线部队灌输一种思想，即无论如何必须以最坚韧不拔的意志来进行搏斗，处处寸步不让，因为对我们来说，打运动战已不可能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已经是凌晨1点。他的听众显然都快熬不住了。

“啊！”他叹了一口气，终于有了结束语，“我是多么想去西线！但纵使我有最真诚的愿望，我还是去不了。由于我的耳朵受伤，因此不能坐飞机。我可以站一会儿，也可以说会儿话，但我必须很快就坐下来，停止说话。”

一觉醒来，他命令即将去西线视察的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瓦利蒙特：“告诉冯·克卢格元帅，让他的两只眼睛向前看，盯住敌人，别总往后瞥！”

“让敌人去担心他的翼侧吧！”

黎明，一道电波划破天空，从拉罗什吉永传到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由于敌军以装甲部队作先锋进行突破，结果整个西线被冲开，左翼已经崩溃……”

这一天（8月1日）对巴顿来说是一个伟大而激动人心的日子。他差不多有一年未闻到火药味了，就好象一头狮子被关在笼子里，而又不给他肉吃、不许他抱怨，那滋味可想而知。他的部队已冲过阿夫朗什，正在向西、向南、向东挺进，而他却要等到正午才能拥有他们、指挥他们。

时针在一秒一秒地向前走着，巴顿六神无主、坐立不安地等待着笼门的打开。他不停地看表，不时与别人核对时间，好象他自己的表出了什么毛病似的。三天前，布莱德利打电话给他：“乔治，现在是时候了，你将在第8军战区督战，身份是第1集团军副司令。”同时，他还被告知，他仍将是“霸王”战役中的神秘人物，其行踪要严加保密，为的是继续欺骗德国人。对巴顿来说，什么正司令、副司令、指挥、督战，这些都无所谓，只要让他参战，哪怕给他个排长当他也干。他只用了三天时间便督促第8军打开了通向法国内陆的大门，同时也为自己打开了登上第3集团军宝座的笼门。

12点正，巴顿从容镇定地走出了关了他一年的笼子。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在他的脑海中，胜利的画卷已经展开；在他的心灵中，凯旋的乐章已经奏响。

“当我最后出现时，那将是一个十分惊人的爆炸性事件。”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说。

“你知道，柯林斯，在这周围，似乎只有你我才是真正享受这该死的战争乐趣的人！……我要干出一些惊人的事情来！”

哈金斯上校拿来一瓶白兰地，庆祝第3集团军的诞生。巴顿端起酒杯，与助手们一一碰过后说道：“先生们，今天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伟大时刻即将到来，部队马上就要出发投入战斗。我们必须沿着正确的路线全速前进，这会导致战争比人们预料的更早地结束。”

正确的路线来源于正确的判断与果敢的决心。原来的计划是，布莱德利的第1集团军夺取阿夫朗什后，由巴顿的第3集团军直插雷恩，然后挥师向西扫荡布列塔尼半岛，主要目标是半岛上的各个港口。但此时德军在布列塔尼的处境已非制订“霸王”计划时的情况，其主力早已调出参加诺曼底战役，半岛上只有十几个步兵营和5万海军部队，他们据守着各个孤立的港口或据点，不少地方几乎无人防守。另一方面，德军左翼的崩溃则为盟军向卢瓦尔河和塞纳河方向快速穿插创造了条件。如果抓住这个良机，整个战局将发生意想不到的重大进展。巴顿看到了这个机会，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和布莱德利（此刻已荣升第12集团军群司令）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计划改变了，把原来规定的用整个集团军突入布列塔尼改为只用一个军，第3集团军的其他部队在攻克雷恩后掉头东向，横扫卢瓦尔河以北地区。

在计划改变前两天，巴顿就已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了。他像个催命鬼似地从一个部队飞快地赶到另一个部队，在三天之内把他的集团军都赶过了狭窄的阿夫朗什突破口。他在那里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地跑来跑去，不时停下来亲自指挥交通，又是推，又是拉，又是鼓动，又是叫嚷，热闹非凡。

“他的日子过得真有意思，”科德曼上校在信中对妻子说，“全军上下，

从军长到普通士兵，都被一个人的巨大干劲带动起来，甚至他的上司也被情不自禁地拖入他的磁场。原先在高一级司令部冷清的气氛中只准备拿下桥头堡的作战计划，大有可能发展成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一场赛跑。”

巴顿登上一座山顶，举目眺望四周那百孔千疮、硝烟四起的战争场面。田野里的草木在燃烧，敌人的车辆在冒烟，地上躺着无数具尸体和牲畜，远处传来一阵阵枪炮声。他伸出双臂似乎要拥抱这场面，同时仰望天空喊道：

“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更壮观吗？！与战争相比，人类的一切奋斗都相形见绌！上帝啊，我多么热爱战争！”

那天下午，他赶到阿夫朗什，一把抓住正在指挥交通的第6装甲师师长格罗，兴奋地说：

“听着，鲍勃，我已经和蒙哥马利打了5英镑的赌。我们要在星期六晚上到达布雷斯特！”

什么？星期六晚上？今天已是星期二，只用4天时间就要孤军深入到200多英里外的布雷斯特？格罗心说：“巴顿一定是疯了，该进疯人院了。”这可不是在旅游，没人挡没人拦，这是在打仗啊，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阻击，都要付出一番努力！况且，他的帅还堵在这乱石烂瓦之中，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拔出脚来。但他也清楚地知道，他的这位上司爱干违反常规的事，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赋能推动人们投入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中去，而且总能干成。若是别人要他去做这件事，他肯定不信能做到，但巴顿让他去做，他没话说。他告诉他的参谋们：

“我刚从一位真正的骑兵那里领受了一项只有骑兵才能胜任的任务。”

格罗的部队出发了，其他部队也都奔向各自的目标雷恩、昂热、勒芒，其速度快得令人吃惊。艾森豪威尔笑逐颜开，他得意洋洋地对布彻说：“我们向布列塔尼长驱直入，并切断了他们与诺曼底的联系。”但布莱德利对巴顿的长驱直入却另有看法。第8军军长米德尔顿向他抱怨说：“我真不愿意在屁股后头跟着那么多敌人的情况下向雷恩和布雷斯特进军。如果德军从阿夫朗什突破到海边，我就会在布列塔尼老远的地方被切断后路，那我们8万士兵就会陷入包围和孤立。”

“混蛋！”布莱德利骂道，“乔治感兴趣的似乎是夺取布雷斯特登报纸头条新闻，而不是用脑子来思考战术。”这个巴顿，一点也不讲究集体配合，只顾自己抱着球往前冲，让别人给他擦屁股。“是明天还是10天后，拿下布雷斯特，我不在乎，一旦我们孤立了布列塔尼半岛，布雷斯特就唾手可得。但是我们不能挺而走险，暴露自己的翼侧……如果德军几个师一齐攻击我们暴露的翼侧，我们可就傻眼了。”

可巴顿说：“让敌人去担心他的翼侧吧！”这对打仗严谨周密的布莱德利来说简直是异端邪说。可是巴顿手下的人却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邪门理论。连最初对巴顿这一套无法容忍的米德尔顿也慢慢习惯了，嗨，算了，不去为翼侧担忧了，免得惹老头子发火，连损带刺地说什么：“你怎么变得那么女人气？”谁也不愿得这么个名声，因此准也不再谈什么翼侧了。

但此时的米德尔顿象布莱德利一样还是个有条不紊、慎重周到的稳健派，他对巴顿越过他这一级而直接干预他的军务不能容忍。特别让他气愤的是，他手下的师长们在巴顿的影响和保护下也有恃无恐、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地独立行事。非整整他们不可。

8月3日下午，格罗的装甲师已绕过迪南，其先头部队进抵卢代阿克。



两天时间正好走了一半路程，照这个速度可望在两三天后到达布雷斯特。但就在这时，米德尔顿传来命令：“不要绕过迪南和圣马洛。保护你的正面前沿，把部队集中起来，以便我们明天能进入圣马洛。”

格罗惊呆了，这是让他停止前进，并且要回过去去打迪南和圣马洛！巴顿知道这件事吗？他可是要我绕过一切抵抗，赶在5号晚上到达布雷斯特的呀。格罗立即与军部联系提出异议，但无济于事。就这样，向布雷斯特的赛跑中途被取消了。正跑在兴头上的运动员们灰心丧气地停住了脚步，情绪大受影响。

第二天近中午，一辆吉普车呼啸着疾驶而来。有人报巴顿驾到，格罗连忙从帐篷里满脸堆笑地迎出来。

“你待在这里搞什么鬼，我记得我是叫你去布雷斯特！”巴顿咆哮着。

格罗的笑没了，脸白了：“奉命停止进军，将军。”

“奉谁的混帐旨意？”

“奉军里的命令，将军。”

格罗的参谋长递给巴顿一张米德尔顿写的条子。巴顿看罢，低声自语道：“他也是个好样的步兵呵。”然后转身对格罗说：

“关于这件事，我会去找米德尔顿。你不要理会这个命令或其他任何要你停止前进的命令，除非这个命令是我下的。开路吧，一直开到布雷斯特！”

说完，他便跳上吉普车一溜烟地不见了。

但格罗的速度可没有巴顿那么快，他要重新组织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这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宝贵的24小时白白流失了，运动员的状态和势头都不如前了。尽管他们日夜兼程，且有3万名法国游击队员在保护他们暴露的翼侧，还有无数的人为他们作信使和向导，但失去的一天却怎么也找不回来了。当格罗于8月7日到达时，人们告诉他德军在前一天已把半岛西部的海岸守备部队全部撤进布雷斯特！如果早一天到达，布雷斯特唾乎可得。但结果，直到9月18日，盟军动用了3个步兵师，付出伤亡近万人的代价，才攻克这座该死的城市。

## 机不可失

当巴顿的第 8 军横扫布列塔尼、进逼布雷斯特之际，他的第 15 军主力正向勒芒挺进，第 20 军向昂热驰骋。在他的左翼，霍奇斯的第 1 集团军攻占维尔，登普西的第 2 集团军占领潘松山，克里勒的加拿大集团军在卡昂以南。整个战线象一个正在张开的虎口，伸向诺曼底的德军！

这种态势是盟军的计划者们所未曾料到的。原来设想是，当盟军在诺曼底突破以后，德军会逐步后撤到塞纳河一线，凭借这道天然屏障重新组织防御。但希特勒严令不许撤退，寸土不让，死抗到底。另一方面，谁也没有想到巴顿的第 3 集团军在南面推进得那么快，而其他 3 个集团军在北面又进展得那么慢，这样一快一慢，便形成了上面那样一种局面。

从这个局面中，作战双方似乎都看到了对己有利的战机。早在 8 月 2 日，第 3 集团军正通过狭窄而拥挤不堪的突破口时；巴顿的情报处长科克上校就警告说，敌人有可能向西反扑，目的在于直插海峡，在第 3 集团军南北纵队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切断南面纵队的后勤补给。巴顿承认有这种可能性，但他并不在乎，只是请求空军对其暴露的翼侧予以关照。他天性喜欢去创造局面，而不是去应付局面。在他的头脑中，一种新局面正在逐渐形成，就好象一名棋手在不动声色地排阵布局一样。8 月 5 日，他对正在向东南挺进的第 15 军军长海斯利普说：“如果你得到向东北甚至向北进军的命令，请不要感到诧异。”这是什么意思？很简单，英军和加军向南，美军向北，包围呀！

有意思的是，正象科克上校所预料的，希特勒也想利用巴顿创造的局面。他看到盟军那个张开的下巴又脆又薄，咽喉又软又窄，何不给它来个狠狠一击，插入莫尔坦与阿夫朗什之间的美军战线，这样既可断其咽喉。又可砍掉下巴，歼灭进入布列塔尼的美军。这个计划是 8 月 2 日在远离西线的“狼穴”中琢磨出的，是在约德尔将军的大幅地图前制订的。计划是宏伟的，前景是美丽的。他为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天才决定而陶醉，为自己能抓住这样的天赐良机而庆幸。

“向敌军完全暴露的地区发动攻势，”他在电话中兴高采烈地对克卢格说道。“这是彻底扭转战局的唯一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为实施这次反击，他把西线的装甲部队全压上了，梦想着来一次战略大决战，来一个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胜利。他急于向世人表明他仍是一个天才，仍是一个神话。

克卢格起初还有些担心，怕反击一旦失败，整个西线将面临一场灾难。但在与大本营直接通话后，他便不再对希特勒的无上睿智提出任何质疑了。“这是元首的信念，”他对继续争辩的装甲部队司令迪特里希说。实际上，他现在完全接受了希特勒“机不可失”的信念，下决心要执行反击命令。这的确是一次机会，是唯一的一次，是最后的一次。他对这次反击的热情甚至不下于希特勒，坚持要尽快实施，而不必等反击部队全部集中后再进行。他对约德尔说：“虽然为时已晚。也要冒一切风险，采取一切手段不让敌人突进。”希特勒为克卢格这难得的热情所感动，同意尽快发起反击，时间定在 8 月 6 日午夜，兵力为 4 个装甲师、2 个步兵师。

直到这一天的傍晚，盟军情报部门才侦知德军要在莫尔坦发动反击的消息，传到布莱德利那里已是夜里 11 点了。他马上与巴顿取得联系，要他让正在南下的 3 个师停止前进。巴顿此时只想着他的大迂回，不大相信希特勒在这个时候还会异想天开地搞什么反击。“我觉得你用不着担什么忧，布莱德，”

他嚷嚷着，“这不过是德国佬为掩护撤退而虚张声势！”

巴顿错了。德国佬根本没想撤退，也不是在虚张声势。

这一天，美军第30步兵师正好赶到莫尔坦接防。师长利兰·霍布斯带着他的一师人马经过长途行军，于晚上8点到达莫尔坦时已是人困马乏。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对友军和敌军的位置也知道甚少。经验告诉他，他应首先占据制高点，便派了3个连的士兵登上317高地。

午夜时分，第30师的官兵们注意到，这一地区的空中活动明显在增加，莫尔坦东面树林中惊飞出成群的鸟，坦克的隆隆声由远而近，还有点火光在闪动。突然，从那惊飞鸟儿的树林中飞奔出无数的德军坦克，它们绕过了317高地，直扑莫尔坦。第30师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差点全面崩溃。但沉着老练的霍布斯指挥若定，他让部队坚守住了317高地，用密集的炮火居高临下猛打山下的敌坦克。

然而，德军的反击力量毕竟大过第30师好几倍，他们冲过莫尔坦，在天亮后进到距阿夫朗什十几公里处。布莱德利迅速组织地面部队阻击，并呼唤空军支援，老天爷在这关键时刻也伸手相助，把本来裹着德国坦克的浓雾收回去了，使它们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近中午，第1波英国“飓风”式轰炸机带着火箭猛扑过来，一阵狂轰烂炸，就报销了60辆坦克和200辆卡车。接着，又飞来了第2波、第3波……

德军在盟军空军的轰炸和地面部队的阻击下，几乎再未向前挪动一步。到8日凌晨，克卢格得知南面的美军已渡过马延河，正在向勒芒挺进；东北方向的加拿大军开始向法莱斯发起强大攻势，已突破第一道防线。“我没有料到这样的情况会如此迅速地出现，”他忧郁地对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埃伯巴赫说。后者答道：“它一直在我的预料之中。当我期待明天到来的时候，我忧心忡忡。”

在“狼穴”昏暗的地下室，希特勒用他那特有的刺耳声音咆哮着：“这次进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冯·克卢格元帅不愿意让它成功！”

几乎与此同时，盟军三巨头——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和布莱德利都看到了巴顿为他们所创造的歼敌良机，当然，这里面也有希特勒拒不撤退的功劳。巴顿的雷厉风行与突飞猛进足以使艾森豪威尔把他称之为“一位善于利用机动形势的伟大将领”。现在，他们脑子里想的已不再是如何击退敌人，而是如何吃掉敌人，而这在一周前是想也不敢想的。布莱德利说：“在‘霸王’计划中，我们未料到有这样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上突然来一个大转弯。”

布莱德利思想上的大转弯发生在8月7日夜里。他站在地图前面沉思着，用铅笔画了一下德军反击的箭头，那箭头活象一个伸进虎口里的鸭脖子。他激动地叫道：

“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最大战术错误。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继续在地图上比划着。如果加拿大部队能推进到法莱斯，并越过阿让唐，如果我再命令进攻勒芒的海斯利普折向阿让唐，我们就能在几天内围困诺曼底的全部德军，使他们成为瓮中之鳖！

他放下铅笔，转身对副官汉森说：“希特勒不是疯子，就是啥都不知道。我看他是机灵得忘乎所以了。”

汉森笑道：“希特勒是你最好的盟友，是吧！先生？”

“是的，我想是的。”

他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睡，第二天上午便急着去找巴顿商量。

合围的想法巴顿早就有了，但策划战役不是他的职责，他要做的是为策划者创造机会和条件。他高兴地看到，布莱德利已按他的走势策划了下一步行动，但这一步从哪儿迈、走到哪儿，他们两人却有所不同。他的想法是，这一步应该迈得大一些、远一些，也就是说口要张得开一些、下巴要伸得前一些、合围圈要大一些，所谓远距离合围。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包围呀，布莱德，”他极力想引诱布莱德利，“在他娘的那个大口袋里，很可能有大量的德国佬钻在里边。”

但布莱德利摇了摇头：“不，不，我想来个近距离合围，沿阿朗松向阿让唐前进。这更有利，不用担心后勤补给跟不上。”

巴顿争辩说：“可是，包围圈太小，战场会拥挤不堪，我们就施展不开手脚。”

布莱德利说：“不行。”说完，便抽身去找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在前一天来到诺曼底，并在海岸附近的一个苹果园里设立了他的前进指挥所。这天，他让凯·萨默斯比小姐开车带着他巡视不久前的“眼镜蛇”战场。布莱德利在库唐斯附近找到了他，把昨夜形成的想法告诉了他。令布莱德利高兴的是，艾森豪威尔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甚至比他的更坚决、更大胆，要他马上命令巴顿向北靠拢，从敌人背后捅一刀。

他们立即来到第12集团军群指挥所，给巴顿打电话，要他命令海斯利普的第15军从勒芒掉头向北进发。接着，他们又给蒙哥马利打电话。蒙哥马利先是一惊，但随即使领悟了其中的奥妙，举双手赞成，“相信即将到来的胜利必定异常巨大”。他同时保证，加拿大部队能迅速拿下法莱斯，赶在海斯利普之前到达阿让唐。对这一保证，艾森豪威尔心底不大托底，因为他对蒙哥马利的速度从来就没放心过。于是，那天晚上，他又跑到蒙哥马利那里，亲自叮咛了一番。

命令下发了，海斯利普的第15军火速北上。

此时此刻，希特勒在想什么呢？在想着重新向阿夫朗什进攻，时间定在11日！他真的疯了。10日晚，克卢格电告希特勒，美军正从勒芒向阿朗松前进，显然是在设置陷阱！第二天中午，他再次报告，对阿夫朗什发动新的进攻已不再可行，当务之急是对付来自南面的威胁，并撤出莫尔坦突出部。下午，老投无路的希特勒被迫同意了这种安排。

12日，布莱德利的副官汉森在日记中写道：“加拿大部队对法莱斯的进攻速度慢得令人失望……英军的进攻好象显得很胆怯，他们同传奇式人物蒙哥马利一样，过于小心谨慎。”

将近午夜，海斯利普向巴顿报告说，他的部队已到达阿让唐英美两军战斗分界线，请求继续前进。巴顿本来就讨厌什么该死的分界线，于是命令海斯利普：“向法莱斯方向缓慢前进，让后续部队跟上……到达法莱斯后，继续缓慢前进，直到与友军部队会台。”

早晨起来，布莱德利惊讶地得知巴顿已自作主张，令部队越过分界线。太不像话了，把战线拉得这么长，这么单薄，德军会很轻易突破的。况且，越过分界线，还可能与南下的加军相撞，造成混乱与冲突。还有，英国人为攻取法莱斯花了那么大劲，结果让你一夜之间就拿去了，这不等于打了人家一个嘴巴吗？

他马上操起电话，要巴顿停止前进，巴顿生气地回了一句：

“让我们继续向法莱斯前进，把英国人赶回海里，让他们再尝一下敦刻尔克撤退的滋味！”

布莱德利坚定他说：“不行，不许越过阿让唐。就地停止前进，把兵力集中起来，构筑工事。”

但巴顿迟迟未向海斯利普下令停止前进，他的侦察部队甚至已进到法莱斯以南几英里的地方。

将近中午，布莱德利的参谋长利文·艾伦来电，再次重申布莱德利的命令。

“开玩笑。”巴顿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发白。

“不是开玩笑，将军，”他的参谋长休·加菲认真地说，“这是利文·艾伦替布莱德利将军下的命令。”

巴顿随即打电话找布莱德利。艾伦告诉他布莱德利出去了。

“听我说，利文，”巴顿恳求说：“想办法帮我找到布莱德利，让他重新考虑一下他的命令。还有，和蒙哥马利联系一下，跟他谈谈战边区线问题。他或许会同意让我们过去的。”

艾伦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所找到布莱德利，转达了巴顿的请求。布莱德利坚持原命令，并寻求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艾森豪威尔沉思片刻，想到因越界而可能发生的混乱状况和灾难性冲突。为了避免这种悲剧发生，只有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甚至不惜让一些德军跑掉。“我完全支持你的决定，”他对布莱德利说。

还未等艾伦找巴顿，巴顿的电话就又来了：

“利文，你听着，第15军继续推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跟布莱德利说过了吗？”

“说过”，乔治。不过回答仍是否定的。”

巴顿挂断电话，转身对加菲说：“为什么第15军要在穿过阿让唐的这条东西线上停止前进？这必将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我要把我和艾伦将军这次谈话的记录载入第3集团军战史。”

下午2点15分，海斯利普接到命令：停止向北运动；不得越过阿让唐；一切可能已进入法莱斯附近地区或阿让唐以北地区的部队，必须立即撤回。

当晚，巴顿在日记中写道：“第15军本来可以较顺利地推进到法莱斯，封闭包围圈的缺口。我确信，这次停止前进是个极大的错误。”

海斯利普伤心地说：“将在整个西欧战役中起决定作用的行动，就这样被一道停止前进的命令断送了。”

连布莱德利本人也感到非常失望：“一次千金难买的机会真的失掉了。我内心激动，埋怨蒙哥马利失职。我们完成了分担的任务，在阿让唐放下钳子的下半边，制止了巴顿鲁莽愚蠢地把战线拉得过长的作法……我无法理解，在这种紧要关头，蒙哥马利为何不动用他那些英勇善战的英国部队，特别是装甲部队去增援加拿大部队。”

更糟的是，祸不单行。据报，已有大量德军从尚未封闭的缺口中东撤。蒙哥马利在14日这天致信布莱德利：“很难说在包围圈内还有多少敌人，向东边逃走了多少敌人。可能有相当多的敌人已经逃走了。”汉森更是悲观地写道：“现在可以肯定地认为，我们已失去夹紧铁钳围歼德军的机会。”

怎么办？如何对付那些逃走的德军？蒙哥马利提出了一个意见，即在继续合拢法莱斯包围圈的同时，应向东北之德勒进军，展开第二个更大的包围

圈：“我们要迎头拦截德军，防止他们向东南方向突围。”布莱德利马上与巴顿共同制订了一项应急计划，即从阿让唐的第15军抽出一部兵力进军巴黎以西的德勒，第20军迂回巴黎西南的沙特尔，第12军挺进巴黎以南的奥尔良。

这样，阿让唐袋口的力量不但没有加强，反而被削弱了。当布莱德利第二天得知，德军主力并未东撤、还在口袋里时，上述部队已于前一天晚上出发了！他立即赶到巴顿的指挥所，要他停止向东北进军，折回来支持阿让唐。但巴顿得意地告诉他，恐怕来不及了，他的三支部队已疯狂地抵近德勒、沙特尔、奥尔良。

“真他妈够快的，”布莱德利心里骂道。巴顿心里想的却是：“你的座右铭就是‘有疑即停’。”

## 最倒霉的一天

8月31日，“狼穴”大本营。

希特勒弓着身子，拖着步子走进会议室。只有与他十分亲近的人，才能从他那呆滞的眼睛里寻到一丝问候的目光。他弯着腰，缩着脖子，坐在为他搬来的一把椅子上，一只颤抖的手掌撑在地图桌上。

“你们知道吗，克卢格元帅已经自杀了。有人说假如他不自杀，也会很快被抓起来的，这种说法值得怀疑。他把参谋军官们都派出去了，但事情也并没有成功。当时，英美的侦察队正向前推进，但显然他未能与敌人建立联系。他把自己的儿子也派到合围圈中。英国报道说，他们与一位德国将军有接触，充当联络人的那位军官已被他们逮捕……这个人是受一些想改变历史命运的人的支使，他们想向英国人投降，尔后和英国人一起对付俄国人。这完全是白日做梦，简直是造孽！”

“8月15日，是我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天。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使他们的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只能由这个前提出发，才能解释集团军群所采取的所有措施，否则就完全讲不通。”

“我曾两次提升他，给了他最高的奖赏。为了让他生活得舒适，我赠给了他大量礼物。我还给了他一大笔可观的元帅津贴。但他的表现使我感到非常痛苦和失望。他是怎么卷进这个事件的（指7.20暗杀事件），答案也许是悲剧性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卷进来了，也许他觉得没有出路了……”

“我不想再谈论这件事了，我不想以此来给德国国防军脸上抹黑。如果人们知道了克卢格元帅企图有计划地率领西线军队投降，那也许会在德国人民中引起精神上的崩溃，但不管怎么说，它已引起对陆军的蔑视。因此，我再也不说什么了。我只告诉诸位将军们，他已经自杀了……现在，他已躺在那儿，再不能前进了。”

前面提到，克卢格那天与总部失去联系十几个小时，不知去向。他到底上哪儿去了呢？是象希特勒所说的去和盟军联系投降吗？让我们再回到那只血肉沸腾的“弗莱尔开水壶”里去看看。

这天早晨，克卢格与前线的两个集团军司令埃伯巴赫和豪塞尔约好在耐西村的小教堂会面，商讨突围事宜，时间在10—11点之间。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儿子、几名参谋军官和一小队护送人员，还有一辆无线电通讯车。

天空晴得吓人，成千架飞机向地面进行准确的投弹和扫射。克卢格一行遭到可怕的空袭，有两辆汽车被炸毁，无线电通讯车也被击中起火，报务员被打死，参谋们有好几个负了伤。他们躲在一条沟里，进退不得，又无法与外界联系。后来有个参谋找到一辆自行车骑到教堂，但没见到人。埃伯巴赫和豪塞尔在那里等了好半天不见克卢格来，便又走了。克卢格在沟里一直躲到天黑，直到晚上10点才赶到埃伯巴赫的指挥部，而他到达的消息直到次日清晨才传到西线总司令部和“狼穴”大本营。

这期间，克卢格被宣布失踪了。希特勒顿生疑窦，莫不是他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太可能了，他不是早就想这样干了吗！现在是既有动机，又有了行动。不行，必须马上制止他，让豪塞尔暂时接管“B”集团军群，让“消防队员”瓦尔特·莫德尔元帅赶快去救火。第二天，他便把莫德尔从东线召到“狼穴”，向他面授机宜，要他立即前往西线接替克卢格。

对希特勒来说，发生在15日的倒霉事还不止这一件。这一天，酝酿已久

的“铁砧”（现改为“龙骑兵”）行动终于在法国南部展开。盟军50万人马在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帕奇中将指挥下，在普罗旺斯地区顺利登陆，直奔土伦和马赛。德守军第19集团军的精锐部队早被调往诺曼底战场，已处于绝对劣势，面对盟军强大攻势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

要说这一天最倒霉的可能就是巴顿了。晚上，巴顿正在听广播，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奔出屋外。向参谋们大声宣布：“我刚从广播里听说，我正在法国指挥第3集团军！”

原来，为了使德国人相信巴顿仍在英国准备在加来海峡登陆，艾森豪威尔决定要对巴顿已在法国指挥作战一事进行保密，直到德国人已明确认出他时为止。这样，尽管巴顿驰骋疆场、所向披靡、攻城掠地、节节胜利，但战报中就是不提他的名字，就是不出第3集团军的番号。然而，这个秘密守得住吗？能守多久？

了解他作战风格的人包括德国人，一眼就看出是哪支部队在向布雷斯特、昂热、勒芒、奥尔良、阿让唐进攻，是谁在指挥这支部队。就连远在美国的巴顿夫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也能在地图上标出他丈夫的方位，并在她的心中把巴顿的名字填到公报上去。

德国人在7月下旬就认定巴顿已进入大陆，不会再有什么第二次登陆了。热战不象冷战，冷战可以在幕后秘密进行，但热战却不能。德军完全可以从被俘的人员及截获的文件中确认他们的作战对象，这是很容易做到的。的确，巴顿投入战斗后，敌人几乎立即就认出他来了，并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现在对巴顿，德国人比美国人了解得还清楚，因为美国人要通过德国人才知道他的行踪。在这种情况下，保密已毫无意义，只能欺骗自己的人民，挫伤自己部队的积极性。但当有人提议该公布巴顿的名字了时，艾森豪威尔却说：“为什么要向敌人证实这一消息？”

巴顿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甘寂寞的人，在取得辉煌胜利的这些日子里，他对自己仍象一个赎罪的囚犯一样默默无闻地为他人做嫁衣裳，自然感到很痛苦。但更让他恼火的是这种传播消息的途径及其对第3集团军全体将士的歧视。因为这种歧视很可能会影响部队的士气，进而影响他充分发挥战斗力。他觉得他的部队象他一样需要荣誉来激励，他要使他们成为整个远征军中“最翘尾巴的小伙子”。但“在这种该死的保密把第3集团军的胜利掩盖起来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使它保持高昂的士气呢？”他向布莱德利抱怨说。

实际上，第3集团军的官兵们已经产生了不满情绪，他们指责最高统帅部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在妒忌他们的首长，是在剥夺他们的功绩。敌对情绪之大，大到可能妨碍战争的顺利进行，以至马歇尔将军后来不得不派一名助手来欧洲调查。

3月12日，当第15军拿下阿朗松之时，布莱德利建议取消对第3集团军的保密禁令，该是让巴顿挽回名声的时候了。他说：

“乔治会因为头条新闻而受到鼓舞，大字标题印得越醒目，他就越会奋不顾身地去作战。”

“先别忙，”艾森豪威尔说，“乔治给我找了那么多的麻烦，在我这个可怜的老脑袋瓜上，就剩下几根白头发了。让乔治为他的头条新闻再多干些时候吧！”

很明显，艾森豪威尔的用意是让巴顿多背几天十字架，多熬一会儿，多



打几个胜仗，以此来惩罚他，让他以后老实点，少惹麻烦，并以此来彻底洗刷他在批评者心目中的坏名声。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和爱护吧。

然而在美国国内，巴顿的崇拜者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既要借重巴顿的才能，又不给他以应得的荣誉，这太不公平了。就在艾森豪威尔与布莱德利谈话的第二天，美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社论，公开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为巴顿鸣不平。艾森豪威尔见状，只好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布巴顿将军正在法国指挥第3集团军作战。

这一宣布，非同小可。记者们蜂拥进巴顿的指挥所，使他应接不暇。一时间，报纸、电台的头条新闻全让巴顿的名字给垄断了，用巴顿自己的话说，他再次成了“公共财产”。更让巴顿高兴的是，久拖不决的军衔问题马上在国会通过了。他被授予永久性少将军衔，比布莱德利还早两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光宣传巴顿了，其他人怎么办？正如有人指出的，“象巴顿将军这样的指挥官，以其个人的风采和势如破竹的征战而使其他指挥官和部队的艰艰苦战相形见绌，这事儿就难办了。”

后来，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想了一个主意，他告诉新闻处，应对第1集团军给予特别的重视，“换句话说，要努力让人们更多地注意霍奇斯和布莱德利，以抵消巴顿对新闻界的强烈吸引力。”

长话短说。在这“倒霉的一天”过去后的第二天，希特勒那仅有的一点理智终于使他恢复了清醒，下令西线德军全线撤退。逃命的人总能使出吃奶的力气、超常的速度，甚至连巴顿都追不上他们。他们硬是撑着法莱斯袋口不让盟军系上。没办法，蒙哥马利和布莱德利只好把封闭口改到东面的尚布瓦。等到美、加军队在尚布瓦会师，又过去了宝贵的三天时间。这以后，被围德军奋力突围，逃出去约4万人，而留在口袋中的德军有1万人被击毙，5万人被俘。

艾森豪威尔将军巡视了法莱斯这块“所有战区中最大的一个‘绞杀战地’”：“街道、公路和田野都被击毁的装备以及死去的人畜所阻塞，简直无法通行。在这个包围圈被封闭的48小时后，有人领我徒步通过这个地区，那里的景象只有但丁才能形容。毫不夸张地说，你完全可以踏着死尸和腐肉一气走上几百码，而不踩着别的东西。”

20日以后，盟军全线追击，向塞纳河高速挺进。巴顿的部队先后在巴黎西北的芒特、巴黎以南的默伦和枫丹白露、巴黎东南的特鲁瓦渡过塞纳河，把河西的残余德军压向狭窄的下游地区。随即，英军和加军从西面赶来，给挤在河岸上的逃敌又是一顿狠揍。在这第二次围歼中，盟国空军再次发挥了威力，给等着过河的德军头上扔下了无数吨的炸弹。莫德尔这位倒霉的刚上任10天的西线总司令，带着侥幸过河的几万丢盔卸甲的残兵败将，仓皇向国境线逃窜。

千年古都巴黎是在8月25日解放的，这比艾森豪威尔所计划的要早。他不愿为攻克巴黎这样的大城而浪费兵力、物资和时间，以免减缓向德国境内推进的势头。他的兴趣并不在攻城掠地，而在更快、更多地消灭敌人。还有，他也不愿因残酷攻坚战而毁了这个欧洲文明的摇篮、西方世界的璀璨明珠。他想绕过它、挤压它、围困它、孤立它，最后迫使守军完好地交出它。但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就在法莱斯口袋被扎紧、巴顿的部队占领芒特那天，长期处于纳粹暴政统治下的巴黎人民举行了起义。

巴黎的局势突然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使艾森豪威尔感到左右为难。如果

命令部队援助起义，德国人很可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狗急跳墙，对城市进行全面破坏，使它变成一座废墟。这种危险的确存在，守军已奉希特勒之命在桥梁、名胜古迹、重要建筑物、各要害部门安放好了炸药。但若不援助起义，巴黎人民便有可能遭到占领军“最广泛的血腥报复”，而已站在巴黎大门口的盟军岂有不救之理？要知道，盟军自登陆法国之日起，就得到法国人民的大力支援，没有他们的帮助，很难想象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不支援他们，就等于抛弃了他们，背叛了他们！

戴高乐将军这时不失时机地返回法国，他找到艾森豪威尔，不解地问：

“为什么不进攻巴黎？”

艾森豪威尔为难地回答：“攻打巴黎会造成严重破坏和居民伤亡。”

“但巴黎人民已经起事，再不进攻就没有道理了。”

“是啊，他们动手太早了。”

“你的军队此刻不是已经推进到塞纳河了吗，怎么能说动手太早了呢？”

第二天，戴高乐又写信催促艾森豪威尔尽快进军巴黎：“即使在市内会进行一些战斗并造成一些破坏，也要去占领，以防该市发生骚乱。”

这时，巴黎起义领导人送出消息说，德军已与他们达成暂时停火，撤到东城区，如盟军不赶快进城，德军很可能会改变主意打回来。艾森豪威尔无可奈何他说道：“现在看来，我们好象不得不进入巴黎了。”布莱德利按照事先与戴高乐达成的协议，命令勒克莱尔的法国第2装甲师火速从阿让唐进军巴黎。

25日下午3点15分，驻巴黎德军司令冯·肖尔蒂茨将军在蒙帕纳斯在站向勒克莱尔将军投降。不久，戴高乐在一片“万岁”声中驱车进入巴黎。他来到市政厅，向早已聚集在那里的抵抗运动官员激昂地讲道：

巴黎！被敌人蹂躏过的巴黎！横遭破坏的巴黎！受尽苦难的巴黎！巴黎，到底是解放了！巴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巴黎是它自己的人民在法兰西军队的协助下，在全法国、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久的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下解放的！

随后，他跨过窗栏，来到阳台上，向下面欢呼的人群伸开双臂高呼：“法兰西共和国万岁！”

## 不谐的音节

巴黎解放的第二天，蒙哥马利将军致信总参谋长布鲁克：“我们分道扬镳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制订出把战区看作整体的基本计划。我们的战略变得四分五裂……我很失望。我所受的军事教育告诉我，我们逃脱不了惩罚，因为我们抛弃了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则。”

两天后，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审议了艾森豪威尔打算于9月1日在法国北部亲自挂帅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可能使战争再延长3—6个月。”第二天，他到法国对蒙哥马利说：“可以看出，继续使美国成为独立于英国人之外的一根轴心，这完全是加在艾森豪威尔身上的一种政治压力。”

在盟军取得辉煌战绩的大喜日子里，蒙哥马利和布鲁克何出此言，为何担忧？

原来，在8月中旬，美国报纸发布了一则消息，说是布莱德利将军已就任第12集团军群司令，蒙哥马利不再是所有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了，他现在的地位与布莱德利相等。

一石激起千重浪。美国人热烈欢呼，因为自登陆以来，他们的耳朵里灌满了“蒙蒂”，什么“蒙蒂的杰作”、“蒙蒂的部队”、“蒙蒂的右翼”。这下可好了，美军终于不再是谁的右翼，而可以在自己的进攻道路上真正独立自主地作战了。英国人则强烈气愤，象被人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似的受不了。他们以为蒙哥马利被降了级，而布莱德利怎么可以和他们的阿莱曼英雄平起平坐！

应该说，那篇报道并没有错，只是在老百姓对这种秘密安排还不知晓的情况下，公布得早了点，因为在艾森豪威尔把司令部迁到法国、接管全面指挥之前，蒙哥马利将继续对一切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进行监督和协调。因此，最高统帅部及时否认了美国报纸的说法。这下，美国人又炸了锅，一些报纸严厉抨击盟军的指挥机构“太英国化”，“艾森豪威尔不过是个傀儡”，“英国人实际上控制着陆海空三军”。

批评的浪潮很快惊动了白宫。史汀生的反应只有一句话：“让艾克马上过海！”于是，马歇尔急忙电示艾森豪威尔：“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我以及所有的美国人都强烈地认为，现在该是由最高统帅直接指挥美军的时候了。美国地面部队不能再受英国人的指挥和控制。”于是，艾森豪威尔宣布，他将于9月1日起接管对所有地面部队的指挥权。

蒙哥马利当然并不想把吃进嘴里的肉再轻易地吐出来。他提出一个令美国人大为吃惊的计划：取消原定的沿阿登山脉南北“两路突击”战略，代之以把盟军4个集团军40个师的兵力全部用于向东北方向挺进的“一路突击”战略，歼灭德军在加来地区的残部，摧毁导弹基地，夺取安特卫普与荷兰南部，在比利时建立强大的空军基地，尔后渡过莱茵河，直取鲁尔工业区。

蒙哥马利把他的这个宏伟计划告诉布莱德利时，后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等于我们将把钱全部押在赛前众目所属的那匹好马身上，但比赛一开始它就跑得很吃力，在快道上根本就一直没有跑好……现在他要我们相信，只需一次快速突击，他就能率领我们直抵鲁尔和柏林，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归根到底，“这个计划将给予蒙哥马利在地面部队指挥中以过大的权力，实际上是贬低按计划从9月1日起行使这一权力的艾森豪威尔，使他黯然失色……如果我们同意蒙哥马利的计划，毫无疑问盟军所有的师都要归他

指挥。美国公众绝不会再接受一个仅有单一地面部队的英国人作司令官，尤其不能接受一个不愿别人与之分享胜利荣誉的人作司令官。”

布莱德利还注意到，蒙哥马利选择沿东北方向的海岸一带前进，势必经过不适宜装甲部队行动的地形。在这条行军路线上特别是荷兰南部，江河纵横、水渠交错，坦克不得不沿几条有限而又十分容易损坏的道路前进，实际上无用武之地。而这种地形对防御者来说则是再好不过的天然屏障，他们可以据守河流和港口要塞，咬住盟军不放，结果必然使蒙哥马利不得不抽出一些师去对付他们，从而导致一系列旷日持久、激烈残酷的攻坚战。等他疲惫不堪地来到德国边境时，德军早已严阵以待，而他的部队则已受到严重削弱，其矛头变得软弱无力。倘若德国人瞅准了机会给他暴露的翼侧来一猛方，他就很可能折戟沉沙，败回塞纳河。

当然，蒙哥马利的计划在军事上并非没有长处。如果能尽早夺取沿海各港口，盟军就可获得更近的补给基地，而这是向德国纵深推进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另外，摧毁希特勒的导弹发射基地，盟军就叮腾出更多的轰炸机去打击德国的工业城市，并可打破希特勒蛊惑德国民众的思想武器。

关键是“两路突击”还是“一路突击”的问题。布莱德利认定，如果坚持“两路突击”，蒙哥马利的计划为上；如果改为“一路突击”，他的计划就为下。基于这种考虑，他同意蒙哥马利向东北进军的计划，但决不答应把整个一个集团军乃至一个集团军群都交给他，而只想给他一个空降军和一个步兵军。他自己则要率其余的5个军向正东，沿阿登山脉南麓直捣萨尔区，然后再折向北，向鲁尔区与蒙哥马利会合。

8月22日，艾森豪威尔在他设在格朗维尔附近的前线指挥所召开会议，研究渡过塞纳河之后的行动计划。蒙哥马利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只派他的参谋长德吉恩甘带着他写的一张便条出席会议。和蔼可亲的德吉恩甘用了两个小时向艾森豪威尔兜售蒙哥马利的计划，并递上他的上司要他转交的便条。艾森豪威尔接过条子，见上面列了五点意见：

一、赢得战争最迅速的办法，是盟军集结优势兵力北进，扫荡沿海口岸地区直到安特卫普，在比利时建立强大的空军基地，并向鲁尔挺进。

二、挺进部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极为协调的进行战斗，要强大得能迅速完成任务。

三、对地面部队实行单一的领导和指挥是胜利的关键。这个任务应自始至终由一个人负责。

四、法国西北战场的伟大胜利就是在一个人单独负责指挥下取得的。今后也唯有如此方能获胜。倘一任参谋人员指挥作战，将危及速胜。

五、既已大胜，再改变指挥系统，势必拖延战争。

太狂、太傲、太无礼、太离奇了，竟公然要求“一任参谋人员”放弃兵权，由他“一个人”继续扮演主角，否则“将危及速胜”、“拖延战争”！这森豪威尔只觉一股热流直冲头顶。

他当然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固有的权力进行如此明目张胆的挑战。但蒙哥马利并不甘心，他傲慢地坚持要艾森豪威尔第二天中午到他的指挥所面谈。一向宽容大度的艾森豪威尔并不理会蒙哥马利的无礼，按时飞往他的指挥所。

这天早晨，细雨蒙蒙。巴顿象头愤怒的公牛闯进布莱德利的指挥所。他们俩都听说了蒙哥马利要求艾森豪威尔让权的事，并力主“一路突击”战略。布莱德利告诉巴顿，这不单是个军事选择问题，而是必须在两个国家之间进

行选择的问题——“一个计划主要是由美国出力，另一个计划基本上是让英国来承担。”

“说老实话，乔治，”布莱德利恼怒地说，“我很担忧，我深感艾克不会反对蒙哥马利的意见，美国的集团军将不得不全部或部分地向北推进。这算什么最高统帅！”

巴顿从未见过布莱德利发这么大的火。他发现他们俩的心因同病相怜和一致对外而贴紧了，于是冲动起来：

“布莱德，我们干脆来个集体辞职吧。这样一推牌，我们就会取胜。”

一向稳重的布莱德利即使在气得发疯时，也不会象巴顿那样义气用事，做出过火的行动来。

“不成。我们辞了职，部队怎么办？谁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新来的人是无法应付局势的。”

“可艾克不敢解我们的职，他肯定会让步。”

“算了，乔治，我们别做得太绝了。”

当天中午，艾森豪威尔和刚从英国赶来的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一走进蒙哥马利的指挥所，就被来了个下马威。蒙哥马利说，他希望与艾森豪威尔单独会谈，请史密斯回避一下。随后，他摆出一副绅士派头，昂着头站在地图前，又开两腿，背着双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好象是给小学生上课一样。

“艾克，你应该决定主攻方向以及我们在主攻地区确保强大的兵力，以便迅速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必须把汽油和弹药集中在经过选择的突击线后面，若在全线平均分布，战事无法定局……”

“若采用全线挺进、全面出击的宽大正面战略，挺进就不会有力，最后非停止不可。这样，德军就有了喘息机会。战争将拖到整个冬季，甚至到1945年。”

艾森豪威尔坐在那儿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他想抽支烟，但伸向袋口的手又收了回去。他想起，蒙哥马利是不许任何人（丘吉尔除外）在他面前吸烟的。

蒙哥马利讲完他的理论和计划，停了下来，走到艾森豪威尔身旁坐下，神情傲慢地继续教诲道：

“我认为，作为最高统帅，你不应把自己降为地面部队总司令而参与地面作战。最高统帅应高高在上，以便对涉及陆海空三军、行政管理、政治问题等整个错综复杂的全局了如指掌。陆地战斗可由别人代你指挥。你亲自指挥地面战斗，这绝对是一个错误。”

听到这里，艾森豪威尔平静而坚定地说道：

“这是不可能的，我必须指挥全部地面部队，而你必须保持对你自己的集团军群的直接指挥。设置集团军群司令，就是为了保证对前线某一部分逐日实行直接指挥，而这对最高统帅来说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人既能完成他负责的一部分战线的职责，同时又能对任何其他部分的战线实施合理而明智的监督。实际上，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广阔的战场，我们的每一个集团军群就是他那个战区的地面总司令，而每一个司令都会得到他自己的战术航空队的支援蒙哥马利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地又转回到他的‘一路突击’计划上来。他要求至少得有12个师的美军开往第21集团军群的右

翼，以支援他向东北的进攻。这样，他就只给布莱德利和巴顿留下 6 个师，任务是“原地不动”、“保护翼侧”。

“不行，”艾森豪威尔反对说，“最多给你 9 个师。另外，美国公众对阻止巴顿全力追击德国人的做法绝不会赞成，而舆论足以赢得战争。”

“无稽之谈，”蒙哥马利气愤地说，“赢得战争要靠打胜仗。把胜利交给人民，他们不会在乎是谁赢得了胜利。”

蒙哥马利后来承认：“也许我强烈要求他同意我的计划的做法过分了些，没有考虑压在他肩上的政治重担。”他还说，艾森豪威尔的耐心和容忍，“真使我惊讶不已”。

结果，蒙哥马利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他争得了主攻的地位，争得了美国第 1 集团军的支援，争得了后勤补给的优先权，争得了作战协调权。只有一点令美国人稍感安慰，即巴顿在被剥夺了大部分汽油的情况下奉命继续东进，以策应北面的行动。

布莱德利伤心地写道：“回顾往事，我怀疑蒙哥马利是否只是把 40 个师的总计划作为幌子，目的是为了达到目前这种地位而处心积虑地进行讨价还价。我至今疑惑不解。但有一点我敢肯定：蒙哥马利的计划是出自他权迷心窍的自大狂。为了攫取个人指挥全部地面部队的权力和独享我们全部胜利的光荣，他会不懈地孜孜以求。”

## 致命的停顿

8月31日，艾森豪威尔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大型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宣布他将于第二天行使地面作战指挥权。他特别提请注意：“任何人如把变换指挥体制误解为是对蒙哥马利将军的降级，那完全是不愿面对现实。”接着，他对蒙哥马利大肆赞扬了一番，称他是“此次战争乃至其他任何战争中的一位伟大军人。”这句话赢得了台下听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但却伤害了许多美国将领的感情。

当晚，丘吉尔首相给蒙哥马利送去了一份厚礼：“非常高兴地通知阁下，经我提议，英王陛下极为愉快地批准，自9月1日起晋升阁下为陆军元帅。王室对阁下亲临法国指挥这场值得纪念、也许是决定性的一战所建立的卓越功勋，深表嘉奖。”

第二天早晨，英国广播公司同时发布了这两条消息。布莱德利愤怒地吼道：“蒙哥马利不过是个三流将军！他从未干出过什么名堂，别人打不赢的战争，他也干不赢，更不必说打得比别人更好了。”

巴顿听到这个消息后直感到一阵恶心。他闷闷不乐地呆在指挥所里，第一次感到疲乏和厌倦了。他相信他前面的德军既虚弱又溃乱，只要让他放手大干，他能以极小的代价在10天之内突破齐格菲防线。但两天前，布莱德利告诉他，从今以后配给他的汽油将会很少，最后可能连一滴都没有了。原因很简单，蒙哥马利太贪婪，要的东西太多，而可分配和可运输的东西又太少，只好优先满足他。

巴顿咆哮着，“让霍奇斯和蒙哥马利见鬼去吧！如果你们让第3集团军继续前进，我们一定能打赢你们这场该死的战争！”

“妈的，布莱德，只要你给我40万加仑汽油，我就能在两天内把你送到德国去！”

但他在那一无只得到3.2万加仑汽油，而这还不够一个师一大的用量！奉命向默兹河推进的第12军军长埃迪不得不让部队停下来，否则，要是德国人打过来，他的坦克连一步也挪不动了。巴顿才不管这些呢，他命令埃迪：

“继续前进，直到发动机油干滴尽，然后步行前进，真他妈的！我们必须而且也能够拿下默兹河的渡口！上次大战中，我把坦克中四分之三的汽油集中供给那四分之一的坦克，让他们继续前进。你也可以照样办嘛！”

幸运的是，埃迪在沙隆缴获了10万多加仑汽油，靠着德国人的汽油，他免掉了步行，于次日进抵默兹河。但这种好事并不是每天都能碰到的。

“又推迟运汽油了，”巴顿在日记中写道：“为了迎合蒙哥马利的需要，大部分汽油都给了第1集团军，结果我们手中一滴汽油也没有。要是我能偷一些汽油就好了。”

对了，上面不给，何不去偷？他的确这样干了，也只有他才干得出来。他怂恿他的后勤处长马勒去动员士兵们偷油，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去偷他不管，只要能给他搞来油。于是，第3集团军自上而下齐动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把开入巴黎的运油卡车劫掠而去，有的把别人油库里的油用管子吸走，还有的冒充第1集团军的人偷领了不少汽油。

巴顿喜滋滋地看着他的士兵作盗，并对偷油最多的人大加褒奖——放假三天。他自己虽然不能去偷，但也有戏演，为了引起别人的同情和注意，他会驾驶油箱里只剩一点油的吉普车开到布莱德利那里去，临走当着布莱德利

的面，要人在那里的加油站把他的油箱加满。

然而，缴来的、偷来的，毕竟只是沧海一粟，离实际需要相差太远。就在艾森豪威尔赞颂蒙哥马利那天，马勒向巴顿报告说，他手中一滴汽油也没有了。

巴顿吼道：“我只需那可恶的 40 万加仑汽油，就能赢得这场该死的战争！”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现在阻止我们的不是敌人，而是‘他们’”。

其实，想阻止巴顿的只有蒙哥马利一人。

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忘记他的“两路突击”战略，他只是因急于摧毁德军的导弹基地、夺取安特卫普港才暂时同意了蒙哥马利的计划。现在，蒙哥马利正以每天四五十英里的速度大踏步向东北方向推进，不日即可拿下安特卫普，解放比利时。当时，盟军内部洋溢着乐观情绪，认为德国已濒临崩溃，不堪一击，只要再加把劲，它就彻底完蛋了。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处第 24 期报告你：“欧战结束近在眼前，唾手可得。”对此，前线指挥官们无一例外地表示赞同。在这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日子里，他们的志向变得越来越大，都想在这台伟大的戏剧中当主角，因为每个人的眼前都有可以迅速利用的战机，都认为只要多几吨汽油，就能势如破竹地赢得战争。艾森豪威尔感到：“这种争取胜利的精神，始终应予鼓励。主动、自信和勇敢是优秀的战斗指挥员最令人钦佩的特征。”他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的求胜精神，但作为最高统帅，他要考虑和权衡的问题实在太多，这些问题制约着他对总战略的制定，决定了他既要照顾而又不可能完全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当时，他所处的地位犹如一位戏剧导演，在编排节目时一方面要考虑节目的艺术价值，一方面又要照顾各位主角的虚荣心。

他的头脑始终是冷静的，即使在最近这些大喜过望的日子里，他仍提醒人们不要过分乐观。原定要第二年 5 月方能到达的战线，现在马上就要到了，而后勤供应却跟不上。物资到是有的，但都压在远离前线的后方仓库里。运输机被调去执行空降任务了，铁路早被炸毁了，只能靠汽车，而汽车数量很有限，又要长途跋涉，周转很慢，加上沿途丢失、损坏、自身耗油，最后运到前线的汽油和其他物资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除了后勤问题，艾森豪威尔还清楚地认识到，西线的德军虽然崩溃了，但德国本土仍拥有随时可投入战斗的后备军，那个该死的“无条件投降”原则将使德国男女老少齐动员，为保卫家园价死抵抗。因此，企图以少量兵力向前突击，越过莱茵河孤军深入德同腹地，那只能陷入德国“总体战”的汪洋大海之中，象当年汉尼拔之深入罗马，拿破仑之深入俄国，最终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失败。绝不能搞“一路突击”，那只会对敌人有利。

9 月 2 日，他从格朗维尔飞往沙特尔，前去与第 12 集团军群会商下一步行动。巴顿和霍奇斯都被通知前去与他见面。这是巴顿两个多月来第一次见到艾森豪威尔，但他一进门就发现最高统帅对他下冷下热，连句“干得好”的祝贺话都没有。会谈中，他还发现，艾森豪威尔已不再相信对德战争能够迅速和轻易地打赢，“他事事小心谨慎，因为他从未上过前线，对实际战斗缺乏感性认识。”

布莱德利、霍奇斯和巴顿都主张在德军溃逃、齐格菲防线几乎无人防守之际，一刻不停地实施追击。布莱德利认为，只要全力以赴，就能突破齐格菲防线到达莱茵河，并在一周之内在河东岸建起桥头堡。霍奇斯主张立即进兵，一分钟也不能停顿。巴顿表示：“齐格菲防线还没有部署兵力，德国佬



在这一地区阻止我们的力量即有也很小。如果你让我去，并给我提供我们所需的物资，我们可以在 10 天内到达德国的莱茵河。”

但艾森豪威尔却说，你们可以进攻，但要等到蒙哥马利夺取了安特卫普以后再说，因为他拥有后勤补给的优先权。道理很简单，一幕剧中只能有一个主角，别人只能等下一幕。

“要知道，”他说，“我们的进展已经如此神速，即使面对十分微弱的抵抗，要在大部分战线上进一步前进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越接近齐格菲防线，后勤补给线就拉得越长，最终我们将不得不有一段时期无法作战。潜在的危险是，当我们暂时停滞不前时，敌人将能从各地凑集零散的部队迅速整编，以保卫齐格菲防线或莱茵河。从全局来看，很明显，我们现在必须作出空前的努力在各地拖住敌人。”

“可是，艾克，”巴顿嚷道，“只要你不减少给我的供应，我就可以推进到德国边界，摧毁那条该死的齐格菲防线。我愿用我的名誉担保。”

艾森豪威尔冷笑道：“小心点，乔治，你那个名誉现在值不了几个钱。”

巴顿被这句话明显地刺痛了，但他按捺住心中的愤懑，提了提皮带，淡淡一笑说：“我那个声誉目前还不错。”

巴顿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艾森豪威尔滔滔不绝地谈论未来的德国大战役，我们却向他保证，只要现在就进攻，德国人再也没有力量阻挡我们。要等待观望，那势必要等出一场德国大战役。”

布莱德利把 9 月 2 日说成是“漫长而令人厌倦的一天”，他对被摆在次要地位感到很不是滋味。巴顿感到艾森豪威尔明显地疏远他了，但当他吼叫着：“我的士兵可以吃他们的皮带，但我的坦克必须加油”时，最高统帅保证他马上可以得到汽油。

艾森豪威尔这一天也够倒霉的了，在返回格朗维尔的途中，他的飞机因突遇风暴而迫降在一块海滩上。当时正值涨潮，他帮着驾驶员把飞机拖出海滩，以避开上涨的潮水。拖拉中，他不小心扭伤了膝盖，疼痛难忍。驾驶员扶着他一瘸一拐地走上一条乡村马路，在倾盆大雨中狼狈而行。幸而在半路遇上一辆美军吉普车，车上的 8 个士兵把他抬上前座，其余的人都挤到后座上。艾森豪威尔后来说：“我至今仍不明白，其他的人究竟是怎么挤进车的，又如何设法把我的驾驶员也弄上车的，但他们的确都上了车。”回到指挥部，他被迫卧床两天，并在腿上打了石膏。

在他卧床的那两天，布莱德利在前线做了两笔大交易。他先到亚眼登普西的指挥部会晤蒙哥马利，把前一天艾森豪威尔同意在拿下安特卫普后恢复“两路突击”的计划告诉了他。蒙哥马利当时给布莱德利的印象是：“他好象完全同意这个计划。”接着，第二天，当他得知安特卫普已下，又急忙跑到沙隆去找巴顿，答应他可得到集团军群全部补给的一半，要他赶快上路，向摩泽尔河进军。

巴顿高兴地看到，在他和原来亲近的艾森豪威尔疏远的同时，他和原来疏远的布莱德利却变得亲近了。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布莱德利现在是巴顿狂热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者，他急切地要巴顿跃马扬鞭。巴顿心领神会，披甲备鞍，象一名演员在中场休息后又可以尽情表演了。他对埃迪说：“准备向曼海姆和莱茵河挺进吧，别担心你的翼侧！”对沃克，他说：“到梅斯见！”

整个指挥所都随着他的激动而颤动，过去一周的忧郁沉闷气氛一扫而光，人们沉浸在一种胜利在望的情绪之中，布莱德利注意到：“这种乐观情

绪甚至蔓延到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都屏声静气地清点物资，并谈起回家过圣诞节了。”

第二天拂晓，巴顿一声令下。蛰伏已久的第3集团军前线顿时沸腾起来。

然而，在第3集团军停顿了五天之后再次前进时，却在摩泽尔河畔遇到了意外而疯狂的抵抗。进攻受阻！

早在8月21日，巴顿就曾设想全速东进，以便在10天内突破齐格菲防线。他对自己的副参谋长盖伊说：“现在正是时候。简直是唾手可得！如果我们迟误了，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停了一下，他又补充说：“这确定是一个必胜的计划，但我担心会有人加以阻挠。”

九天后，他向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处长布尔将军再次推销他的“必胜计划”，说只要让他全速前进，他可在几天内突破齐格菲防线。“如果我们允许德国人在那些巨大的工事里部署好兵力，那我们就要花费几星期的时间和成千上万人的伤亡。”然而，就在那一天他被告知，为了蒙哥马利，已没有汽油再给他了。第二天，他的坦克就在默兹河畔扒窝了。

埃迪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真令我不可思议，我们竟要在这里坐下来聊天……我确信，如果我们能得到必要的汽油，这场战争本可以在几周内就结束了。”

在以后的五天里，巴顿的部队几乎完全处于瘫痪状态，甚至连派出侦察巡逻队的能力都没有！当时的情景真好像看电影时，放映机突然停转，使得影片中的一切动作戛然而止一样。而在这五天，西线德军的情况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在被迫停止前进那天，法国内地军的情报人员报告说，第3集团军前面没有任何德军大部队，只发现一些小股零星的散兵游勇，而且梅斯以南的几座桥梁仍完好无损。第二天，一个只配有3辆装甲车和6辆吉普车的侦察排轻易地冲进蒂永维尔，但由于大部队跟不上来，他们胡乱地放了一通枪便撤走了。待美军重新返回这座城市里，已经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三天，又一个侦察排攻到蒂永维尔北面的上于茨，并向沃克的第20军指挥所报告说：“摩泽尔河两岸均未发现敌人，许多适于架桥的地方均未设防。”

然而，当巴顿于9月5日得以再次举步前进时，却发现摩泽尔河东岸突然冒出了大批德军，桥也已被炸毁，他的部队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前进了！

“这一切都是由于最高司令官的致命决定所造成的，”巴顿痛心地说道，“艾克把和谐放在战略问题之上，为了满足蒙蒂贪得无厌的要求，竟不惜牺牲早日争取胜利的机会。”

## 八、秋雨蒙蒙

“镇静些，蒙蒂！”

“奇迹”的出现

顽固的蒙蒂

难见天日

8月31日，“狼穴”大本营。

希特勒正在给即将前往西线分别接替布卢门特里特和斯派达尔的韦斯特法尔、克雷布斯训话：

我刚才说过，作出一个政治决断的时机还不成熟。我相信，我有能力取得政治上的成功，这可以在我的一生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我不会放过任何这样的机会。可是，在军事上严重失利的时刻，指望出现一个有利于进行政治交易的时机，那是天真幼稚的。这样的时机只能在你取得成功的时候才会出现……盟友之间总有一天也会出现摩擦，也会导致关系破裂的。不管多么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这一时机的到来。自1941年以来，我的任务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丧失信心，每逢哪里出了乱子，我就不断寻找出路，设法进行补救。

……继续战斗，直到德国人可以接受，直到后代的生活有和平的保障，然后我就结束战斗。因为，很明显，这场战争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乐事。五年来，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没有看过一场戏，没有听过一次音乐会，没有看过一部电影。我活着就是为了领导这场战争，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铁的意志作后盾，我们就打不赢这场战争……

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在莱茵河上作战。这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战斗下去，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说的，要一直打到我们那些该死的敌人中有一个精疲力竭不能再战为止。我们要一直打到赢得和平，这次和平要能够保障德国今后50年到100年内的民族生存与安全，而绝不能象1918年那样再次玷污我们的荣誉。当时人们保持了沉默，但这一次绝不能沉默了。

三天后，希特勒把老帅龙德施泰特招到“狼穴”，重新任命他为西线总司令，菲德尔留任“B”集团军群司令。在“狼穴”，希特勒对富有指挥大规模作战经验的龙德施泰特异乎寻常地尊敬，而龙帅却无动于衷、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领受了元首给他下达的第773189号作战指令：“下一步，重要的是，应为组建和前调新的部队、为构筑西线阵地赢得尽可能长的时间，应通过实施局部打击来歼灭敌人。为此，我命令：西线陆军的右翼和中央（包括第1集团军司令部）应实施顽强的阻滞战斗，同敌人争夺每一寸土地。……在左翼，应由‘G’集团军群在孚日山脉前方集结一个机动兵力集团，用于进攻敌人南翼的纵深。”

9月5日，龙德施泰特来到西线，在科布伦茨设立指挥部。随后，他在新任参谋长韦斯特法尔的陪同下视察了“西部壁垒”（齐格菲防线）。尽管他已老眼昏花，“西部壁垒”的残破景象即使稍有点视力的人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30年代后期希特勒在德国西部边境构筑的庞大筑垒工事配系，北起靠近荷兰边境的克莱沃，南至瑞士边界，全长630公里，纵深35~75公里，划分为北、中、南三个防区。防线内有大量永备和野战工事，碉堡林立，道路纵横，掩体遍布。然而，此时的“西部壁垒”已谈不上是什么象样的防线了。工事外面成了杂草丛生的牧场，牲口游荡于工事之间尽情地啃着青草；

工事内的武器装备都已搬走，弹药库也空空如也；通往地下炮兵掩体的大门挂着锁，钥匙早就不知丢到哪儿去了；刚刚进驻的部队连阵地的确切位置都找不到，叫嚷着要联络宫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落脚。至于防守这道防线的兵力就更没法提了，名义上有 48 个师，但实际上只相当于 25 个师，因为有的师只及团、营规模；装备上惨得无法与盟军相比：坦克 100 辆对 2000 辆，飞机 570 架对 1.4 万架。

“这样一来，”韦斯特法尔写道，“大肆吹嘘的所谓‘西部壁垒’仅仅是象征性的了，它甚至起不到最起码的障碍作用。很显然，它却迫使盟军在接近它时，不得不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没有用少量部队以闪电袭击的方式直插其纵深。这实在使我们司令部的人感到惊讶……”

“我要明确地指出，如果艾森豪威尔将军当时决定进行真正坚决、集中和无情的进攻，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在德国西部边境进行任何认真的抵抗和击败对我们的进攻。当时西线总司令部位于科布伦茨。每当傍晚日落时分，在元帅司令部驻的那条街上，我们可以听到锁链嘎嘎的响声，元帅就会问：‘这可能是巴顿吗？’当然，这是开玩笑，但不无非常严肃的弦外之音。

“如果盟军调动一切可以使用的陆地和空中工具来运输燃料，如果他们利用空降部队在莱茵河口以东建立桥头堡，他们就可能深入德国，把战线向前推进，同东线连接起来，并在 1944 年底以前赢得战争的胜利。

“这决不是事后诸葛亮。我们成功地阻止了我们在西线被击溃的军队向东逃窜，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艰苦奋斗之后，又建立起另一条战线，尽管是一条很薄弱的战线。我始终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奇迹。”

“ 镇静些，蒙蒂！ ”

这天清晨，在格朗维尔盟军总部，在床上躺了两天的艾森豪威尔挣扎着爬起来。他的腿上绑着石膏，疼痛难忍。机要员刚刚送来一封电报，那是远在布鲁塞尔的蒙哥马利打来的，他的部队前一天刚刚夺取了安特卫普。这是一次排山倒海式的胜利进军，也是一个以牺牲巴顿的进军为代价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一切都来得那么轻松，那么自然，象炫耀武力的大游行一样。德军已彻底完蛋了，再无力建立什么防线，他们“ 涣散不堪，正拼命后撤，尚无休整，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 ”。最高统帅部的简报就是这么说的。显然，德国崩溃在即，战争已经打胜了。率先冲进安特卫普的部队沉浸在热烈的拥抱与亲吻之中，谁也没想着趁势再往前迈进一步，去夺取阿尔伯特运河上的桥梁，更没人让他们向北去肃清斯海尔德河口的残余德军。要命的是，安特卫普是个内陆港，它要经过近百公里长的斯海尔德河口才能与海相连，倘不控制这一宽大的河口，安特卫普就成了一个死港，占了也没用。

但几乎所有的人此时都得了胜利病，各级指挥官中连一点紧迫感都没有了。他们相信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不再会遇到任何真正的抵抗，轻松两天无伤大局。要知道，他们在一周之内前进了 250 英里，也该在大饭店里歇歇脚，在鲜花美酒中提提神了。然而，这两天的时间却让他们多付出了两个月血的代价！

英军第 30 军军长霍罗克斯在战后哀叹：“ 如果那天我们能继续前进，就能冲过去，向北前进，会如入无人之境。我们甚至能成功地强渡莱茵河……如果我们抓住机会，勇往直前，整个欧洲战争进程就可能发生变化。 ”

三天后，当英军的司令官们想要继续前进时，阿尔伯特运河上的桥梁已经被炸毁，渡口完全被德军封锁，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过河去。过去后他们发现，再也不会会有什么“ 如入无人之境 ”了。霍罗克斯继续他的哀叹：“ 当时，我完全没想到在阿尔伯特运河会有这样猛烈的抵抗。在我们看来，德军已经全部瓦解了。 ” 结果，莱茵河没有冲过去，斯海尔德河口的德军要到两个月后才肃清，安特卫普港到 11 月 28 日才启用，而这些本来都是可以在几天内完成的！

又是一次致命的停顿！但这次停顿并不象巴顿那次是因为没有汽油，而是因为“ 加油 ”。在这致命的停顿的当天，希特勒即令从加来地区退却的第 15 集团军在斯海尔德河口南岸建立强大的濒海桥头堡，并渡过河口占领北岸的瓦尔赫伦岛和南贝弗兰半岛，从而牢牢控制了安特卫普的入口。与此同时，他还命令伞兵部队司令施图登特将军立即把分散在各地的伞兵集结起来，拼凑成第 1 伞兵集团军，火速把他们用火车运往阿尔伯特运河。这支七拼八凑、不到两万人的部队在下火车时才拿到武器，然后马不停蹄地开往前线，填补了一个宽达百英里的巨大缺口。

历史学家们把这次停顿看作是“ 这场战争中最大的战术错误之一。 ” 连从不愿承认错误、自视比谁都有战略眼光的蒙哥马利本人，在这一点上也不得不低下他高做的头，承认他“ 铸成了一个大错，低估了打开通往安特卫普的航道以自由利用该港口的困难。我以为，当我们挥师鲁尔时，加拿大集团军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我错了。 ”

并不是没有人提醒他避免铸成这个大错。海军总司令拉姆齐在攻占安特

卫普的当天就向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拍了一封加急电报，提请注意必须阻止敌人在斯海尔德河口布雷实施封锁，必须夺取敌人在河口两岸的岸炮阵地。否则，他警告说，开通安特卫普港“所需的时间将无法估计”。

那么，第21集团军群司令这一天在想什么呢？请看他给艾森豪威尔打的那封电报：

- 一、我认为，现已处于可由此向柏林发动强有力突击以结束对德战争的阶段。
  - 二、但要在两个方向进行强有力的突击，我们尚无足够的给养。
  - 三、已选定的突击方向应毫无保留地拥有一切必备的给养，其他方向的战斗，应根据余留物资，努力以赴。
  - 四、目前只有两个突击方向可供选择，一是指向鲁尔地区，一是指向梅斯和萨尔地区。
  - 五、我认为，要使突击收到最好和最迅速的效果，应是朝北指向鲁尔地区。
  - 六、时机及为重要，应立即决定突击方向，然后按上述第三点办。
  - 七、倘企图搞妥协的解决办法并分散给养，这个突击就不会有力，战争势将旷日持久。
  - 八、我以为，根据上述分析，利弊得失已极为简单明了。
  - 九、事关重大，想必会同意立即就上述问题作出决定。
- 倘能允我所请并愿与我作进一步研讨，则望明日来敝处共进午餐。我目前实不能分身，务请谅解。

艾森豪威尔看着这封类似最后通牒式的电报，极为气恼。又在兜售他的“一路突击”战略，而且现在就侈谈什么向柏林挺进，这简直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他只知道自己战区的情况，只看到自己前面有机会。难道巴顿不会说，如果给养都给他，他也会直捣柏林吗？如果支持他的建议，就意味着除了他之外，别人都要偃旗息鼓。但他不了解，当他的部队因给养供不应求而被迫停止前进或后撤时，其他部队就会处于无法支持他的危险境地。现在，重要的是使已顿再次动起来，以便为这次战役的最后成功做好充分准备。

吃过早饭，他倚在床上口授了给蒙哥马利的复电：

- 一、同意你提出的关于向柏林进行强有力突击的设想，至于目前就要发动这一突击，并把其他作战行动都停下来，则不敢苟同。
- 二、西线的德军大部，现正受到毁灭性打击。现在当务之急是立即扩大战果，迅速突破齐格菲防线，在宽大正面上横渡莱茵河，然后攻下萨尔和鲁尔。此举能使我们夺得德国两个重要工业区作为据点，摧毁其进行战争的大部分潜力。这也有助于我们切断从法国西南部退却的德军。此外，它将使我们能在任何方向自由行动，迫使敌军把本想集结起来守卫西部的部队，分散在广阔的战线上。
- 三、前进时，我们将打开勒阿弗尔和安特卫普两个港口，此乃向德国发动强攻、深入挺进所必需。我们目前的给养，无论怎样重新分配，都不足以支持进军柏林。
- 四、据此，我的意图是，立即占领鲁尔和萨尔，在完成这一目标之后，勒阿弗尔和安特卫普就可供应你所说的一路或两路挺进部队……

“两条路线”泾渭分明。一个是要“一路突击”，优先保障，在北翼经鲁尔直捣柏林；另一个是要“两路突击”，平均保障，在宽大正面上齐头并进，待占领鲁尔和萨尔并打开沿海港口后再向柏林进军。

“我认为，”蒙哥马利争辩说，“重新分配我们现有的各种力量，足以支持一路进击柏林。”而按现在分配给他的给养数量，别说柏林，就是鲁尔他也无力攻占。最后，他没好气地来了一句：“在电报中很难把问题说清楚，

能否移驾前来面谈？”那口气好象他是最高统帅似的。难道他不知道艾森豪威尔腿上正裹着石膏，行动不便吗？他知道，但让他屈尊前去拜访艾森豪威尔，没门儿。

向来宽宏大度、息事宁人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于9月9日拖着疼痛的伤腿，拄着拐杖，乘飞机前往布鲁塞尔拜会他的下级。陪同他前往的有副统帅特德和副参谋长盖尔中将。

蒙哥马利为了这次会晤作了精心准备，拟订了一项名曰“市场—花园”的令人眼花综乱的计划。此乃大战中最大胆、最富有想象力的计划，其主要特点是使用3个半空降师在艾恩德霍芬至阿纳姆地域实施空降，以夺取马斯河、瓦尔河、下莱茵及几处运河上的桥梁，向北打开一条走廊。与此同时，由9个半师组成的地面部队将从安特卫普沿着空降部队打开的走廊向60英里外的阿纳姆挺进，在下莱茵河右岸建立桥头堡。

这项计划实际上大大改变了北路盟军的进攻路线，它不是向东直指鲁尔，而是向东北指向德国北部平原。布莱德利间接得知这一计划后，对该计划暗藏的企图一眼就看穿了：“这是凭欺骗和诡计制订的战略。这种战略就是靠冒险蛮干——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制订的错误计划。”

他向途经凡尔赛的艾森豪威尔反对道：“这实际上是拒绝我们的两路突击战略，另搞一套，企图使我们一步一步地屈服于他的一路突击战略，冒极大的风险向柏林进军。从战术角度讲，我也反对这个计划。蒙哥马利将其主力转向北面，将大大加宽英美两军之间的空隙，留下一个巨大的缺口。如果德军能迅速拼凑足够的部队，他们就可乘虚而入，把登普西彻底孤立荷兰，还可能直抵北海，夺回安特卫普，而安特卫普对未来的作战行动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蒙哥马利的当务之急应是尽全力扫清斯海尔德河口，封锁逃窜的德军。”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回答令布莱德利极感失望：“我们在北部最需要的当然是使安特卫普发挥作用，但我们首先必须远远往东建立一条掩护安特卫普的战线，以保证它的安全，否则它就对我们毫无用处。此外，我认为，我们利用空降部队的援助，有可能在莱茵河对岸的阿纳姆地区夺取一个桥头堡，从翼侧进攻齐格菲防线，威胁鲁尔区。这将只是一个附带的行动和向东方的扩展，这一扩展会使我们突进到我们的暂时安全所需要的一条战线上。如果没有这个屏障，就会使我们完全暴露无遗而处于无掩护的地位，特别是在蒙哥马利为夺取瓦尔赫伦岛必须集结重兵的阶段。”

显然，艾森豪威尔已同意了这项计划。布莱德利心里直纳闷：艾森豪威尔这是怎么了，蒙哥马利明明是在设圈套，而他却心甘情愿地往里钻？按蒙哥马利的方案攻占阿纳姆桥头堡，用分散兵力和加宽友邻部队之间空隙的办法，这只会增大而不是缩小我军的暴露部分。肯定还有别的原因促使他这样做。马歇尔和阿诺德不是一直烧包似地催促他使用长期待命的空降部队吗？蒙哥马利的计划恰好提供了炫耀空降场面的机会。还有来自伦敦方面的压力，据说它在前一天首次遭到V2导弹的袭击，威力比V1导弹要大许多，其发射基地就在荷兰。也许，蒙哥马利那喋喋不休的叫喊，死气白赖的纠缠在这里面也起了作用。这不是谁叫得凶谁有奶吃吗？

布莱德利继续抗议道：“艾克，从蒙哥马利投入的庞大兵力可以看出，这哪里是什么附带行动，而明明是向柏林发动的全力以赴的主攻。毫无疑问，如果此计划成功，蒙哥马利为了到达柏林，将从下莱茵河向右突击，横穿德

国北部平原。一旦计划付诸实施，谁也不敢命令他停下来，肯定连你也不敢。最后，我们手中所有的物资都要交给他，我敢说连霍奇斯和巴顿都要被迫停下来，等着打防御战。”

艾森豪威尔让布莱德利放心，说他只在“市场—花园”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给予蒙哥马利以优先供应权；他将发布特别命令，让蒙哥马利在莱茵河桥头停下来；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蒙哥马利向柏林发动一路突击。至于霍奇斯和巴顿，他们可在后勤供应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向东挺进。

与蒙哥马利的会晤是在艾森豪威尔的飞机上进行的。一开始，蒙哥马利就节外生枝，无礼地要求艾森豪威尔的副参谋长、行政长官盖尔将军回避，而让他自己的助手留下来参加讨论。对这种侮辱性的要求，艾森豪威尔竟然同意了。接着，蒙哥马利拿出艾森豪威尔最近给他的电报，挥舞着大加抨击，把它骂得一文不值。

“你口口声声说要优先考虑北路挺进，”蒙哥马利咆哮着，“但这根本没有做到。巴顿超用了他应得的物资，结果使我们在整个前线落到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境地。我看，我们这场戏已经砸锅了，这只能怪我们自己。这是一场大悲剧。如果你坚持两路突击，结果必定是一路也攻不下来。现在有两个计划，一个是布莱德利的，一个是我的，你必须从中选择一个。何去何从，你看着办吧。希望你不要再搞什么折衷了，把物资加以分散，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当蒙哥马利如此出言不逊、暴跳如雷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待蒙哥马利喊了一会儿，停下来喘气的功夫，他俯过身去，把手放在蒙哥马利的膝盖上，以一种低沉而又坚定的语气说道：

“镇静些，蒙蒂！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我是你的上级。”

蒙哥马利自觉有愧，嘟囔着说：“对不起，艾克。”

随后，话题转到“市场—花园”计划上。果不出布莱德利所料，蒙哥马利的真正目标远不止夺取阿纳姆，他说他要从阿纳姆绕过鲁尔区北部，与从鲁尔区南面的霍奇斯会合后，直捣柏林，而巴顿集团军和加拿大集团军则应停在原地不动。

这倒简单，把什么都给他，这真是发疯了。艾森豪威尔开始反守为攻：

“蒙蒂，你的建议就是，如果我给你一切必要的补给，你就能直捣柏林。一直打到柏林？蒙蒂，我看你有点头脑发热了。你不能这么干。你到底要干什么！如果照你那样摆成一字长蛇阵，作铅笔式的挺进，你就得拿出一个又一个师去保护你的翼侧免受攻击……蒙蒂，你不能这么干。这没什么好讨论的。我们要尽快打开安特卫普港，因此在你夺取阿纳姆后，要立即回过头来以全部兵力扫清斯海尔德河口。”



## “奇迹”的出现

在艾森豪威尔特别是蒙哥马利和巴顿等人看来，似乎能阻止盟军前进的主要障碍只是补给不足，而不是敌人的抵抗能力。蒙哥马利宣称，只要他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他就能率领第21集团军群直捣柏林，于是炮制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市场—花园”计划，此计划之大胆，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向小心谨慎的蒙蒂之手。

巴顿更不把德国佬看在眼里了，即使他在摩泽尔河碰了壁，但他确信，“除了同我们正在作战的德军之外，前面再没有敌人了。”他迫不急待地要突破齐格菲防线，渴望被誉为突破这条防线的第一人。因此，当他听说计划又要改变时，怒不可遏地咆哮起来：“我希望人们别再朝三暮四了，尤其是他们一改变主意就要牺牲我们！”

在上面“朝三暮四”的情况下，巴顿自有使其“牵肠挂肚”的招法。其中一法他称之为“冰糖汤法”，即：“为了进攻，我们不得不首先装出实施侦察的样子，然后加强侦察力量。最后则实施进攻。”这招儿既绝又损。一旦侦察发展成进攻，谁也不敢让他停下来，谁也不敢不给他补给。另一法是“钻空子”，即尽量寻找命令中的漏洞，对自己有利的那部分加以充分发挥。最后下到部队去的命令往往走了样，但谁也不好说他违背了上级意图。

还有一法就是“耍赖”：“别让我们停下来啦。布莱德，我和你做一笔交易。如果我在14日晚之前还不能在摩泽尔河东岸占领几个有利的桥头堡的话，我就二话不说，甘心充当防守阵地的倒霉角色。”

布莱德利当然做了这笔交易，并转报艾森豪威尔：“我已告诉巴顿继续进攻，但如果到星期四晚上他的大部队仍未能渡过摩泽尔河，他将停止这次进攻。”

巴顿是想赶在重点转到北面之前，让部队立即投入激烈战斗，这样，艾森豪威尔就无法让他停下来。他才不相信自己会当那“倒霉角色”呢，不愿意承认他现在所面对的事实。即在向德国边境的进军中，已不存在以往突进和追击时那种有利条件了。在他所作战的洛林地区，到处是起伏的山地、茂密的森林和纵横的河流。一进入秋雨季节，这一地区便洪水泛滥，交通阻隔。法国人遗留下来的边境要塞和马奇诺防线，如今已变成德军据守的阵地。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几度落入德国之手，当地居民多数亲德。欢迎解放者的人群越来越少，欢庆胜利的呼声越来越弱。没有抵抗运动的支援，只有敌对情绪的增长。

9月12日，天气寒冷而多雨，战斗在泥泞中艰苦地进行。尽管如此，巴顿还是把他的几个师赶到了摩泽尔河，取得自恢复进攻以来的首次重大进展。他高兴得不行，要第12军军长埃迪喝一杯烈性酒，准备去冲破“西部壁垒”。

现在，距齐格菲防线只有25英里，近得使人心里发痒。胜利在向巴顿招手，突入齐格菲防线第一人的美名唾手可得。然而，这一切都突然与巴顿无缘了。他得到消息说，霍奇斯的部队已于前一天进抵齐格菲防线。这本来是件振奋人心的消息，但对他来说却意味着竞赛的失败、美梦的破灭。

向科布伦茨方向进攻的第5军是最先进入德国的部队。那天下午，一个侦察排到达特里尔西北奥尔河西岸的一个桥头。桥已被炸毁，但河水不深，于是排长下令涉水过河。他们爬上一座小山，走到看起来象是一片农舍的建

筑物前。再仔细一看，这哪里是什么农舍，而是伪装起来的碉堡！排长兴奋地向本部发电，报告说他已进入齐格菲防线。作战处的参谋在作战日记上这样写道：

“1944年9月11日下午6时05分，本军的一支巡逻队成为进入德国的第一支盟军部队。”

第二天，向波恩方向进攻的第7军在亚琛以南也进入德国。

希特勒大惊失色，指示：“西部壁垒的每一寸土地——即使是在防御工事之外——都必须当作一座要塞那样去对待。”

约德尔马上贯彻落实，命令：“在西线，广阔区域的战斗已经蔓延到德国领土上。德国的城市和乡村已经卷入战争。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不以狂热的决心投入战斗，并号召每一个身体健全的男子进行最坚决的抵抗。每一个掩体和地下室，每一个城市和村庄，都必须成为一座要塞，让敌人碰得头破血流，让敌人在占领德国的战斗中毁灭……”

西线的士兵们

我希望你们保卫德国的神圣领土

……坚持到底！

元首万岁！

陆军元帅

冯·龙德施泰特

集团军群的士兵们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决不放弃德国一寸土地……任何人不战而退，都是民族的叛徒……

士兵们，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妻室儿女的生命均系此一战！

我们的元首和我们的亲人对他们的士兵充满信心……

我们的德国和亲爱的元首万岁！

陆军元帅

莫德尔

戈培尔：敌人要瓜分我们的领土，毁灭我们的家园，消灭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权和我们的人民必须共存亡！

希姆莱：每一个投敌者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的家属统统要被枪毙！

盟军中的乐观情绪仍在蔓延。

蒙哥马利在9月14日发布的一项命令中信誓旦旦他说：“我们即将和第12集团军群共同发起包围鲁尔的战斗……歼灭兹沃勒——德文特——克利夫——芬洛——马斯特里赫特一线以西所有之敌，然后向东进攻，拿下鲁尔。”至于安特卫普的“残敌”，让加拿大集团军去收拾好了，它虽实力不强，但足以对付。

第二天，他致信陆军大臣格里格：“目前这里不存在士气问题……从9月17日起，事态会变得令人十分振奋，当我们拿下鲁尔时，我想离战争结束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艾森豪威尔更是兴高采烈，甚至忘了几天前说的“市场—花园”只是一次“附带行动”、蒙哥马利打到阿纳姆后即要回过头来的想法，而在憧憬“我们将很快占领鲁尔、萨尔和法兰克福地区。”“我得说，你的命令不仅最为有力地贯彻了我对此次战役的基本设想，而已它还完全根据你我目前的谅解

行事……昨天我已派一名高级参谋去布莱德利处，了解他在使用部队与分配给养方面，是否与这一想法协调一致。”至于下一步行动，他对蒙哥马利说：“我的设想是，以一支美英联合部队在其他可用部队的支援下，采取一切协调一致的行动，穿过关键的中心地带并占领翼侧战略地区，经最直接、最迅速的路线向柏林挺进。”

这一天，巴顿的部队终于拿下了南锡。布莱德利恢复了对他的供应，并告诉他，他有能力而且也应该向前推进。由于有了新的活力，他精神振奋，又开始做起梦来，想着在9月18日对齐格菲防线来一个大突击，直插沃尔姆斯。但第二天，布莱德利打电话告诉他，蒙哥马利希望第3集团军停止进攻，以便全力支持他的“市场—花园”战役。

“他说他将象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德国心脏，”布莱德利挖苦道，“但依我看，这倒更可能是一把抹黄油用的小刀。”

巴顿的回答是：“见鬼去吧，蒙蒂！我得赶紧行动，让我的部队深深地卷入战斗，使他们无法再阻止我。埃迪明天一早就开始向西部壁垒进攻，然后我们将全速前进。所以，别吭声，布莱德，19日天黑以前别打电话找我。在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完全不必担心蒙哥马利的尖刀攻势了。”

不幸的是，德军在巴顿准备发动进攻那天，来了个先发制人，出乎意料地发动了一次反击，打得巴顿措手不及，迫使他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以解燃眉之急。这场进攻在很长时间里再也未组织起来。

北线的霍奇斯也停下来了，他的部队只是象征性、试探性地进入了德国，很快就为德军的顽强抵抗、如注的倾盆大雨、泥泞的崎岖山路、差劲的后勤补给所困而无法脱身。追击战、运动战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消耗战、阵地战。

蒙哥马利的情况如何？他不是要一跃而过莱茵河，象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吗？

9月17日中午过后，“市场—花园”行动按计划进行。英国第1空降师、美国第82和第101空降师的先头部队分别在阿纳姆以西、奈梅亨以南和艾因德霍芬以北空降，开始了蒙哥马利所称的“地毯式”进攻，意在沿阿纳姆至艾因德霍芬公路，开辟一条长40多英里的狭窄走廊。不久，霍罗克斯的第30军开始从马斯——埃斯科运河北上，准备沿着这条“地毯”走廊直奔阿纳姆。与此同时，奥康纳的第8军和里奇的第12军分别在第30军两翼掩护推进。

然而，无论是空降部队还是地面部队都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当时，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就设在阿纳姆附近，这使他能够在现场对战斗进行有力的协调指挥。另外，德军王牌党卫队第2装甲军也部署在阿纳姆附近，此时它已从法国的撤退中回过神来，正在恢复元气。更糟的是，战斗刚一打响，德军就从一名被击落的美军军官身上缴获了一份涉及整个战役计划的文件。莫德尔和施图登特如获至宝，从中了解了盟军的整个意图，使他们能立即采取最有利的对策，调兵遣将，迟滞盟军推进，甚至从翼侧实施反击。结果，英军第30军瞻前顾后、左右逢难，进展“令人失望地缓慢”。尽管如此，美国的两个空降师进展还算顺利，经过奋战，分别于18日和20日夺取了艾因德霍芬和奈梅亨及两地之间的几座大桥，并与北上的第30军会合。

但英军第1空降师的命运就悲惨了。由于空降着陆点离阿纳姆既远又分散，既未达成突然性，又未形成拳头，只有一小股部队占领了阿纳姆大桥的

北端，而其他部队又被德军包围，无法与这支小分队会合。天气也不作美，不是下雨就是阴天，致使后续部队迟迟不能空投过去增援；装备、弹药的补给也无法准确地空投，好多都被作礼物投给了德国人。结果，在大桥北端坚守的小分队由于弹尽粮绝，被迫于 21 日投降。通讯状况就更糟了，电台质量极差，可以说完全失灵。在开头三天，第 1 空降师与外界完全断了联系，只好默默无闻地自我奋斗。外面的人急得团团转，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最要命的恐怕还是第 30 军因遇顽强抵抗而未能及时打到阿纳姆，致使第 1 空降师处于孤立无援的绝望境地。在占领桥头的小分队投降那天，第 30 军才从奈梅亨北进，但很快便受了阻，10 英里的路程怎么也走不完。在左右担任掩护的两个军由于推进更慢，根本借不上力，迫使 30 军不得不分兵保护自己的翼侧，从而使蒙哥马利的尖刀变得又软又钝，无法直插阿纳姆。

打到 24 日晚，蒙哥马利收到第 1 空降师师长厄克特发来的电报：“特向你告急，倘 9 月 25 日清早尚不能靠拢我们，我们就无法支持下去。全体官兵已精疲力尽。缺粮缺水，又缺弹药武器，高级军官伤亡惨重……即令敌发动轻微攻势，我也将一触即溃。若果真出现此种局面，则唯有命令所有部队从桥头阵地突围，以免束手就擒。目前，任何敌前行动，已均不可能实现。我们已竭尽全力，并将继续奋战，尽力坚持下去。”

第 2 天，蒙哥马利命令第 1 空降师从下莱茵河北岸撤至南岸。当晚，该师残部连夜乘上小船，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渡过湍急的河水。到天亮，共有 2000 多人撤至南岸，有 2000 名伤员连同医生、护士在北岸被俘，另有约 6000 人阵亡或失踪。生还者中，高中级军官只有一名师长、一名旅长、一名炮兵主任，一名营长。

“我觉得蒙蒂这次的战略错了，”一向袒护、欣赏蒙哥马利的布鲁克在 10 月 5 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应该首先确保安特卫普，而下该进攻阿纳姆。”

拉姆齐说：“怎么批评蒙蒂都不过分。”

艾森豪威尔从这次战役中得出结论：“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看来，士兵们要在法国、荷兰、德国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了。

## 顽固的蒙蒂

9月20日，当“市场—花园”战役激战正酣时，艾森豪威尔把他在法国的司令部从格朗维尔迁到巴黎郊外的凡尔赛。这里有良好的通讯设施，又没有大都市夜总会的干扰，且更靠近前线。

艾森豪威尔搬到这里的当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答复蒙哥马利两天前的来信。在那封信中，蒙哥马利仍在喋喋不休地推销他的北进战略，认为“以一切可用的地面部队都协调一致地进军德国是办不到的”，因为后勤状况只允许一路部队进军德国，这路部队就是他的集团军群加上霍奇斯的集团军。他保证说，3个集团军的兵力足以“经北路直捣柏林”，因为北路都是港口，可以充分发挥海上优势，至于南路，“我尚未考虑过。”

“总的来说，”艾森豪威尔回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不认为我们在作战方针上有什么重大分歧。我从未考虑过，要各集团军并肩向德国挺进。”但“你我在一个问题上尚有分歧。来信似乎提议，除第21集团军群和第12集团军群的9个师以外，其余部队均可就地停止前进，把这些部队的一切运输工具和给养统统用于对柏林的尖刀式一路进攻。或许你的原意不是如此，因为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沿德国西部边境，如有可能一直到莱茵河，集结我们的兵力，并尽早使安特卫普港全力运转，以确保获得充分的供应，然后再实施你所建议的攻势。布莱德利集团军群除主攻方面的左翼部队外，都应全力向前推进，以便随时支援主力，防止德军在其正面和两翼集中。”也就是说，“在你的集团军群向柏林发起主攻，布莱德利在你左翼进行支援时，我们的其他部队都应到达保证胜利完成这次进攻的位置。否则，主攻将因大部分兵力用于保卫后方和两翼而很快失去势头。”

如果艾森豪威尔这番话在“市场—花园”行动结束后说，或许更有说服力，因为英军就是因将大部分兵力用于应付后方和两翼，又得不到空中和地面支援而失去进攻势头的。但此时的蒙哥马利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仍固执己见：

我不能同意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相同的。我深信你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开诚布公。我一直说要右翼停下，左翼继续前进。但右翼仍在行动，其进展甚至超出了给养许可的限度，以致使我们失去了灵活性。可来信仍要右翼继续前进，还要布莱德利集团军群的所有部队全力前进等等。我认为应下个直截了当的命令，要第12集团军群的右翼停止前进，倘此命令得不到执行，我们将陷入更困难的境地。总之，我的意见是，若要攻下鲁尔，就必须停止其他一切行动，把力量集中在左翼。如不这样做，就到不了鲁尔。

“蒙蒂这个狗杂种！”艾森豪威尔对当天来拜访他的巴顿骂道。

“我从未见过他对蒙哥马利这样厌恶，”巴顿回去后，幸灾乐祸地对手下人说，“事实上，他骂他是狗杂种，这真令人鼓舞。”

但除了“狗杂种”，并没什么可令巴顿鼓舞的。作为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自有他的苦衷。他不但要考虑他认为最佳的战略，而且还必须给予他麾下其他国家的将须所持观点以应有的重视。蒙哥马利虽然和布莱德利的地位一样，但他毕竟是英国地面部队的总指挥，所持观点往往代表着他自己国家的最高利益，代表着英同参谋长委员会甚至丘吉尔的立场，并得到他们强有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的关系除了上下级外，

还带有两国关系的色彩。他可以直接命令布莱德利或巴顿干这干那，但对蒙哥马利却不能简单地来一句：“这是命令，执行吧！”这种特殊关系使他常常对蒙哥马利的观点不得不给予充分的注意、容忍和关照，甚至到了“偏袒”的程度，影响了他对整个战略计划的制订。

这不，在9月22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布莱德利说他“又一次偏袒蒙哥马利”。这次会议是在凡尔赛召开的，是盟军四个多月来举行的规模最大、内容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特德、拉姆齐、利—马洛里、布莱德利等重要人物都出席了，但独缺蒙哥马利，而会议的议题恰恰与他有最直接的关系。

“蒙哥马利拒绝参加会议，”布莱德利写道，“借口是他正因‘市场—花园’行动脱不开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阿纳姆的局势确已面临危机，但我不相信，战争竟使他那天下午抽不出几小时的时间。蒙哥马利的缺席被其他司令官们看作是对最高统帅的公然藐视。尽管艾森豪威尔看上去泰然自若，但看得出，他是不同寻常的自我克制力来控制他的愤怒的。”

蒙哥马利本人对他缺席的解释是：“我知道自己在作战计划上固执己见，在总部及美国将领中，我都是个不得人心的家伙。所以，在进一步讨论作战计划时，还是回避为好。”

“对于兵力的使用，”布莱德利继续写道，“蒙哥马利显然抱有偏见，他只想使英军获利或带来声誉；而我无论是外貌上还是感情上，都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佬。艾森豪威尔负有艰难的使命，他要融化这些民族歧见，使盟军团结一致。”

会议协定，阿纳姆战役后，英军要在美军第1集团军支援下，从北面夺取鲁尔；加拿大集团军要尽快打开安特卫普港，“此乃最后进军德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巴顿的部队则原地踏步，转取守势。

会议一散，代表蒙哥马利来开会的德吉恩甘兴高采烈地电告他的上司：“会开得很好。艾森豪威尔百分之百地支持你的计划，你的突进将为主要行动，各方面将全力保障。”

布莱德利则大感失望：“这又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把进攻鲁尔区放在优先地位，这无疑意味着再次推迟打开安特卫普的时间，而该港正是取胜的关键……我认为加拿大部队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所应有的力量和热情。让善于攻城掠地的巴顿按兵不动，偏偏重用无能的蒙哥马利，真是毫无道理。”

他满面愁容、精疲力尽地回到自己的指挥部，把会议上的决定告诉了他的参谋长。艾伦的反应是：“我们这不是在拿大笔的钱去购买无利可图的股票吗？”

那天晚上。布莱德利在床上翻来覆去，几乎一夜未睡。第二天一早，他给巴顿打了个电话。

巴顿接过电话，脸色阴沉、目光呆滞他说：“蒙哥马利又赢了。我接到命令，要派一个装甲师去北面支援他，并采取守势。另外，我们的供应又被削减了。”

在巴顿看来，他简直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一切希望都落空了，一切美梦都破灭了。他强烈地感到，他就象一个大型乐团中一个杰出的第一小提琴手，本来可以独奏许多华彩的乐章，但却非要按一个不太懂或不理解乐谱中奥妙的指挥的意思去演奏。他写信给妻子说：“我腹背受敌，但攻击我的不是德国人。我真想一醉方休。”他如此地失望和伤心，以致认真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

“哎，哈普，”他对副参谋长盖伊说，“你愿不愿意去中国，在尼米兹海军上将手下干？”

吃晚饭时，他一边神经质地掰着一片面包，一边举着一杯味道极差的矿泉水骂道：

“要多久时间？啊，上帝！要多久时间？蒙哥马利还未来得及说‘重新集结’，我们就越过了法国，而现在我们却陷入这洛林的泥淖之中。为什么？因为上边有那么一些混蛋，他们从未听到过愤怒的枪声，从未少吃一顿饭菜，认为钢琴和乒乓球台比弹药和燃料更重要！”

隔壁房间里的电话铃声把他的话打断了。是布莱德利打来的。巴顿怒气冲冲地走过去拿起听筒：

“喂！布莱德，我是乔治。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这回又他妈的想干什么？”

“乔治，别发那么大的火。你的处境我理解，也很同情。我所能做的只是授权你在采取守势的同时，对你目前的战线做些小的调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OK，我明白。”

第二天，巴顿向全军发布了这样一项命令：

“一、我方作战态势的改变必须对敌人严格保密；敌人一旦察觉，就会把部队从我们战区调走去对付其他的盟军部队。”如何做到对敌人保密而个被察觉？当然是仍要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呵。

“二、我们必须控制一条合适的出击地带，这样一旦最高司令官指示我们恢复攻势，我们就可以迅速行动。”如何控制一条合适的出击线？当然是要通过攻势行动去实现呵！

命令的最后一句是：“我们只是在等待恢复进攻的信号。”

巴顿把他在守势安排中尽量保留攻势的三个招法全都使出来了。

在《一位将军的一生》中，布莱德利写道：“对盟军地面部队指挥官来说，10月初的日日夜夜是最失意的日子。冬天即将来临。由于后勤供应困难，我们弹药奇缺、寸步难行。每过一天都给德军增加了设防的时间和机会。我对蒙哥马利的计划信心不足或根本就没有信心；他对艾森豪威尔和我的计划也是如此。我对艾森豪威尔损害我们的利益而偏向蒙哥马利的做法，越来越感到不安。由于蒙哥马利未能迅速占领安特卫普，使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我们将被迫深沟高垒，以度寒冬，把我们的主攻时间推迟到来年春天。”

9月22日作出的向鲁尔进军的决定，由于“市场—花园”的受挫而未能执行。蒙哥马利的部队被迫转入防御作战，与德军纠缠于荷兰南部地区，打得难解难分。关键是兵力不足、给养短缺。“因此，在兵力得到补充之前，”艾森豪威尔于10月8日指示蒙哥马利，“协同攻击莱茵河的计划应予推迟。然而，你们两个集团军群的作战计划，仍应在人力许可的情况下，以尽快挺进到波恩以北的莱茵河一线作为首要任务。”

第二天，拉姆齐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加拿大集团军除非立即得到充分的弹药补给，否则在11月1日前无法在安特卫普有所作为。艾森豪威尔立即敦促蒙哥马利：“若在11月中旬尚不能使用安特卫普港，整个作战行动将陷于停顿。我必须强调，在我们从瑞士至英吉利海峡这整个前线的作战行动中，我认为以解决安特卫普入口的作战最为重要，你须亲自过问。”

“这他妈叫什么命令！”蒙哥马利心里骂道，“昨天还让我把挺进莱茵

河作为首要任务，今天却叫我把打开安特卫普当作最重要的任务。真是乱弹琴，这种人怎么能指挥地面战斗？！”

就在昨天，蒙哥马利乘马歇尔将军来访的机会，再次提出了指挥权问题。他把陪同马歇尔的布莱德利拒之门外，与美国陆军首脑进行了单独长谈。他告诉马歇尔：“自艾森豪威尔以陆海空三军最高统帅身份亲自指挥地面战斗以来，地面部队不是按地区而是按国籍划分了，既无法全面掌握情况，也缺乏作战领导和控制。事实上，仗打得很不协调，相互脱节，目前状况真是一片混乱。”言外之意，他和巴顿的感觉一样，艾森豪威尔不是一个称职的乐队指挥，应另外任命一位地面部队总司令。

马歇尔一言不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后来对人说：“当时，我差点不顾身份地同他吵起来。因为我认为他的话太不近情理，不过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而已，所以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克制住自己。”

但蒙哥马利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他又借着艾森豪威尔在一夜之间改变行动重点的机会大光其火，回敬道：

“请你代问拉姆齐，他有什么资格对他一无所知的有关我的作战行动，向你发表那些荒唐说法。加拿大部队已经在进攻，而且进展顺利，也不缺弹药。那里的战斗正由我亲自指挥。”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觉得不放心，想知道一下蒙哥马利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于是便打电话询问。但蒙哥马利此时正在火头上，尽说些不中听的话，气得史密斯转身把话筒塞给摩根将军：“拿着，告诉你的老乡他该做些什么！”

摩根告诉蒙哥马利：“除非安特卫普很快打开，否则将中断对你的补给。”

威胁准呀，我蒙哥马利才不吃这一套呢。他丢下电话，当即起草了一份文件，向最高统帅发难。这份题为“西欧指挥要则”的文件于次日送到史密斯手中，它开宗明义地指出：“目前西欧盟军内部的指挥机构不能令人满意。”要么艾森豪威尔把司令部前移，以便对战场进行全面而直接的指挥，要么由他蒙哥马利或布莱德利担任地面部队总司令；如果选择后者，他蒙哥马利“将在我的亲密朋友布莱德利领导下服役而感到十分荣幸”。

为了回击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在争得马歇尔的同意后，于10月13日给他写了一封意味深长而措词强烈的信。在这封信中，艾森豪威尔直言不讳地写道：

“你提的问题并非当前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安特卫普港……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和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都曾通知我，他们正在慎重考虑给我下一道直截了当的命令，在完全占领安特卫普港及其航道之前，这个任务应优先于其他一切任务……这次作战丝毫不涉及指挥问题，因为能够调来提供支援的任何力量，不论是哪一国的，全归你指挥。”

他提醒蒙哥马利，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责，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里已不再是诺曼底滩头”，战线已从瑞士伸展到北海。他的职责就是监督各个战场的管理、协调各部队的行动、确定作战地域与作战重点，而不是对某一特定作战行动进行直接指挥，那还要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干什么！

你蒙哥马利不是说为能在布莱德利手下干而感到荣幸吗？那么好吧，你们俩掉个个，就让过去一直支援你的布莱德利当主角负责进攻鲁尔，而由你当配角，负责提供支援。如果你仍感到这种安排“不能令人满意”，“如果你作为一个伟大盟国在本战区的一位高级指挥官觉得我的意见和指令危及作



战的胜利，则我们有责任把这个问题提交到更高当局，请他们作出裁决，不管这裁决多么严重。”

艾森豪威尔这封强有力的信函大大震动了蒙哥马利。明摆着，如果艾森豪威尔把这件事正式捅到上面去，那就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而结果几乎肯定是有他没我。这个深浅，蒙哥马利还是明白的，于是他赶紧举手投降：

亲爱的艾克：

你再也不会听到我对你谈指挥问题了。我已向你表明了观点，你也作了答复。这件事就此了结，我和全体官兵将百分之百地按照你的要求去做，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在第 21 集团军群所有的作战行动中，我已把安特卫普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现在，一切精力和力量都将用于打开该地。

你最忠诚的部下蒙蒂

1944 年 10 月 16 日

## 难见天日

整个秋季，在将军们大吵大闹的时候，他们的士兵正在为争夺每一寸土地而艰难地爬行着，每天的进度只能以码计算。

亚琛，这座德国西部重镇和古老都城，挡在霍奇斯部队的前进轴线上。9月中，柯林斯的第7军就来到它的大门口，但整整叩了一个月才叩开它的大门，于10月13日攻入城内。随之而来的是激烈的巷战。每间房屋都成了搏斗的场所和战死者的坟墓。敌人逐步退入市中心的一座大楼。美军拉来几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架在距大楼不到200码的地方，然后放低炮口平射。在几发炮弹打进去之后，里面伸出了白旗。

整个10月到11月上旬，加拿大部队都在啃斯海尔德河口这块硬骨头。该河口象一个张开的鳄鱼嘴，南贝弗半岛是它的上颚，下颚由利奥波德运河隔开的一块袋形阵地构成，在上颚的前方有一个叫瓦尔赫伦的小岛，象一颗衔在嘴边的珍珠。到10月底，这张鳄鱼嘴的上下颚均成了盟军的战利品，剩下的只是摘取那颗最坚硬而刺眼的珍珠了。

这是一颗不规则的珍珠，中间低而周围高，边缘有沙氏环绕，阻止海水冲入岛心平原。在岛的两端，沙丘中间有一个缺口，靠一道高30英尺、宽100多码的堤坝阻拦海水。这里的防御异常坚固，岛的四周布满了水下障碍物，岛上到处是地雷场、铁丝网、碉堡和炮台，大约有1万名德军固守在这座方圆几十平方英里的小岛上。

从10月初起，盟军轰炸机对该岛进行一连串猛烈的轰炸，在西面的堤坝上炸开了一个大缺口。海水奔流而入，淹没了岛上大片地区。11月1日，英、加军队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该岛实施两栖突击，虽遭到岸上火力的疯狂射杀，造成严重伤亡，但仍英勇而成功地上岸，随即迅速突进，抓的抓，杀的杀。一周后，1万名守军便全都报销了，其中有8000人当了俘虏。安特卫普港终于在它被攻占的65天后打开了，但要使用它则还需20天的时间！

在安特卫普被打开的11月8日，沉寂了很久的南部战线终于再次响起了炮声。三周前，艾森豪威尔在布鲁塞尔召开军事会议，正式决定由第12集团军群分南北两路突击莱茵河。这是自8月下旬以来第一次将主攻任务交给美军，而由英军当配角。这项决定在10天后的10月28日以指令的形式得到最后确认。根据该指令，向莱茵河的突击将以北路的第1集团军和新到的辛普森第9集团军为主，向科隆和波恩方向进攻；巴顿的第3集团军应“在后勤条件许可的时候”，向法兰克福方向挺进以支援主攻。

巴顿这时已不计较什么主攻、助攻了，只要让他进攻就行，而且越快越好，最好赶在其他人前面。到那时，只要他进展顺利，一举跨过莱茵河，不愁助攻变不成主攻。他在10月22日央求布莱德利让他在两天内发起攻势，但得到的回答是：“我宁愿等一等，直至我们大家能一道发起进攻，”巴顿说：“你这也太保守了，想等到我们大家都急得跳起来吗？到那时，我们的人会有一半害流感或得战壕足病。”最后，布莱德利答应他可在11月5日采取行动。

11月5日终于等来了，但也等来了一场倾盆大雨，进攻不得不往后推迟。他选择了8日。8日对他来说是个吉利日子，因为两年前的这一天他率部在摩洛哥登陆，三天后在他生日那天夺取了卡萨布兰卡。他希望这次来个巧合，在他开始走运的那天进攻，三天结束战斗，然后坐下来好好庆祝一番他的59

岁生日。

7日仍是大雨如注，河水暴涨，洪水泛滥。巴顿度过了他“一生中漫长得一天”，慢得令他难以忍受，好象时钟停止了走动。一整天，他都在读《圣经》，向上帝祈祷。他觉得上帝会把好运带给他，因为他是上帝最钟爱的人。

晚上7点，埃迪和格罗闯进他的指挥所，要求司令继续推迟进攻。巴顿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攻击仍要进行，不管下雨不下雨。我肯定这次攻击一定会成功。”他就差没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了。

但埃迪和格罗并不知这其中的奥妙，弄不明白巴顿为何着了魔似地非认准了8号这个日子，因此继续表示异议。

巴顿双眉紧锁，声色俱厉地打断他们：“不要说了！我看你们最好推荐一下你们所希望的接班人来。”

送走二人，他和衣上床，在向上帝的默祷中缓缓进入梦乡。但他睡得很不安生，时醒时眠。每次醒来。他都听听外面是否还有雨声，看看上帝是否已恩准他的祷告。

凌晨3点，他再次醒来，听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心里开始烦躁不安。他索性起身，取出隆美尔写的《步兵进攻》一书随意翻看。当翻到1914年9月那一节时，他的手停了下来，开始仔细阅读其中的一段。那一段写的是，隆美尔所在的部队如何遇上了一场瓢泼大雨，而德军又如何无所畏惧地继续前进，并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段文字给了他启示和鼓舞，觉得心里有了着落。半小时后，他又回到床上安然入睡。

两个小时后，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击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一轱辘爬起来，冲出房门去观看大炮轰鸣的壮观场面。雨已停了，几颗无所畏惧的晨星在天边若隐若现地闪着微光。400门大炮在晨晦中怒吼着，就象一座空旷建筑物的所有房门一齐猛力关闭发出的声响一样。

“上帝的意愿是会实现的！”他在内心中高喊着，“德国人这些天来一直为之担惊受怕的攻击终于开始了，此时此刻不知他们有何感受！”

拂晓时分，部队踏着泥淖出发了。在冲击中，许多士兵栽倒在泥水里，有的是被子弹打中的，也有不少是滑倒的。尽管速度不很快，但进展顺利，主攻部队已越过马奇诺防线。

上午8点，布莱德利打来电话问：“你们的计划是什么，乔治？”

巴顿喜滋滋地回道：“我正在进攻，布莱德。难道你没听到我们的炮声吗？”

“什么？没有空中支援，你就进攻啦？！”

原来巴顿事先没有通知布莱德利，不管天气好坏，不管有无空中支援，他都要在这一天进攻。他怕布莱德利阻止他。

“你知道，布莱德，”他解释说，“在坏天气行动有时会带来好效果的，让敌人意想不到，打他个措手不及。”他没好意思说这一天会给他带来好运气。

布莱德利无可奈何，只好为他鼓劲儿：“好好干，乔治。不要挂电话，艾克在我这里，他要和你讲话。”

“乔治，”巴顿听见一个遥远而熟悉的、亲切而柔和的声音传出听筒，“我是艾克，你的最高统帅。我感到很激动，伙计！我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你要一鼓作气，勇往直前！”

巴顿很久未从艾克嘴里听到这鼓励话了，本想诙谐几句，但想到对方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报出了官衔，只好正儿八经地回答说：

“谢谢你，将军。我们会这样做的，将军，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放下电话，巴顿带上副官斯蒂勒和科德曼到前线视察。这时，雨又下了起来，但只是毛毛细雨。没过多久，雨就又停了，太阳拨云而出。又过了一会儿，天空中奇迹般地飞来数百架战鹰，宛如闪闪发光的利箭呼啸着向敌阵地扑去，留下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白色尾流和螺旋形烟云。

巴顿眼睛闪着亮光，激动不已，喉咙发紧他说：“怎么样？科德曼，这些飞机终于来了，而且是他妈的这么恶劣的鬼天气！这真够那些德国杂种们受的！我他妈简直要为他们感到悲哀！”

傍晚，埃迪和沃克的部队都发回了放心的消息。吃晚饭时，巴顿又恢复了他那轻松而健谈的老样子，洋洋得意地谈起自己是如何决心坚持进攻而绝不退缩的：“要进行这样一次进攻，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

但外面，天又下起雨来了，似乎有意要浇灭他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摩泽尔河水涨到几十年来的最高水位。河水溢出两岸，冲走了卡车，淹没了道路，围困了部队！阻滞了前进！结果，巴顿写道，“我愿希望在11月11日赢得这场战斗，因为这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在北非走运的日子。但我并没有在那一天取得胜利。”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他是“从死者尸骨未寒的地方站起身来”庆祝自己的生日的。

北面的主攻是在11月16日发动的。进攻前，艾森豪威尔用了两周时间走遍了准备上阵的每一个师。这天，他来到第29师，站在一个泥泞的山坡上向数百名士兵讲话。当他讲完转身离去时，突然脚下一滑，摔个四脚朝天，弄得一身泥泞。站在周围的士兵忍不住大笑起来，甚至连冲上来扶他的人也笑得前仰后合，无力把他拉起。但他并不介意，反而“从这笑声中深深地感到，在战争时期我与士兵的接触中，没有哪一次比这次更成功了。”

看来士气没有问题，他主要担心的是天气。但尽管这年秋天奇寒、多雨，许多指标打破了几十年的纪录，他仍信心十足地向马歇尔保证说，他会让德军后悔没有撤退到莱茵河东岸。

进攻这天，阳光少有地光顾了大地。午后不久，2000多架轰炸机在1000架战斗机掩护下，实施了自登陆以来最强大的航空火力准备，向亚琛以东敌阵地投下1万吨炸弹。与此同时，1200门大炮也一齐怒吼。看起来，这的确是一次声势浩大、给人以无限希望的战役，但结果却是一次拖泥带水、最令人失望的战役。在第1集团军的前进道路上，横着一片茂密的森林。在这片森林中，进行了一场最残酷、最激烈、最艰苦的战斗。坦克开不进去，只能靠步兵一步步地往前挪。他们不是踩上地雷，就是挨了黑枪，要不就是被人从背后捅一刀！

“坦率他说，”布莱德利伤心地写道，“我向莱茵河进军和包围鲁尔区的计划失败了。巴顿所遇到的敌军较弱，向萨尔前进了40英里，但他再也无法前进了。辛普森和霍奇斯向德军主力部队猛攻，只向鲁尔河前进了8~10英里。”

## 九、疯狗的回头

寂静的阿登山  
风云突变  
蒙蒂如愿  
“该算算帐了”  
谁是功臣？

1944年12月12日，星期二。天空中下了起了鹅毛大雪，把整个战场涂成一片银白色。

艾森豪威尔将军应布鲁克之请，同特德一道赶赴伦敦，出席有丘吉尔和英军参谋长参加的会议。他们共进了晚餐。用餐的人虽然脸上都带着笑，但笑得极不自然。艾森豪威尔刚刚对他们说，1945年5月1日以前，盟军可能不会发动决定性的全面攻势。在座的英国人大感失望，布鲁克甚至绝望得想到要辞职。

同一个晚上，西线德军高级军官全部被召到龙德施泰特的总部。在那里，他们腰间的武器和手里的公文包全被搜走，然后被装进一个大客车。汽车在昏暗的乡间雪地里走了有半个钟头，最后停在一座地堡前。地堡很深，进去要经过一段很长的通道，两边有党卫队士兵把守。

下得地堡，这一行人看到他们的元首拖着一条腿从另一个门走进来，弯着腰坐在椅子上。他面色苍白，双手发抖，左臂不时剧烈地抽搐着。

但他的讲话，思路异常的清晰，角度异常的新颖，富于启示，充满魔力。聆听的人似乎在黑夜中看到了光明，在绝望中找到了出路。

“我们必须通过进攻使敌人明白，他们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只有成功的进攻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成功的防守永远一事无成……”

“腓特烈大帝在他战争的第7个年头所取得的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将会再现。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反驳：是啊，当时的形势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的先生们，当时的形势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

“历史上从未有过象我们敌人那样的联盟，成份那样复杂，而各自的目的又那样不同。我们今天在敌人那里看到的。都是当今世界上最极端的東西：一方面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方面是垂死的帝国——英国，另一方面是一心想取而代之的原殖民地——美国。就是这些国家，在实现其目标过程中，已日复一日地陷于分裂。我想说，谁能象蜘蛛那样坐在网中间，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他就可以观察到这些国家间的矛盾每时都在加深。如果我们这时再狠狠地来几次打击，那么这个靠人为勉强支撑的共同战线，随时都可能霹雳一声而崩溃……”

“战争最后是要看输赢的。我们必须时刻向敌人表明，不管他们怎样，他们决不能指望我们投降。决不能！决不能！”

被灌了迷魂汤的西线指挥官们恍恍惚惚地走出地堡，耳畔仍响着元首那激动人心的演说。

## 寂静的阿登山

在3个月前初秋的一个晚上，希特勒把约德尔叫到身边，向他透露了多日来一直在他头脑中盘旋的一个想法：

“约德尔，你不觉得我们应在西线准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吗？”

什么？在这兵败如山倒的时候？约德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希特勒看着约德尔那惊讶的样子、高深莫测地继续说道：

“如果我不猜错的话，英美军队肯定会在斯海尔德河口沿着西部壁垒至梅斯，以及从梅斯至多日山脉一线停止前进。补给方面的困难将迫使敌人停住脚步。我们何不利用敌军暂停前进的机会，再来一次阿登突破，在比利时发起一场反攻，直指安特卫普，夺取敌人的主要供应基地，分割他们在阿登山脉南北两翼的部队？”

说到这，他狞笑起来：“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这次进攻将能消灭20~30个师的敌人，让他们再尝一次敦刻尔克的滋味，但这回他们别想再从那里逃掉了！”

“可是，我的元首，”约德尔分辩说，“现在局势与1940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我们有强大而充分的陆军，特别是有强大的空军，而敌人……”

不待约德尔说完，希特勒便打断他的话：“这我知道。空军的情况是这样，但陆军未必如此。我们可以利用在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重新集结力量。我们别的没有，但人还是有的，重新组建几十个师没有问题。当然，这些师不会完全是第一流的，但要看到，敌人方面也不完全都是第一流的。我们有许多部队打得疲惫不堪，敌人也有打得疲惫不堪的部队，并且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别忘了，约德尔，1940年的形势也并非使所有的人都深信，西线的战斗可由进攻来决定。在对法国进攻时，人们不就认为那是胡闹，是犯罪，是乌托邦，是没有希望的吗？可事态的发展却恰恰相反。记住，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一如既往地吧战争打下去，特别是要排除西线的危险。只有排除了西线的危险，把英国人和美国人送回老家，我们才能回过头来对付俄国人。要达到这一目的靠什么？只能靠进攻。从战争一开始，我就一直在努力，只要有一线可能，就进攻、进攻、进攻！”

约德尔见希特勒主意已定且信心十足，只好遵旨去作准备。数日后，他拿着拟订好的计划面呈元首。他们一起研究了该计划的每一个细节，并给它起了一个掩人耳目的代号——“莱茵河卫士”。

“嗯，‘莱茵河卫士’，这名字不错，”希特勒自鸣得意地说，“即使敌人有所耳闻，他们也难料想这里面的真正含义。我们要打他个措手不及，越过阿登山，跨过默兹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直推进到安特卫普。只是，我们如何能够夺取默兹河上的那些桥梁，以便让我们的装甲部队通过呢？”

他陷入沉思，眼珠不停地转动。忽然，他猛地抬起头来：“有了，把斯科尔兹内给我叫来！”

不几日，一个中年男子来到“狼穴”大本营。此人身材高大，有6英尺4英寸、体重220磅，长着褐色头发和一双阴森冷酷的蓝眼睛，左边脸有一条长长的伤疤。他虽然只是个中校军官，但却干过许多轰轰烈烈、令盟军咋舌的大事。就是这个人，在前一年的9月率领一支不到百人的伞兵突击队，乘滑翔机把墨索里尼从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营救出来。墨索里尼感激不尽，把一块有精雕图案的手表赠送给他。还是这个人，在几天前匈牙利独裁者霍

尔蒂准备向苏军投降时被他绑了票，弄到慕尼黑押了起来。

“报告！党卫队中校奥托·斯科尔兹内向元首报到。”

“斯科尔兹内，你在匈牙利于得不坏。这次我叫你来，是想把一个更重要的使命交给你去完成。”

“请元首放心，只要您一声令下，我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很好，斯科尔兹内。我已经拟订了一个必胜的反攻计划……你的任务是率领一支会讲英语的特种部队，让他们穿上美军制服，驾驶缴获来的美军坦克和吉普车，渗透到美军防线后面去搞破坏，切断电话线，杀死传令兵，倒转路标，搞乱交通，尽量制造混乱；同时，你的部队还要长驱直入，深入默兹河，占领河上的各个桥梁，以便让装甲部队主力通过。怎么样，斯科尔兹内，能做到吗？”

“没问题，我的元首。为了您和我们的大德意志帝国，我愿肝脑涂地。”

“很好，我相信你是不会辜负我的希望的。整个战役乃至整个德国的命运都托付给你了。回去准备吧。”

斯科尔兹内领命后，即在全军搜罗起 2000 名会讲英语的亡命之徒，组成一个特种旅。他教士兵们熟悉美国的武器装备、美国人的举止和习俗、美国兵的脏话和俚语。一时间，军营里到处响起“OK！”“他妈的！”“狗娘养的！”有些甚至成了口令。

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无线电被禁止使用，以防盟军窃听；参加反攻的第 5 和第 6 装甲集团军都用了假番号，其他部队有的转了移，有的改了名；前线的高级指挥官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预定发起反攻之日前不久才得知这一行动。

11 月 3 日，约德尔带着“莱茵河卫士”来到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向集合在那里的西线高级司令官们首次透露了这个计划，并要他们在一份保密文件上签了字。

老帅龙德施泰特大吃一惊，心说元首莫非是发疯了，也没和我商量一下就搞出这么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还要一直打到安特卫普，真是痴心妄想。

“约德尔，元首的这个计划恐怕行不通。胃口太大了，我们可用的兵力太少，吃不消的。”

“这是元首作出的不可改变的决定，”约德尔反驳说，“敌军已在进攻中遭到惨重损失，他们的补给情况也很紧张。他们想不到我们会发动攻击，尤其是在阿登地区。因此，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出其不意的战术，并且利用其空军不能起飞的气象条件，就可以迅速打开一个突破口。有了这个突破口，我军的装甲部队就可以机动灵活地一举拿下列日与那慕尔之间的默兹河桥头堡，以锐不可挡之势直捣安特卫普。”

看来，想改变希特勒的决定是不可能了。龙德施泰特、莫德尔和第 5 装甲集团军司令曼陀菲尔商量了一下，决定提出一个“小解决方案”，即在亚琛地区搞一次有限攻势，消除盟军在那里的突出部。

约德尔当即表示：“‘小解决方案’只会推迟算帐的日子，使西方列强不再准备谈判。这绝对不行！”

龙德施泰特再无话可言。在他的意识里，太阳早已下山了，希特勒早已病人膏肓，他的攻势不过是落日余辉，或说是病人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12 月 15 日，离圣诞节还有 10 天。

几天来，大雪纷飞，浓雾笼罩。战场上一片寂静，偶尔传来几声枪响，

在空旷的山野里回荡。

在南锡，巴顿将军正忙着准备四天后的一次攻势。他的部队自 11 月 8 日恢复进攻以来打得非常艰苦，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才拿下梅斯城。有消息说，敌人在北面正悄悄撤出装甲部队。巴顿听了大骂霍奇斯和辛普森按兵不动，致使敌人得以以后调组建预备队。

“第 1 集团军正在犯一个大错误，”他断言，“它让米德尔顿的第 8 军就地按兵不动。很可能，德军正在第 8 军的东面集结兵力，准备给它来一次沉重打击。”这话是 11 月 25 日说的，三周后不幸而言中。

他正在准备的攻势据他自己说，“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雄心最大的空中闪电战”，届时将有 3000 架飞机轰炸齐格菲防线，为他的部队炸开一条宽阔的通路，一直通向莱茵河。然而，老天爷似乎总是有意和他作对，不是雨，就是雪，气得他直嚷：

“把詹姆士·奥尼尔叫来！我就不信上帝会这么不给面子。”

奥尼尔是第 3 集团军的随军牧师，每逢巴顿觉得与上帝对话困难时就找他来帮忙。

“牧师，我要你为祈求好天气而祈祷。我的士兵们在与德军作战的同时，还得与泥淖和洪水搏斗，这使我烦透了。看你能不能让上帝帮帮我们的忙。”

“将军，要做这样的祈祷，需要有一条厚厚的跪毯才行。”

“即便需要飞毯，我也不在乎。我只要你能求得一个好天。”是的，将军。但请让我说一句，干我这一行的人通常是不为屠杀生灵而祈求好天气的。”

“牧师，”巴顿生气了，“你是我的神学教师还是第 3 集团军的随军牧师？我要的是一份祷告辞。”

“好吧，将军。”

几日后，每个士兵都领到了一张卡片，上面印着奥尼尔撰写的祷告辞：

“全能的上帝，最仁慈的主啊，我们十二万分虔诚地向您祈求，请用您那最大的仁慈来结束这场我们必须与之搏斗的淫雨吧！请赐与我们晴朗的天气，好让我们投入圣战。请大慈大悲地倾听我们士兵的倾诉：我们希望荣享您的神力，英勇前进，节节胜利，消灭敌人的压迫和邪恶，让上帝的公正贯于尘世，遍布全球。阿门！”

蒙哥马利觉得累了，想休息一下，于是向艾森豪威尔告假说：“如你同意，我将于 12 月 23 日飞回英国，与我的儿子共度圣诞节。自盟军登陆以来，我们一直未得相见。”他的信中还附了一张 5 英镑的帐革，提醒艾森豪威尔曾在 14 个月前打赌，说战争将在 1944 年圣诞节结束。“关于付钱的事，”蒙哥马利幸灾乐祸他说，“我想就安排在圣诞节吧。”

第二天是星期六，盟军高级将领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蒙哥马利起床后收到艾森豪威尔打来的如下电文：“我还有 9 天时间呢。看来几乎可以肯定，你在圣诞节将有 5 英镑的外快。不过，你要一直等到那天才能拿到这笔钱。”

他得意地笑了笑，把电文扔在桌子上，开始签阅每日的军情报告。看来情况不坏，他提笔写道：“目前敌军在所有的战线上都在打防御战，他们的处境已不可能使他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了。此外，他们被迫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战争进入机动战阶段，因为敌军的运输工具和汽油奇缺，而这些又是机动战所必需的。”

处理完公务，他换了身运动服，乘坐一架小型飞机到艾恩德霍芬打高尔



夫球去了。

艾森豪威尔这天可谓人逢喜事精神爽。马歇尔刚刚来电通知他，美国参议院已于前一天批准晋升他为陆军五星上将。五星上将是新设立的一种军衔，以奖励大战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七位最高级军官：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四名成员外，就是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了。

一整天，他都沉浸在这一殊荣的喜悦之中，脸上洋溢着多日不见的笑容。带着这笑容，他参加了他的勤务兵麦基奥在凡尔赛路易十四大教堂举行的婚礼，让新娘在她的陆军妇女队姐妹们面前大显了一番。下午，他又满脸堆笑地迎接了布莱德利。两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兵员补充问题，随后便推杯问盏，庆贺艾克的晋升。

无人知晓，就在这天早晨，龙德施泰特已向他的部队发出了进攻令：

西线的全体士兵们：

决定命运的时刻来到了。强大的攻击部队正冲向敌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为了祖国，为了元首，拿出你们的勇气，豁出你们的性命，履行你们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去夺取常人难以取得的胜利！

并不是没有情报证明，德军正在防线后面集结；并不是没有迹象表明，德军很快就要发起反攻，但无人相信，无人理会。德军每天损失上万人，哪还有力量发动大规模反攻？即使他们吃了豹子胆，真的搞一次反攻，顶多投入几个师的兵力，而且目标几乎肯定指向亚琛；如果发生在其他方向，那只能属于骚扰性攻击，目的仍在于解北部之危。什么？阿登山区？没看出来。要是在那几倒好了。北有霍奇斯，南有巴顿，南北夹击，管叫德国鬼子再尝一次法莱斯的滋味。科班出身的龙德施泰特决不会象希特勒那么蠢，再搞一次莫尔坦式的进攻。“这样的进攻，”布莱德利说，“甚至是我们所欢迎的。”正愁没机会、没地方下手呢，结果不用引，蛇就出洞，送上门来了。

月初的时候，有人问布莱德利，自7月暗杀事件后，希特勒再未公开露面，是否可以认为他因病已退出政治舞台。布莱德利回答说：“可能是这样，或者起码有迹象表明，他把西线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德军总参谋部。”他停了一下，笑道：“如果他病了，我倒希望他好起来，再来指挥部队。”言外之意，如果希特勒指挥部队，他就会瞎打一气，再搞一次灾难性的莫尔坦式进攻。只可惜，现在指挥部队的是正统而谨慎的龙德施泰特。

但，“我们全错了，当然是悲剧性的愚蠢的错误。”布莱德利过后才知道，希特勒根本就没有病，他仍掌握着兵权，控制着西线的战略。龙德施泰特只不过是前台人物，挂名的西线总司令。

或许，只有一个人凭直觉嗅到了阿登山东面的火药味。

16日早晨6点30分，第3集团军司令部里召开了一次特别秘密会议。会上，通讯情报科的赫尔弗斯上尉向巴顿报告说，在特里尔北面集结的德军已开始散开，正向某个神秘的目的地移动，电台也开始沉默。

巴顿转身问他的情报处长：“你对这个情报怎么看，科克？”

“我不清楚德军的无线电静默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当我们自己的部队实行无线电静默时，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部队要开始行动了。根据目前这个特定的情况，将军，我认为德军即将发起一场进攻，可能是针对卢森堡。”

巴顿道：“如果他们进攻我们的话，我已经一切就绪。但我倾向于这一仗将在北边打。第8军在那里一直呆着不动，这真是自找麻烦。”

他顿了顿，点燃一支雪茄烟。

“先生们，我要你们开始制订一项计划，让第3集团军放弃东进，来个90度的转弯，向卢森堡推进，向北进攻！”

## 风云突变

黄昏时分，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利正在办公室里闲聊。这时，一个参谋闯进来报告说，德国人在凌晨向第8军防区发动了进攻，已突入部分地段。随后，这位参谋把战况标在了作战地图上。

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利看着参谋标在地图上的情况，琢磨着它们的含义。第8军在阿登山脉的防线足有75英里长，只有4个师防守，其中两个刚刚从北面的战斗中撤下来，严重减员，几无战斗力可言；进攻这4个师的德军则有3个集团军共24个师，兵力对比为1：6。当然，盟军方面最初并不十分清楚这个数字。布莱德利认为，德军的行动不过是一次有限的骚扰性攻势，目的只是为了牵制盟军在阿登山脉南北两翼的行动，因此根本就没把它放在心上，不但没想着赶回自己的司令部，反而还在凡尔赛过了一夜，打了五局桥牌。

艾森豪威尔毕竟是一军统帅，明察秋毫，立即意识到这决不是一次有限攻势。他催促布莱德利马上把靠近第8军两翼的两个装甲师调去增援。

布莱德利为难道：“巴顿正在准备发动他的新攻势，他是不会答应这个时候抽调他的兵力的。”

艾森豪威尔嘴角一咧：“告诉他，是我在指挥这场该死的战争。”

布莱德利拿起电话。

“喂，乔治·艾克要把第10装甲师交给第8军，那里遇上了麻烦。”

“什么？听我说，布莱德，别拆我的台，没有第10装甲师，我们就无法扩大在萨尔劳滕打开突破口的战果。若你把它调走，你就上了德国鬼子的当。”

“我对你的逻辑推理并不怀疑，乔治，但务必立即把该师调给米德尔顿。”

“可是，布莱德，”

“别说了，乔治，我要挂电话了。我不能和你在电话里讨论这件事。”

放下电话，巴顿若有所思他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会遇上麻烦事的。我的猜测是，我们的攻势将会被取消，我们的部队还得拉到北边去救他们的命。”

那天夜里，前线的告急电报雪片般飞进最高统帅部，连原本满不在乎的布莱德利也开始感到紧张了。

比德尔·史密斯半开玩笑他说：“喂，布莱德，你不是一直在盼着敌人反攻吗？看来你终于把它盼来了。”

布莱德利哭丧着脸说：“反攻是好。但要是说我盼望着这样大规模的反攻，我就不是人。”

第二天，第8军开始溃退。艾森豪威尔决定再派第18空降军的两个师前去增援，并劝布莱德利把他设在卢森堡的前进指挥部撤到凡尔登。

布莱德利还嘴硬：“我决不带着司令部后退，那样太失面子了。”说完，他爬进吉普车赶回卢森堡。一进门，他看到艾伦正对着一幅标有许多德军进攻箭头的地图禁不住大叫道：

“活见鬼！这个狗娘养的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兵力！”

德军进攻的第三天，北面的第6装甲集团军已打到斯塔沃洛，距霍奇斯设在斯帕的司令部和—个存有300万加仑汽油的燃料库只有一两英里远了。

布莱德利多次给霍奇斯打电话，要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德国人得到那个燃料库。霍奇斯一面组织司令部转移，一面使出浑身解数坚守阵地，结果竟成功地挡住了德军的去路。

但中路的威胁并没有消除，而且面临着更严峻的局面。曼陀菲尔的第 5 装甲集团军一路冲杀，把美军第 8 军打得落花流水，直逼圣维特和巴斯托涅这两个重要交通枢纽。如果这两地失守，德军西去的大门就等于彻底敞开了。

“坚守圣维特和巴斯托涅，即使被包围也在所不惜！”布莱德利在电话里向霍奇斯大声喊着，同时命令第 13 空降军火速驰援。

这天晚上，布莱德利把巴顿叫到卢森堡，神情忧郁地对他说：

“乔治，情况看来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我必须告诉你一件恐怕你会不乐意的事情，可是没有办法，我不得不这样做。”

巴顿已猜到布莱德利要说什么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取消明天的进攻，改向北进？”

“是这样。我们必须打退一切进攻，霍奇斯全力向南，你全力向北，形成巨大的钳形攻势，再来一次法莱斯围歼战。只可惜，霍奇斯现在还无还手之力，只好由你单独进行反击了。你看如何？”

巴顿尽管对取消他已准备多日的进攻深感失望，但大敌当前，全局为重，因而毫不犹豫地给了布莱德利一个极满意的回答：

“管他呐！只要能杀德国佬，你让我上哪去都行。”

“太好了，乔治，我还担心你会抗议呢。那么，你对霍奇斯能帮点什么忙？”

“布莱德，我最精锐的 3 个师是第 4 装甲师、第 80 和第 26 步兵师。第 4 装甲师今晚就开始行动。第 80 师将于明晨出发，第 26 师也能在 24 小时之内投入战斗。”

干净、利落。布莱德利感到他与巴顿从未象现在这样亲密过。

巴顿在漆黑的夜色中赶回南锡。一进门，布莱德利的电话就追来了：

“乔治，这里的形势比你我谈话时更糟了。明天上午艾克来凡尔登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你 11 点钟准时到。”

“行。”巴顿只说一个字。

12 月 19 日，形势在进一步恶化，霍奇斯的部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第 1 集团军司令部在向列日撤退时，一枚 V1 导弹落在一辆卡车上，轰炸声过后，这辆车连同车上的 14 个人已无影无踪。当司令部的最后一批人员离开时，斯帕市市长匆忙降下美国国旗，撤掉罗斯福的照片，并赶到市监狱亲手释放了 20 名可疑的投敌分子。

圣维特和巴斯托涅在这一天被包围了。幸亏李奇微的第 82 和第 10 空降师昼夜兼程，于这天早晨从 100 英里外的兰斯赶来，在决定性的时刻投入战斗，才使守军稳住了阵脚，牵制了德军大量的兵力，减缓了其推进速度。但位于两地之间的德军却肆无忌惮地继续向西推进。

更糟的是，在前一天，美国宪兵发现有 3 个坐在吉普车里的美国兵答不出口令，而且礼貌多得令人见怪。于是他们把这个 3 个人带回去审问，结果发现他们是穿着美军制服的德国人！美国人如梦方醒：怪不得这几天电话老是打不通，路牌老是被弄反，部队老是走错路，仓库老是挨炸弹……原来都是他们干的！

这些人正是斯科尔兹内的部队，他们在进攻发起后跑在最前面，佯装撤

退或押送“俘虏”，坐着吉普车在美军防线内到处乱窜，扮演起“特洛伊木马”的角色来。这还了得，美国宪兵和反谍报部队的特工人员立刻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猎谍行动，玩起捉迷藏的游戏来，见着人就问：“棕色轰炸机是什么意思？”“温迪城在哪个州？”“‘声之音’指的是谁？”“Wreath怎么念？”（德国人大都把th念成t）……只要发现被问者美国味儿不够，家乡的事答不上来，一只黑洞洞的手枪便伸了过来。有的“冒牌货”作贼心虚，被问得直发毛，一下便露了馅儿。还有的确是美国人，但因答不上问题，也被抓了起来。一时间，整个前线一片混乱、真假难辨。

这天，美国特工发现一辆吉普车上坐着两个空军少尉，正在观看增援部队的行进，便走过去盘问。他们拿出身份证、养狗证，并且讲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故事，大谈所在部队的种种生活细节，还说他们曾在霍特营里受过训。看来毫无问题，说得都很对路。这时，有个特工随便问了句：

“在得克萨斯玩过吗？”

“没有，没去过哪儿。”

这个特工猛地拔出手枪，大喝一声：

“举起手来！霍特营就在得克萨斯。”

紧接着，在列日附近，有几辆吉普车上的人公然打听美军总部的通讯联络站。美国宪兵立即包围了这些人，把他们交给负责审讯战俘的华莱克中尉。华莱克采取“羞辱”战术，羞他们穿着别人的制服，而不敢穿自己的。结果，有个要脸的德国中尉竟受不了这种羞辱，供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招出斯科尔兹内率领一个装甲旅，驾驶着美国坦克，装着撤退的样子，正向默兹河挺进，准备夺取河上的桥梁。

随后，这些人被带到第1集团军司令部进一步审问。那个中尉说他已经供出了一切，再没什么了。审讯官说：“那好，我们把你交给政委。”话音未落，一个身材高大、打扮成苏联红军模样的人，横眉竖目地立在他面前，用一种怪里怪气的腔调向他问话。德国中尉吓得面如土色，连忙招认：

“我们也还有艾森豪威尔这个目标。斯科尔兹内和另外一个小队，他们将扮成美国军官，驾驶着美国汽车，押送一批被抓获的‘德国将军’前往凡尔赛你们的总部去审问，一旦闯进你们总部，他们将把武器对准你们总部的官员，然后斯科尔兹内将亲自动手，或是绑架艾森豪威尔或是把他干掉。”

语惊四座。谁不知道斯科尔兹内这个人，这个魔鬼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艾森豪威尔现在在哪里？赶快提醒总部严加防范！

艾森豪威尔此时正在凡尔登一个阴暗潮湿的石头营房里，向一群围在一张长桌旁的将军们训话：

“对我们来说，当前的形势是一个好机会，而不是灾难，所以今天的会应该开得高兴些才是。”

“对，”巴顿接道：“咱们要沉住气，让那些狗崽子往远里冲，一直冲到巴黎才好，那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切成数段，一口一口地吃掉！”

大家都笑了，凝重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

艾森豪威尔看了巴顿一眼，继续道：“我们决不能让敌人越过默兹河，必须立刻集结兵力，尽早发动反击，以减轻霍奇斯的压力。乔治，我要你去卢森堡指挥这次战斗。你至少要投入6个师的兵力，进行一次强有力的反击。”

“遵命，将军。”

“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行动？”

“你向我交待完后便可以。”

艾森豪威尔感到吃惊，觉得巴顿的回答太轻率，使嗔怪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巴顿胸有成竹他说：“我来之前已在南锡安排好了家里的事。会议一结束，我可以马上从这里去卢森堡，将军。”

艾森豪威尔点点头，原来乔治是有备而来，又问：“你什么时候能发起进攻？”

“12月22日，3个师。”

会场一阵骚动，与会者象被通了电一样猛地抬起头，脚底下发出一阵杂乱的磨擦声，目光中流露出既兴奋又疑惑的神情。把3个正在向东进攻的师抽下来，让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向北行军100多英里，直接投入到另一场激烈的战斗，只用三天时间？可能吗？

“别胡闹，乔治！我宁愿再多给你一两天时间。”艾森豪威尔厉声说。

巴顿不动声色地答道：“这根本不是胡闹，将军。我已作好了安排，我的参谋人员正在拟制详细的作战计划。我肯定可以在22日发动一场强有力的攻势，但只能投入3个师——26、第80步兵师和第4装甲师。在22日我不能投入更多的部队，除非再过几天，但我决心在22日用我手头的兵力发起进攻，因为假如我等待的话，就会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

“好吧，乔治，我同意你的计划，但有一点，你要在布莱德的监督下进行。另外，你不可分散兵力，要有条不紊，稳扎稳打，集中力量从阿尔隆向巴斯托涅推进，然后可以大体朝着乌法利兹方向继续前进。”

会议结束了，巴顿有一种自登陆日以来从未有过的满足感。这是他一生中无尚光荣的“黄金时刻”，命运使他肩负起挽救危局的艰巨重任。他点燃一支雪茄烟，兴奋地冲着布莱德利说：“老伙计，这次德国鬼子的头伸到绞肉机里来了，”然后猛地一挥手，“而绞肉机的柄在我手中！”接着，他来到电话机旁，向参谋长盖伊发出了行动令。

临走时，艾森豪威尔把他送出大门，轻声笑道：

“真有意思，乔治，每当我肩章上增加一颗星时，就碰上敌人进攻。”

巴顿做了个鬼脸，戏谑地说：“每一次你遭到进攻，艾克，我就来保你的驾。”

## 蒙蒂如愿

布莱德利在《一位将军的一生》中无限感慨地写道：“在‘突出部战役’中，我们的暂时挫折给英国人提供了有力的新托词，他们借机挑剔美国领导及其战略方针，抛出他们自己的主张，并毫不犹豫地加以实施。蒙哥马利、艾伦·布鲁克和丘吉尔简直象鲨鱼发现沉船似地向我们冲来。蒙哥马利第一个嗅出血腥味，向我们发起进攻。他领着一大帮人，凶狠贪婪地连续向我们扑来。”

是什么使布莱德利出此恶言，甚至在战争结束多年后仍如此悲愤、隐痛而不能自制？

说来话长。且不说蒙哥马利整个秋季在梦想着登上地面部队总司令的宝座，后来遭艾森豪威尔一个闷棍，打得他哑口无言，发誓再不谈指挥问题了。然而，他的记性实在不好，刚过了一个月便又按捺不住，向他的后台老板布鲁克大发牢骚：“艾森豪威尔现在坐在兰斯的前进指挥所里，他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同战争的需要毫不相干，我要完成我的任务简直不可能……以前，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中，从未指挥过战斗。现在，他第一次直接指挥如此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便不知如何是好了。”

布鲁克深有同感：“艾森豪威尔根本不配当最高统帅，史密斯又深居巴黎，结果战争象一艘无人掌舵的轮船随彼逐流。”

当时，布莱德利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布鲁克又在后面为他撑腰，蒙哥马利便鼓起勇气再次向艾森豪威尔发难。11月28日，他象往常一样把艾森豪威尔“召”到他那里“兴师问罪”：

“艾克，我们没有实现你10月28日指令中所规定的目标，而且也没有希望实现。因此，我们失败了，我们遭受了战略性挫折。”

见艾森豪威尔默不作声，他更来劲了：“我一直认为，诺曼底战役后，我们的战略脱了节，实际上是在各自为战。我以为，这一沉闷、无趣、悲惨的局面之形成，可归结为一个根本的缺点，那就是无论决策如何，关键在于没有贯彻执行。我们并没有用你的宽大正面战略，而是在几个正面上、在毫不协调的情况下向莱茵河挺进的。结果，我们失去了平衡，分散了兵力，遭受了挫折，陷入了险境。”

“艾克，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决不能失败的新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我们一定要取消多路出击的思想，把我们的人力物力集中到选定的重要突击方向上。这一次，我们一定不能失败！”

以上这些话均是铺垫，落脚点仍是那关键的指挥权问题。但蒙哥马利此时也明白，在美军兵力大大多于英军的情况下。让一个英国人当地面部队总司令是不现实的，根本没戏。怎么办？他自有办法。平分秋色总是可以的吧，把战区分成阿登山脉南北两条战线，各任命一位指挥官嘛！

“我说过，布莱德利和我配合得很好。在你的领导下，我们在诺曼底合作了打了大胜仗。但自从你把我们俩分开后，情况就不如原来那么顺利了。我相信，为了胜利，你会让我们俩再度合作。我们两人中有一个要全面负责指挥阿登山脉以北的作战行动，如果你决定要我负责，我乐意从命。”

这无疑是在打艾森豪威尔的耳光，骑在他的脖子上拉屎，气得这位最高统帅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非常欣赏你的坦率和你讲话时常用的友好方式，”他回敬道，“但

请您不要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一切，就认为自诺曼底登陆以来情况一团糟，把我们这一支了不起的部队过去的功绩看成是失败！”

至于指挥权问题，他觉得没什么好讨论的，因此不屑一提。

“我从未说过我们的努力是一个失败，我只是说我们未能实现预定的计划。”蒙哥马利着急的分辩说。

艾森豪威尔不冷下热地答道：“如果我误解了你的意思，不胜抱歉，务请海涵。”

蒙哥马利气急败坏地向布鲁克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想使战争尽早结束，你就必须让艾森豪威尔放弃指挥地面作战行动。他甚至连自己在于什么都不知道，真遗憾！”

布鲁克急忙去找丘吉尔，鼓动他向罗斯福建议召开一次美英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会议，但罗斯福以“我们一致同意的全面进攻战略正在按计划实施”，他对战场指挥官“充满信心”，而一口回绝了丘吉尔的建议。

现在，德军的进攻正好通过阿登山区，把盟军战线切成两段。蒙哥马利看到这种局势，大有“天助我也”的感叹，于是便又闹起地震来。如果说上次地震只有四五级的话，那么这次足有七八级，直震得盟军总部摇摇欲坠，所引起的尖叫声淹没了前线的枪炮声。

12月19日，当艾森豪威尔、布莱德利和巴顿等人在凡尔登筹划反击之时，蒙哥马利又在向布鲁克“谎报军情”了：

“美军战区的形势不堪提及，糟透了，简直是张惶失措、乱作一团，一切都表明他们正在全面溃退。很明显，美军掌握不了也控制不住局势，更没人知道何去何从……我认为，这是因为准都知道错了，但准都不知道错在哪里或为什么错了。……布莱德利在卢森堡，战线被分割成两半，指挥机构老是不健全，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我已告诉怀特利，艾森豪威尔应当把我放在全权指挥北线部队的地位。我认为，应该有人直接给他下一道命令，他才能这样做。局势要求当机立断，紧握兵权。”

怀特利为一英军少将，时任最高统帅部作战处副处长。蒙哥马利通过他在最高统帅部制造恐慌，说什么第12集团军群已被敌人分割，布莱德利无法与北面的第1和第9集团军保持联系，因而无法对它们实施指挥。另一位英国将军、艾森豪威尔的情报处长特朗随声附和，于是两个人便去找比德尔·史密斯，建议让蒙哥马利指挥阿登山脉以北的全部军队。史密斯最初极力反对，但最终被说服了。当晚，他打电话给布莱德利试探口气。

“这时，我犯了一大错误，”布莱德利写道，“我直截了当地承认了失败，而没有挺着腰杆告诉他，盟军最高统帅部正惊慌失措，而我却已控制了战局，并向他保证霍奇斯这次干得很出色，并将干得更好。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受了这一建议的震惊，部分原因是我不愿违心地自吹自擂。”

他给史密斯的回答是：“我怀疑这种改变是否有必要。”

“布莱德，我向你保证，这个安排只是暂时的。危机过后，第1和第9集团军便归还给你。这个安排，可以使你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巴顿的进攻，这是转败为胜的关键。蒙哥马利只是暂时为你的北部战线分忧解愁，作为北线地面部队司令，他可能更乐意和急于让英国部队援助霍奇斯和辛普森。”

“史密斯，说实话，我很难拒绝。当然，如果蒙哥马利是一位美军指挥官，我会欣然同意你的意见，这是合乎逻辑的。”



原来，布莱德利担心的主要是美军的威信问题，而这在史密斯看来是不成其为问题的。

于是，第二天上午9点，布莱德利接到艾森豪威尔一个电话，通知他已正式决定让蒙哥马利负责北战区。当时，巴顿刚好在场，他的反应是：“其实，电话通讯一切正常。这或是由于对布莱德利失去了信任，或是由于英国首相施展诡计而被迫起用蒙哥马利，也可能是希望让蒙哥马利掌握北线作战指挥权，他就会使一些英国师投入战斗。艾森豪威尔不愿意也没办法指挥蒙哥马利。”

10点30分，艾森豪威尔又亲自打电话把这一决定通知了蒙哥马利。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正是他的这个决定，在日后给他找了无穷的麻烦，添了无限的烦恼，成为一连串不幸事件的导火索。不出10天，他就会为这一决定追悔不及、抱憾不尽、叫苦不迭。

那天中午，蒙哥马利精神抖擞地飞往列日附近的乔德枫丹，前去会见他的新部下霍奇斯和辛普森。当他大模大样地跨进第一集团军司令部时，就好象耶稣基督前来净化殿堂一般。他审视着这里的每一张脸，那是一张张典型的美国人的脸，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疑惑、有惊恐、有沮丧、有不安。当晚，他向布鲁克报告说：

“战斗打响以后，这两个集团军司令就不曾见过布莱德利，也未见过他的参谋人员……后方没有任何预备队，士气十分低落，人们似乎期待着订谁能向他们发出果决的命令，但他们没有接到任何这样的命令。我们对战局确实失去了控制。”但接着，他又满怀信心地指出，形势能够好转，因为“现在我们具有了一个组织良好的指挥结构，能够对这场战斗进行出色的监督和控制。”换句话说，现在由他来指挥，形势就一定会好转。

在乔德枫丹，蒙哥马利着实过了一把权力瘾，指手划脚地向美国将军们发号施令：“你去……”，“你去……”。那趾高气扬的派头实在让美国人受不了，一种无名的屈辱感油然而生。

不仅如此，蒙哥马利甚至想对他看不顺眼的霍奇斯“下毒手”。霍奇斯是个沉默寡言、不喜外露的将军。他不象巴顿能自然表现出无限的信心和坚强的决心，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他的脸上也总是挂着小心翼翼的神色。若处在逆境中，那脸色就更难看了，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毫无巴顿那种虚张声势的大将风度。几天来的巨大压力，弄得他筋疲力尽、焦虑不安、情绪低落、一筹莫展。蒙哥马利看在眼里，直担心他可能犯心脏病，便在21日把这一看法报告给史密斯，说他觉得有必要免去霍奇斯的指挥权，但他不愿独自解除美军指挥官的职务。

艾森豪威尔明白，霍奇斯可不是一般的军长、师长，而是堂堂的集团军中将军司令。解他的职，关系到整个美军的威信和士气，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他急忙致信蒙哥马利：“我想你是了解霍奇斯的。他是一位含而不露、沉默寡言的人，他的外表不象他的实际表现。他实际上是一个敢作敢为的指挥官。除非他耗尽精力，否则他永远是一位能攻善守的战将。”

对霍奇斯和辛普森，他则大力安抚，鼓励道：“既然你们在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指挥下，我知道，你们将会愉快而有效地执行他的每一项指示。我们的口号是‘振奋精神’！”

蒙哥马利当晚回电：“艾克，霍奇斯的情况正在好转。”

但前线的情况并未见好转。德军在进攻的第6天终于拿下了圣维特，并

绕过巴斯托涅继续向西推进。希特勒显然把赌注都压在这次攻势上了，甚至不惜牺牲东线的安全而把预备队几乎全部投入到西线。当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抗议说，苏军正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时，他不耐烦地驳斥道：“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诈骗！这些胡话是谁编出来的？”

艾森豪威尔对希特勒花这么大的本钱发动攻势确实感到惊讶和紧张，有一阵子，他甚至考虑为缩短战线而退守默兹河。对他来说，麻烦还不仅来自前线，后方的恐慌也着实让他不堪忍受。有报告说，敌人的一个暗杀小组正在向巴黎渗透。保安部门如临大敌、惊恐万状，立即把盟军总部和重要官员居住的地方围得水泄不通。又是宪兵、又是铁丝网，又是坦克、又是机枪，搞得人心惶惶。

艾森豪威尔象个囚徒似地被禁闭在一座带有围墙的房子里，四周岗哨林立。所有接近这所房子的人都被用枪指着严加盘问，所有来访的人都要由其助手亲自检证认领才能入内。他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这使他非常恼火，简直气得要发疯，直嚷嚷：“受够罪了，我要出去散散步！”但保安人员不理他那套，坚持要他呆在屋子里，否则他们就只好派更多的人来。没办法，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围着他转，以便他们能够到更需要人力的前线去，他只好服从保安部门的要求，乖乖地呆在办公室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非出去不可时，要由武装卫队严密“押送”。

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暗杀阴谋，那不过是斯科尔兹内耍的一个小花招，在他的部下面前撒的一个弥天大谎，目的在于激励他们，并一旦他们被捕，便可把他编造的这个故事讲给对方听，以加剧盟军的混乱。这个不大不小的骗局还真管用，给盟军方面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当时，从巴黎到前线，几乎所有的交叉路口都被封锁，许多道路不能通行。宪兵们已经不问什么口令了，而尽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经常问得好些美国人都生急。甚至连布莱德利也不能幸免于这种令人生厌的盘问：

“我曾三次被小心谨慎的士兵喝令我证明我的身份。第一次我说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是斯普林菲尔德，而询问我的人却非故意说是芝加哥；第二次是有关打橄榄球的规则，问我中锋和在中锋旁混战线上一个球员之间后卫的位置；第三次是要我说出一个名叫贝蒂·格拉布尔的金发碧眼女郎现在丈夫的名字。格拉布尔难倒了我，但哨兵倒没在意。他看到我为难的样子笑了起来，还是放我走了。”

## “该算算帐了”

巴顿准时于 22 日早晨兑现了他在凡尔登许下的诺言。他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把第 3 集团军来了一个 90 度的大转弯，北进 100 多英里，被布莱德利誉为“西线战役中发挥将才所取得的最惊人的成就之一”。

在这次大转移中，巴顿珍惜每一分钟，一天之内就跑了两个军 5 个师，还打了无数的电话，完成了足需一个连的参谋人员才能做的一系列工作，而他竟毫无疲惫之感，仍兴高采烈，喋喋不休，直喊痛快。他的司机米姆斯感慨道：“将军，政府花费了那么多钱来雇用这么庞大的一个司令部，而今天一天，第 3 集团就在你我二人的指挥下，工作干得比他们还要好。”

发起进攻这天，巴顿让人把奥尼尔写的祷告词下发部队。一个参谋提醒说，祷告词是一个星期前印制的，还管用吗？他认真地回道：

“噢，上帝是不会介意的，他会理解的。他知道我们眼下正忙着消灭德国鬼子，没有时间另印一份祷告词。上帝注重的是精神。他知道，我是诚心诚意的。”

巴顿反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巴斯托涅，当时它正被敌人团团围困。这是一个只有 4000 人口的小镇，位于比利时东南部一块平缓的丘陵地带。德军反攻前，谁也没把它放在眼里，但战役打响后，双方指挥官马上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因为阿登南部公路网中有七条支线在这里汇合。正是这里，决定了德军失败的命运。由于盟军牢牢控制了这个交通枢纽，使它成为德军身上一根坚硬的肉中刺，威胁着他们的补给线路，牵制了他们的大量兵力，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推进速度。

巴斯托涅守军以第 101 空降师为主，还有第 9、第 10 装甲师各一部，指挥官是 101 空降师代师长麦考利夫准将。几天来，他们孤军奋战，打退德军无数次疯狂进攻，其英雄事迹占满了各大报刊的头版位置，被誉为“英勇的巴斯托涅杂种”。但他们的处境越来越不利，围攻越来越猛烈，战斗越来越艰苦。德军两位赫赫有名的指挥官卢特维茨将军和拜尔林将军对拿下巴斯托涅信心十足，甚至狂妄地派出一个四人代表团，打着白旗来到美军阵地，要守军“光荣投降”。当翻译把他们的来意说给麦考利夫听时，麦考利夫嘴角向下撇了撇，只说了一个字：“Idiot（蠢货）！”便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为了拯救“英勇的巴斯托涅杂种”，巴顿的部队在进攻的第一天顶着暴风雪前进了 7 英里。第二天清晨，突然云开日出，迎来了几个星期未遇的好天气。晴朗的天空顿时布满了盟军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高兴得巴顿手舞足蹈。他把哈金斯上校叫来，眉开眼笑他说：“真痛快，哈金斯，看看这好天气！奥尼尔这家伙的祷告真管用。你把他叫来，我要给他颁发勋章。”

第二天，牧师来了。巴顿起身迎上去，向奥尼尔伸出双手：“牧师，你是我们指挥部里最受欢迎的人。无论是上帝还是士兵，你同他们处得都不错。”说完，他把一枚铜星勋章别在奥尼尔的胸前。

曼陀菲尔悲哀地写道：“从 12 月 22 日晚间起，巴斯托涅的战局开始逆转。从这以后，投入的部队转入了守势……在 24 日晚上，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的行动已成强弩之末，我们的目标是绝对达不到了。”

圣诞节这天，布莱德利应邀乘飞机前往蒙哥马利的指挥部。几天来，巴顿在南面艰苦地切割着德军的突出部，可蒙哥马利却在北面按兵不动、袖手

旁观，甚至命令部队退却，搞什么“整顿战线”。布莱德利老大不高兴，想借此行敦促蒙哥马利动起来，从北面接应巴顿，将德军拦腰切断。

下了飞机，布莱德利环顾左右，不见有人来接，甚至连辆车都没有，一股受辱的怒火直烧心头。

“咱们回去吧，”他对汉森说。汉森四下张望，看见了霍奇斯的一个参谋，便把他的车拦了下来，拉着布莱德利东摸西找地来到蒙哥马利的指挥部。

蒙帅今天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礼服，傲气十足地迎接了布莱德利。他象一位施主一样看着布莱德利，那神情好象是在说：“怎么样，不听我的，尝到苦果的滋味了吧。可怜的家伙！”

二人落坐，蒙哥马利便直言不讳地上起课来：

“布莱德，德国人这次把我们打了个头破血流，这是血的教训呵。说我们正在走向伟大胜利，那不过是自欺欺人，毫无用处。这是一次地地道道地失败，还是不要回避的好。阿登地区发生的这一切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过失，因为你让巴顿推进得太远，结果我们谁都不够强大，谁都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敌人是瞅准并抓住了这一机会，使我们陷于一片混乱。”

布莱德利后来说，他有生以来从未生过那么大的气，气得他肺都快要炸了。“我竭力克制着自己，心想千万不能因受侮辱而发怒。当蒙哥马利傲慢地唠叨不已时，我尽量保持沉默，虽怒火中饶，表面上却频频点头……”

更令布莱德利沮丧的是，蒙哥马利说他对巴顿的行动并不感到乐观：“我希望他能打到巴斯托涅，但他的力量太弱，将一事无成。他应停止进攻，缩短战线，撤到萨尔河至孚日山一线，甚至可撤到摩泽尔河，以便腾出更多的兵力用于日后的进攻。”至于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力量就更不够了，至少在3个月内不能转入进攻。

撤退？3个月？开玩笑。当布莱德利把蒙哥马利这一悲观想法告诉巴顿时，巴顿气得差点没中风：“蒙蒂这个讨厌的胆小鬼，难道他不知道战争是要冒风险吗？要是命令我撤退，我就辞职不干了。”

第二天一早，巴顿就回敬了蒙哥马利一记响亮的耳光，出了口恶气——他的先头部队在克莱顿·艾布拉姆斯上校带领下冲进了巴斯托涅，与守军取得了联系。“英勇的巴斯托涅杂种”得救了！

布莱德利马上打电话给史密斯，毫不含糊地要求把第1和第9集团军还给他，他现在要指挥他们从北面实施大胆穿插，彻底削掉德军突出部这一毒瘤。“该死的，史密斯！你难道不能让蒙哥马利向南推进吗？其他同伴差不多都取得了辉煌胜利，而他却要后退——不是今晚，肯定就是明天！”他还致信霍奇斯，鼓励他别受蒙哥马利的影响，不要放弃任何有利阵地，因为德军已遭到惨重损失，其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反击的时刻已经到来。

被囚禁了数日的艾森豪威尔立即决定出“洞”，趁黑夜坐火车前往布鲁塞尔会晤蒙哥马利。但当晚，为他准备的火车被德军飞机炸毁，会晤不得不推迟到28日举行。

这天，乌云再次笼罩了天空，刺骨的寒风把鹅毛般的雪片携带到人间，大地一片苍茫。艾森豪威尔的火车因冰雪阻塞，走走停停。每当车子停下来，一队卫兵便跳下车，围着车厢站成警戒线。艾森豪威尔对这套做法很反感，叫带队的军官把人都叫上来，免得挨冻。“我就不信。”他气哼哼他说，“德国人会派人到处游荡寻找他们想谋害的人。如果他能预先肯定将在某个具体列车、某个特定时间和某个特定地点找到他要找牺牲品，那才怪呢。”但

这些牢骚话对不是从他那儿接受命令的人来说，一点儿用也没有。

好不容易才挨到了布鲁塞尔，不料却吃了个闭门羹——蒙哥马利到 50 英里外的哈瑟尔特去了。艾森豪威尔忍气吞声，继续前行，又用了几个小时才见到元帅大人。

蒙哥马利对前来拜见的最高统帅说，他还不能马上转入反攻，因为据说德军还要在北线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他要等挫败了这次进攻后再实施反击。

“如果敌人不发动新的进攻呢？”艾森豪威尔紧追不放。

“万一敌人不再进攻，我就命令柯林斯在 1 月 3 日转入反击。”

话说到此，还算投机，但接下来在讨论未来作战问题时，蒙哥马利便又摆出一付舍我其谁的架式，力主由他一人率领一路大军从北面进攻鲁尔，并翻来覆去地唠叨艾森豪威尔不听他的劝告所导致的后果。更有甚者，他还在第二天以要挟、教训的口吻给已返回凡尔赛的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极无礼的信，毫不客气地伸手要权：

“我认为，我们都得非常谨慎，因为我们已经吃过一次大

“我认为，你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十分坚定，任何笼统、含糊的言词都无济于事。

“我觉得，你若仅使用‘协调，这个字眼，是不起作用的“因此，需要有一名指挥官有权指挥和控制战局。你当然不能亲自出马，所以应指派他人。”

他越说越激动，甚至急得——

我建议你的命令可以这样结尾：

“第 12 和第 21 集团军群应根据上述指示作战。

从即日起，有关本次作战的一切指挥、控制和协调之权均由第 21 集团军群司令官行

使，各部队对该司令官下达之命令，应视同本最高统帅之命令。”

最后，他威胁说：“我之所以再次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我亟盼不再失利。”如果不把一切可动用的进攻力量集中投入到北线，并建立一个健全的指挥机构，“我敢肯定，我们将重蹈覆辙，再次失败。”落款是：“你忠实的朋友蒙蒂谨上”。

蒙哥马利的信件传到凡尔赛时，正值英国新闻界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击艾森豪威尔的运动，同时对蒙哥马利大吹大擂，说他如何指挥若定、力挽狂澜。两相对照，不言自明，该是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让位的时候了。危机关头，马歇尔挺身而出，从大洋彼岸通过无线电电波给艾森豪威尔撑腰打气：

“我的看法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丝毫让步。我们对你完全信任，如果你作出让步，国内将会产生强烈的怨恨情绪。我并不以为你已在考虑作出让步，我只是希望你能确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你干得很出色，继续干下去，别听那些鬼话！”

蒙哥马利的信和马歇尔的电报几乎同时摆在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最高统帅身边的人个个义愤填膺，劝他向蒙哥马利摊牌。艾森豪威尔也气得脸色发紫，垂目良久，最后抬起头来说道：“得，蒙蒂，这下该算算帐了。”

说完，他提笔在便笺上开始草拟一封给美英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的信，要求他们做出裁决，要他还是蒙哥马利。

关键时刻，德吉恩甘闻讯冒着暴风雪飞来凡尔赛。史密斯告诉他，“事

情已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了。”德吉恩甘心急如焚，匆忙来到最高统帅办公室。

艾森豪威尔神情忧郁地坐在那里，正同特德一起商量修改致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的报告。见德吉恩甘进来，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发泄道：“弗雷迪，我已经受够了，你的上司一门心思想在全世界扬名，对当地地面部队总司令简直到了不择手段、鬼迷心窍的地步。他径直向记者们轻率地发表讲话，听凭他们大做文章，推波助澜地制造了这次危机。”

德吉恩甘紧张地站在那里捻着下巴上的小胡子。

艾森豪威尔越说越气：“他不是争着要当地地面部队总司令吗，那么好吧，就让参谋长们决定好了，要么他走，要么我走，但我看他们是不会把我撵走了。”然后，他把起草的电报递给德吉恩甘。

德吉恩甘大惊失色，恳求道：“艾克，今晚请别发这份报，到明天再说，给我时间去同蒙蒂好好谈谈，劝他放明白些。我敢肯定，他不知道竟把事情弄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艾森豪威尔冷冷他说：“恶果早已造成，没必要推迟发报。”

“艾克，”史密斯这时出来解围说，“给弗雷迪一次机会吧。”

艾森豪威尔思考良久，终于答应暂不发报，第二天再说。

德吉恩甘匆匆离开总部，赶往机场，这时，外面漆黑一团，风雪交加，全部飞机均已停飞。他急得团团转，央求每个碰到的飞行员。最后，一位年轻的美国飞行员动了恻隐之心，自告奋勇用他那架老掉牙的DC—3型运输机送他去见蒙哥马利。

凌晨三点，他叩响了蒙哥马利的房门，讲述了头天晚上发生的事、马歇尔的电报和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他警告说：“如果艾森豪威尔的报告打上去，总有一人要离开，而这个人肯定是你。”

蒙哥马利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了一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险哪，他的前程差点没在头天晚上被断送掉。当他终于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之后，显得窘迫不已，狼狈不堪，象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我该怎么办？”他绝望地问。

“除了道歉，还能怎样？”德吉恩甘反问道。

于是，两个人一起商量着起草了一封谢罪信：

亲爱的艾克：

我已见到弗雷迪，得知你在这十分艰难的日子里，为很多的事而烦恼。我把自己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你，因为我觉得你喜欢这样做。现在我明白了，有许多牵制因素是我未能料及的。你尽可放心，无论你作出什么决定，我将百分之百地去执行。我知道布莱德利也会如此。前函可能已使你为难，我深感不安，务请把它付丙。

你最忠实的部下蒙蒂谨上

第二天一早，副官把尚未起床的艾森豪威尔叫醒，把一封标有“急件”、“绝密”、“艾森豪威尔亲启”字样的信交给他。看罢落款，艾森豪威尔长叹一声：“这是我从未见过的那个家伙最低声下气的道歉书。”说完，提笔复道：“无任感激来信所示的谅解态度，衷心希望1945年将是阁下整个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年。”

## 谁是功臣？

12月28日，“鹰巢”大本营。

希特勒刚刚向西线指挥官们下达完新的进攻命令。有人提出异议，说现在从哪儿再弄兵力发动新的进攻？

“先生们，”希特勒的目光象兀鹫一样直视着他的听众。

“我干这一行已经11年了，在这11年中，我从未听人向我报告一切都完全准备好了。准备永远不会完全的。我们的形势同俄国人在1941年和1942年时没什么两样，当时尽管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他们还是在漫长的战线上发起一个个攻势，使我们转攻为守，节节后退。如果德国人民了解这个道理，他们肯定会做出人类所能做出的一切牺牲。

“对我来说，目前这种形势并不新鲜。比这坏得多的形势我也经历过。我提这一点，只是因为我想让你们了解，为什么我这样狂热地追求我的目标，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拖垮。虽然焦虑使我苦恼，甚至损害我的健康，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丝毫改变我继续作战直至最后胜利的决心。

“在德国历史上，新年之夜一直有着吉祥的军事预兆。对敌人来说，除夕之夜将是一个难受的时刻，因为他们不庆祝圣诞节，而庆祝新年。除了进攻，我们再找不到更好的方式进入新的一年了……

“如果我们成功了，我们实际上就把敌人的西线摧毁了一半。那时我们再看看吧。我就不信，敌人能长期抵抗45个德国师。我们终将掌握命运！”

说着说着，将军们发现，他们的元首早已坠入云里雾中这也难怪，希特勒总是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古德里安说得对：“他心里有一幅关于世界的特别图景，一切事物都要适合那幅想象出来的图景。他怎么相信的，世界就得是什么样的。但事实上，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图景。”

除夕午夜12点，巴顿将军给希特勒送去了一份新年礼物——命令第3集团军的各炮兵阵地同时开炮。顿时，一道道闪电划破阴沉的夜空，一声声轰鸣震撼严寒的隆冬。银装的大地掀起块块冻土，素裹的枝头撒下片片冰雪。这是辞旧迎新的礼炮，这是威震敌胆的怒吼。20分钟后，炮声嘎然而止，敌阵地传来阵阵凄惨的哭叫声。

“士兵们！”巴顿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我对你们新的企盼和坚定的信念是：在全能的上帝保佑下，在我们总统和最高统帅部的卓越领导下，继续沿着胜利的道路前进，以打倒暴政，铲除邪恶，为死难烈士报仇，恢复世界和平。”

从8月1日参战起，他的部队就在与恶劣的天气做斗争，先是酷暑，后是淫雨，现在又是严寒。整个阿登山。白雪皑皑、北风刺骨、彤云密布、雾气弥漫，气温降至零下20多度。士兵们的脸冻木了，手冻麻了，脚冻僵了，但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看着这情景，血胆巴顿的眼眶潮湿了，深情地对他们说：“我最近获得了优异服务勋章，又接受了橡叶勋章。这些勋章之所以授予我，并不是因为我作了什么贡献，而是因为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从内心感谢你们。”

天是那样冷，所有与战争有关的东西都被冻得僵硬僵硬的，即使象巴顿这样具有火一般热情的人也难消飘落在他脸上的冰雪，而不免对战争前景悲观起来。他的部队正在向乌法利兹前进，但速度慢得叫人无法忍受。第6装甲师元旦这天攻占了巴斯托涅东面的三个小镇，但又丢一个；第二天它攻占

了两个目标，但只保住了一个。到第三天，该师突然发现自己处在挨打的地位，不得不奋力抵抗敌人的疯狂反扑。

“我们仍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已顿忧心忡忡地在日记里写道：“德国人受冻挨饿的情况甚于我们，因此体力也比我们差，但他们打起仗来仍很厉害。”

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这几天都在主动做出姿态，缓和一度极为紧张的关系。1月3日，蒙哥马利少有地按期兑现了他的承诺，令柯林斯的第7军从北面向德军突出部发出反击。艾森豪威尔自然很高兴。答应待阿登危机过后，美国第9集团军仍归他指挥，以便他向鲁尔发动主攻，并借蒙哥马利的座机被敌机炸毁，不失时机地立刻把刚拨给自己的一架新机送给他。蒙哥马利为这一善举深为感动，当即表示：“倘我能为阁下减轻些肩负的重担，请下令布置就是了。兹向阁下表示，我坚决支持阁下的一切决策行动。”

看来，蒙哥马利这次是要真诚合作了，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利都大大松了口气。

然而恰在此时，英国报纸再次掀起攻击艾森豪威尔、吹捧蒙哥马利的浪潮，来势之猛，以致丘吉尔不得不亲自出面向罗斯福表态：“不管新闻界制造什么样的麻烦，我希望你能了解，英王陛下政府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是坚信不移的，任何对他的攻击都使我们非常不安。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布莱德利和巴顿都合作得很好。破坏这种合作，就将带来灾难。”

蒙哥马利这时也想站出来表个态：“要表明盟军如何一致响应号召，如何一致合作共事，扭转了这一颇为棘手的局面；要强烈呼吁盟国加强团结，决不让任何人破坏盟国的合作精神，因为正是这一合作精神，才使我们转危为安，赢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于是，他在1月7日精心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但结果事与愿违，他的记者招待会不但没有加强团结，反而被艾森豪威尔看作“这场战争中没有比这更使我忧虑和烦恼的事件了”，被布莱德利说成“对英美团结所起的破坏作用比我所能记起的任何事情都严重”。

“我想，”艾森豪威尔写道，“蒙哥马利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一些美军司令官有多么愤怒。这些司令官们认为他有意贬低他们，所以毫不迟疑地反唇相讥。”他说，他不相信蒙哥马利的话象人们所喧嚷的那样，“但这种坏影响以后一直没有减少”。

那么，蒙哥马利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到底讲了些什么，令艾森豪威尔如此烦忧、令美军司令官们如此愤怒？请看：

“今天请诸位光临，为的是想告诉一些也许对你们有用的消息，另外，也想请诸位帮个忙。”

“龙德施泰特于12月16日发动的进攻，达成了战术突然性。他深深地楔入美第1集团军的中央，把美军一分为二。局势看来确很危险，德军突破了我们的一个薄弱部位，向默兹河推进。”

“我一看到这种情况，当即采取措施，以确保德军即便打到默兹河，也无法渡过河去。同时，我还进行了某些调动，保证兵力部署上的平衡，以防不测。当时，这些不过是防范措施，也就是说，我是未雨绸缪。”

“接着，战局即开始恶化。但整个盟军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狭隘的民族观念被抛到一边，艾森豪威尔将军令我指挥整个北部战线。我调用了英国集团军群全部可用的力量，逐次分兵部署，并且不干扰美军的交通线。最后，这支力量一举投入战斗，目前英军各师正在美军第1集团军右翼奋勇作战。”



“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英军在受到沉重打击的美军两翼奋战的情景。这是一幅盟军并肩作战的动人画面。

“这次战役打得很有趣，也许是我打过的最有趣、最棘手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同1942年8月31日打响的那次战役有某些相似之处。当时隆美尔不遗余力地想攻占埃及，但最终还是被第8集团军撵走了。”

记者们心里发出一阵赞叹：“嘿！蒙蒂，多亏了你，你真了不起！”

自吹了一通之后，蒙哥马利又高度赞扬起美军士兵来，说他现在对他们有一种“极为爱戴和钦佩的心情”，他们是他“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了不起的战友”，甚至于“我几乎感到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份子，所以我决不会对他们有任何不合适的行动或伤害他们。”

记者们心里又发出一阵感叹：“瞧！艾克，谁说蒙蒂不能指挥美军？他于得多棒！”

最后，他谈到“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道理：“任何人都不得破坏盟军这个球队的合作共事精神，倘你打算攻击这个球队的队长，那无异于破坏彼此的信任，而若这种不信任散播开去，后果就不堪设想。我认为，破坏盟军合作共事，必然有助于敌人。

“让我着重告诉诸位，我们这个球队的队长就是艾森豪威尔。我绝对忠诚于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看到英国报纸贬抑他的文章，我很难过。他的担子很重，需要我们全力支持。他有权要我们支持他，我们大家也都希望他能得到这种支持。

“我请求诸位协助制止这类事件发生，让我们团结在队长周围，去赢得比赛胜利！”

记者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哇！蒙蒂，好个高风亮节，我们一定帮你！”

不管蒙哥马利的主观愿望如何，是消误解也好，还是表忠心也好，但客观上却造成了恰恰相反的不良影响。他把自己摆在了舍我其谁的救世主地位，把被打得晕头转向的美军救出火海，保了“队长”的驾，而他觉得“很有趣”！他投入了全部兵力？胡说！他粉碎了德军进攻？扯蛋！是谁在作出牺牲？有数字为证：美军，战死8407人，受伤46170人，失踪20905人；英军，战死200人，受伤969人，失踪239人。面对这样的数字，哪一位美军司令官能对蒙哥马利编造的瞎话无动于衷？柯林斯愤怒，辛普森愤怒，霍奇斯愤怒，布莱德利和巴顿更愤怒。在他们看来，蒙哥马利贼心不死，他的用意十分清楚，就是要制造让他出任地面部队总司令的事实。

“艾克，你要知道，”布莱德利摊牌道，“我决不在蒙哥马利手下干。倘若由他来指挥整个地面部队，你必须把我送回国去，因为若蒙哥马利成为我的顶头上司，我就会失去指挥信心。”

艾森豪威尔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脸涨得通红，两眼怒视着布莱德利：“哼，我原以为你是一个我叫你干什么都可信赖的人。”

“你可以信任我，艾克，我十分乐意为你效劳，但这件事我无法接受。巴顿也无法接受，他说我要不干，他也不干了。”

“乱弹琴！好吧，我给丘吉尔打个电话，要他澄清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为了安抚布莱德利，艾森豪威尔为他颁发了铜星勋章，并请丘吉尔向他表祝贺。但布莱德利还觉不解气，来了个针锋相对，也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把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大谈美军将领的贡献，大讲美军士兵的

英勇。在说到蒙哥马利为什么要指挥第 1 和第 9 集团军时，他故意把“临时”这个词重复了三遍。招待会结束时，他还把讲话稿、对部队的嘉奖令、他的铜星勋章奖状和丘吉尔的贺电，一起分发给了记者们。

蒙哥马利真是连憋气带窝火，自认倒霉。他后来写道：“我根本就不该举行那次记者招待会。美军将领对我恨之入骨，以致我无论说什么，一概被斥为胡说八道。因此，我根本就不应开口。”

现在，他决定主动求和，体面地退出竞争。1 月 12 日，他给布莱德利写了一封热情而诚恳的免战书：

我亲爱的布莱德：

“突出部”战役看来即将结束，一俟结束，我想把你的集团军归还于你。

我想说两点：第一，对我来说，有幸指挥如此优秀的部队，真是莫大的荣誉。第二，他们打得真漂亮。

……

我们在“突出部”北边的部队。对你们在南边实施的作战不胜钦佩，如果不是你们坚守巴斯托涅的话，整个局面就可能十分麻烦了。

谨向你和乔治·巴顿致以亲切的问候。

1 月 16 日，巴顿的部队和柯林斯的部队在乌法利兹胜利会师。这一天，巴顿乘坐吉普车来到乌法利兹。沿途到处躺着横七竖八的尸体，载着伤员的救护车一眼望不到头。他让米姆斯把车停在路边，把一名德军机枪手的尸体弄上车来。这具早已冻僵的躯体成坐姿伸展双臂，手里紧握着一条子弹带。走了一段，他又停下来，发现一排从雪地里伸出来的“黑树枝”，走近一看才认出那是阵亡者的脚趾头！

两天后，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为“突出部”战役定调说：

我认为，自 12 月 16 日以来在美军战线上展开的激烈战斗，虽是英美共同进行的战役，然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是美军打的，并承受了几乎所有的损失。……美英参战部队的比例是 30~40:1，伤亡比例是 60~80:1。这是我要指出的一点。必须注意，在讲述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战绩时，不要不适当地夸大英军在其中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次战役是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所取得的最伟大战斗，它将被视为美军历史上流芳百世的伟大胜利。……我们不要忘记，在上一个月里，有关人员伤亡的电报是纷纷飞向美国家庭的，而焦虑也来自这些家庭。在这几个礼拜中，我们英勇可敬的盟友经受着艰苦而严峻的考验。

从此，在英国再也听不到蒙蒂“独力奋斗、力挽狂澜”的颂扬声了。再也听不到让蒙蒂指挥整个地面部队的喧嚣声了。

## 十、春回人间

向莱茵河冲刺  
“我过河了！”  
被冷落的柏林  
易化河会师

还在阿登战役激战正酣时，艾森豪威尔即制订了一个向德国进军的宏伟计划，决定首先歼灭莱茵河以西的德军，尔后以中央和北面两路大军强渡莱茵河，南面取守势。布鲁克和蒙哥马利一如既往地加以反对，说现有兵力只能保证一路进攻，而且不必等到盟军全线推到莱茵河。从12月底这个方案提出，直到1月底两国参谋长在马耳他举行会议，双方一直争执不下。

在马耳他会议上，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布鲁克甚至攻击起艾森豪威尔来，说他受布莱德利和巴顿的影响太大，英国的参谋长们对此深感忧虑。那意思似乎是在说，艾森豪威尔不配作盟军统帅了，因为他只照顾美国的利益，和其他美国人一起反对英国人。

马歇尔火了：“哼！布鲁克先生，你们的忧虑算什么，美国的参谋长对丘吉尔先生向艾森豪威尔将军直接施加压力才更感忧虑呢。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实际上从未接见过艾森豪威尔，也从未给他写过信，因为他不仅是一个美国人，更重要的他是盟军总司令。他有权决定仗该怎么打，无需我们场外的人指手划脚。”

见马歇尔寸步不让，布鲁克只好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但他要艾森豪威尔保证北面的进攻为主攻，而且要在彻底歼灭莱茵河以西德军之前就过河。艾森豪威尔指示代表他参加会议的史密斯将军：“你可以以我的名义向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保证，一旦可以夺取北面的莱茵河渡口，我就马上实施这一作战行动，而不等全线靠近莱茵河。而且，一俟南面的局势允许我调集必要的兵力而不致冒大大的风险，我就立即以最大的兵力和完全的决心在北面渡过莱茵河前进。”这时，阿登地区的德军已被击回到齐格菲防线内，霍奇斯和巴顿正乘胜进军，企图一举打到莱茵河。但新的命令下来了，要第12集团军群转入“积极防御”。

“该死，真该死！”巴顿抱怨道，“又放弃了一个正在进行的进攻，只是为了发动一次没有成功希望的战役，那不过是为了抬蒙哥马利的身价。去他娘的政治战！”

但布莱德利并不象巴顿这样悲观，他对这道“积极防御”命令的理解是，不搞轰轰烈烈的大规模进攻，但可静悄悄地继续前进，以免招来蒙哥马利的抗议。他把这个意思透露给巴顿，后者心领神会，偷偷地暗中较起劲来。

于是，在布莱德利和蒙哥马利之间，一暗一明，开始了一场向莱茵河冲刺的伟大竞赛。

## 向莱茵河冲刺

早春二月，冰消雪化，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洪水泛滥。

2月8日清晨，奈梅亨前线炮火盖日、战鹰遮天，加拿大第1集团军约40万人打响了蒙哥马利“真实”行动的第一枪，目标指向东南社塞尔多夫当面的莱茵河，打头阵的是霍罗克斯指挥的英军第30军。这场战斗完全是在泥浆里进行的。坦克在泥浆中打转，步兵在泥浆中跋涉。这哪里是在冲刺，分明是在爬行。蒙哥马利大呼：“我军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洪水和泥浆，而不是敌人的顽抗！”多年以后，霍罗克斯想起那可怕的泥浆仍不寒而栗：“那是我参加过的最残酷的一次战役。”

更可怕的是，“榴弹”行动无限期地推迟了。这是一次蒙哥马利精心设计的行动，目的在于同“真实”行动相呼应，由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从亚琛向东北方向进攻，与加拿大集团军会师，一举歼灭莱茵河以西之敌。不幸的是，2月9日，在第9集团军准备进攻的前一天，德军炸开了鲁尔水库大坝，使鲁尔河水泛滥成灾，挡住了第9集团军的去路。

与此同时，巴顿在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之间正悄悄地向东运动，那里有他朝思暮想的通向莱茵河的重要据点特里尔，这是他在几个月前就已瞄上的目标。但上级赋予他的“积极防御”任务既未包括特里尔，也未给他相应的兵力。怎么办？老办法：拉关系、走后门。

2月中旬，他到巴黎休了几天假，住在豪华的乔治五世饭店。巴黎的朋友热烈欢迎他的到来，给他安排许多娱乐活动，又是打猎又是逛夜总会。一天晚上，他来到佛里斯夜总会，那里正在举行裸体表演。女老板殷勤地前后照应着，专门给他留了个包厢，并动情他说：“我亲爱的将军，无论你何时来巴黎，尽可把佛里斯当作你的家。在这儿，你会得到充分的休息。”

巴顿瞥了瞥台上的表演，又撇了撇嘴：“我看，在佛里斯是最不能得到休息的地方了，因为这里有上百号脱得精光的女人。”

消遣之余，他当然没忘了他的特里尔。借着和史密斯、布尔等人打猎的机会，他大搞关系学，笼络人心，并大谈在阿登战役中被抽走，现编入预备队的第10装甲师如何有效地使用，令众人不住地点头。一回到司令部，他便趁着热乎劲向史密斯要这个师。史密斯刚喝完巴顿敬他的酒，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只好说：“你拿去吧，不过只能让它参加一次战斗，即消除三角地带的德军，然后就得还回来。”

兵力解决了，但还要有权力。2月12日，他找到布莱德利，极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讨教：“布莱德，根据我对最高统帅部计划的理解，我有权把第3集团军的进攻范围向东扩展，攻渡基尔河……另外，如果装甲部队在摩托化步兵的支援下有可能快速突进到莱茵河的话，我就有权抓住这种战机。是这样吗？”

布莱德利顺水推舟，神秘地微微一笑，“当然了，对于任何这种机会，你决不可放过。”

巴顿拿到了上方宝剑，立刻把刚得到的第10装甲师放了出去，不到4天时间，即清除了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之间三角地带的德军，而特里尔就位于这个三角形的顶角，按原来说好的条件，巴顿该把第10装甲师还回去了，但他赖着不放，求布莱德利说情。但布莱德利只为他争取了48个小时：“乔治，你要么在两天内攻克特里尔，要么就把第10装甲师归还最高统帅部。”

这时是26日深夜，交还日期满打满算也不能超过3月1日。巴顿命令远在萨尔堡附近的第10装甲师以最快的速度北上，昼夜兼程，奔袭特里尔。3月1日上午，该师在第94师配合下打到特里尔城郊，下午攻入城内，傍晚清剿残敌，夜里战斗结束。

第二天一早，巴顿收到两份特急电报。一份是总部打来的，命令他绕过特里尔，“因为攻克它需要4个师的兵力”。另一份是20军军长沃克打来的，报告说特里尔已下。巴顿得意地立刻电告总部：

“用两个师攻克了特里尔。还要我干什么？归还第10装甲师吗？”

3月1日，艾森豪威尔在布莱德利陪同下来到马斯特里赫特第9集团军司令部。辛普森向他们汇报了几日来他所取得的辉煌战绩。鲁尔河洪水把他的进攻整整耽搁了两周的时间，直到6天前他才渡过湍急的河水，迅速向东北方向推进，在艾森豪威尔到来这天把门兴格拉德巴赫这座大城作为见面礼献给了他。艾森豪威尔对辛普森印象颇佳，这位魁梧、秃头的一战老兵，机智果断、热情奔放，从来不存在士气问题。他和谁都合得来，包括那个令许多人头疼的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对他的评价是：“要说辛普森作为一名集团军司令有过什么失误的话，也从未引起我的注意。”

辛普森满怀信心地告诉艾森豪威尔，他有能力夺取莱茵河上一座完好的大桥，因为他手头上还有7个师无仗可打。艾森豪威尔对这一建议极感兴趣，但未置可否，因为这是蒙哥马利的计划中所没有的。若点了头，一来弄个干预指挥的名声，二来要刺伤一心想作渡河第一人的蒙哥马利的虚荣心。但艾森豪威尔也没摇头，实际上等于开了绿灯，让辛普森自己看着办。

辛普森象巴顿一样机警聪明、心领神会，马上命令部队进军杜塞尔多夫对面的莱茵河大桥。但当部队于第二天赶到诺伊斯附近的一座大桥时，守桥德军引爆了桥梁上的炸药。一阵巨响过后，桥面变得无影无踪了。

这一天，丘吉尔和布鲁克来到辛普森的司令部，向他祝贺“榴弹”行动的胜利。随后，一行人乘车到前线巡视。路过一段齐格菲防线，丘吉尔想看看德军碉堡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命令停车。下了车，他笑嘻嘻地招呼众人：

“喂，先生们，咱们都到西部壁垒撒尿去。”

说完，他带头撒了起来，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神情。摄影师们你推我挤，抢占有利地形，争拍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瞬间。丘吉尔见状，喝令：

“这是一次与大战有密切关系的行动，不许拍照！”

霍奇斯和巴顿的部队此时正在实行“伐木者”行动，一个向东南，一个向东北，朝着科隆至科布伦茨之间的莱茵河挺进。3月7日，柯林斯的第7军占领科隆，米利金的第3军进抵雷马根。

第3军中有个第9装甲师，师长约翰·伦纳德是布莱德利的同学。此人手下有一员虎将威廉·霍格，当时指挥一个战斗群勇敢地冲在最前面。这天午后，当霍格的部队冲进雷马根时，发现附近莱茵河上的鲁登道夫铁路桥仍完好无损地横跨在那里，霍格毫不犹豫地命令先遣队冲过桥去，尽管并没有人向他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计划中也没有这项任务。

守桥德军做梦也没想到美军来得这么快，他们正等着河西的同伴过河呢。等发现冲上桥来的不是自己人，而是美国大兵时，他们慌忙接通启动炸药包的电源。一个炸药包爆炸了，更多的炸药包在等着引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美军一个小分队冒着桥东碉堡和岸上掩体的猛烈射击，攀上桥梁割断了电线。科布伦茨以北莱茵河上最后一座完好无损的大桥就这样落到了美军

手里。

傍晚，那慕尔第 12 集团军群司令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布莱德利抓起听筒，耳机里传来霍奇斯的声音：

“布莱德，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伦纳德的部队在雷马根夺取了一座完好无损的大桥。”

“你说什么？夺了一座桥？”

“对，我们夺了鲁登道夫大桥。”

“好极了，考特尼！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把德国的大门一脚踢开！你在作渡河的准备吗？”

“我们正在抓紧准备。海军登陆艇马上就到，陆军工程兵也已调来准备架设浮桥。”

“很好，考特尼。你要尽最大努力把一切装备都运过河去，要牢牢地守住桥头堡。”

放下电话，布莱德利激动地对来动员他抽调几个师给德弗斯的平克·布尔说：

“玩你的去吧，平克！考特尼已经控制了横渡莱茵河的大桥，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如果我们能顺利地渡过莱茵河，我就可以从右翼将钢钎铁钩戳进德国心脏，实现我的长期战略目标——两路突击。”

不料，布尔两眼瞪着布莱德利：“得啦，布莱德，在雷马根，你不可能到任何地方去。你占领了一座大桥，但那是在错误的地方。那里地形复杂，森林密布，易守难攻，不利于军事行动。再者说，这与整体作战计划也不相符，你是在和蒙哥马利唱对台戏。要知道，艾克的心是在你的战区，但他现在的战略重点在北面。”

布莱德利生气他说：“你这是怎么啦，平克，莫非你也变成了亲英派？你到底要我干什么，是后撤，还是帮着德国人把桥炸掉？你看不到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吧？要是我们不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那将是不可饶恕的过错。”

布尔坚持说：“我想，你最好还是先和艾克打个招呼。”

艾森豪威尔此刻正在兰斯同美国空降部队的李奇微、加文、泰勒等几位将领共进晚餐，接了布莱德利的电话，他欣喜若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着电话直喊：

“布莱德，太棒了！你在那附近有多少部队可以渡过河去？”

“我想起码可以渡过 4 个师，但不知这会不会干扰你的计划。”

“行！你必须立即做好一切渡河准备，它是我们得到的最佳突破口。前进吧，必要时可投入 5 个师。你要保证守住这座桥头堡。”

布莱德利得意地两眼盯着布尔，冲着话筒高声说：“我正准备这样做，可这里有人提出，怕同你的计划相冲突，所以我想和你对对口径。”

“让他们的计划见鬼去吧！就这样于，布莱德，我将全力支援你，坚决守住桥头堡。”

3 月 10 日，在柏林总理府地下室，希特勒咆哮着要枪毙守卫雷马根大桥的 8 名军官，并宣布解除龙德施泰特的职务，换上曾在意大利任西南线总司令的凯塞林元帅。希特勒指示这位新任西线总司令：“部队必须原地坚守，必须除掉雷马根桥头堡。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唯一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直到文克将军指挥下的新编第 12 集团军、新型歼击机和新式武器大量投入战斗。”

凯塞林临危受命，立即赶赴前线，与莫德尔一起迅速向雷马根桥头堡调兵遣将，发动一次次疯狂反扑，同时使用轰炸机和远程火炮对大桥实施猛烈轰炸。

柯林斯奉命赶来支援了。这位被布莱德利誉为美军中“最棒的军长”一跨过莱茵河，便把工程师梅森·扬请来，对他说：“扬，我相信你在12小时内能架起一座浮桥来。如果你不到12小时就能完成这项任务，你让我给你什么奖励？”

扬想了一下说：“我倒不想要什么，只要你答应给我手下人两箱香槟，我们一定想法提前完成任务。”

“行，一言为定。”

10小时11分钟，一座330码的浮桥跨过莱茵河。柯林斯二话没说，如约付酒。几天后，雷马根大桥在敌人的炮击下终于坠入河中，但此时霍奇斯已在东岸牢牢站住了脚跟，并建立了6座浮桥。

“我过河了！”

到3月10日，莱茵河以西德军只剩萨尔盆地，亦即摩泽尔河以南、齐格菲防线以北这一三角地带尚未肃清了。这个任务又交到了巴顿的手上，他将南渡摩泽尔河，与北上的第7集团军实施向心突击，攻占科布伦茨、美因茨、沃尔姆斯、路德维希港等莱茵河西岸重镇，随后强渡过河，向法兰克福进军。

3月13日起，巴顿开始实施“低音”作战计划。沃克的第20军从特里尔一线突破齐格菲防线，向东直奔莱茵河；埃迪的第12军渡过摩泽尔河，向南直插敌人后方；米德尔顿的第8军在摩泽尔河与莱茵河汇合处，直扑科布伦茨。盖伊将军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这是第3集团军进行的最伟大的一次战役。”

3月16日上午，巴顿接到一份电报，说艾森豪威尔将在两小时内到达他的司令部。巴顿接电后连忙安排仪仗队到机场迎接，然后带艾森豪威尔巡视了战场，最后来到特里尔为他设宴洗尘。为讨艾克欢心，他还从红十字会俱乐部找来四名迷人的小姐作陪。这四名小姐身着军礼服，个个风姿秀丽、一过飘香，乐得艾克一晚上都未合上嘴。

巴顿更是好话说尽、曲意奉迎，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肉麻。

“艾克，你不知道，有些部队由于没有看见你，非常失望。”

“见鬼，乔治，我不信。就是上帝亲临检阅，美国大兵们也会骂骂咧咧的。”

“是啊，我也不明白，你的军阶到底应该是什么。”

“得啦，乔治，别捧我了。我倒为你感到自豪，你是位能干而又幸运的将军。”

“哈，艾克，这可是我们共事两年多来你第一次当面夸奖我。”

艾森豪威尔有理由为巴顿感到自豪。第3集团军正势不可挡地滚滚向前，一路向南，一路向东。17日，第8军攻克科布伦茨；21日，巴顿宣布他的3个军已开抵莱茵河，占领沃尔姆斯，并与北上的第7集团军会合，把10个师的德军包围在萨尔盆地。

第二天，巴顿巡视了前线，整个战场到处是庆祝胜利的欢呼声。这一天，他的部队共俘获1.1万德国人，创造了一天俘敌的新纪录。很明显，德军已土崩瓦解、乱作一团、后退无路、大势已去。入夜，巴顿回到司令部，收到第15集团军司令杰罗发来的一封电报：“你们围住了三个集团军，其中包括一个美国集团军，谨此祝贺。”

巴顿的头脑一阵发热：“我们还等什么？立即过河！”

他指的是莱茵河。按照常规，强渡这样一条堪称天险且有敌军防守的大河，事先要做充分的准备，诸如航空火力和炮火准备、烟幕掩护、向敌方空投部队等。蒙哥马利在北面就是这样准备的，并即将于24小时后实施。但巴顿决心要赶在蒙哥马利之前渡过莱茵河，象他在西西里一样，再次抢蒙哥马利的头功。

晚上10点，欧文少将的第5师未作任何火力准备，即在奥彭海姆附近强渡莱茵河。到拂晓，共有6个营到达对岸，只伤亡28人。

布莱德利刚喝完早餐的第二杯咖啡，巴顿的电话就来了。

“布莱德，我已经过了河，但先不要声张。”巴顿压低了声音说。

“你说什么？我的天！你是说渡过了莱茵河？”



“正是，昨天夜里，我让一个师悄悄地过了河。对岸的德国佬很少，他们还蒙在鼓里呢。所以先不要声张，先保守秘密，看看情况会如何发展再说。”

“太棒了！乔治。你要守住这个桥头堡，向那儿调去 10 个师！”

入夜，巴顿又打来电话，扯着嗓子高声叫道：

“布莱德，快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已渡过了莱茵河！今天德军想攻占我们的浮桥，让我们打死了 33 个。我要让全世界知道，第 3 集团军在蒙哥马利之前渡过了莱茵河！”

这天深夜，希特勒在他已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总理府地下室里听完有关西线形势的报告后，颤巍巍地拖着步子在地上来回走着，眼睛里闪着悲哀的目光。

“我认为，奥彭海姆这第二个桥头堡是最大的危险。”

有人插话：“那儿的河面并不很宽。”

希特勒：“最宽只有 250 米！在河的急流处，只要有一个人思想开小差，就会发生可怕的不幸。”

一位副官问：“元首，这段时间您不去上萨尔茨堡躲避一下？”

“是的，但一切都会过去。这是我们最后躲避的地方……如果有一天措森被炸毁了，我们去哪儿？如果他们对措森进行猛烈攻击，那就完了。博格曼，我们能否向奥彭海姆派去一个旅？”

“元首，目前还派不出到奥彭海姆的部队。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赛纳军营里只有 5 辆虎式坦克，今天或明天可以准备好，后天才能投入战斗，大后天还可增加两辆。”

希特勒：“他们将使用在上游桥头堡？”

“是的，用于雷马根。”

“什么时候启程？”

“今天或明天准备就绪，似乎明天晚上才能出发。”

“那就算明天吧。”

希特勒惨到这份儿上，家底儿只剩下这几辆坦克了。

在巴顿与布莱德利通电话的时候，蒙哥马利终于向他的部队发出了攻击令：“我们已进入最后一个回合的战斗！这一回合并无时间限制，我们要一直战斗到敌人被打败为止。……让我们渡过莱茵河，向彼岸进击，在北德平原击溃敌军，穷追猛打，打得它走投无路！愿全能的主在这最后一战中给我们以胜利。”

顿时，3500 门大炮齐鸣，上千架飞机怒吼，“掠夺”行动开始了。

谁也不想错过这最后一战，能来的都来了。

丘吉尔老早就打了招呼，执意要来。蒙哥马利没办法，只好向布鲁克表示：“如果首相决意要来观战的话，那我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要他和我一起呆在指挥所里，不能到处乱跑。这样，我既能照顾他，也能防止他给别人找麻烦。”

布鲁克陪丘吉尔当天下午 5 点来到蒙哥马利的指挥所。晚餐过后，蒙哥马利便告退，到他的指挥车上睡大觉去了，丘吉尔和布鲁克则在月下散步，等待着大战的到来。

艾森豪威尔也来了，与辛普森一起登上一座教堂的塔楼上观看炮火准备。在那里，每一枚炮弹的闪光都能看见。

炮火准备之后，英美军分别于午夜前后在韦瑟尔北南强渡莱茵河。丘吉

尔听完了炮声也去睡觉了。艾森豪威尔则走下塔楼，来到正在登船的渡河部队中间。他碰到一个士兵在走来走去，一副十分沮丧的样子，便问：

“孩子，你怎么啦？”

“将军，我很紧张。两个月前我负了伤，昨天才出院归队。我觉得有些不舒服。”

“那么你我正好是一对，因为我也很紧张。但我们计划这次进攻已很长时间，并且我们拥有粉碎德军的一切飞机、大炮和空降部队。咱俩一块到河边走一走，也许会感觉好一些。”

“哦，将军，我只是说原来有点紧张，现在不紧张了。”

“那很好，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吧。”

“是，将军！”

一切都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了。4个师8万人很快过了河，几乎是飞过去的。德军的抵抗短暂而无力，第9集团军的两个师第一天只阵亡了41人。

同一天，巴顿在埃迪等人陪同下乘车来到莱茵河边。他刚刚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丘吉尔事先录制的一篇讲话稿，祝贺蒙哥马利元帅发动了“现代史上第一次强渡莱茵河的战斗”。他听了觉得好笑，心说什么第一，霍奇斯才是第一，我是第二，他不过是第三罢了。

“上桥，过河！”巴顿向司机下着命令。

在到浮桥中间，他又让司机停下来，看了看湍急的河水，朝河里吐了口唾沫。

第二天，3月25日，丘吉尔、布鲁克、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布莱德利、辛普森都来到美军第16军司令部。大家欢聚一堂，气氛热烈。丘吉尔一见艾森豪威尔便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

“我亲爱的将军，德国佬是打败了，我们已经把他逮住了，他快要完蛋了！”

随后，一行人来到河边观战。只见莱茵河上一片繁忙景象，来来往往的船只川流不息，工兵们正在架设浮桥。丘吉尔看得心里直发痒，自言自语道：“我真想坐着船过去。”

“不行，首相先生，”艾森豪威尔马上接过话头，“我是这里的最高统帅，我不能允许您过河。您的安全我要负责。”

丘吉尔再没说什么，他知道，有艾森豪威尔在，他根本不会被允许过河。

艾森豪威尔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和布鲁克谈起他的两路突击战略。这位曾极力反对这一战略的帝国总参谋长转过身来对他说：

“谢天谢地，艾克，多亏你坚持了你的计划。你是完全正确的，真抱歉。我对分散兵力的忧虑增加了你的负担。德国法西斯现在已土崩瓦解，整个战局已发生了变化。德国佬正在垂死挣扎，他们剩下的只是选择停战时间问题了。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各处尽一切可能，无情地打击希特勒，直到他彻底灭亡。面对目前这种状况，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实施强有力的两面包抄战略。感谢上帝，你坚持了自己的主张。”

艾森豪威尔听了心中得意，随后与布莱德利一同告退，前往霍奇斯处部署向法兰克福和卡塞尔进军的“航行”计划。

艾森豪威尔一走，丘吉尔便转身对蒙哥马利说：“现在我是指挥官，我们过河吧！”

蒙哥马利回道：“有什么不可以呢？”

他们上了一艘美军登陆艇。坐定后，丘吉尔象个孩子似地快活得不行，嘴里嚷着：“我过河了！”

踏上东岸的德国土地，丘吉尔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想起上一次英军在德国境内打仗是 1813 年的莱比锡之战，当时打败的是与英国争霸的拿破仑，这次打败的将是曾把英国逼到绝境的希特勒。

## 被冷落的柏林

3月27日，艾森豪威尔收到马歇尔一封电报，要他注意“防止敌人形成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区，南方的崇山峻岭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地区之一”，建议美军应向纽伦堡、林茨方向或卡尔斯鲁厄、慕尼黑方向进攻。同一天，艾森豪威尔还收到蒙哥马利的一封电报，宣称他将以登普西和辛普森的装甲部队为先导，以最快的速度全力向易北河挺进。“我的指挥所移动路线将是韦瑟尔——明斯特——黑尔福德——汉诺威，然后沿着公路直抵柏林，我希望如此。”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主攻路线：一个是向东南，一个是向偏北；一个指向慕尼黑、林茨，一个指向汉堡、柏林。

马歇尔的路线主要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3月里，来自各种渠道的情报纷纷表明，说希特勒正在德国南部、奥地利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区建设“民族堡垒”，军政部门和要员们正向那里转移，准备凭险据守，负隅顽抗。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处在汇总了各种情报后，提出了一个吓人的报告：“迄今为止领导德国的那些力量，将能依靠天险和最有效的秘密武器继续存在下来，准备东山再起。这里有许多能容纳军火工厂、粮食和设备的大山洞，还准备成立一支接受游击战专门训练的青年地下军，从事暗杀和恐怖活动，以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德国。”

战后人们才知道，所谓“民族堡垒”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是纳粹分子头脑中幻想的神话，是情报部门的想象和猜测。但在当时，这种说法甚为流行，而且就希特勒的本性来说，这又不是不可能的，几乎让人无法忽视它。艾森豪威尔就认为：“实现这个阴谋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因为有那么多德国青年狂热地崇拜希特勒。”他为此而忧心忡忡：“如果让德国建立了‘民族堡垒’，它就可能迫使我们陷入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或是代价很大的围攻战。这样，它就可以保有它的最后希望，即由于盟军间的不和，它还可以获得比无条件投降更为有利的条件。”

决不能给纳粹实现这种尝试的机会，必须制止这个阴谋，占领德国全境，尽快与苏军会师！在这一点上，艾森豪威尔与马歇尔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在主攻方向上，他们之间又有不同。马歇尔倾向东南，而艾森豪威尔主张正东：以布莱德利第12集团军群3个集团军实施一次强大突击，横穿德国中部，向莱比锡、德累斯顿方向推进，直抵易北河；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和德弗斯的第6集团军群将分别掩护布莱德利的北翼和南翼，一个指向丹麦，一个指向奥地利。一句话，先中央突破，把德国分成两半，然后再向两翼扩张。

至于柏林，把它让给俄国人好了。朱可夫已经渡过奥得河，离柏林只有30多英里了，而盟军远在250英里之外，再怎么赶也不会抢在苏军前面进入柏林。另外，为占柏林而在北部集结重兵，不仅会使后勤补给再度紧张，而且意味着其他的攻势不得不停下来，那中部和南部的敌人谁去收拾？再者说，雅尔塔会议上不是已经划分了占领区，确定苏联将占领包括易北河以西90英里范围的德国东部吗？即使你经过千辛万苦在俄国人之前占了柏林，到时候还得交给人家，这岂不是为他人取栗、愚蠢至极吗？

布莱德利与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一致，而且认为攻占柏林将付出伤亡10万人的代价，何况还要退出，让别人去接管，这纯粹是沽名钓誉。能打到易北河已经是帮了俄国人的大忙。让威望和影响之类的说法见鬼去吧，战争就

是战争，“我们更关心的是消灭德军残余力量，而不是战后政治力量的组合。”

收到马、蒙二人来电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分别给他们致了回电，把他新近形成的想法通报了他们。他指示蒙哥马利：“你与布莱德利在卡塞尔——帕德博恩一会师，第9集团军就交还给布莱德利指挥。布莱德利将负责攻占鲁尔区，并肃清那里的残敌，紧接着沿爱尔福特——莱比锡——德累斯顿一线发起总攻，直至与苏联红军会师。你的集团军群的任务将是掩护布莱德利的北翼……”

与苏军会师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有一个十分稳妥的方案，协调好双方的行动，以免发生灾难性的冲突，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最重要的是要划出一条安全线，且最好以自然地物诸如河流为界，双方打到那里后都停下来。南北走向的易北河及其支流穆尔德河看来是最佳分界线，距双方军队的距离差不多，与战后占领区的安排也大体一致。就是它了，打个电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斯大林，征询一下他的意见。

这一下，伦敦炸锅了。什么？艾森豪威尔竟独自改变了战略计划，把北面的主攻改成了掩护，还擅自直接与斯大林打交道，简直乱套了！

在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布鲁克怒发冲冠：“首先，他无权与斯大林直接对话，他的通信应通过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其次，他发了一份愚不可及的电报；最后，电报的含义显然完全偏离了盟国已经达成的一切协议的精神。”

丘吉尔更是义愤填膺：“这个新计划使蒙哥马利在北部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忽视柏林的想法和留在后期让俄国人去占领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艾森豪威尔超越他的职权范围直接与斯大林打交道，是不合乎手续的！”他于29日晚打电话向艾森豪威尔提出抗议，并指使英国参谋长们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告状。

“我简直不明白关于‘手续’的这些抗议究竟是什么意思，”艾森豪威尔第二天向马歇尔抱怨说，“我是奉命与俄国人处理有关协调问题的。基本战略并没有改变……我只是遵循布鲁克元帅经常强调的原则，决定把兵力集中在一次主攻上，只是在包括从卡塞尔到莱比锡地区的中路进攻在内的这一阶段，把第9集团军拨归布莱德利将军指挥。这次进攻之后，第9集团军将再次调去支援蒙哥马利。”

“柏林本身不再是一个特殊重要的目标，”他接着说，“它对德国有用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摧毁，甚至德国政府正准备转移到其他区。当前重要的是，集中我们的部队，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大规模进攻，这与我们到处分兵作战相比，将能更快地攻占柏林……”

马歇尔赶紧站出来为艾森豪威尔撑腰，告诉英国人：艾森豪威尔有权“继续自由地与苏军最高统帅进行联络”；他的计划符合一致商定的战略，“应得到完全支持”；“德国的战斗正处于这样的时刻，即战场指挥官最能断定应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最快摧毁德军及其抵抗能力。”

这下，艾森豪威尔放心了，他理直气壮、明白无误地告诉蒙哥马利：“你应注意到，我在前封电报中没有提到柏林。在我看来，那个地方只不过是地理概念，我对它从来不感兴趣。我的目标只是消灭敌人，摧毁其抵抗力。”

对美国人的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丘吉尔本能地再次予以反抗。4月1日，他致信罗斯福，说英国人无意贬损或降低最高统帅的威信，但他们担心英国100万军队的命运在不征求英国当局意见的情况下，就被人给决定了。

接着，他谈到占领柏林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好处。

“没有什么比柏林的陷落更能给实施抵抗的德军在心理上造成绝望的影响。对于德国人来说，这将是战败的最高象征。此外，俄国军队无疑将进入奥地利，开进维也纳。如果他们又占领了柏林，他们就会认为他们对我们的共同胜利作出了压倒性的贡献。这种印象会不适当地留在他们的脑子里，而这难道不会给未来带来一种制造巨大麻烦的情绪吗？因此我认为，从政治观点出发，我们应尽可能地向德国东部地区推进，如果柏林唾手可得，我们就应加以占领。”

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告诉丘吉尔，他无意降低英军的地位、作用和威望，他的计划纯粹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那种说他想故意贬低蒙哥马利的说法，使他“纵然不是心灵上受到创伤，也是深感不安”。

罗斯福的回答是，美国坚持维护最高统帅是人所共知的一条军事原则的体现，而不是一种反英情绪。他对丘吉尔的措词感到不安和遗憾，但更遗憾的是：“在伟大胜利的时刻，我们却卷入这种不幸的反应之中。”

可怜的丘吉尔此时已无任何资本和美国人打架，只好向罗斯福告饶投降：“我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个人关系是最友好不过的。我认为事情已经了结。”最后，他还引用了一句拉丁成语结尾：“恋人的争吵是爱情的一部分。”

但蒙哥马利心不甘。自去年9月以来，他一直在为从北面直捣柏林而艰苦奋斗，并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首肯。有言为证：“柏林显然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应集中全力迅速向柏林发动强攻，这是毫无疑问的。”白纸黑字，时间是1944年9月15日。他不明白，艾森豪威尔为何这样天真幼稚，不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样一个早就被前人发现的真理。那个布莱德利更是糊涂，说什么“我看不出攻占柏林在政治上会捞到什么好处，它只会抵消我们在前线迅速消灭敌人的力量。”太无知了，连点起码的政治头脑也没有。战争不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一旦胜利在握，就得从政治考虑出发，决定下一步怎么走，以求得更有利于己的战后安排。

4月4日，第9集团军按艾森豪威尔命令调归布莱德利。蒙哥马利一肚子不满，两天后要求调10个美国师给他去对吕贝克和柏林发动主攻。艾森豪威尔不耐烦地回道：

“你一定不要忘了，在进军莱比锡期间，你的任务是保护布莱德利的北翼，而不是要他来保护你的南翼。在这一点上，我的指令是十分明确的。当然，如果布莱德利行动受阻，而你又觉得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在他之先向易北河挺进，那自然很好。……至于柏林，我完全愿意承认它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具有重要意义，但与柏林相比，更重要的是残余德军的配置情况。我正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德军身上。当然，如果可以不太费力地攻占柏林，我会把它拿下来。”

## 易北河会师

春回人间，绿归大地。军车和坦克隆隆地驶过田野和树林，压倒一片片鲜绿的嫩叶；驶过城镇和乡村，卷起一阵阵呛鼻的尘土。

莫德尔元帅的“B”集团军群在鲁尔被围，布莱德利的第12集团军群在大踏步东进。

在4月初的一个夜晚，希特勒在他的总理地下室里倾听着他的忠实走狗戈培尔给他朗读英国历史家卡莱尔写的《腓特烈大帝史》。这是一本他十分喜爱的书，书中的主人公是他崇拜的偶像。每当他陷入困境、无所求助时，他就把这本书找出来，从中获得勇气和力量。

戈培尔翻到叙述1762年初的那一章，当时腓特烈大帝正处于七年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他感到日暮途穷，看不到出路，也不知该怎么办，左右文武部深信他已经完了。这位大帝绝望地宣布，如果到2月15日还没有转机，他就要放弃战争，服毒自尽。

希特勒下意识地抬起了头，眼睛里放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目光。戈培尔留意到希特勒情绪上的变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清清嗓子，提高声调继续念道：

“勇敢的国王！请您再等一等，您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您那交好运的太阳很快拨开云雾而升起来照耀着您了。2月12日，俄国女皇死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出现了。”

听到这儿，希特勒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第二天，戈培尔叫人从希姆莱的档案室里调来两张预卜吉凶的占星图：一张是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就职时占卜的，另一张是1918年11月魏玛共和国诞生之日卜算的。戈培尔对这两张图进行了重新研究，得出的结论令人振奋：

“一个惊人的事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两张占星图都预卜战争要在1939年爆发，并且预料到1941年以前的胜利和以后的节节失败，以及1945年初特别是4月上半月的最大打击。4月下半月我们将要获得暂时胜利，然后是僵持状态，一直到8月，和平就会到来。在今后三年内，德国的处境将很困难，但从1948年起它就会东山再起。”

转折就在今年，奇迹即将出现！戈培尔兴奋地向正在溃败的部队宣布：“元首知道转变到来的确切时刻！”

4月12日，辛普森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易北河，并在河对岸建立了桥头堡。这天晚上，戈培尔来到奥得河前线布塞将军的第9集团军司令部，向在场的军官们兜售他的女皇之死导致奇迹出现的理论。一位军官问：

“这一次该哪位女皇死掉呢？”

“我说不上来，”戈培尔晃晃头说，“但命运女神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午夜赶回柏林，在一片废墟和火海中穿过威廉大街来到宣传部大楼。在台阶上，他的秘书告诉他：“罗斯福死了！”

他奔进办公室，冲着秘书喊：“把最好的香槟酒拿来！给我接元首的电话。”

在马路对过的地下室里，希特勒拿起电话。

“我的元首，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占星图里写得清清楚楚，4月

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转折点到了！”接着，戈培尔又电告布塞：“女皇死了！历史的天使降临了！这真是老天的惩罚、上帝的礼物！”

对艾森豪威尔、布莱德利和巴顿来说，这是个繁忙而永难忘怀的一天。

早晨，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利乘飞机从威斯巴登来到巴顿设在黑斯费尔德的司令部。巴顿兴高采烈地把二人带到一个6天前发现的金库去参观，并向他们讲述了发现这个金库的故事。

在哥达以南一个叫梅克尔斯的小镇，第8军的一小股先头部队刚刚占领了设在这个镇上的德军司令部，并在街上实行宵禁。傍晚，两个美国兵驾驶着一辆吉普车在街头巡逻，发现一位妇女慌慌张张地走着，便停下车盘问。那位妇女说她去给一位即将分娩的朋友请接生婆。两个美国兵将信将疑，决定查个明白，看其中是否有诈，便叫那妇女上车一起去请接生婆。看来情况属实，两个乐于助人的美国兵帮她把接生婆送到朋友家，又一直等到生完孩子，再把他们送回家。行至路旁一个盐矿，其中一位妇女指着一个井口说：

“那里边藏着金子。”

“金子？你是说黄金？在那口井里？”美国兵好奇地问。“是的，黄金，还有各种艺术珍宝，是几个星期前运来的。”两个美国兵赶快去向上级报告，然后带着人下到那口矿井里。哇！他们惊呆了，犹如神话故事里的人物发现了一个巨大宝藏一般。一排排金条、一袋袋金市、一叠叠金盘，光这些就值2.5亿美元。还有无数价值连城的古玩、绘画等艺术珍品，谁也不敢说它们到底值多少钱。所有这些金银财宝都是纳粹分子从被占领国家掠夺来的，而且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艾森豪威尔一行乘一部电梯下井。电梯已破旧不堪，靠着一根很细的钢缆摇摇晃晃地高速下降着，巴顿数着电梯里的人肩章上的星，一脸正经他说：“如果那根象晒衣绳似的钢缆折断了，美国军队里的晋升将会大大加快。”

下到深达2000英尺的井底，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德国纸币。再往里走有个地道，那里放着用纸和麻布包着的油画等艺术品，不少象捆着的木材一样堆在一起。在另一个地道，他们看到一堵新近用砖砌成的墙，墙中央装有一扇非常坚固的保险门。美国兵们并未动那必须用烈性炸药才能炸开的门，而只用半根黄色炸药就把墙炸了个大洞。巴顿引着艾森豪威尔、布莱德利穿过墙洞，看到了那令人惊讶的金库。艾森豪威尔拿起一根金条掂了掂。喝，足有25磅。巴顿看着他吃惊的样子，笑道：

“艾克，咱们保守秘密吧，把它们偷偷保存起来，等将来和平时期军费捉襟见肘时，每年取一点，用来发军饷和购买武器。怎么样？”

艾克也笑了：“我倒想这样，可是没那个胆。”

下午的日程就没这么开心了——参观奥德鲁夫集中营，其惨状目不忍睹，令艾森豪威尔、布莱德利二人震惊得无法形容。在进入这个集中营前，他们就闻到了死人的腐臭味，差点把他们熏倒。有3000多具骨瘦如柴的裸尸堆在几个不深的坑里，还有不少依然躺在倒毙时的道路上。不计其数的小虫子在尸体上爬来爬去。有的尸体身上有碗大的口子，据说那是饿极了的劳工掏死人内脏吃时留下来的。许多人不是看不下去，就是被熏跑了，但艾森豪威尔坚持看完了每个角落，并于当晚通知华盛顿和伦敦，请他们火速派新闻界和司法机构的人来，立即把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公诸于众。

“这一天是在戏剧高潮的旋律中结束的，”艾森豪威尔写道，“布莱德



利、巴顿和我一直坐到深夜，商量未来的计划，特别是挑选军官和部队及早派往太平洋的计划。”柏林问题自然也谈到了，他告诉巴顿，柏林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没有什么价值，而且还要给美军身上增加一个沉重的包袱，要照顾成千上万的德国老百姓。巴顿摇摇头说：“艾克，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攻占柏林，再迅速挥戈东进，直抵奥得河，把俄国人挡在那儿。”

艾森豪威尔的回答是：“我不想单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而采取我认为在军事上是不明智的任何行动。当敌人濒于失败时，军事因素比政治上的考虑更重要。”

将近午夜，三人各自去睡觉。巴顿把房间让给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利，自己爬进指挥车里休息。躺在床上，他想看看几点了，但发现表停了，便打开收音机拨到 BBC 广播电台，收听报时信号。

播音员正在播一个讣告：“美国总统罗斯福因突患脑溢血医治无效，于今天下午 15 时 35 分在佐治亚州逝世……”

巴顿腾地从床上跳下来，奔进布莱德利的房间，又拉着他来到艾森豪威尔的屋里，把这个震惊的消息告诉他们。三人无限悲痛，心情沉重地谈起总统逝世可能对未来和平带来的影响，怀疑杜鲁门在与盟国首脑打交道时缺乏经验。直到凌晨 3 点，三人才又上床休息。

但，罗斯福的逝世永远没有给希特勒带来腓特烈大帝那样的好运。美国的将军们斗志昂所，一往无前。

巴顿在信中对他的妻子这样说，“我多么热爱战争、工作和振奋人心的事。和平对我来说，将是一座地狱。”4 月 14 日，他应邀去参加美因茨的莱茵河大桥通车典礼。剪彩时，有人递给他一把大剪刀，他不高兴地咕咕哝哝他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裁缝师傅吗？他妈的，给我拿把刺刀来！”

第一个到达易北河的辛普森在河对岸建立了桥头堡，并派出巡逻队向东搜索前进。他的部队很少遇到抵抗，倒是遇到许多过河来投降的德国兵。辛普森站在河边遥望东方，越看越觉得 50 多英里外的柏林在向他招手。固然，苏军离柏林更近，但他们所遇到的抵抗也更猛烈，而他的前进道路几乎是无人之境，一两天内就可以打到柏林。他象巴顿一样弄不明白，为什么不去攻占柏林？

4 月 15 日早晨，辛普森给布莱德利发去一份急电，请求立即批准他进军柏林，并保证在 24 小时内到达那里。布莱德利给他回了个电话，要他立刻坐飞机前去见他。他半小时后就到了，见布莱德利就在机场等他。

“比尔，我已接到命令，”布莱德利遗憾地告诉他，“你必须在易北河止步，不能开进柏林。”

辛普森目瞪口呆：“为什么呀，这是谁下的命令。”

“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命令。”

“可他不是说过，如果可以不太费力地攻占柏林，他就去拿下它吗？现在在我的前进道路畅通，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我保证可以不费多大力气在明天早上就到达那里。布莱德，你最好给他打个电话，劝他改变主意。”

布莱德利虽然也不赞成进军柏林，但见辛普森杀敌心切，答应试试。

电话接通了，辛普森在旁心急火燎地看着、听着。从只言片语中，他听出布莱德利是在白费口舌。

放下电话，布莱德利转身对辛普森说：“艾克说不行，你不能进军柏林。”

记住，没有我的特别命令，你不准离开一步，等在那里与苏军会师。”

4月20日，希特勒在他的总理府地下室惨淡地度过了他56岁生日。所有纳粹要员们最后一次聚集在这里，向他们的元首致意。这些致意的人们心里都清楚，元首不会再有下一个生日了，除非他离开柏林到南方山区去。但希特勒迟疑不决，仍指望奇迹会出现。

不会再有奇迹了。苏联红军已向柏林发起了总攻，被围在鲁尔的“B”集团军群21个师共32.5万人已全部被歼。那位忠心耿耿的莫德尔元帅象他的两位前任一样绝望地开枪自杀了，死前仍念念不忘：“我只效忠于德国和元首。”

那个等着奇迹出现的戈培尔悲叹道：“看来，命运女神又一次残忍地愚弄了我们。”

两天后，当听说苏军已攻入柏林的时候，元首也绝望了。“这就是末日了！”他尖叫着，“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我！除了背叛、撒谎、腐化、怯懦，没有别的。一切都完了，剩下的只有牺牲！好吧，谁愿意走谁就走，反正我不走，我要留下指挥保卫柏林，最后开枪自杀。”

4月25日上午，美国第1集团军第5军第69师第273团的艾伯特·科茨布中尉，率领一支巡逻队从穆尔德河东岸的武尔岑出发，向东搜索前进，寻找苏联红军。11点半，科茨布远远看见一个骑在马上苏军骑兵，便带着翻译过去打招呼，问他的上司在哪里。那位骑兵迟迟疑疑地向东指了指，然后就疾驰而去。

科茨布一行来到易北河畔的斯特雷拉村，不见俄国人的踪影，便举起望远镜向河对岸观看。

“嘿，都在那边呢！”他兴奋地喊，然后打了几发绿色信号弹。见对方没什么反应，他索性违反不许过河的规定，带着5个人登上一只小船，渡过易北河。

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近卫第5集团军第58师第173团的一位少校营长，在河东岸迎接了这一行人。双方都激动不已，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几乎与此同时，在北面不远处，第69师的另一支巡逻队在威廉·罗伯逊中尉的率领下乘吉普车开进易北河西岸的托尔高市。他冒着苏军炮火在狭窄的街道上穿行着，最后来到一个被德军丢下的战俘营。这时，苏军的大炮仍从东岸轰击着这座小城，而德军早已跑得精光。罗伯逊急中生智，扯下挂在绳子上的床单，又从药房里找来药品当颜料，把床单涂成美国国旗的样子，然后挂在塔楼上。还真管用，苏军炮兵发现这面旗后就停止了炮击。

下午，罗伯逊小心翼翼地踏着垫板，走上被炸坏了的易北河大桥。走到桥中间，他发现几名苏联军官迎面走来。双方都收住了脚步，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俄国人！”“美国佬！”随后微笑着紧紧拥抱在一起。

罗伯逊带他们来到西岸，坐上他的吉普车前往师部。路上，罗伯逊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俄国人开始莫名其妙，但随后也跟着大笑起来。

霍奇斯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报告给布莱德利，后者欣喜若狂他说：“谢谢你把这一令人愉快的消息告诉我。我为第1集团军特别是第5军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首先与苏军会师感到高兴，这是你们应得的荣誉。你马上就要莱茵哈特到托尔高去与苏军正式会师。”布莱德利说的第5军就是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那个军，现在归许布纳将军指挥。

第二天，4月26日，美军第69师师长埃米尔·莱因哈特与苏军近卫第58师师长弗拉基米尔·鲁萨科夫在托尔高正式会面。

这一天，蒙哥马利的部队在北面攻占不来梅，并进抵汉堡以南的易北河。巴顿的部队则向东南飞速挺进，全线抵达多瑙河。

深夜，希特勒把从慕尼黑护送格莱姆将军到柏林就任空军总司令的女试飞员汉娜·莱契叫到身边，交给她一瓶毒药，悲哀他说：

“汉娜，你是那些准备与我同归于尽的人中的一个，我们每人都有这样一瓶毒药。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被俄国人活捉，也不希望我们的尸体被他们发现……爱娃同我决心把我们的尸体烧掉。你们想自己的办法吧。”

4天后的下午，恶贯满盈的希特勒和他前一天才迎娶的爱娜·勃劳恩双双自杀。尸体被抬到花园里一个弹坑中，然后浇上汽油，进行维金式火葬。当火焰升起时，全体肃立，行纳粹告别礼。这时，苏军一阵排炮打过来，把人们赶回了地下室。他们站在门口，注视着元首的躯体、灵魂，意志、思想，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灰烬，在隆隆的炮声中走进地狱。

